

三國志

晉 陳壽撰  
宋 裴松之注

# 三國志

第

五

冊

卷四六至卷六五（吳書）

中華書局

# 三國志卷四十六

吳書一

## 孫破虜討逆傳第一

孫堅字文臺，吳郡富春人，蓋孫武之後也。<sup>〔一〕</sup>少爲縣吏。年十七，與父共載船至錢唐，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，方於岸上分之，行旅皆住，船不敢進。堅謂父曰：「此賊可擊，請討之。」父曰：「非爾所圖也。」堅行操刀上岸，以手東西指麾，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。賊望見，以爲官兵捕之，卽委財物散走。堅追，斬得一級以還，父大驚。由是顯聞，府召署假尉。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，自稱陽明皇帝，<sup>〔二〕</sup>與其子韶扇動諸縣，衆以萬數。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，得千餘人，與州郡合討破之。是歲，熹平元年也。刺史臧旻列上功狀，詔書除堅鹽漬丞，數歲徙盱眙丞，又徙下邳丞。<sup>〔三〕</sup>

〔一〕吳書曰：堅世仕吳，家於富春，葬於城東。冢上數有光怪，雲氣五色，上屬于天，蔓延數里。衆皆往觀視。父老相謂曰：「是非凡氣，孫氏其興矣！」及母懷妊堅，夢腸出繞吳昌門，寤而懼之，以告鄰母。鄰母曰：「安知非吉徵也。」堅生，容貌不凡，性闊達，好奇節。



〔三〕靈帝紀曰：昌以其父爲越王也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堅歷佐三縣，所在有稱，吏民親附。鄉里知舊，好事少年，往來者常數百人，堅接撫待養，有若子弟焉。

中平元年，黃巾賊帥張角起于魏郡，託有神靈，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，而潛相連結，自稱黃天泰平。三月甲子，三十六〔萬〕〔方〕一旦俱發，天下響應，燔燒郡縣，殺害長吏。〔二〕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、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。儁表請堅爲佐軍司馬，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。堅又募諸商旅及淮、泗精兵，合千許人，與儁并力奮擊，所向無前。〔三〕汝、潁賊困迫，走保宛城。堅身當一面，登城先入，衆乃蟻附，遂大破之。儁具以狀聞上，拜堅別部司馬。〔三〕

〔二〕獻帝春秋曰：角稱天公將軍，角弟寶稱地公將軍，寶弟梁稱人公將軍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堅乘勝深入，於西華失利。堅被創墮馬，臥草中。軍衆分散，不知堅所在。堅所騎驄馬馳還營，踣地呼鳴，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。堅還營十數日，創少愈，乃復出戰。

〔三〕續漢書曰：儁字公偉，會稽人，少好學，爲郡功曹，察孝廉，舉進士。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，累遷河南尹。

董卓見儁，外甚親納，而心忌之，儁亦陰備焉。關東兵起，卓議移都，儁輒止卓。卓雖憚儁，然貪其名重，乃表拜儁太僕以自副。儁被召不肯受拜，因進曰：「國不宜遷，必孤天下望，成山東之結，臣不見其可也。」有司詰曰：「召君受拜而君拒之，不問徙事而君陳之，何也？」儁曰：「副相國，非臣所堪也。遷都非計，臣之所急也。辭所不堪，進臣所急，臣之所宜也。」有司曰：「遷都之事，初無此計也，就有，未露，何所受聞？」儁曰：「相國董卓爲臣



說之，臣聞之於相國。」有司不能屈，朝廷稱服焉。後爲太尉。李傕、郭汜相攻，劫質天子公卿，僞性剛，卽發病而卒。

邊章、韓遂作亂涼州，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。中平三年，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，西討章等。溫表請堅與參軍事，屯長安。溫以詔書召卓，卓良久乃詣溫。溫責讓卓，卓應對不順。堅時在坐，前耳語謂溫曰：「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，宜以召不時至，陳軍法斬之。」溫曰：「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，今日殺之，西行無依。」堅曰：「明公親率王兵，威震天下，何賴於卓？觀卓所言，不假明公，輕上無禮，一罪也。章、遂跋扈經年，當以時進討，而卓云未可，沮軍疑衆，二罪也。卓受任無功，應召稽留，而軒昂自高，三罪也。古之名將，仗鉞臨衆，未有不斬以示威者也，是以穰苴斬莊賈，魏絳戮楊干。今明公垂意於卓，不卽加誅，虧損威刑，於是在矣。」溫不忍發舉，乃曰：「君且還，卓將疑人。」堅因起出。章、遂聞大兵向至，黨衆離散，皆乞降。軍還，議者以軍未臨敵，不斷功賞，然聞堅數卓三罪，勸溫斬之，無不歎息。拜堅議郎。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，衆萬餘人，攻圍城邑，乃以堅爲長沙太守。到郡親率將士，施設方略，旬月之間，克破星等。〔二〕周朝、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、桂，與星相應。遂越境尋討，三郡肅然。漢朝錄前後功，封堅烏程侯。〔三〕

〔一〕魏書曰：堅到郡，郡中震服，任用良吏。敕吏曰：「謹遇良善，治官曹文書，必循治，以盜賊付太守。」

〔三〕吳錄曰：是時廬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，爲賊所攻，遣使求救於堅。堅整嚴救之。主簿進諫，堅答曰：「太守無文德，以征伐爲功，越界攻討，以全異國。以此獲罪，何媿海內乎？」乃進兵往救，賊聞而走。

靈帝崩，卓擅朝政，橫恣京城。諸州郡並興義兵，欲以討卓。〔一〕堅亦舉兵。荊州刺史 王叡素遇堅無禮，堅過殺之。〔二〕比至南陽，衆數萬人。南陽太守 張咨聞軍至，晏然自若。〔三〕堅以牛酒禮咨，咨明日亦答詣堅。酒酣，長沙主簿入白堅：「前移南陽，而道路不治，軍資不具，請收主簿推問意故。」咨大懼欲去，兵陳四周不得出。有頃，主簿復入白堅：「南陽太守稽停義兵，使賊不時討，請收出案軍法從事。」便牽咨於軍門斬之。郡中震慄，無求不獲。〔四〕前到魯陽，與袁術相見。術表堅行破虜將軍，領豫州刺史。遂治兵於魯陽城。當進軍討卓，遣長史 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。施帳幔於城東門外，祖道送稱，官屬並會。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，輕騎數十先到。堅方行酒談笑，敕部曲整頓行陳，無得妄動。後騎漸益，堅徐罷坐，導引入城，乃謂左右曰：「向堅所以不卽起者，恐兵相蹈藉，諸君不得入耳。」卓兵見堅士衆甚整，不敢攻城，乃引還。〔五〕堅移屯梁東，大爲卓軍所攻，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。堅常著赤罽幘，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。卓騎爭逐茂，故堅從閒道得免。茂困迫，下馬，以幘冠冢間燒柱，因伏草中。卓騎望見，圍繞數重，定近覺是柱，乃去。堅復相收兵，合戰於陽人，大破卓軍，梟其都督華雄等。是時，或閒堅於術，術懷疑，不運軍糧。〔六〕

陽人去魯陽百餘里，堅夜馳見術，畫地計校，曰：「所以出身不顧，上爲國家討賊，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讐。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，而將軍受譖潤之言，還相嫌疑！」〔七〕術蹶蹶，卽調發軍糧。堅還屯。卓憚堅猛壯，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，令堅列疏子弟任刺史、郡守者，許表用之。堅曰：「卓逆天無道，蕩覆王室，今不夷汝三族，縣示四海，則吾死不瞑目，豈將與乃和親邪？」復進軍大谷，拒雒九十里。〔八〕卓尋徙都西入關，焚燒雒邑。堅乃前入至雒，脩諸陵，平塞卓所發掘。〔九〕訖，引軍還，住魯陽。〔一〇〕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堅聞之，拊膺歎曰：「張公昔從吾言，朝廷今無此難也。」

〔二〕案王氏譜，叡字通耀，晉太保祥伯父也。

吳錄曰：叡先與堅共擊零、桂賊，以堅武官，言頗輕之。及叡舉兵欲討卓，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，揚言當先殺寅。寅懼，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，移堅，說叡罪過，令收行刑訖，以狀上。堅卽承檄勒兵襲叡。叡聞兵至，登樓望之，遣問欲何爲，堅前部答曰：「兵久戰勞苦，所得賞，不足以爲衣服，詣使君更乞資直耳。」叡曰：「刺史豈有所吝？」便開庫藏，使自入視之，知有所遺不。兵進及樓下，叡見堅，驚曰：「兵自求賞，孫府君何以在其中？」堅曰：「被使者檄誅君。」叡曰：「我何罪？」堅曰：「坐無所知。」叡窮迫，刮金飲之而死。

〔三〕英雄記曰：咨字子議，潁川人，亦知名。

獻帝春秋曰：袁術表堅假中郎將。堅到南陽，移檄太守請軍糧。咨以問綱紀，綱紀曰：「堅鄰郡二千石，不應調發。」咨遂不與。



〔四〕吳歷曰：初堅至南陽，咨既不給軍糧，又不肯見堅。堅欲進兵，恐有後患，乃詐得急疾，舉軍震惶，迎呼巫醫，禱祀山川。遣所親人說咨，言病困，欲以兵付咨。咨聞之，心利其兵，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。堅臥與相見。無何，卒然而起，按劍罵咨，遂執斬之。此語與本傳不同。

〔五〕英雄記曰：初堅討董卓，到梁縣之陽人。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，陳郡太守胡軫爲大督護，呂布爲騎督，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。軫字文才，性急，預宣言曰：「今此行也，要當斬一青綬，乃整齊耳。」諸將聞而惡之。軍到廣成，去陽人城數十里。日暮，士馬疲極，當止宿，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，秣馬飲食，以夜進兵，投曉攻城。諸將惡軫，欲賊敗其事，布等宣言「陽人城中賊已走，當追尋之；不然失之矣」，便夜進軍。城中守備甚設，不可掩襲。於是吏士飢渴，人馬甚疲，且夜至，又無塹壘。釋甲休息，而布又宣言相驚，云「城中賊出來」。軍衆擾亂奔走，皆棄甲，失鞍馬。行十餘里，定無賊，會天明，便還，拾取兵器，欲進攻城。城守已固，穿塹已深，軫等不能攻而還。

〔六〕江表傳曰：或謂術曰「堅若得洛，不可復制，此爲除狼而得虎也」，故術疑之。

〔七〕江表傳載堅語曰：「大勳垂捷而軍糧不繼，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，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。願將軍深思之。」

〔八〕山陽公載記曰：卓謂長史劉艾曰：「關東軍敗數矣，皆畏孤，無能爲也。惟孫堅小戇，頗能用人，當語諸將，使知忌之。孤昔與周慎西征，慎圍邊韓於金城。孤語張溫，求引所將兵爲慎作後駐。溫不聽。孤時上言其形勢，知慎必不克。臺今有本末。事未報，溫又使孤討先零，叛羌便還，欲截歸道，孤小擊輒開，畏安定有兵故也。虜謂安定當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，以爲聲勢。叛羌便還，欲截歸道，孤小擊輒開，畏安定有兵故也。虜謂安定當數萬人，不知但靖也。時又上章言狀，而孫堅隨周慎行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，使慎以二萬作後駐，邊韓城中無

宿穀，當於外運，畏慎大兵，不敢輕與堅戰，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，兒曹用必還羌谷中，涼州或能定也。溫既不能用孤，慎又不用堅，自攻金城，壞其外垣，馳使語溫，自以克在旦夕，溫時亦自以計中也。而渡遼兒果斷（蔡園）〔葵園〕，慎棄輜重走，果如孤策。臺以此封孤都鄉侯。堅以佐軍司馬，所見與人同，自爲可耳。」〔艾曰〕：「堅雖時見計，故自不如李傕、郭汜。聞在美陽亭北，將千騎步與虜合，殆死，亡失印綬，此不爲能也。」〔卓曰〕：「堅時烏合義從，兵不如虜精，且戰有利鈍。但當論山東大勢，終無所至耳。」〔艾曰〕：「山東兒驅略百姓，以作寇逆，其鋒不如人，堅甲利兵疆弩之用又不如人，亦安得久？」〔卓曰〕：「然，但殺二袁、劉表、孫堅，天下自服從孤耳。」

〔九〕江表傳曰：舊京空虛，數百里中無煙火。堅前入城，惆悵流涕。

吳書曰：堅入洛，掃除漢宗廟，祠以太牢。堅軍城南甃官井上，且有五色氣，舉軍驚怪，莫有敢汲。堅令人入井，探得漢傳國璽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壽永昌」，方圓四寸，上紐交五龍，上一角缺。初，黃門張讓等作亂，劫天子出奔，左右分散，掌璽者以投井中。

山陽公載記曰：袁術將僭號，聞堅得傳國璽，乃拘堅夫人而奪之。

江表傳曰：案漢獻帝起居注云「天子從河上還，得六璽於閣上」，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，無有玉，明其僞也。

虞喜志林曰：天子六璽者，文曰「皇帝之璽」、「皇帝行璽」、「皇帝信璽」、「天子之璽」、「天子行璽」、「天子信璽」。此六璽所封事異，故文字不同。獻帝起居注云「從河上還，得六玉璽於閣上」，此之謂也。傳國璽者，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，世世傳受，號曰傳國璽。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，安得總其說乎？應氏漢官、皇甫世紀，其論六璽，文義皆符。漢官傳國璽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壽且康」。「且康」「永昌」，二字爲錯，未知兩家何者爲得。金玉之

精，率有光氣，加以神器祕寶，輝耀益彰，蓋一代之奇觀，將來之異聞，而以不解之故，強謂之僞，不亦誣乎！陳壽爲破虜傳亦除此說，俱惑起居注，不知六璽殊名，與傳國爲七者也。吳時無能刻玉，故天子以金爲璽。璽雖以金，於文不異。吳降而送璽者，送天子六璽，曩所得玉璽，乃古人遺印，不可施用。天子之璽，今以無有爲難，不通其義者耳。

臣松之以爲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，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，此爲陰懷異志，豈所謂忠臣者乎？吳史欲以爲國華，而不知損堅之令德。如其果然，以傳子孫，縱非六璽之數，要非常人所畜，孫皓之降，亦不得但送六璽，而寶藏傳國也。受命于天，奚取於歸命之堂，若如喜言，則此璽今尚在孫門。匹夫懷璧，猶曰有罪，而況斯物哉！

〔一〇〕吳錄曰：是時關東州郡，務相兼并以自彊大。袁紹遣會稽周喦爲豫州刺史，來襲取州。堅慨然歎曰：「同舉義兵，將救社稷。逆賊垂破而各若此，吾當誰與戮力乎！」言發涕下。喦字仁明，周昕之弟也。

〔會稽典錄〕曰：初曹公興義兵，遣人要喦，喦卽收合兵衆，得二千人，從公征伐，以爲軍師。後與堅爭豫州，屢戰失利。會次兄九江太守昂爲袁術所攻，喦往助之。軍敗，還鄉里，爲許貢所害。

初平三年，術使堅征荊州，擊劉表。表遣黃祖逆於樊、鄧之間。堅擊破之，追渡漢水，遂圍襄陽，單馬行峴山，爲祖軍士所射殺。〔一〕兄子賁，帥將士衆就術，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。

〔二〕典略曰：堅悉其衆攻表，表閉門，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。祖將兵欲還，堅逆與戰。祖敗走，竄峴山中。堅乘勝夜



追祖，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，殺之。

吳錄曰：堅時年三十七。

英雄記曰：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。

又云：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，堅輕騎尋山討公。公兵下石，中堅頭，應時腦出物故。其不同如此也。

堅四子：策、權、翊、匡。權既稱尊號，諡堅曰武烈皇帝。〔一〕

〔二〕吳錄曰：尊堅廟曰始祖，墓曰高陵。

志林曰：堅有五子：策、權、翊、匡，吳氏所生；少子朗，庶生也，一名仁。

策字伯符。堅初興義兵，策將母徙居舒，與周瑜相友，收合士大夫，江、淮間人咸向之。〔一〕堅薨，還葬曲阿。已乃渡江居江都。〔三〕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堅爲朱儁所表，爲佐軍，留家著壽春。策年十餘歲，已交結知名，聲譽發聞。有周瑜者，與策同年，亦

英達夙成，聞策聲聞，自舒來造焉。便推結分好，義同斷金，勸策徙居舒，策從之。

〔三〕魏書曰：策當嗣侯，讓與弟匡。

徐州牧陶謙深忌策。策舅吳景，時爲丹楊太守，策乃載母徙曲阿，與呂範、孫河俱就景，因緣召募得數百人。興平元年，從袁術。術甚奇之，以堅部曲還策。〔二〕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，在壽春以禮辟策，表拜懷義校尉，術大將喬、麋、張勳皆傾心敬焉。術常歎曰：

「使術有子如孫郎，死復何恨！」策騎士有罪，逃入術營，隱於內廄。策指使人就斬之，訖，詣術謝。術曰：「兵人好叛，當共疾之，何爲謝也？」由是軍中益畏憚之。術初許策爲九江太守，已而更用丹楊陳紀。後術欲攻徐州，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。康不與，術大怒。策昔曾詣康，康不見，使主簿接之。策嘗銜恨。術遣策攻康，謂曰：「前錯用陳紀，每恨本意不遂。今若得康，廬江眞卿有也。」策攻康，拔之，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爲太守，策益失望。先是，劉繇爲揚州刺史，州舊治壽春。壽春，術已據之，繇乃渡江治曲阿。時吳景尙在丹楊，策從兄賁又爲丹楊都尉，繇至，皆迫逐之。景、賁退舍歷陽。繇遣樊能、于麋（陳）（東）（橫屯江津）（屯橫江津），張英、屯當利口，以距術。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爲揚州刺史，更以景爲督軍中郎將，與賁共將兵擊英等，連年不克。策乃說術，乞助景等平定江東。（三）術表策爲折衝校尉，行殄寇將軍，兵財千餘，騎數十匹，賓客願從者數百人。比至歷陽，衆五六千。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，策又徙母阜陵，渡江轉鬪，所向皆破，莫敢當其鋒，而軍令整肅，百姓懷之。（三）

〔二〕吳歷曰：初策在江都時，張紘有母喪。策數詣紘，咨以世務，曰：「方今漢祚中微，天下擾攘，英雄雋傑各擁衆營私，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。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，功業未遂，卒爲黃祖所害。策雖暗稚，竊有微志，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，就舅氏於丹楊，收合流散，東據吳會，報讐雪恥，爲朝廷外藩。君以爲何如？」紘答曰：「旣素空劣，

方居衰絰之中，無以奉贊盛略。」策曰：「君高名播越，遠近懷歸。今日事計，決之於君，何得不紆慮啓告，副其高山之望？若微志得展，血讐得報，此乃君之勳力，策心所望也。」因涕泣橫流，顏色不變。絃見策忠壯內發，辭令慷慨，感其志言，乃答曰：「昔周道陵遲，齊、晉並興；王室已寧，諸侯貢職。今君紹先侯之軌，有驍武之名，若投丹楊，收兵吳會，則荆、揚可一，讐敵可報。據長江，奮威德，誅除羣穢，匡輔漢室，功業侔於桓、文，豈徒外藩而已哉？方今世亂多難，若功成事立，當與同好俱南濟也。」策曰：「一與君同符合契，（同）有永固之分，今便行矣，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，策無復回顧之憂。」

江表傳曰：策徑到壽春，見袁術，涕泣而言曰：「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，與明使君會於南陽，同盟結好；不幸遇難，勳業不終。策感惟先人舊恩，欲自憑結，願明使君垂察其誠。」術甚貴異之，然未肯還其父兵。術謂策曰：「孤始用貴舅爲丹楊太守，賢從伯陽爲都尉，彼精兵之地，可還依召募。」策遂詣丹楊依舅，得數百人，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，幾至危殆。於是復往見術，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。

（三）江表傳曰：策說術云：「家有舊恩在東，願助舅討橫江；橫江拔，因投本土召募，可得三萬兵，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。」術知其恨，而以劉繇據曲阿，王朗在會稽，謂策未必能定，故許之。

（三）江表傳曰：策渡江攻繇牛渚營，盡得邸閣糧穀、戰具，是歲興平二年也。時彭城相薛禮、下邳相樊融依繇爲盟主，禮據秣陵城，融屯縣南。策先攻融，融出兵交戰，斬首五百餘級，融即閉門不敢動。因渡江攻禮，禮突走，而樊能、于糜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。策聞之，還攻破能等，獲男女萬餘人。復下攻融，爲流矢所中，傷股，不能乘馬，因自輿還牛渚營。或叛告融曰：「孫郎被箭已死。」融大喜，即遣將于茲鄉策。策遣步騎數百挑戰，設伏於後，賊出擊之，鋒刃未接而僞走，賊追入伏中，乃大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策因往到融營下，令左右大呼曰：「孫郎竟云



何！」賊於是驚怖夜遁。融聞策尚在，更深溝高壘，繕治守備。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，乃舍去，攻破繇別將於海陵，轉攻湖孰、江乘，皆下之。

策爲人，美姿顏，好笑語，性闊達聽受，善於用人，是以士民見者，莫不盡心，樂爲致死。劉繇棄軍遁逃，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。<sup>〔一〕</sup>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，處處屯聚。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，乃至會稽。策曰：「虎等羣盜，非有大志，此成禽耳。」遂引兵渡浙江，據會稽，屠東冶，乃攻破虎等。<sup>〔二〕</sup>盡更置長吏，策自領會稽太守，復以吳景爲丹楊太守，以孫贇爲豫章太守；分豫章爲廬陵郡，以贇弟輔爲廬陵太守，丹楊朱治爲吳郡太守。彭城張昭、廣陵張紘、秦松、陳端等爲謀主。<sup>〔三〕</sup>時袁術僭號，策以書責而絕之。<sup>〔四〕</sup>曹公表策爲討逆將軍，封爲吳侯。<sup>〔五〕</sup>後術死，長史楊弘、大將張勳等將其衆欲就策，廬江太守劉勳要擊，悉虜之，收其珍寶以歸。策聞之，僞與勳好盟。勳新得術衆，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，策勸勳攻取之。勳既行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，勳衆盡降，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。<sup>〔六〕</sup>是時袁紹方彊，而策并江東，曹公力未能逞，且欲撫之。<sup>〔七〕</sup>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，又爲子章取贇女，皆禮辟策弟權、翊，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。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策時年少，雖有位號，而士民皆呼爲孫郎。百姓聞孫郎至，皆失魂魄；長吏委城郭，竄伏山草。及至，軍士奉令，不敢虜略，雞犬菜茹，一無所犯，民乃大悅，競以牛酒詣軍。劉繇既走，策入曲阿，勞賜將士，遣將陳寶

詣阜陵迎母及弟。發恩布令，告諸縣：「其劉繇、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，一無所問；樂從軍者，一身行，復除門戶；不樂者，勿強也。」旬日之間，四面雲集，得見兵二萬餘人，馬千餘匹，威震江東，形勢轉盛。

〔三〕吳錄曰：時有烏程鄒他、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，各聚衆萬餘或數千。引兵撲討，皆攻破之。策母吳氏曰：「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，今其諸子兄弟皆已梟夷，獨餘一老翁，何足復憚乎？」乃舍之，餘咸族誅。策自討虎，虎高壘堅守，使其弟輿請和。許之。輿請獨與策會面約。既會，策引白刃斫席，輿體動，策笑曰：「聞卿能坐躍，勦捷不常，聊戲卿耳！」輿曰：「我見刃乃然。」策知其無能也，乃以手戟投之，立死。輿有勇力，虎衆以其死也，甚懼。進攻破之。虎奔餘杭，投許昭於虜中。程普請擊昭，策曰：「許昭有義於舊君，有誠於故友，此丈夫之志也。」乃舍之。

臣松之案：許昭有義於舊君，謂濟盛憲也，事見後注。有誠於故友，則受嚴白虎也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策遣奉正都尉劉由、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，拜獻方物。

〔四〕吳錄載策使張紘爲書曰：「蓋上天垂司過之星，聖王建敢諫之鼓，設非謬之備，急箴闕之言，何哉？凡有所長，必有所短也。去冬傳有大計，無不悚懼；旋知供備貢獻，萬夫解惑。頃聞建議，復欲追遵前圖，卽事之期，便有定月。益使慊然，想是流妄；設其必爾，民何望乎？曩日之舉義兵也，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，董卓擅廢置，害太后、弘農王，略烝宮人，發掘園陵，暴逆至此，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。神武外振，卓遂內殲。元惡既斃，幼主東顧，俾保傳宣命，欲令諸軍振旅，（於〔然〕）河北通謀黑山，曹操放毒東徐，劉表稱亂南荆，公孫瓚怙然北幽，劉繇決力江潯，劉備爭盟淮隅，是以未獲承命藥弓戢戈也。今備、繇既破，操等飢餒，謂當與天下合謀，以誅醜類。捨而不圖，有自取之志，非海內所望，一也。昔成湯伐桀，稱有夏多罪；武王伐紂，曰殷有罪罰重哉。此二王者，雖有聖德，宜

當君世；如使不遭其時，亦無繇興矣。幼主非有惡於天下，徒以春秋尙少，脅於疆臣，若無過而奪之，懼未合於湯、武之事，二也。卓雖狂狡，至廢主自與，亦猶未也，而天下聞其桀虐，攘臂同心而疾之，以中土希戰之兵，當邊地勁悍之虜，所以斯須游魂也。今四方之人，皆玩敵而便戰鬪矣，可得而勝者，以彼亂而我治，彼逆而我順也。見當世之紛若，欲大舉以臨之，適足趣禍，三也。天下神器，不可虛干，必須天贊與人力也。殷湯有白鳩之祥，周武有赤烏之瑞，漢高有星聚之符，世祖有神光之徵，皆因民困悴於桀、紂之政，毒苦於秦、莽之役，故能芟去無道，致成其志。今天下非患於幼主，未見受命之應驗，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，未之或有，四也。天子之貴，四海之富，誰不欲焉？義不可，勢不得耳。陳勝、項籍、王莽、公孫述之徒，皆南面稱孤，莫之能濟。帝王之位，不可橫翼，五也。幼主岐嶷，若除其偏，去其鯁，必成中興之業。夫致主於周成之盛，自受旦、爽之美，此誠所望於尊明也。縱使幼主有他改異，猶望推宗室之譜屬，論近親之賢良，以紹劉統，以固漢宗。皆所以書功金石，圖形丹青，流慶無窮，垂聲管絃。捨而不爲，爲其難者，想明明之素，必所不忍，六也。五世爲相，權之重，勢之盛，天下莫得而比焉。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，所以扶國家之顛頓，念社稷之危殆，以奉祖考之志，以報漢室之恩。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，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，孰不從我？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，誰能違我？蓋乘累世之勢，起而取之哉？二者殊數，不可不詳察，七也。所貴於聖哲者，以其審於機宜，慎於舉措。若難圖之事，難保之勢，以激羣敵之氣，以生衆人之心，公義故不可，私計又不利，明哲不處，八也。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，比合文字以悅所事，苟以阿上惑衆，終有後悔者，自往迄今，未嘗無之，不可不深擇而熟思，九也。九者，尊明所見之餘耳，庶備起予，補所遺忘。忠言逆耳，幸留神聽！典略云張昭之辭。臣松之以爲張昭雖名重，然不如絃之文也，此書必絃所作。



〔五〕江表傳曰：建安二年夏，漢朝遣議郎王誦奉戊辰詔書曰：「董卓逆亂，凶國害民。先將軍堅念在平討，雅意未遂，厥美著聞。策遵善道，求福不回。今以策爲騎都尉，襲爵烏程侯，領會稽太守。」又詔敕曰：「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，坐創凶逆，造合虛僞，欲因兵亂，詭詐百姓，〔始〕聞其言以爲不然。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，知術鴟梟之性，遂其無道，修治王宮，署置公卿，郊天祀地，殘民害物，爲禍深酷。布前後上策，乃心本朝，欲還討術，爲國效節，乞加顯異。夫懸賞俟功，惟勤是與，故使寵授，承襲前邑，重以大郡，榮耀兼至，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。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，同時赴討。」策自以統領兵馬，但以騎都尉領郡爲輕，欲得將軍號，〔及〕〔乃〕使人諷誦，誦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。是時，陳瑀屯海西，策奉詔治嚴，當與布、瑀參同形勢。行到錢塘，瑀陰圖襲策，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，使持印傳三十餘紐與賊丹楊、宣城、涇、陵陽、始安、黟、歙諸險縣大帥祖郎、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，使爲內應，伺策軍發，欲攻取諸郡。策覺之，遣呂範、徐逸攻瑀於海西，大破瑀，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。

山陽公載記曰：瑀單騎走冀州，自歸袁紹，紹以爲故安都尉。

吳錄載策上表謝曰：「臣以固陋，孤持邊陲。陛下廣播高澤，不遺細節，以臣襲爵，兼典名郡。仰榮顧寵，所不克堪。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，於吳郡曲阿得袁術所呈表，以臣行殄寇將軍；至被詔書，乃知詐擅。雖輒捐廢，猶用悚悸。臣年十七，喪失所怙，懼有不任堂構之鄙，以忝析薪之戒，誠無去病十八建功，世祖列將弱冠佐命。臣初領兵，年未弱冠，雖驚懦不武，然思竭微命。惟術狂惑，爲惡深重。臣憑威靈，奉辭罰罪，庶必獻捷，以報所授。」臣松之案：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，策以建安五年卒，策死時年二十六，計堅之亡，策應十八，而此表云十七，則爲不符。張璠漢紀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，此爲是而本傳誤也。

江表傳曰：建安三年，策又遣使貢方物，倍於元年所獻。其年，制書轉拜討逆將軍，改封吳侯。

〔六〕江表傳曰：策被詔敕，與司空曹公、衛將軍董承、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、劉表。軍嚴當進，會術死，術從弟胤、女婿黃猗等畏懼曹公，不敢守壽春，乃共昇術棺柩，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，就劉勳於皖城。勳糧食少，無以相振，乃遣從弟偕告羅於豫章太守華歆。歆郡素少穀，遣吏將偕就海昏上繚，使諸宗帥共出三萬斛米以與偕。偕往歷月，纔得數千斛。偕乃報勳，具說形狀，使勳來襲取之。勳得偕書，使潛軍到海昏邑下。宗帥知之，空壁逃匿，勳了無所得。時策西討黃祖，行及石城，聞勳輕身詣海昏，便分遣從兄責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勳，自與周瑜率二萬人步襲皖城，即克之，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，并術、勳妻子。表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，給兵三千人以守皖，皆徙所得人東詣吳。責、輔又於彭澤破勳。勳走入楚江，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，聞策等已克皖，乃投西塞。至沂，築壘自守，告急於劉表，求救於黃祖。祖遣太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勳。策復就攻，大破勳。勳與偕北歸曹公，射亦遁走。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，船千艘，遂前進夏口攻黃祖。時劉表遣從子虎、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，來爲黃祖前鋒。策與戰，大破之。

吳錄載策表曰：「臣討黃祖，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。劉表遣將助祖，並來趣臣。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、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、領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、行奉業校尉孫權、行先登校尉韓當、行武鋒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。身跨馬櫟陳，手擊急鼓，以齊戰勢。吏士奮激，踊躍百倍，心精意果，各競用命。越渡重塹，迅疾若飛。火放上風，兵激煙下，弓弩並發，流矢雨集，日加辰時，祖乃潰爛。鋒刃所截，森火所焚，前無生寇，惟祖迸走。獲其妻息男女七人，斬虎、（猥）韓晞已下二萬餘級，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，船六千餘艘，財物山積。雖表未禽，祖宿狡猾，爲表腹心，出作爪牙，表之鴟張，以祖氣息，而祖家屬部曲，

掃地無餘，表孤特之虜，成鬼行尸。誠皆聖朝神武遠振，臣討有罪，得效微勤。」

〔七〕吳歷曰：曹公聞策平定江南，意甚難之，常呼「獬兒難與爭鋒也」。

建安五年，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，策陰欲襲許，迎漢帝，〔二〕密治兵，部署諸將。未發，會爲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。先是，策殺貢，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。策單騎出，卒與客遇，客擊傷策。〔三〕創甚，請張昭等謂曰：「中國方亂，夫以吳、越之衆，三江之固，足以觀成敗。公等善相吾弟！」呼權佩以印綬，謂曰：「舉江東之衆，決機於兩陳之間，與天下爭衡，卿不如我；舉賢任能，各盡其心，以保江東，我不如卿。」至夜卒，時年二十六。〔三〕

〔二〕吳錄曰：時有高岱者，隱於餘姚，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，策虛已候焉。聞其善左傳，乃自玩讀，欲與論講。或謂之曰：「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，無文學之才，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，則某言符矣。」又謂岱曰：「孫將軍爲人，惡勝己者，若每問，當言不知，乃合意耳。如皆辨義，此必危殆。」岱以爲然，及與論傳，或答不知。策果怒，以爲輕己，乃囚之。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爲請。策登樓，望見數里中填滿。策惡其收衆心，遂殺之。岱字孔文，吳郡人也，受性聰達，輕財貴義。其友士拔奇，取於未顯，所友八人，皆世之英偉也。太守盛憲以爲上計，舉孝廉。許貢來領郡，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，求救於陶謙。謙未卽救，岱憔悴泣血，水漿不入口。謙感其忠壯，有申包胥之義，許爲出軍，以書與貢。岱得謙書以還，而貢已囚其母。吳人大小皆爲危竦，以貢宿忿，往必見害。岱言在君則爲君，且母在牢獄，期於當往，若得入見，事自當解。遂通書自白，貢卽與相見。才辭敏捷，好自陳謝。貢登時出其母。岱將見貢，語友人張允、沈曙令豫具船，以貢必悔，當追逐之。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。貢須臾遣人

追之，令追者若及於船，江上便殺之，已過則止。使與岱錯道，遂免。被誅時，年三十餘。

江表傳曰：時有道士琅邪于吉，先寓居東方，往來吳會，立精舍，燒香讀道書，制作符水以治病，吳會人多事之。策嘗於郡城門樓上，集會諸將賓客，吉乃盛服杖小函，漆畫之，名爲仙人鐔，趨度門下。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，掌賓者禁呵不能止。策卽令收之。諸事之者，悉使婦女入見策母，請救之。母謂策曰：「于先生亦助軍作福，醫護將士，不可殺之。」策曰：「此子妖妄，能幻惑衆心，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，盡委策下樓拜之，不可不除也。」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，策曰：「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，舍前聖典訓，廢漢家法律，嘗著絳帕頭，鼓琴燒香，讀邪俗道書，云以助化，卒爲南夷所殺。此甚無益，諸君但未悟耳。今此子已在鬼錄，勿復費紙筆也。」卽催斬之，縣首於市。諸事之者，尙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，復祭祀求福。

志林曰：初順帝時，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水上，白素朱界，號太平青領道，凡百餘卷。順帝至建安中，五六十歲，于吉是時近已百年，年在耄悼，禮不加刑。又天子巡狩，問百年者，就而見之，敬齒以親愛，聖王之至教也。吉罪不及死，而暴加酷刑，是乃謬誅，非所以爲美也。喜推考桓王之薨，建安五年四月四日。是時曹、袁相攻，未有勝負。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，袁紹破後也。書云：「授孫賁以長沙，業張津以零、桂。」此爲桓王於前亡，張津於後死，不得相讓，譬言津之死意矣。

臣松之案：太康八年，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。建安六年，張津猶爲交州牧。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。

搜神記曰：策欲渡江襲許，與吉俱行。時大旱，所在燬厲。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，或身自早出督切，見將吏多在吉許，策因此激怒，言：「我爲不如于吉邪，而先趨務之？」便使收吉。至，呵問之曰：「天旱不雨，道塗艱澀，不時得

過，故自早出，而卿不同憂戚，安坐船中作鬼物態，敗吾部伍，今當相除。」令人縛置地上暴之，使請雨，若能感天日中雨者，當原赦，不爾行誅。俄而雲氣上蒸，膚寸而合，比至日中，大雨總至，溪澗盈溢。將士喜悅，以爲吉必見原，並往慶慰，策遂殺之。將士哀惜，共藏其尸。天夜，忽更興雲覆之，明旦往視，不知所在。

案江表傳、搜神記于吉事不同，未詳孰是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，登即瑤之從兄子也。策前西征，登陰復遣間使，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，圖爲後害，以報瑤見破之辱。策歸，復討登。軍到丹徒，須待運糧。策性好獵，將步騎數出。策驅馳逐鹿，所乘馬精駿，從騎絕不能及。初，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：「孫策驍雄，與項籍相似，宜加貴寵，召還京邑。若被詔不得不還，若放於外必作世患。」策候吏得貢表，以示策。策請貢相見，以責讓貢。貢辭無表，策即令武士絞殺之。貢奴客潛民間，欲爲貢報讐。獵日，卒有三人即貢客也。策問：「爾等何人？」答云：「是韓當兵，在此射鹿耳。」策曰：「當兵吾皆識之，未嘗見汝等。」因射一人，應弦而倒。餘二人怖急，便舉弓射策，中頰。後騎尋至，皆刺殺之。

九州春秋曰：策聞曹公北征柳城，悉起江南之衆，自號大司馬，將北襲許，恃其勇，行不設備，故及於難。

孫盛異同評曰：凡此數書，各有所失。孫策雖威行江外，略有六郡，然黃祖乘其上流，陳登閱其心腹，且深險疆宗，未盡歸復，曹、袁虎爭，勢傾山海，策豈暇遠師汝、潁，而遷帝於吳、越哉？斯蓋庸人之所鑒見，況策達於事勢者乎？又案袁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，而策以四月遇害，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拒於官渡，謬矣。伐登之言，爲有證也。

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，疑此爲詐，便射殺一人。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，策爲大將，何能悉識？以所不識，

便射殺之，非其論也。又策見殺在五年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，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。

臣松之案：傳子亦云曹公征柳城，將襲許。記述若斯，何其疎哉！然孫盛所譏，未爲悉是。黃祖始被策破，魂氣未反，（但）〔且〕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，雖在上流，何辦規擬吳會？策之此舉，理應先圖陳登，但舉兵所在，不止登而已。于時彊宗驍帥，祖郎、嚴虎之徒，禽滅已盡，所餘山越，蓋何足慮？然則策之所規，未可謂之不暇也。若使策志獲從，大權在手，淮、泗之間，所在皆可都，何必畢志江外，其當遷帝於揚、越哉？案魏武紀，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，乃策未死之前，久與袁紹交兵，則國志所云不爲謬也。許貢客，無聞之小人，而能感識恩遇，臨義忘生，卒然奮發，有侔古烈矣。詩云：「君子有微猷，小人與屬。」貢客其有焉。

〔三〕吳歷曰：策既被創，醫言可治，當好自將護，百日勿動。策引鏡自照，謂左右曰：「面如此，尚可復建功立事乎？」椎几大奮，創皆分裂，其夜卒。

搜神記曰：策既殺于吉，每獨坐，彷彿見吉在左右，意深惡之，頗有失常。後治創方差，而引鏡自照，見吉在鏡中，顧而弗見，如是再三，因撲鏡大叫，創皆崩裂，須臾而死。

權稱尊號，追諡策曰長沙桓王，封子紹爲吳侯，後改封上虞侯。紹卒，子奉嗣。孫皓時，訛言謂奉當立，誅死。

評曰：孫堅勇摯剛毅，孤微發迹，導溫戮卓，山陵杜塞，有忠壯之烈。策英氣傑濟，猛銳

冠世，覽奇取異，志陵中夏。然皆輕佻果躁，隕身致敗。且割據江東，策之基兆也，而權尊崇未至，子止侯爵，於義儉矣。」

〔二〕孫盛曰：孫氏兄弟皆明略絕羣。創基立事，策之由也。自臨終之日，顧命委權。夫意氣之間，猶有刎頸，況天倫之篤愛，豪達之英鑒，豈吝名號於既往，違本情之至實哉？抑將遠思虛盈之數，而慎其名器者乎？夫正本定名，爲國之大防；杜絕疑貳，消釁之良謨。是故魯隱矜義，終致羽父之禍；宋宣懷仁，卒有殤公之哀。皆心存小善，而不達經綸之圖；求譽當年，而不思貽厥之謀。可謂輕千乘之國，蹈道則未也。孫氏因擾攘之際，得奮其縱橫之志，業非積德之基，邦無磐石之固，勢一則祿祚可終，情乖則禍亂塵起，安可不防微於未兆，慮難於將來？壯哉！策爲首事之君，有吳開國之主；將相在列，皆其舊也，而嗣子弱劣，析薪弗荷，奉之則魯桓、田市之難作，崇之則與夷、子馮之禍興。是以正名定本，使貴賤殊邈，然後國無陵肆之責，後嗣罔猜忌之嫌，羣情絕異端之論，不逞杜覲觴之心；於情雖違，於事雖儉，至於括囊遠圖，永保維城，可謂爲之于其未有，治之于其未亂者也。陳氏之評，其未達乎！





# 三國志卷四十七

吳書二

## 吳主傳第二

孫權字仲謀。兄策既定諸郡，時權年十五，以爲陽羨長。<sup>〔一〕</sup>郡察孝廉，州舉茂才，行奉義校尉。漢以策遠脩職貢，遣使者劉琬加錫命。琬語人曰：「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，然皆祿祚不終，惟中弟孝廉，形貌奇偉，骨體不恆，有大貴之表，年又最壽，爾試識之。」

<sup>〔一〕</sup>江表傳曰：「堅爲下邳丞時，權生，方頤大口，目有精光，堅異之，以爲有貴象。及堅亡，策起事江東，權常隨從。性度弘朗，仁而多斷，好俠養士，始有知名，侔於父兄矣。每參同計謀，策甚奇之，自以爲不及也。每請會賓客，常顧權曰：「此諸君，汝之將也。」

建安四年，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。勳破，進討黃祖於沙羨。

五年，策薨，以事授權，權哭未及息。策長史張昭謂權曰：「孝廉，此寧哭時邪？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，非欲違父，時不得行也。」<sup>〔二〕</sup>況今姦宄競逐，豺狼滿道，乃欲哀親戚，顧禮制，是猶開門而揖盜，未可以爲仁也。」乃改易權服，扶令上馬，使出巡軍。是時惟有會稽、

吳郡、丹楊、豫章、廬陵，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，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，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爲意，未有君臣之固。張昭、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，故委心而服事焉。曹公表權爲討虜將軍，領會稽太守，屯吳，使丞之郡行文書事。待張昭以師傅之禮，而周瑜、程普、呂範等爲將率。招延俊秀，聘求名士，魯肅、諸葛瑾等始爲賓客。分部諸將，鎮撫山越，討不從命。(三)

〔一〕臣松之按禮記會子問子夏曰：「三年之喪，金革之事無避也者，禮與？」初有司與？「孔子曰：『吾聞諸老聃曰，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。』」鄭玄注曰：「周人卒哭而致事。時有徐戎作難，伯禽卒哭而征之，急王事也。」昭所云「伯禽不師」，蓋謂此也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初策表用李術爲廬江太守，策亡之後，術不肯事權，而多納其亡叛。權移書求索，術報曰：「有德見歸，無德見叛，不應復還。」權大怒，乃以狀白曹公曰：「嚴刺史昔爲公所用，又是州舉將，而李術凶惡，輕犯漢制，殘害州司，肆其無道，宜速誅滅，以懲醜類。今欲討之，進爲國朝掃除鯨鯢，退爲舉將報塞怨讐，此天下達義，夙夜所甘心。術必懼誅，復詭說求救。明公所居，阿衡之任，海內所瞻，願敕執事，勿復聽受。」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。術閉門自守，求救於曹公。曹公不救。糧食乏盡，婦女或丸泥而吞之。遂屠其城，梟術首，徙其部曲三萬餘人。

七年，權母吳氏薨。

八年，權西伐黃祖，破其舟軍，惟城未克，而山寇復動。還過豫章，使呂範平鄱陽，(會稽)程普討樂安，太史慈領海昏，韓當、周泰、呂蒙等爲劇縣令長。

九年，權弟丹楊太守翊爲左右所害，以從兄瑜代翊。<sup>〔一〕</sup>

<sup>〔一〕</sup>吳錄曰：是時權大會官寮，沈友有所是非，令人扶出，謂曰：「人言卿欲反。」友知不得脫，乃曰：「主上在許，有無君之心者，可謂非反乎？」遂殺之。友字子正，吳郡人。年十一，華歆行風俗，見而異之，因呼曰：「沈郎，可登車語乎？」友遂巡卻曰：「君子講好，會宴以禮，今仁義陵遲，聖道漸壞，先生銜命，將以裨補先王之教，整齊風俗，而輕脫威儀，猶負薪救火，無乃更崇其熾乎！」歆慚曰：「自桓、靈以來，雖多英彥，未有幼童若此者。」弱冠博學，多所貫綜，善屬文辭。兼好武事，注孫子兵法。又辯於口，每所至，衆人皆默然，莫與爲對，咸言其筆之妙，舌之妙，刀之妙，三者皆過絕於人。權以禮聘，既至，論王霸之略，當時之務，權斂容敬焉。陳荊州宜并之計，納之。正色立朝，清議峻厲，爲庸臣所譖，誣以謀反。權亦以終不爲己用，故害之，時年二十九。

十年，權使賀齊討上饒，分爲建平縣。

十二年，西征黃祖，虜其人民而還。

十三年春，權復征黃祖，祖先遣舟兵拒軍，都尉呂蒙破其前鋒，而凌統、董襲等盡銳攻之，遂屠其城。祖挺身亡走，騎士馮則追梟其首，虜其男女數萬口。是歲，使賀齊討黔、歙，黔音伊。歙音攝。分歙爲始新、新定、<sup>〔一〕</sup>黎陽、休陽縣，<sup>〔二〕</sup>以六縣爲新都郡。荊州牧劉表死，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，且以觀變。肅未到，而曹公已臨其境，表子琮舉衆以降。劉備欲南濟江，肅與相見，因傳權旨，爲陳成敗。備進住夏口，使諸葛亮詣權，權遣周瑜、程普等行。是時曹公新得表衆，形勢甚盛，諸議者皆望風畏懼，多勸權迎之。<sup>〔三〕</sup>惟瑜、肅執拒之議，意

與權同。瑜、普爲左右督，各領萬人，與備俱進，遇於赤壁，大破曹公軍。公燒其餘船引退，士卒飢疫，死者大半。備、瑜等復追至南郡，曹公遂北還，留曹仁、徐晃於江陵，使樂進守襄陽。時甘寧在夷陵，爲仁黨所圍，用呂蒙計，留凌統以拒仁，以其半救寧，軍以勝反。權自率衆圍合肥，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。昭兵不利，權攻城踰月不能下。曹公自荊州還，遣張喜將騎赴合肥。未至，權退。

〔一〕吳錄曰：晉改新定爲遂安。

〔二〕吳錄曰：晉改休陽爲海寧。

〔三〕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：「近者奉辭伐罪，旄麾南指，劉琮束手。今治水軍八十萬衆，方與將軍會獵於吳。」權得書以示羣臣，莫不嚮震失色。

十四年，瑜、仁相守歲餘，所殺傷甚衆。仁委城走。權以瑜爲南郡太守。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，領徐州牧。備領荊州牧，屯公安。

十五年，分豫章爲鄱陽郡；分長沙爲漢昌郡，以魯肅爲太守，屯陸口。

十六年，權徙治秣陵。明年，城石頭，改秣陵爲建業。聞曹公將來侵，作濡須塢。

十八年正月，曹公攻濡須，權與相拒月餘。曹公望權軍，歎其齊肅，乃退。〔一〕初，曹公恐江濱郡縣爲權所略，徵令內移。民轉相驚，自廬江、九江、蘄春、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，

## 江西遂虛，合肥以南惟有皖城。

〔一〕吳歷曰：曹公出濡須，作油船，夜渡洲上。權以水軍圍取，得三千餘人，其沒溺者亦數千人。權數挑戰，公堅守不出。權乃自來，乘輕船，從濡須口入公軍。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，欲擊之。公曰：「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。」敕軍中皆精嚴，弓弩不得妄發。權行五六里，迴還作鼓吹。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，喟然歎曰：「生子當如孫仲謀，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！」權爲賤與曹公，說：「春水方生，公宜速去。」別紙言：「足下不死，孤不得安。」曹公語諸將曰：「孫權不欺孤。」乃徹軍還。

魏略曰：權乘大船來觀軍，公使弓弩亂發，箭著其船，船偏重將覆，權因迴船，復以一面受箭，箭均船平，乃還。

十九年五月，權征皖城。閏月，克之，獲廬江太守朱光及參軍董和，男女數萬口。是歲劉備定蜀。權以備已得益州，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。備不許，曰：「吾方圖涼州，涼州定，乃盡以荊州與吳耳。」權曰：「此假而不反，而欲以虛辭引歲。」遂置南三郡長吏，關羽盡逐之。權大怒，乃遣呂蒙督鮮于丹、徐忠、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、零陵、桂陽三郡，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〔二〕以禦關羽。權住陸口，爲諸軍節度。蒙到，二郡皆服，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。會備到公安，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，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。蒙使人誘普，普降，盡得三郡將守，因引軍還，與孫皎、潘璋并魯肅兵並進，拒羽於益陽。未戰，會曹公入漢中，備懼失益州，使使求和。權令諸葛瑾報，更尋盟好，遂分荊州長沙、江夏、桂陽以東屬權，南郡、零

陵、武陵以西屬備。備歸，而曹公已還。權反自陸口，遂征合肥。合肥未下，徹軍還。兵皆就路，權與凌統、甘寧等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，統等以死扞權，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。〔三〕

〔二〕巴丘今日巴陵。

〔三〕獻帝春秋曰：張遼問吳降人：「向有紫髯將軍，長上短下，便馬善射，是誰？」降人答曰：「是孫會稽。」遼及樂進相遇，言不早知之，急追自得，舉軍歎恨。

江表傳曰：權乘駿馬上津橋，橋南已見徹，丈餘無版。谷利在馬後，使權持鞍緩控，利於後著鞭，以助馬勢，遂得超度。權既得免，即拜利都亭侯。谷利者，本左右給使也，以謹直爲親近監，性忠果亮烈，言不苟且，權愛信之。

二十一年冬，曹公次于居巢，遂攻濡須。

二十二年春，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，公報使脩好，誓重結婚。

二十三年十月，權將如吳，親乘馬射虎於廋亭。廋音攄，廋亭反。馬爲虎所傷，權投以雙戟，

虎卻廢，常從張世擊以戈，獲之。

二十四年，關羽圍曹仁於襄陽，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。會漢水暴起，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，惟城未拔。權內憚羽，外欲以爲己功，賤與曹公，乞以討羽自效。

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鬪之，驛傳權書，使曹仁以弩射示羽。羽猶豫不能去。閏月，權征羽，先遣呂蒙襲公安，獲將軍士仁。蒙到南郡，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。蒙據江陵，撫其老



弱，釋于禁之囚。陸遜別取宜都，獲秭歸、枝江、夷道，還屯夷陵，守峽口以備蜀。關羽還當陽，西保麥城。權使誘之。羽僞降，立幡旗爲象人於城上，因遁走，兵皆解散，尙十餘騎。權先使朱然、潘璋斷其徑路。十二月，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、都督趙雲等於章鄉，遂定荊州。是歲大疫，盡除荊州民租稅。曹公表權爲驃騎將軍，假節領荊州牧，封南昌侯。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，及令王惇市馬，又遣朱光等歸。〔一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梁寓字孔儒，吳人也。權遣寓觀望曹公，曹公因以爲掾，尋遣還南。

二十五年春正月，曹公薨，太子不代爲丞相魏王，改年爲延康。秋，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。南陽陰、鄧、筑陽、筑音逐、山都、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。冬，魏嗣王稱尊號，改元爲黃初。二年四月，劉備稱帝於蜀。〔二〕權自公安都鄂，改名武昌，以武昌、下雎、尋陽、陽新、柴桑、沙羨六縣爲武昌郡。五月，建業言甘露降。八月，城武昌，下令諸將曰：「夫存不忘亡，安必慮危，古之善教。昔雋不疑漢之名臣，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，蓋君子之於武備，不可以已。況今處身疆畔，豺狼交接，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？頃聞諸將出入，各尙謙約，不從人兵，甚非備慮愛身之謂。夫保己遺名，以安君親，孰與危辱？宜深警戒，務崇其大，副孤意焉。」自魏文帝踐阼，權使命稱藩，及遣于禁等還。十一月，策命權曰：「蓋聖王之法，以德設爵，以功制祿；勞大者祿厚，德盛者禮豐。故叔旦有夾輔之勳，太公有鷹揚之

功，並啓土宇，并受備物，所以表章元功，殊異賢哲也。近漢高祖受命之初，分裂膏腴以王八姓，斯則前世之懿事，後王之元龜也。朕以不德，承運革命，君臨萬國，秉統天機，思齊先代，坐而待旦。惟君天資忠亮，命世作佐，深覲曆數，達見廢興，遠遣行人，浮于潛漢。<sup>（一）</sup>望風影附，抗疏稱藩，兼納纖絺南方之貢，普遣諸將來還本朝，忠肅內發，款誠外昭，信著金石，義蓋山河，朕甚嘉焉。今封君爲吳王，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，授君璽綬策書、金虎符第一至第五、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，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，領荊州牧事，錫君青土，苴以白茅，對揚朕命，以尹東夏。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。今又加君九錫，其敬聽後命。以君綏安東南，綱紀江外，民夷安業，無或攜貳，是用錫君大輅、戎輅各一，玄牡二駟。君務財勸農，倉庫盈積，是用錫君袞冕之服，赤舄副焉。君化民以德，禮教興行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。君宣導休風，懷柔百越，是用錫君朱戶以居。君運其才謀，官方任賢，是用錫君納陛以登。君忠勇並奮，清除姦慝，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。君振威陵邁，宣力荆南，梟滅凶醜，罪人斯得，是用錫君鈇鉞各一。君文和於內，武信於外，是用錫君彤弓一、彤矢百、蜚弓十、蜚矢千。君以忠肅爲基，恭儉爲德，是用錫君鉅鬯一卣，圭瓚副焉。欽哉！敬敷訓典，以服朕命，以勛相我國家，永終爾顯烈。<sup>（二）</sup>是歲，劉備帥軍來伐，至巫山、秭歸，使使誘導武陵蠻夷，假與印傳，許之封賞。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爲蜀。權以陸遜爲督，督朱

然、潘璋等以拒之。遣都尉趙咨使魏。魏帝問曰：「吳王何等主也？」咨對曰：「聰明仁智，雄略之主也。」帝問其狀，咨曰：「納魯肅於凡品，是其聰也；拔呂蒙於行陳，是其明也；獲于禁而不害，是其仁也；取荊州而兵不血刃，是其智也；據三州虎視於天下，是其雄也；屈身於陛下，是其略也。」〔四〕帝欲封權子登，權以登年幼，上書辭封，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，并獻方物。〔五〕立登爲王太子。〔六〕

〔一〕魏略曰：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，乃呼問知星者，已分野中星氣何如，遂有僭意。而以位次尙少，無以威衆，又欲先卑而後踞之，爲卑則可以假寵，後踞則必致討，致討然後可以怒衆，衆怒然後可以自大，故深絕蜀而專事魏。

〔二〕禹貢曰：沱、潛既道，注曰：「水自江出爲沱，漢爲潛。」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權羣臣議，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，不應受魏封。權曰：「九州伯，於古未聞也。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爲漢王，此蓋時宜耳，復何損邪？」遂受之。

孫盛曰：「昔伯夷、叔齊不屈有周，魯仲連不爲秦民。夫以匹夫之志，猶義不辱，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，而可二三其節，或臣或否乎？余觀吳、蜀，咸稱奉漢，至於漢代，莫能固秉臣節，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，卒見吞於大國也。向使權從羣臣之議，終身稱漢將，豈不義悲六合，仁感百世哉！」

〔四〕吳書曰：咨字德度，南陽人，博聞多識，應對辯捷，權爲吳王，擢中大夫，使魏。魏文帝善之，嘲咨曰：「吳王頗知學乎？」咨曰：「吳王浮江萬艘，帶甲百萬，任賢使能，志存經略，雖有餘聞，博覽書傳歷史，藉採奇異，不效諸生

尋章摘句而已。」帝曰：「吳可征不？」客對曰：「大國有征伐之兵，小國有備禦之固。」又曰：「吳難魏不？」客曰：「帶甲百萬，江、漢爲池，何難之有？」又曰：「吳如大夫者幾人？」客曰：「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，如臣之比，車載斗量，不可勝數。」客頻載使北，魏人敬異。權聞而嘉之，拜騎都尉。客言曰：「觀北方終不能守盟，今日之計，朝廷承漢四百之際，應東南之運，宜改年號，正服色，以應天順民。」權納之。

〔五〕吳書曰：珩字仲山，吳郡人，少綜經藝，尤善春秋內、外傳。權以珩有智謀，能專對，乃使至魏。魏文帝問曰：「吳嫌魏東向乎？」珩曰：「不嫌。」曰：「何以？」曰：「信恃舊盟，言歸于好，是以不嫌。若魏渝盟，自有豫備。」又問：「聞太子當來，寧然乎？」珩曰：「臣在東朝，朝不坐，宴不與，若此之議，無所聞也。」文帝善之，乃引珩自近，談語終日。珩隨事響應，無所屈服。珩還言曰：「臣密參侍中劉曄，數爲賊設姦計，終不久懌。臣聞兵家舊論，不恃敵之不我犯，恃我之不可犯，今爲朝廷慮之。且當省息他役，惟務農桑以廣軍資；脩繕舟車，增作戰具，令皆兼盈；撫養兵民，使各得其所；攬延英俊，獎勵將士，則天下可圖矣。」以奉使有稱，封永安鄉侯，官至少府。

〔六〕江表傳曰：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、大貝、明珠、象牙、犀角、瑤瑁、孔雀、翡翠、鬬鴨、長鳴雞。羣臣奏曰：「荆、揚二州，貢有常典，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，宜勿與。」權曰：「昔惠施尊齊爲王，客難之曰：『公之學去尊，今王齊，何其倒也？』」惠子曰：「有人於此，欲擊其愛子之頭，而石可以代之，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，以輕代重，何爲不可乎？」方有事於西北，江表元元，恃主爲命，非我愛子邪？彼所求者，於我瓦石耳，孤何惜焉？彼在諒闇之中，而所求若此，寧可與言禮哉！」皆具以與之。

黃武元年春正月，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，皆破之，斬其將。三月，鄱陽言黃龍見。蜀軍分據險地，前後五十餘營，遜隨輕重以兵應拒，自正月至閏月，大破之，臨陳所斬

及投兵降首數萬人。劉備奔走，僅以身免。」

〔一〕吳歷曰：權以使聘魏，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，所得土地，並表將吏功勤，宜加爵賞之意。文帝報使，致驪子裘、明光鎧、駢馬，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。

魏書載詔答曰：「老虜邊窟，越險深入，曠日持久，內迫罷弊，外困智力，故見身於雞頭，分兵擬西陵，其計不過謂可轉足前迹以搖動江東。根未著地，摧折其支，雖未剗備五臟，使身首分離，其所降誅，亦足使虜部衆兇懼。昔吳漢先燒荊門，後發夷陵，而子陽無所逃其死；來歙始襲略陽，文叔喜之，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。今討此虜，正似其事，將軍勉建方略，務全獨克。」

初權外託事魏，而誠心不款。魏乃遣侍中辛毗、尚書桓階往與盟誓，并徵任子，權辭讓不受。秋九月，魏乃命曹休、張遼、臧霸出洞口，曹仁出濡須，曹真、夏侯尚、張郃、徐晃圍南郡。權遣呂範等督五軍，以舟軍拒休等，諸葛瑾、潘璋、楊粲救南郡，朱桓以濡須督拒仁。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，內難未弭，故權卑辭上書，求自改厲，「若罪在難除，必不見置，當奉還土地民人，乞寄命交州，以終餘年。」文帝報曰：「君生於擾攘之際，本有從橫之志，降身奉國，以享茲祚。自君策名已來，貢獻盈路。討備之功，國朝仰成。埋而掘之，古人之所恥。」朕之與君，大義已定，豈樂勞師遠臨江漢？廊廟之議，王者所不得專；三公上君過失，皆有本末。朕以不明，雖有曾母投杼之疑，猶冀言者不信，以爲國福。故先遣使者犒

勞，又遣尙書、侍中踐脩前言，以定任子。君遂設辭，不欲使進，議者怪之。<sup>〔三〕</sup>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，乃實朝臣交謀，以此卜君，君果有辭，外引隗囂遣子不終，內喻竇融守忠而已。世殊時異，人各有心。浩周之還，口陳指麾，益令議者發明衆嫌，終始之本，無所據仗，故遂俛仰從羣臣議。今省上事，款誠深至，心用慨然，悽愴動容。卽日下詔，敕諸軍但深溝高壘，不得妄進。若君必效忠節，以解疑議，登身朝到，夕召兵還。此言之誠，有如大江！<sup>〔三〕</sup>權遂改年，臨江拒守。冬十一月，大風，範等兵溺死者數千，餘軍還江南。曹休使臧霸以輕船五百，敢死萬人襲攻徐陵，燒攻城車，殺略數千人。將軍全琮、徐盛追斬魏將尹廬，殺獲數百。十二月，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，始復通也。<sup>〔四〕</sup>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，至後年乃絕。是歲改夷陵爲西陵。

〔一〕國語曰：狸埋之，狸掘之，是以無成功。

〔二〕魏略載魏三公奏曰：「臣聞枝大者披心，尾大者不掉，有國有家之所慎也。昔漢承秦弊，天下新定，大國之王，臣節未盡，以蕭、張之謀不備錄之，至使六王前後反叛，已而伐之，戎車不輟。又文、景守成，忘戰戢役，驕縱吳、楚，養虺成蛇，既爲社稷大憂，蓋前事之不忘，後事之師也。吳王孫權，幼豎小子，無尺寸之功，遭遇兵亂，因父兄之緒，少蒙翼卵眈伏之恩，長含鵠鼻反逆之性，背棄天施，罪惡積大。復與關羽更相覘伺，逐利見便，挾爲卑辭。先帝知權姦以求用，時以于禁敗於水災，等當討羽，因以委權。先帝委裘下席，權不盡心，誠在惻怛，欲因大喪，寡弱王室，希託董桃傳先帝令，乘未得報許，擅取襄陽，及見驅逐，乃更折節。邪辟之態，巧言如流，雖重驛累使，發

遣禁等，內包隗囂顧望之姦，外欲緩誅，支仰蜀賊。聖朝含弘，既加不忍，優而赦之，與之更始，猥乃割地王之，使南面稱孤，兼官累位，禮備九命，名馬百駟，以成其勢，光寵顯赫，古今無二。權爲大羊之姿，橫被虎豹之文，不思靖力致死之節，以報無量不世之恩。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，又以愚意探察權旨，自以阻帶江湖，負固不服，狃怙累世，詐僞成功，上有尉佗、英布之計，下誦伍被屈彊之辭，終非不侵不叛之臣。以爲鼯錯不發，削弱王侯之謀，則七國同衡，禍久而大；蒯通不決，襲歷下之策，則田橫自慮，罪深變重。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，平權凶惡，逆節萌生，見罪十五。昔九黎亂德，黃帝加誅；項羽罪十，漢祖不捨。權所犯罪覺明白，非仁恩所養，宇宙所容。臣請免權官，鴻臚削爵土，捕治罪。敢有不從，移兵進討，以明國典好惡之常，以靜三州元元之苦。」其十五條，文多不載。

〔三〕魏略曰：浩周字孔異，上黨人。建安中仕爲蕭令，至徐州刺史。後領護于禁軍，軍沒，爲關羽所得。權襲羽，並得周，甚禮之。及文帝卽王位，權乃遣周，爲牋 魏王曰：「昔討關羽，獲于將軍，卽白先王，當發遣之。此乃奉款之心，不言而發。先王未深留意，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，愚情惛惛，用未果決。遂值先王委離國祚，殿下承統，下情始通。公私契闊，未獲備舉，是令本誓未卽昭顯。梁寓傳命，委曲周至，深知殿下以爲意望。權之赤心，不敢有他，願垂明恕，保權所執。謹遣浩周、東里袞，至情至實，皆周等所具。」又曰：「權本性空薄，文武不昭，昔承父兄成軍之緒，得爲先王所見獎飾，遂因國恩，撫綏東土。而中間寡慮，庶事不明，畏威忘德，以取重戾。先王恩仁，不忍遐棄，旣釋其宿罪，且開明信。雖致命虜廷，梟獲關羽，功效淺薄，未報萬一。事業未究，先王卽世。殿下踐阼，威仁流邁，私懼情願未蒙昭察。梁寓來到，具知殿下不遂疏遠，必欲撫錄，追本先緒。權之得此，欣然踊躍，心開目明，不勝其慶。權世受寵遇，分義深篤，今日之事，永執一心，惟察惛惛，重垂含覆。」又曰：「先王以權推誠



已驗，軍當引還，故除合肥之守，著南北之信，令權長驅不復後顧。近得守將周泰、全琮等白事，過月六日，有馬步七百，徑到橫江，又督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，琮等聞有兵馬渡江，視之，爲兵馬所擊，臨時交鋒，大相殺傷。卒得此間，情用恐懼。權實在遠，不豫聞知，約敕無素，敢謝其罪。又聞張征東、朱橫海今復還合肥，先王盟要，由來未久，且權自度未獲罪釁，不審今者何以發起，牽軍遠次？事業未訖，甫當爲國討除賊備，重聞斯問，深使失圖。凡遠人所恃，在於明信，願殿下克卒前分，開示坦然，使權誓命，得卒本規。凡所願言，周等所當傳也。」

初東里袞爲于禁軍司馬，前與周俱沒，又俱還到，有詔皆見之。帝問周等，周以爲權必臣服，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。帝悅周言，以爲有以知之。是歲冬，魏王受漢禪，遣使以權爲吳王，詔使周與使者俱往。周既致詔命，時與權私宴，謂權曰：「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，周以闔門百口明之。」權因字謂周曰：「浩孔異，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，我當何言邪？」遂流涕沾襟。及與周別，又指天爲誓。周還之後，權不遣子而設辭，帝乃久留其使。到八月，權上書謝，又與周書曰：「自道路開通，不忘脩意。既新奉國命，加知起居，假歸河北，故使情問不獲果至。望想之勞，曷云其已。孤以空閭，分信不昭，中閒招罪，以取棄絕，幸蒙國恩，復見赦宥，喜乎與君克卒本圖。傳不云乎，雖不能始，善終可也。」又曰：「昔君之來，欲令遣子入侍，于時傾心歡以承命，徒以登年幼，欲假年歲之閒耳。而赤情未蒙昭信，遂見討責，常用慚怖。自頃國恩，復加開導，忘其前愆，取其後效，喜得因此尋竟本誓。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，想君假還，已知之也。」又曰：「今子當入侍，而未有妃耦，昔君念之，以爲可上連綴宗室，若夏侯氏，雖中間自棄，常奉戢在心。當垂宿念，爲之先後，使獲攀龍附驥，永自固定。其爲分惠，豈有量哉！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，奉行禮聘，成之在君。」又曰：「小兒年弱，加教訓不足，念當與別，爲之緬然，父子恩情，豈有已邪！又欲遣張子布追輔護之。孤性無餘，凡所欲爲，今盡宣露。惟恐赤心不先暢達，是以具爲君說

之，宜明所以。」於是詔曰：「權前對浩周，自陳不敢自遠，樂委質長爲外臣，又前後辭旨，頭尾擊地，此鼠子自知不能保爾許地也。又今與周書，請以十二月遣子，復欲遣孫長緒、張子布隨子俱來，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。又欲爲子於京師求婦，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。」帝既信權甘言，且謂周爲得其真，而權但華僞，竟無遣子意。自是之後，帝既彰權罪，周亦見疎遠，終身不用。

〔四〕江表傳曰：權云：「近得玄德書，已深引咎，求復舊好。前所以名西爲蜀者，以漢帝尙存故耳，今漢已廢，自可名爲漢中王也。」

吳書曰：鄭泉字文淵，陳郡人。博學有奇志，而性嗜酒，其閒居每曰：「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，以四時甘脆置兩頭，反覆沒飲之，懣卽住而啖肴膳。酒有斗升減，隨卽益之，不亦快乎！」權以爲郎中。嘗與之言：「卿好於衆中面諫，或失禮敬，寧畏龍鱗乎？」對曰：「臣聞君明臣直，今值朝廷上下無諱，實恃洪恩，不畏龍鱗。」後侍讌，權乃怖之，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。泉臨出屢顧，權呼還，笑曰：「卿言不畏龍鱗，何以臨出而顧乎？」對曰：「實恃恩覆，知無死憂，至當出閣，感惟威靈，不能不顧耳。」使蜀，劉備問曰：「吳王何以不答吾書，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？」泉曰：「曹操父子陵轢漢室，終奪其位。殿下旣爲宗室，有維城之責，不荷戈執殳爲海內率先，而於是自名，未合天下之議，是以寡君未復書耳。」備甚慚惡。泉臨卒，謂同類曰：「必葬我陶家之側，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，幸見取爲酒壺，實獲我心矣。」

二年春正月，曹眞分軍據江陵中州。是月，城江夏山。改四分，用乾象曆。〔二〕三月，曹仁遣將軍常彫等，以兵五千，乘油船，晨渡濡須中州。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，桓兵拒之，

遣將軍嚴圭等擊破彫等。是月，魏軍皆退。夏四月，權羣臣勸卽尊號，權不許。<sup>〔三〕</sup>劉備薨于白帝。<sup>〔三〕</sup>五月，曲阿言甘露降。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，以衆叛如魏，魏以爲斬春太守，數犯邊境。六月，權令將軍賀齊督麋芳、劉邵等襲斬春，邵等生虜宗。冬十一月，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。<sup>〔四〕</sup>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權推五德之運，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。

志林曰：土行以辰臘，得其數矣。土盛於戌，而以未祖，其義非也。土生於未，故未爲坤初。是以月令：建未之月，祀黃精於郊，祖用其盛。今祖用其始，豈應運乎？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權辭讓曰：「漢家堙替，不能存救，亦何心而競乎？」羣臣稱天命符瑞，固重以請。權未之許，而謂將相曰：「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，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。聞北部分，欲以助孤，孤內嫌其有挾，若不受其拜，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，便當與西俱至，二處受敵，於孤爲劇，故自抑按，就其封王。低屈之趣，諸君似未之盡，今故以此相解耳。」

〔三〕吳書曰：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，弔備喪也。熙字子柔，潁川人，馮異之後也。權之爲車騎，熙歷東曹掾，使蜀還，爲中大夫。後使于魏，文帝問曰：「吳王若欲脩宿好，宜當厲兵江關，縣旆巴蜀，而聞復遣脩好，必有變故。」熙曰：「臣聞西使直報問，且以觀釁，非有謀也。」又曰：「聞吳國比年災旱，人物彫損，以大夫之明，觀之何如？」熙對曰：「吳王體量聰明，善於任使，賦政施役，每事必咨，教養賓旅，親賢愛士，賞不擇怨仇，而罰必加有罪，臣下皆感恩懷德，惟忠與義。帶甲百萬，穀帛如山，稻田沃野，民無饑歲，所謂金城湯池，彊富之國也。以臣觀之，輕

重之分，未可量也。」帝不悅，以陳羣與熙同郡，使羣誘之，啗以重利。熙不爲迴。送至摩陂，欲困苦之。後又召還，未至，熙懼見迫不從，必危身辱命，乃引刀自刺。御者覺之，不得死。權聞之，垂涕曰：「此與蘇武何異？」竟死於魏。

〔四〕吳歷曰：蜀致馬二百匹，錦千端，及方物。自是之後，聘使往來以爲常。吳亦致方土所出，以答其厚意焉。

三年夏，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。秋八月，赦死罪。九月，魏文帝出廣陵，望大江，曰：「彼有人焉，未可圖也」，乃還。〔二〕

〔二〕干寶晉紀曰：魏文帝之在廣陵，吳人大駭，乃臨江爲疑城，自石頭至于江乘，車以木楨，衣以葦席，加采飾焉，一夕而成。魏人自江西望，甚憚之，遂退軍。權令趙達算之，曰：「曹丕走矣，雖然，吳衰庚子歲。」權曰：「幾何？」達屈指而計之，曰：「五十八年。」權曰：「今日之憂，不暇及遠，此子孫事也。」

吳錄曰：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，重結盟好。權謂芝曰：「山民作亂，江邊守兵多微，慮曹丕乘空弄態，而反求和。議者以爲內有不暇，幸來求和，於我有利，宜當與通，以自辨定。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，用致嫌疑。孤土地邊外，間隙萬端，而長江巨海，皆當防守。不觀釁而動，惟不見便，寧得忘此，復有他圖。」

四年夏五月，丞相孫邵卒。〔二〕六月，以太常顧雍爲丞相。〔三〕皖口言木連理。冬十二月，鄱陽賊彭綺自稱將軍，攻沒諸縣，衆數萬人。是歲地連震。〔三〕

〔二〕吳錄曰：邵字長緒，北海人，長八尺。爲孔融功曹，融稱曰「廊廟才也」。從劉繇於江東。及權統事，數陳便宜，以爲應納貢聘，權卽從之。拜廬江太守，遷車騎長史。黃武初爲丞相，威遠將軍，封陽羨侯。張溫、暨豔奏其事，

邵辭位請罪，權釋令復職，年六十三卒。

志林曰：吳之創基，邵爲首相，史無其傳，竊常怪之。嘗問劉聲叔。聲叔，博物君子也，云：「推其名位，自應立傳。項竣、（吳孚）（丁孚）時已有注記，此云與張惠恕不能。後章氏作史，蓋惠恕之黨，故不見書。」

〔三〕吳書曰：以尙書令陳化爲太常。化字元耀，汝南人，博覽衆書，氣幹剛毅，長七尺九寸，雅有威容。爲郎中令使魏，魏文帝因酒酣，嘲問曰：「吳、魏峙立，誰將平一海內者乎？」化對曰：「易稱帝出乎震，加聞先哲知命，舊說紫蓋黃旗，運在東南。」帝曰：「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，豈復在東乎？」化曰：「周之初基，太伯在東，是以文王能興於西。」帝笑，無以難，心奇其辭。使畢當還，禮送甚厚。權以化奉命光國，拜犍爲太守，置官屬。頃之，遷太常，兼尙書令。正色立朝，敕子弟廢田業，絕治產，仰官廩祿，不與百姓爭利。妻早亡，化以古事爲鑒，乃不復娶。權聞而貴之，以其年壯，敕宗正妻以宗室女，化固辭以疾，權不違其志。年出七十，乃上疏乞骸骨，遂爰居章安，卒於家。長子熾，字公熙，少有志操，能計算。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，赴召，道卒。

〔三〕吳錄曰：是冬魏文帝至廣陵，臨江觀兵，兵有十餘萬，旌旗彌數百里，有渡江之志。權嚴設固守。時大寒冰，舟不得入江。帝見波濤洶涌，歎曰：「嗟乎！固天所以隔南北也！」遂歸。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，帝大驚，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。

五年春，令曰：「軍興日久，民離農畔，父子夫婦，不聽相卹，孤甚愍之。今北虜縮竄，方外無事，其下州郡，有以寬息。」是時陸遜以所在少穀，表令諸將增廣農畝。權報曰：「甚善。今孤父子親自受田，車中八牛以爲四耦，雖未及古人，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。」秋七月，

權聞魏文帝崩，征江夏，圍石陽，不克而還。蒼梧言鳳皇見。分三郡惡地十縣置東安郡，「以全琮爲太守，平討山越。冬十月，陸遜陳便宜，勸以施德緩刑，寬賦息調。又云：「忠讜之言，不能極陳，求容小臣，數以利聞。」權報曰：「夫法令之設，欲以遏惡防邪，儆戒未然也，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？此爲先令後誅，不欲使有犯者耳。君以爲太重者，孤亦何利其然，但不得已而爲之耳。今承來意，當重諮謀，務從其可。且近臣有盡規之諫，親戚有補察之箴，所以匡君正主，明忠信也。」書載「予違汝弼，汝無面從」，孤豈不樂忠言以自裨補邪？而云「不敢極陳」，何得爲忠讜哉？若小臣之中，有可納用者，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？但諂媚取容，雖闇亦所明識也。至於發調者，徒以天下未定，事以衆濟。若徒守江東，脩崇寬政，兵自足用，復用多爲？顧坐自守可陋耳。若不豫調，恐臨時未可使用也。又孤與君分義特異，榮戚實同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，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。」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，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及諸葛瑾，意所不安，令損益之。是歲，分交州置廣州，俄復舊。」

〔一〕吳錄曰：郡治富春也。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權於武昌新裝大船，名爲長安，試泛之釣臺圻。時風大盛，谷利令施工取樊口。權曰：「當張頭取羅州。」利拔刀向施工曰：「不取樊口者斬。」工即轉施工入樊口，風遂猛不可行，乃還。權曰：「阿利畏水何怯也？」

利跪曰：「大王萬乘之主，輕於不測之淵，戲於猛浪之中，船樓裝高，邂逅顛危，奈社稷何？是以利輒敢以死爭。」權於是貴重之，自此後不復名之，常呼曰谷。

六年春正月，諸將獲彭綺。閏月，韓當子綜以其衆降魏。

七年春三月，封子慮爲建昌侯。罷東安郡。夏五月，鄱陽太守周紡僞叛，誘魏將曹休。

秋八月，權至皖口，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。大司馬呂範卒。是歲，改合浦爲珠官郡。(一)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是歲將軍翟丹叛如魏。權恐諸將畏罪而亡，乃下令曰：「自今諸將有重罪三，然後議。」

黃龍元年春，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。夏四月，夏口、武昌並言黃龍、鳳凰見。丙申，南郊卽皇帝位，(二)是日大赦，改年。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爲武烈皇帝，母吳氏爲武烈皇后，兄討逆將軍策爲長沙桓王。吳王太子登爲皇太子。將吏皆進爵加賞。初，興平中，吳中童謠曰：「黃金車，班蘭耳，闔昌門，出天子。」(三)五月，使校尉張剛、管篤之遼東。六月，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。權乃參分天下，豫、青、徐、幽屬吳，兗、冀、并、涼屬蜀。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關爲界，造爲盟曰：「天降喪亂，皇綱失敘，逆臣乘釁，劫奪國柄，始於董卓，終於曹操，窮凶極惡，以覆四海，至令九州幅裂，普天無統，民神痛怨，靡所戾止。及操子丕，桀逆遺醜，荐作姦回，偷取天位。而叡么麼，尋不凶蹟，阻兵盜土，未伏厥誅。昔共工亂象而高辛



行師，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。今日滅叟，禽其徒黨，非漢與吳，將復誰任？夫討惡翦暴，必聲其罪，宜先分裂，奪其土地，使士民之心，各知所歸。是以春秋晉侯伐衛，先分其田以畀宋人，斯其義也。且古建大事，必先盟誓，故周禮有司盟之官，尚書有告誓之文，漢之與吳，雖信由中，然分土裂境，宜有盟約。諸葛丞相德威遠著，翼戴本國，典戎在外，信感陰陽，誠動天地，重復結盟，廣誠約誓，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。故立壇殺牲，昭告神明，再歃加書，副之天府。天高聽下，靈威斐謐，司慎司盟，羣神羣祀，莫不臨之。自今日漢、吳既盟之後，戮力一心，同討魏賊，救危恤患，分災共慶，好惡齊之，無或攜貳。若有害漢，則吳伐之；若有害吳，則漢伐之。各守分土，無相侵犯。傳之後葉，克終若始。凡百之約，皆如載書。信言不豔，實居于好。有渝此盟，創禍先亂，違貳不協，悞慢天命，明神上帝是討是督，山川百神是糾是殛，俾墜其師，無克祚國。于爾大神，其明鑒之！」秋九月，權遷都建業，因故府不改館，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，掌武昌留事。

〔一〕吳錄載權告天文曰：「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漢享國二十有四世，歷年四百三十有四，行氣數終，祿祚運盡，普天弛絕，率土分崩。孽臣曹丕遂奪神器，丕子叡繼世作惡，淫名亂制。權生於東南，遭值期運，承乾秉戎，志在平世，奉辭行罰，舉足爲民。羣臣將相，州郡百城，執事之人，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，漢氏已絕祀於天，皇帝位虛，郊祀無主。休徵嘉瑞，前後雜沓，曆數在躬，不得不受。權畏天命，不敢不從，謹擇元日，登壇燎祭，即

皇帝位。惟爾有神饗之，左右有吳，永終天祿。」

〔三〕昌門，吳西郭門，夫差所作。

二年春正月，魏作合肥新城。詔立都講祭酒，以教學諸子。遣將軍衛溫、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。亶洲在海中，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，求蓬萊神山及仙藥，止此洲不還。世相承有數萬家，其上人民，時有至會稽貨布，會稽東縣人海行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。所在絕遠，卒不可得至，但得夷洲數千人還。

三年春二月，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。衛溫、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，下獄誅。夏，有野蠶成繭，大如卵。由拳野稻自生，改爲禾興縣。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，淩以軍迎布。冬十月，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侯之，淩覺而走。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。十二月丁卯，大赦，改明年元也。

嘉禾元年春正月，建昌侯慮卒。三月，遣將軍周賀、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。秋九月，魏將田豫要擊，斬賀于成山。冬十月，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、閔中令孫綜稱藩於權，并獻貂馬。權大悅，加淵爵位。〔二〕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是冬，羣臣以權未郊祀，奏議曰：「頃者嘉瑞屢臻，遠國慕義，天意人事，前後備集，宜脩郊祀，以承天意。」權曰：「郊祀當於土中，今非其所，於何施此？」重奏曰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王者以天下爲家。昔周

文、武郊於鄠、鎬，非必土中。」權曰：「武王伐紂，卽卽於鎬京，而郊其所也。文王未爲天子，立郊於鄠，見何經典？」復書曰：「伏見漢書郊祀志，匡衡奏徙甘泉河東，郊於長安，言文王郊於鄠。」權曰：「文王性謙讓，處諸侯之位，明未郊也。經傳無明文，匡衡俗儒意說，非典籍正義，不可用也。」

志林曰：吳王糾駁郊祀之奏，追貶匡衡，謂之俗儒。凡在見者，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，達於事宜。至於稽之典籍，乃更不通。毛氏之說云：「堯見天因郤而生后稷，故國之於郤，命使事天。」故詩曰：「后稷肇祀，庶無罪悔，以迄于今。」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，猶魯人郊祀也。是以棫櫟之作，有積燎之薪。文王郊鄠，經有明文，匡衡豈俗，而枉之哉？文王雖未爲天子，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，伐崇戡黎，祖伊奔告。天旣棄殷，乃眷西顧，太伯三讓，以有天下。文王爲王，於義何疑？然則匡衡之奏，有所未盡。按世宗立甘泉、汾陰之祠，皆出方士之言，非據經典者也。方士以甘泉、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，故孝武因之，遂立二時。漢治長安，而甘泉在北，謂就乾位，而衡云「武帝居甘泉，祭于南宮」，此旣誤矣。祭汾陰在水之睢，呼爲澤中，而衡云「東之少陽」，失其本意。此自吳事，於傳無非，恨無辨正之辭，故矯之云。睢，音誰，見漢書音義。

二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肇受元命，夙夜兢兢，不遑假寢。思平世難，救濟黎庶，上答神祇，下慰民望。是以眷眷，勤求俊傑，將與戮力，共定海內。苟在同心，與之偕老。今使持節督幽州、青州、牧遼東、太守燕王，久脅賊虜，隔在一方，雖乃心於國，其路靡緣。今因天命，遠遣二使，款誠顯露，章表殷勤，朕之得此，何喜如之！雖湯遇伊尹，周獲呂望，世祖未定而得河右，方之今日，豈復是過？普天一統，於是定矣。」書不云乎，「一人有慶，兆民賴

之。其大赦天下，與之更始，其明下州郡，咸使聞知。特下燕國，奉宣詔恩，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。」三月，遣舒、綜還，使太常張彌、執金吾許晏、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，金寶珍貨，九錫備物，乘海授淵。」（一）舉朝大臣，自丞相雍已下皆諫，以爲淵未可信，而寵待太厚，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、綜，權終不聽。（二）淵果斬彌等，送其首于魏，沒其兵資。權大怒，欲自征淵，（三）尙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。是歲，權向合肥新城，遣將軍全琮征六安，皆不克還。（四）

（一）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：天地失序，皇極不建，元惡大憝，作害于民，海內分崩，羣生塗滅，雖周餘黎民，靡有孑遺，方之今日，亂有甚焉。朕受曆數，君臨萬國，夙夜戰戰，念在弭難，若涉淵水，罔知攸濟。是以把旄仗鉞，翦除凶虐，自東徂西，靡遑寧處，苟力所及，民無災害。雖賊虜遺種，未伏辜誅，猶繫囚枯木，待時而斃。惟將軍天姿特達，兼包文武，觀時觀變，審於去就，踰越險阻，顯致赤心，肇建大計，爲天下先，元勳巨績，侔於古人。雖昔寶融背棄隴右，卒占河西，以定光武，休名美實，豈復是過？欽嘉雅尙，朕實欣之。自古聖帝明王，建化垂統，以爵褒德，以祿報功；功大者祿厚，德盛者禮崇。故周公有夾輔之勞，太師有鷹揚之功，並啓土宇，兼受備物。今將軍規萬年之計，建不世之略，絕僭逆之虜，順天人之肅，濟成洪業，功無與比，齊魯之事，奚足言哉！詩不云乎，『無言不讎，無德不報。』今以幽、青二州十七郡（百）七十縣，封君爲燕王，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、金虎符第一至第五、竹使符第一至第十。錫君玄土，苴以白茅，爰契爾龜，用錫冢社。方有戎事，典統兵馬，以大將軍曲蓋、麾幢，督幽州、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。今加君九錫，其敬聽後命。以君

三世相承，保綏一方，寧集四郡，訓及異俗，民夷安業，無或攜貳，是用錫君大輅、戎輅、玄牡二駟。君務在勸農，奮人成功，倉庫盈積，官民俱豐，是用錫君袞冕之服，赤鳥副焉。君正化以德，敬下以禮，敦義崇謙，內外咸和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。君宣導休風，懷保邊遠，遠人迴面，莫不影附，是用錫君朱戶以居。君運其才略，官方任賢，顯直錯枉，羣善必舉，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。君戎馬整齊，威震遐方，糾虔天刑，彰厥有罪，是用錫君鈇鉞各一。君文和於內，武信於外，禽討逆節，折衝掩難，是用錫君彤弓一、彤矢百、蜚弓十、蜚矢千。君忠勤有効，溫恭爲德，明允篤誠，感于朕心，是用錫君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欽哉！敬茲訓典，寅亮天工，相我國家，永終爾休。」

〔三〕臣松之以爲權懷諫違衆，信淵意了，非有攻伐之規，重複之慮。宣達錫命，乃用萬人，是何不愛其民，昏虐之甚乎？此役也，非惟闇塞，實爲無道。

〔三〕江表傳載權怒曰：「朕年六十，世事難易，靡所不嘗，近爲鼠子所前卻，令人氣湧如山。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，無顏復臨萬國。就令顛沛，不以爲恨。」

〔四〕吳書曰：初，張彌、許晏等俱到襄平，官屬從者四百許人。淵欲圖彌、晏，先分其人衆，置遼東諸縣，以中使秦旦、張羣、杜德、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，置玄菟郡。玄菟郡在遼東北，相去二百里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，兼重可三四百人。旦等皆舍於民家，仰其飲食。積四十許日，旦與疆等議曰：「吾人遠辱國命，自棄於此，與死亡何異？今觀此郡，形勢甚弱。若一旦同心，焚燒城郭，殺其長吏，爲國報恥，然後伏死，足以無恨。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？」疆等然之。於是陰相約結，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。其日中時，爲部中張松所告，贊便會士衆閉城門。旦、羣、德、疆等皆踰城得走。時羣病疽創著膝，不及輩旅，德常扶接與俱，崎嶇山谷。行六七百里，創益困，不復能前，臥草中，相守悲泣。羣曰：「吾不幸創甚，死亡無日，卿諸人宜速進道，冀有所達。空相守，俱死於窮谷之中，何益

也？」德曰：「萬里流離，死生共之，不忍相委。」於是推旦、疆使前，德獨留守羣，捕菜果食之。旦、疆別數日，得達句驪（王宮），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，詔言有賜爲遼東所攻奪。宮等大喜，卽受詔，命使人隨旦還迎羣。其年，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，奉表稱臣，貢貂皮千枚，鷄雞皮十具。旦等見權，悲喜不能自勝。權義之，皆拜校尉。閒一年，遣使者謝宏、中書陳恂拜宮爲單于，加賜衣物珍寶。恂等到安平口，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，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，令以吳使自效。奉聞之，倒還。宮遣主簿笮咨、帶固等出安平，與宏相見。宏卽縛得三十餘人質之，宮於是謝罪，上馬數百匹。宏乃遣咨、固奉詔書賜物與宮。是時宏船小，載馬八十匹而還。

三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兵久不輟，民困於役，歲或不登。其寬諸逋，勿復督課。」夏五月，權遣陸遜、諸葛瑾等屯江夏、沔口，孫韶、張承等向廣陵、淮陽，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。是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，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，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，自率水軍東征。未至壽春，權退還，孫韶亦罷。秋八月，以諸葛恪爲丹楊太守，討山越。九月朔，隕霜傷穀。冬十一月，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，事畢，還武昌。詔復曲阿爲雲陽，丹徒爲武進。廬陵賊李桓、羅厲等爲亂。

四年夏，遣呂岱討桓等。秋七月，有雹。魏使以馬求易珠璣、翡翠、瑇瑁，權曰：「此皆孤所不用，而可得馬，何苦而不聽其交易？」

五年春，鑄大錢，一當五百。詔使吏民輸銅，計銅畀直。設盜鑄之科。二月，武昌言甘

露降於禮賓殿。輔吳將軍張昭卒。中郎將吾粲獲李桓，將軍唐咨獲羅厲等。自十月不雨，至於夏。冬十月，彗星見于東方。鄱陽賊彭旦等爲亂。

六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夫三年之喪，天下之達制，人情之極痛也；賢者割哀以從禮，不肖者勉而致之。世治道泰，上下無事，君子不奪人情，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。至於有事，則殺禮以從宜，要經而處事。故聖人制法，有禮無時則不行。遭喪不奔非古也，蓋隨時之宜，以義斷恩也。前故設科，長吏在官，當須交代，而故犯之，雖隨糾坐，猶已廢曠。方事之殷，國家多難，凡在官司，宜各盡節，先公後私，而不恭承，甚非謂也。中外羣僚，其更平議，務令得中，詳爲節度。」顧譚議，以爲「奔喪立科，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，重則本非應死之罪，雖嚴刑益設，違奪必少。若偶有犯者，加其刑則恩所不忍，有減則法廢不行。愚以爲長吏在遠，苟不告語，勢不得知。比選代之間，若有傳者，必加大辟，則長吏無廢職之負，孝子無犯重之刑。」將軍胡綜議，以爲「喪紀之禮，雖有典制，苟無其時，所不得行。方今戎事軍國異容，而長吏遭喪，知有科禁，公敢干突，苟念聞憂不奔之恥，不計爲臣犯禁之罪，此由科防本輕所致。忠節在國，孝道立家，出身爲臣，焉得兼之？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。宜定科文，示以大辟，若故違犯，有罪無赦。以殺止殺，行之一人，其後必絕。」丞相雍奏從大辟。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，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。陸遜陳其素行，因爲之請，權乃減宗一等，

後不得以爲比，因此遂絕。二月，陸遜討彭旦等，其年，皆破之。冬十月，遣衛將軍全琮襲六安，不克。諸葛恪平山越事畢，北屯廬江。

赤烏元年春，鑄當千大錢。夏，呂岱討廬陵賊，畢，還陸口。秋八月，武昌言麒麟見。

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，宜改年號。詔曰：「閒者赤烏集於殿前，朕所親見，若神靈以爲嘉祥者，改年宜以赤烏爲元。」羣臣奏曰：「昔武王伐紂，有赤烏之祥，君臣觀之，遂有天下，聖人書策載述最詳者，以爲近事既嘉，親見又明也。」於是改年。步夫人卒，追贈皇后。

初，權信任校事呂壹，壹性苛慘，用法深刻。太子登數諫，權不納，大臣由是莫敢言。後壹姦罪發露伏誅，權引咎責躬，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，因問時事所當損益。禮還，復有詔責數諸葛瑾、步騭、朱然、呂岱等曰：「袁禮還，云與子瑜、子山、義封、定公相見，並以時事當有所先後，各自以不掌民事，不肯便有所陳，悉推之伯言、承明。伯言、承明見禮，泣涕懇惻，辭旨辛苦，至乃懷執危怖，有不自安之心。聞此悵然，深自刻怪。何者？夫惟聖人能無過行，明者能自見耳。人之舉措，何能悉中，獨當已有以傷拒衆意，忽不自覺，故諸君有嫌難耳；不爾，何緣乃至於此乎？自孤興軍五十年，所役賦凡百皆出於民。天下未定，孽類猶存，士民勤苦，誠所貫知。然勞百姓，事不得已耳。與諸君從事，自少至長，髮有二色，以謂表裏足以明露，公私分計，足用相保。盡言直諫，所望諸君；拾遺補闕，孤亦望之。昔衛武



公年過志壯，勤求輔弼，每獨歎責。<sup>〔一〕</sup>且布衣韋帶，相與交結，分成好合，尙污垢不異。今日諸君與孤從事，雖君臣義存，猶謂骨肉不復是過。榮福喜戚，相與共之。忠不匿情，智無遺計，事統是非，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！同船濟水，將誰與易？齊桓諸侯之霸者耳，有善管子未嘗不歎，有過未嘗不諫，諫而不得，終諫不止。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，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，仍執嫌難。以此言之，孤於齊桓良優，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？久不相見，因事當笑。共定大業，整齊天下，當復有誰？凡百事要所當損益，樂聞異計，匡所不逮。」

<sup>〔一〕</sup>江表傳曰：權又云：「天下無粹白之狐，而有粹白之裘，衆之所積也。夫能以駁致純，不惟積乎？故能用衆力，則無敵於天下矣；能用衆智，則無畏於聖人矣。」

二年春<sup>〔二〕</sup>三月，遣使者羊銜、鄭胄、將軍孫怡之遼東，擊魏守將張持、高慮等，虜得男女。<sup>〔三〕</sup>零陵言甘露降。夏五月，城沙羨。冬十月，將軍蔣秘南討夷賊。秘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，自稱平南將軍，與弟潛共攻零陵、桂陽，及搖動交州、蒼梧、鬱林諸郡，衆數萬人。遣將軍呂岱、唐咨討之，歲餘皆破。

<sup>〔二〕</sup>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：「郎吏者，宿衛之臣，古之命士也。聞者所用頗非其人。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，不得以虛辭相飾。」

<sup>〔三〕</sup>文士傳曰：胄字敬先，沛國人。父札，才學博達，權爲驃騎將軍，以札爲從事中郎，與張昭、孫邵共定朝儀。胄其

少子，有文武姿局，少知名，舉賢良，稍遷建安太守。呂壹賓客於郡犯法，曹收付獄，考竟。壹懷恨，後密譖曹。權大怒，召曹還，潘濬、陳表並爲請，得釋。後拜宣信校尉，往救公孫淵，已爲魏所破，還遷執金吾。子豐，字曼季，有文學操行，與陸雲善，與雲詩相往反。司空張華辟，未就，卒。

臣松之聞孫怡者，東州人，非權之宗也。

三年春正月，詔曰：「蓋君非民不立，民非穀不生。頃者以來，民多征役，歲又水旱，年穀有損，而吏或不良，侵奪民時，以致饑困。自今以來，督軍郡守，其謹察非法，當農桑時，以役事擾民者，舉正以聞。」夏四月，大赦，詔諸郡縣治城郭，起譙樓，穿塹發渠，以備盜賊。冬十一月，民饑，詔開倉廩以賑貧窮。

四年春正月，大雪，平地深三尺，鳥獸死者大半。夏四月，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，決芍陂，燒安城邸閣，收其人民。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。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，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。車騎將軍朱然圍樊，大將軍諸葛瑾取柁中。二五月，太子登卒。是月，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。六月，軍還。閏月，大將軍瑾卒。秋八月，陸遜城邾。

〔二〕漢晉春秋曰：零陵太守殷禮言於權曰：「今天棄曹氏，喪誅累見，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。陛下身自御戎，取亂侮亡，宜滌荆、揚之地，舉彊羸之數，使彊者執戟，羸者轉運，西命益州軍于隴右，授諸葛瑾、朱然大衆，指事襄陽。陸遜、朱桓別征壽春，大駕入淮陽，歷青、徐。襄陽、壽春困於受敵，長安以西務對蜀軍，許、洛之衆勢必分離；掎角瓦解，民必內應，將帥對向，或失便宜；一軍敗績，則三軍離心，便當秣馬脂車，陵陷城邑，乘勝逐北，以定華夏。」

若不悉軍動衆，循前輕舉，則不足大用，易於屢退。民疲威消，時往力竭，非出兵之策也。」權弗能用之。

五年春正月，立子和爲太子，大赦，改禾興爲嘉興。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，詔曰：「今天下未定，民物勞瘁，且有功者或未錄，饑寒者尙未恤，猥割土壤以豐子弟，崇爵位以寵妃妾，孤甚不取。其釋此議。」三月，海鹽縣言黃龍見。夏四月，禁進獻御，減太官膳。秋七月，遣將軍聶友、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、儋耳。是歲大疫，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。八月，立子霸爲魯王。

六年春正月，新都言白虎見。諸葛恪征六安，破魏將謝順營，收其民人。冬十一月，丞相顧雍卒。十二月，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。是歲，司馬宣王率軍入舒，諸葛恪自皖遷于柴桑。

七年春正月，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相。秋，宛陵言嘉禾生。是歲，步騭、朱然等各上疏云：「自蜀還者，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，多作舟船，繕治城郭。又蔣琬守漢中，聞司馬懿南向，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，反委漢中，還近成都。事已彰灼，無所復疑，宜爲之備。」權揆其不然，曰：「吾待蜀不薄，聘享盟誓，無所負之，何以致此？又司馬懿前來入舒，旬日便退，蜀在萬里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？昔魏欲入漢川，此閒始嚴，亦未舉動，會聞魏還而止，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？又人家治國，舟船城郭，何得不護？今此閒治軍，寧復欲以禦蜀邪？人

言苦不可信，朕爲諸君破家保之。」蜀竟自無謀，如權所籌。」

〔一〕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，是使妻去夫，子棄父，甚傷義教，自今勿殺也。」

八年春二月，丞相陸遜卒。夏，雷霆犯宮門柱，又擊南津大橋楹。茶陵縣鴻水溢出，流漂居民二百餘家。秋七月，將軍馬茂等圖逆，夷三族。〔二〕八月，大赦。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，自小其至雲陽西城，通會市，作邸閣。

〔一〕吳歷曰：茂本淮南鍾離長，而爲王凌所失，叛歸吳，吳以爲征西將軍、九江太守、外部督，封侯，領千兵。權數出苑中，與公卿諸將射。茂與兼符節令朱貞、無難督虞欽、牙門將朱志等合計，伺權在苑中，公卿諸將入門未入，令貞持節稱詔，悉收縛之；茂引兵入苑擊權，分據宮中及石頭塢，遣人報魏。事覺，皆族之。

九年春二月，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柵中，斬獲千餘。夏四月，武昌言甘露降。秋九月，以驃騎〔將軍〕步騭爲丞相，車騎〔將軍〕朱然爲左大司馬，衛將軍全琮爲右大司馬，鎮南〔將軍〕呂岱爲上大將軍，威北將軍諸葛恪爲大將軍。〔二〕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是歲，權詔曰：「謝宏往日陳鑄大錢，云以廣貨，故聽之。今聞民意不以爲便，其省息之，鑄爲器物，官勿復出也。私家有者，敕以輸藏，計畀其直，勿有所枉也。」

十年春正月，右大司馬全琮卒。〔一〕二月，權適南宮。三月，改作太初宮，諸將及州郡皆義作。〔二〕夏五月，丞相步騭卒。冬十月，赦死罪。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是歲權遣諸葛壹僞叛以誘諸葛誕，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。權出涂中，遂至高山，潛軍以待之。誕覺而退。

〔二〕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，材柱率細，皆以腐朽，常恐損壞。今未復西，可徙武昌宮材瓦，更繕治之。」有司奏言曰：「武昌宮已二十八歲，恐不堪用，宜下所在通更伐致。」權曰：「大禹以卑宮爲美，今軍事未已，所在多賦，若更通伐，妨損農桑。徙武昌材瓦，自可用也。」

十一年春正月，朱然城江陵。二月，地仍震。〔一〕三月，宮成。夏四月，雨雹，雲陽言黃龍見。五月，鄱陽言白虎仁。〔二〕詔曰：「古者聖王積行累善，脩身行道，以有天下，故符瑞應之，所以表德也。朕以不明，何以臻茲？書云『雖休勿休』，公卿百司，其勉脩所職，以匡不逮。」

〔一〕江表傳載權詔曰：「朕以寡德，過奉先祀，蒞事不聰，獲譴靈祇，夙夜祇戒，若不終日。羣僚其各厲精，思朕過失，勿有所諱。」

〔二〕瑞應圖曰：白虎仁者，王者不暴虐，則仁虎不害也。

十二年春三月，左大司馬朱然卒。四月，有兩烏銜鵲墮東館。丙寅，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，燎鵲以祭。〔一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六月戊戌，寶鼎出臨平湖。八月癸丑，白鳩見於章安。

十三年夏五月，日至，熒惑入南斗，秋七月，犯魁第二星而東。八月，丹楊、句容及故

鄣、寧國諸山崩，鴻水溢。詔原逋責，給貸種食。廢太子和，處故鄣。魯王霸賜死。冬十月，魏將文欽僞叛以誘朱異，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。異等持重，欽不敢進。十一月，立子亮爲太子。遣軍十萬，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。十二月，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，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，遣將軍戴烈、陸凱往拒之，皆引還。〔一〕是歲，神人授書，告以改年、立后。

〔一〕庾闡揚都賦注曰：烽火以炬置孤山頭，皆緣江相望，或百里，或五十、三十里，寇至則舉以相告，一夕可行萬里。

孫權時合暮舉火於西陵，鼓三竟，達吳郡南沙。

太元元年夏五月，立皇后潘氏，大赦，改年。初臨海羅陽縣有神，自稱王表。〔二〕周旋民閒，語言飲食，與人無異，然不見其形。又有一婢，名紡績。是月，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。表隨崇俱出，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，崇等無以易。所歷山川，輒遣婢與其神相聞。秋七月，崇與表至，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，數使近臣齎酒食往。表說水旱小事，往往有驗。〔三〕秋八月朔，大風，江海涌溢，平地深八尺，吳高陵松柏斯拔，郡城南門飛落。冬十一月，大赦。權祭南郊還，寢疾。〔三〕十二月，驛徵大將軍恪，拜爲太子太傅。詔省徭役，減征賦，除民所患苦。

〔二〕吳錄曰：羅陽今安固縣。

〔三〕孫盛曰：盛聞國將興，聽於民；國將亡，聽於神。權年老志衰，讒臣在側，廢適立庶，以妾爲妻，可謂多涼德矣。

而僞設符命，求福妖邪，將亡之兆，不亦顯乎！

〔三〕吳錄曰：權得風疾。

二年春正月，立故太子和爲南陽王，居長沙；子奮爲齊王，居武昌；子休爲瑯邪王，居虎林。二月，大赦，改元爲神鳳。皇后潘氏薨。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，表亡去。夏四月，權薨，時年七十一，諡曰大皇帝。秋七月，葬蔣陵。〔二〕

〔二〕傳子曰：孫策爲人明果獨斷，勇蓋天下，以父堅戰死，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讎，轉鬪千里，盡有江南之地，誅其名豪，威行鄰國。及權繼其業，有張子布以爲腹心，有陸議、諸葛瑾、步騭以爲股肱，有呂範、朱然以爲爪牙，分任授職，乘閒伺隙，兵不妄動，故戰少敗而江南安。

評曰：孫權屈身忍辱，任才尙計，有句踐之奇英，人之傑矣。故能自擅江表，成鼎峙之業。然性多嫌忌，果於殺戮，暨臻末年，彌以滋甚。至于讒說殄行，胤嗣廢斃，〔二〕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？其後葉陵遲，遂致覆國，未必不由此也。〔三〕

〔二〕馬融注尙書曰：殄，絕也，絕君子之行。

〔三〕臣松之以爲孫權橫廢無罪之子，雖爲兆亂，然國之傾覆，自由暴皓。若權不廢和，皓爲世適，終至滅亡，有何異哉？此則喪國由於昏虐，不在於廢黜也。設使亮保國祚，休不早死，則皓不得立。皓不得立，則吳不亡矣。





# 三國志卷四十八

吳書二

## 三嗣主傳第三

孫亮字子明，權少子也。權春秋高，而亮最少，故尤留意。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，心不自安，因倚權意，欲豫自結，數稱述全尚女，勸爲亮納。赤烏十三年，和廢，權遂立亮爲太子，以全氏爲妃。

太元元年夏，亮母潘氏立爲皇后。冬，權寢疾，徵大將軍諸葛恪爲太子太傅，會稽太守滕胤爲太常，並受詔輔太子。明年四月，權薨，太子卽尊號，大赦，改。是歲，於魏嘉平四年也。

〔建興元年〕閏月，以恪爲帝太傅，胤爲衛將軍領尚書事，上大將軍呂岱爲大司馬，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，冗官加等。冬十月，太傅恪率軍遏巢湖，巢音祖了反。城東興，使將軍全端守西城，都尉留略守東城。十二月朔丙申，大風雷電，魏使將軍諸葛誕、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，將軍王昶攻南郡，毋丘儉向武昌。甲寅，恪以大兵赴敵。戊午，兵及東興，交戰，

大破魏軍，殺將軍韓綜、桓嘉等。是月，雷雨，天災武昌端門；改作端門，又災內殿。〔二〕

〔二〕臣松之案：孫權赤烏十年，詔徙武昌宮材瓦，以繕治建康宮，而此猶有端門內殿。

吳錄云：諸葛恪有遷都意，更起武昌宮。今所災者恪所新作。

二年春正月丙寅，立皇后全氏，大赦。庚午，王昶等皆退。二月，軍還自東興，大行封賞。三月，恪率軍伐魏。夏四月，圍新城，大疫，兵卒死者大半。秋八月，恪引軍還。冬十月，大饗。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。大赦。以峻爲丞相，封富春侯。十一月，有大鳥五見于春申，（明年改）〔改明年〕元。

五鳳元年夏，大水。秋，吳侯英謀殺峻，覺，英自殺。冬十一月，星莦于斗、牛。〔二〕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是歲交趾稗草化爲稻。

二年春正月，魏鎮東大將軍毋丘儉、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，戰于樂嘉。閏月壬辰，峻及驃騎將軍呂據、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，軍及東興，聞欽等敗。壬寅，兵進于橐皋，欽詣峻降，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。魏諸葛誕入壽春，峻引軍還。二月，及魏將軍曹珍遇于高亭，交戰，珍敗績。留贊爲誕別將蔣班所敗于菰陂，贊及將軍孫楞、蔣脩等皆遇害。三月，使鎮南將軍朱異襲安豐，不克。秋七月，將軍孫儀、張怡、林恂等謀殺峻，發覺，儀自殺，恂等伏辜。陽羨離里山大石自立。使衛尉馮朝城廣陵，拜將軍吳穰爲廣陵太守，留略爲東海

太守。是歲大旱。十二月，作太廟。以馮朝爲監軍使者，督徐州諸軍事，民饑，軍士怨畔。

太平元年春（二）二月朔，建業火。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，將征魏。八月，先遣欽及驃騎（將軍）呂據、車騎（將軍）劉纂、鎮南（將軍）朱異、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、泗。九月丁亥，峻卒，以從弟偏將軍綝爲侍中、武衛將軍，領中外諸軍事，召還據等。（據）聞綝代峻，大怒。己丑，大司馬呂岱卒。壬辰，太白犯南斗。據、欽、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爲丞相，綝不聽。癸卯，更以胤爲大司馬，代呂岱駐武昌。據引兵還，欲討綝。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、咨等，使取據。冬十月丁未，遣孫憲及丁奉、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，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胤。胤兵敗夷滅。己酉，大赦，改年。辛亥，獲呂據於新州。十一月，以綝爲大將軍、假節，封（永康侯）（永寧侯）。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，事覺，綝殺惇，迫憲令自殺。十二月，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于蜀。

（一）吳歷曰：正月，爲權立廟，稱太祖廟。

二年春二月甲寅，大雨，震電。乙卯，雪，大寒。以長沙東部爲湘東郡，西部爲衡陽郡，會稽東部爲臨海郡，豫章東部爲臨川郡。夏四月，亮臨正殿，大赦，始親政事。綝所表奏，多見難問，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，得二千餘人，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爲之將帥。亮曰：「吾立此軍，欲與之俱長。」日於苑中習焉。（二）

〔二〕吳歷曰：亮數出中書視孫權舊事，問左右侍臣：「先帝數有特制，今大將軍問事，但令我書可邪！」亮後出西苑，方食生梅，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，蜜中有鼠矢，召問藏吏，藏吏叩頭。亮問吏曰：「黃門從汝求蜜邪？」吏曰：「向求，實不敢與。」黃門不服，侍中刁玄、張邠啓：「黃門、藏吏辭語不同，請付獄推盡。」亮曰：「此易知耳。」令破鼠矢，矢裏燥。亮大笑謂玄、邠曰：「若矢先在蜜中，中外當俱濕，今外濕裏燥，必是黃門所爲。」黃門首服，左右莫不驚悚。

江表傳曰：亮使黃門以銀碗并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餚。黃門先恨藏吏，以鼠矢投餚中，啓言藏吏不謹。亮呼吏持餚器入，問曰：「此器既蓋之，且有掩覆，無緣有此，黃門將有恨於汝邪？」吏叩頭曰：「嘗從某求宮中莞席，宮席有數，不敢與。」亮曰：「必是此也。」覆問黃門，具首伏。卽於目前加髡鞭，斥付外署。

臣松之以爲鼠矢新者，亦表裏皆濕。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姦也，緣遇燥矢，故成亮之慧。然猶謂吳歷此言，不如江表傳爲實也。

五月，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，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，又遣子覲、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爲質。六月，使文欽、唐咨、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。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，夏口督孫壹奔魏。秋七月，綝率衆救壽春，次于鏤里，朱異至自夏口，綝使異爲前部督，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。八月，會稽南部反，殺都尉。鄱陽、新都民爲亂，廷尉丁密、步兵校尉鄭胄、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。朱異以軍士乏食引還，綝大怒，九月朔己巳，殺異於鏤里。辛未，綝自鏤里還建業。甲申，大赦。十一月，全緒子禕、儀以其母奔魏。十二月，

全端、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。

三年春正月，諸葛誕殺文欽。三月，司馬文王克壽春，誕及左右戰死，將吏已下皆降。秋七月，封故齊王奮爲章安侯。詔州郡伐宮材。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。亮以綝專恣，與太常全尙，將軍劉承謀誅綝。九月戊午，綝以兵取尙，遣弟恩攻殺承於蒼龍門外，召大臣會宮門，黜亮爲會稽王，時年十六。

孫休字子烈，權第六子。年十三，從中書郎射慈、郎中盛冲受學。太元二年正月，封琅邪王，居虎林。四月，權薨，休弟亮承統，諸葛恪秉政，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，徙休於丹楊郡。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，休上書乞徙他郡，詔徙會稽。居數歲，夢乘龍上天，顧不見尾，覺而異之。孫亮廢，己未，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。休初聞問，意疑楷、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，留一日二夜，遂發。十月戊寅，行至曲阿，有老公干休叩頭曰：「事久變生，天下喁喁，願陛下速行。」休善之，是日進及布塞亭。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，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，築宮，以武帳爲便殿，設御座。己卯，休至，望便殿止住，使孫楷先見恩。楷還，休乘輦進，羣臣再拜稱臣。休升便殿，謙不卽御坐，止東廂。戶曹尙書前卽階下讚奏，丞相奉璽符。休三讓，羣臣三請。休曰：「將相諸侯咸推寡人，寡人敢不承受璽符。」

羣臣以次奉引，休就乘輿，百官陪位，繚以兵千人迎於半野，拜于道側，休下車答拜。即日，御正殿，大赦，改元。是歲，於魏甘露三年也。

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，詔曰：「夫褒德賞功，古今通義。其以大將軍繚爲丞相、荊州牧，增食五縣。武衛將軍恩爲御史大夫、衛將軍、中軍督，封縣侯。威遠將軍（授）（據）爲右將軍、縣侯。偏將軍幹雜號將軍、亭侯。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，以布爲輔義將軍，封永康侯。董朝親迎，封爲鄉侯。」又詔曰：「丹楊太守李衡，以往事之嫌，自拘有司。夫射鉤斬祛，在君爲君，遣衡還郡，勿令自疑。」（二）己丑，封孫皓爲烏程侯，皓弟德錢唐侯，謙永安侯。（三）

（二）襄陽記曰：衡字叔平，本襄陽卒家子也，漢末入吳爲武昌庶民。聞羊衝有人物之鑒，往干之，衝曰：「多事之世，尙書劇曹郎才也。」是時校事呂壹操弄權柄，大臣畏偪，莫有敢言，衝曰：「非李衡無能困之者。」遂共薦爲郎。權引見，衡口陳壹姦短數千言，權有愧色。數月，壹被誅，而衡大見顯擢。後常爲諸葛恪司馬，幹恪府事。恪被誅，求爲丹楊太守。時孫休在郡治，衡數以法繩之。妻習氏每諫衡，衡不從。會休立，衡憂懼，謂妻曰：「不用卿言，以至于此。」遂欲奔魏。妻曰：「不可。君本庶民耳，先帝相拔過重，旣數作無禮，而復逆自猜嫌，逃叛求活，以此北歸，何面見中國人乎？」衡曰：「計何所出？」妻曰：「琅邪王素好善慕名，方欲自顯於天下，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。可自囚詣獄，表列前失，顯求受罪。如此，乃當逆見優饒，非但直活而已。」衡從之，果得無患，又加威遠將軍，授以檄戟。衡每欲治家，妻輒不聽，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，種柑橘千株。臨死，敕兒曰：「汝毋惡我治家，故窮如是。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，不責汝衣食，歲上一匹絹，亦可足用耳。」衡亡後二十餘日，兒以

白母，母曰：「此當是種甘橘也，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，必汝父遺爲宅。汝父恆稱太史公言，『江陵千樹橘，當封君家』。吾答曰：『且人患無德義，不患不富，若貴而能貧，方好耳，用此何爲！』」吳末，衡甘橘成，歲得絹數千匹，家道殷足。晉咸康中，其宅址枯樹猶在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羣臣奏立皇后、太子，詔曰：「朕以寡德，奉承洪業，蒞事日淺，恩澤未敷，加后妃之號，嗣子之位，非所急也。」有司又固請，休謙虛不許。

十一月甲午，風四轉五復，蒙霧連日。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，權傾人主，有所陳述，敬而不違，於是益恣。休恐其有變，數加賞賜。丙申，詔曰：「大將軍忠款內發，首建大計以安社稷，卿士內外，咸贊其議，並有勳勞。昔霍光定計，百僚同心，無復是過。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，依故事應加爵位者，促施行之。」戊戌，詔曰：「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，事統煩多，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，與大將軍分省諸事。」壬子，詔曰：「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爲役，父兄在都，子弟給郡縣吏，既出限米，軍出又從，至於家事無經護者，朕甚愍之。其有五人三人爲役，聽其父兄所欲留，爲留一人，除其米限，軍出不從。」又曰：「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，皆加位一級。」頃之，休聞綝逆謀，陰與張布圖計。十二月戊辰臘，百僚朝賀，公卿升殿，詔武士縛綝，卽日伏誅。己巳，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姦臣，加布爲中軍督，封布弟惇爲都亭侯，給兵三百人，惇弟恂爲校尉。

詔曰：「古者建國，教學爲先，所以道世治性，爲時養器也。自建興以來，時事多故，吏民頗以目前趨務，去本就末，不循古道。夫所尙不悖，則傷化敗俗。其案古置學官，立五經博士，核取應選，加其寵祿，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，各令就業。一歲課試，差其品第，加以位賞。使見之者樂其榮，聞之者羨其譽。以敦王化，以隆風俗。」

二年春正月，震電。三月，備九卿官，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託于王公之上，夙夜戰戰，忘寢與食。今欲偃武修文，以崇大化。推此之道，當由士民之贍，必須農桑。管子有言：『倉廩實，知禮節；衣食足，知榮辱。』夫一夫不耕，有受其饑，一婦不織，有受其寒；饑寒並至而民不爲非者，未之有也。自頃年已來，州郡吏民及諸營兵，多違此業，皆浮船長江，賈作上下，良田漸廢，見穀日少，欲求大定，豈可得哉？亦由租入過重，農人利薄，使之然乎！今欲廣開田業，輕其賦稅，差科彊羸，課其田畝，務令優均，官私得所，使家給戶贍，足相供養，則愛身重命，不犯科法，然後刑罰不用，風俗可整。以羣僚之忠賢，若盡心於時，雖太古盛化，未可卒致，漢文升平，庶幾可及。及之則臣主俱榮，不及則損削侵辱，何可從容俯仰而已？諸卿尙書，可共咨度，務取便佳。田桑已至，不可後時。事定施行，稱朕意焉。」

三年春三月，西陵言赤鳥見。秋，用都尉嚴密議，作浦里塘。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爲天子，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，有惡言。有司以聞，黜爲候官侯，遣之國。道自殺，衛送者



伏罪。〔二〕以會稽南部爲建安郡，分宜都置建平郡。〔三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或云休鳩殺之。至晉太康中，吳故少府丹楊戴顓迎亮喪，葬之賴鄉。

〔三〕吳歷曰：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。

四年夏五月，大雨，水泉涌溢。秋八月，遣光祿大夫周奕、石偉巡行風俗，察將吏清濁，民所疾苦，爲黜陟之詔。〔二〕九月，布山言白龍見。是歲，安吳民陳焦死，埋之，六日更生，穿土中出。

〔二〕楚國先賢傳曰：石偉字公操，南郡人。少好學，脩節不怠，介然獨立，有不可奪之志。舉茂才，賢良方正，皆不就。

孫休即位，特徵偉，累遷至光祿勳。及皓即位，朝政昏亂，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，就拜光祿大夫。吳平，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。太康二年，詔曰：「吳故光祿大夫石偉，秉志清白，皓首不渝，雖處危亂，廉節可紀。年已過邁，不堪遠涉，其以偉爲議郎，加二千石秩，以終厥世。」偉遂陽狂及盲，不受晉爵。年八十三，太熙元年卒。

五年春二月，白虎門北樓災。秋七月，始新言黃龍見。八月壬午，大雨震電，水泉涌溢。乙酉，立皇后朱氏。戊子，立子羣爲太子，大赦。〔二〕冬十月，以衛將軍張布有舊恩，委之以事，布典宮省，興關軍國。休銳意於典籍，欲畢覽百家之言，尤好射雉，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，唯此時舍書。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、博士盛冲講論道藝，曜、冲素皆切直，布恐入侍，發其陰失，令

已不得專，因妄飾說以拒遏之。休答曰：「孤之涉學，羣書略徧，所見不少也；其明君闇主，姦臣賊子，古今賢愚成敗之事，無不覽也。今曜等入，但欲與論講書耳，不爲從曜等始更受學也。縱復如此，亦何所損？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姦變之事，以此不欲令入耳。如此之事，孤已自備之，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。此都無所損，君意特有所忌故耳。」布得詔陳謝，重自序述，又言懼妨政事。休答曰：「書籍之事，患人不好，好之無傷也。此無所爲非，而君以爲不宜，是以孤有所及耳。政務學業，其流各異，不相妨也。不圖君今日在事，更行此於孤也，良所不取。」布拜表叩頭，休答曰：「聊相開悟耳，何至叩頭乎！如君之忠誠，遠近所知。往者所以相感，今日之巍巍也。」詩云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』終之實難，君其終之。」初休爲王時，布爲左右將督，素見信愛，及至踐阼，厚加寵待，專擅國勢，多行無禮，自嫌短，懼曜、沖言之，故尤患忌。休雖解此旨，心不能悅，更恐其疑懼，竟如布意，廢其講業，不復使沖等入。是歲使察戰到交趾調孔爵、大豬。(三)

〔一〕吳錄載休詔曰：「人之有名，以相紀別，長爲作字，憚其名耳。禮，名子欲令難犯易避，五十稱伯仲，古或一字。今人競作好名好字，又令相配，所行不副，此贅字伯明者也，孤嘗哂之。或師友父兄所作，或自己爲；師友尙可，父兄猶非，自爲最不謙。孤今爲四男作名字：太子名翬，翬音如湖水灣澳之灣，字齒，齒音如迄今之迄；次子名翼，翼音如兕觥之觥，字羿，羿音如玄纘首之纘；次子名詡，詡音如草莽之莽，字昱，昱音如舉物之舉；次子名翊，翊音如兕觥之觥，字羿，羿音如玄纘首之纘；次子名詡，詡音如草莽之莽，字昱，昱音如舉物之舉；次子名翊，翊音如兕觥之觥，字羿，羿音如玄纘首之纘。」

晉如褻衣下寬大之褻，字褻，發音如有所擁持之擁。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。夫書八體損益，因事而生，今造此名字，既不相配，又字但一，庶易棄避，其普告天下，使咸聞知。」

臣松之以爲傳稱「名以制義，義以出禮，禮以體政，政以正民。是以政成而民聽，易則生亂」。斯言之作，豈虛也哉！休欲令難犯，何患無名，而乃造無沉之字，制不典之音，違明誥於前脩，垂囁駸於後代，不亦異乎！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夷滅。師服之言，於是乎徵矣。

〔三〕臣松之按：察戰吳官名號，今揚都有察戰巷。

六年夏四月，泉陵言黃龍見。五月，交阯郡吏呂興等反，殺太守孫諸。諸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，而察戰至，恐復見取，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，招誘諸夷也。冬十月，蜀以魏見伐來告。癸未，建業石頭小城火，燒西南百八十丈。甲申，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，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，議兵所向，將軍丁封、孫異如沔中，皆救蜀。蜀主劉禪降魏問至，然後罷。呂興既殺孫諸，使使如魏，請太守及兵。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爲兵。分武陵爲天門郡。〔二〕

〔二〕吳歷曰：是歲青龍見於長沙，白燕見於慈胡，赤雀見於豫章。

七年春正月，大赦。二月，鎮軍〔將軍〕陸抗、撫軍〔將軍〕步協、征西將軍留平、建平太守盛曼，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。夏四月，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，略長吏〔賞林〕〔賞財〕及男女二百餘口。將軍孫越徼得一船，獲三十人。秋七月，海賊破海鹽，殺司鹽校尉駱秀。

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。豫章民張節等爲亂，衆萬餘人。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，以救羅憲，陸抗等引軍退。復分交州置廣州。壬午，大赦。癸未，休薨，〔二〕時年三十，諡曰景皇帝。〔三〕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休寢疾，口不能言，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，令子靈出拜之。休把興臂，而指靈以託之。

〔三〕葛洪抱朴子曰：吳景帝時，戍將於廣陵掘諸冢，取版以治城，所壞甚多。復發一大冢，內有重閣，戶扇皆樞轉可開閉，四周爲微道通車，其高可以乘馬。又鑄銅爲人數十枚，長五尺，皆大冠朱衣，執劍列侍靈座，皆刻銅人背後石壁，言殿中將軍，或言侍郎、常侍，似公主之冢。破其棺，棺中有人，髮已班白，衣冠鮮明，面體如生人。棺中雲母厚尺許，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。兵人輩共舉出死人，以倚冢壁。有一玉長一尺許，形似冬瓜，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。兩耳及鼻孔中，皆有黃金如棗許大，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效也。

孫皓字元宗，權孫，和子也，一名彭祖，字皓宗。孫休立，封皓爲烏程侯，遣就國。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，皓陰喜而不敢泄。休薨，是時蜀初亡，而交趾攜叛，國內震懼，貪得長君。左典軍萬彧昔爲烏程令，與皓相善，稱皓才識明斷，是長沙桓王之疇也，又加之好學，奉遵法度，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、左將軍張布。興、布說休妃太后朱，欲以皓爲嗣。朱曰：「我寡婦人，安知社稷之慮，苟吳國無隕，宗廟有賴可矣。」於是遂迎立皓，時年二十三。改元，大

赦。是歲，於魏咸熙元年也。

元興元年八月，以上大將軍施續、大將軍丁奉爲左右大司馬，張布爲驃騎將軍，加侍中，諸增位班賞，一皆如舊。九月，貶太后爲景皇后，追諡父和曰文皇帝，尊母何爲太后。十月，封休太子暉爲豫章王，次子汝南王，次子梁王，次子陳王，立皇后滕氏。<sup>〔一〕</sup>皓既得志，麤暴驕盈，多忌諱，好酒色，大小失望。興、布竊悔之。或以譖皓，十一月，誅興、布。十二月，孫休葬定陵。封后父滕牧爲高密侯，<sup>〔二〕</sup>舅何洪等三人皆列侯。是歲，魏置交阯太守之郡。晉文帝爲魏相國，遣昔吳壽春城降將徐紹、孫彧銜命齎書，陳事勢利害，以申喻皓。<sup>〔三〕</sup>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皓初立，發優詔，恤士民，開倉廩，振貧乏，科出宮女以配無妻，禽獸擾於苑者皆放之。當時翕然稱爲明主。

〔二〕吳歷曰：牧本名密，避丁密，改名牧，丁密避牧，改名爲固。

〔三〕漢晉春秋載晉文王與皓書曰：「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，是故大必字小，小必事大，然後上下安服，羣生獲所。逮至末塗，純德既毀，剿民之命，以爭疆於天下，違禮順之至理，則仁者弗由也。方今主上聖明，覆幬無外，僕備位宰輔，屬當國重。唯華夏乖殊，方隅圯裂，六十餘載，金革亟動，無年不戰，暴骸喪元，困悴罔定，每用悼心，坐以待旦。將欲止戈興仁，爲百姓請命，故分命偏師，平定蜀漢，役未經年，全軍獨克。于時猛將謀夫，朝臣庶士，咸以奉天時之宜，就旣征之軍，藉吞敵之勢，宜遂回旗東指，以臨吳境。舟師泛江，順流而下，陸軍南轅，取徑四郡，兼成都之械，漕巴漢之粟，然後以中軍整旅，三方雲會，未及浹辰，可使江表底平，南夏順軌。然國朝深惟

伐蜀之舉，雖有靜難之功，亦悼蜀民獨罹其害，戰於縣竹者，自元帥以下並受斬戮，伏尸蔽地，血流丹野。一之於前，猶追恨不忍，沉重之於後乎？是故旋師按甲，思與南邦共全百姓之命。夫料力忖勢，度資量險，遠考古昔廢興之理，近鑒西蜀安危之效，隆德保祚，去危卽順，屈己以寧四海者，仁哲之高致也；履危偷安，隕德覆祚，而不稱於後世者，非智者之所居也。今朝廷遣徐紹、孫或獻書喻懷，若書御於前，必少留意，回慮革算，結歡弭兵，共爲一家，惠矜吳會，施及中土，豈不泰哉！此昭心之大願也，敢不承受。若不獲命，則普天率土，期於大同，雖重干戈，固不獲已也。」

甘露元年三月，皓遣使隨紹、或報書曰：「知以高世之才，處宰輔之任，漸導之功，勤亦至矣。孤以不德，階承統緒，思與賢良共濟世道，而以壅隔未有所緣，嘉意允著，深用依依。今遣光祿大夫紀陟、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懷。」<sup>〔一〕</sup>紹行到濡須，召還殺之，徙其家屬建安，始有白紹稱美中國者故也。夏四月，蔣陵言甘露降，於是改年大赦。秋七月，皓逼殺景后朱氏，亡不在正殿，於苑中小屋治喪，衆知其非疾病，莫不痛切。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，尋復追殺大者二人。九月，從西陵督步闡表，徙都武昌，御史大夫丁固、右將軍諸葛靚鎮建業。陟、璆至洛，遇晉文帝崩，十一月，乃遣還。皓至武昌，又大赦。以零陵南部爲始安郡，桂陽南部爲始興郡。十二月，晉受禪。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皓書兩頭言白，稱名言而不著姓。

吳錄曰：陟字子上，丹楊人。初爲中書郎，孫峻使詰南陽王和，令其引分。陟密使令正辭自理，峻怒。陟懼，閉門。

不出。孫休時，父亮爲尚書令，而陟爲中書令，每朝會，詔以屏風隔其座。出爲豫章太守。

干寶晉紀曰：陟、瑒奉使如魏，入境而問諱，入國而問俗。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，既而問之曰：「吳之君子亦能斯乎？」陟曰：「此軍人騎士肄業所及，士大夫君子未有爲之者矣。」布大慚。既至，魏帝見之，使僮問曰：「來時吳王何如？」陟對曰：「來時皇帝臨軒，百寮陪位，御膳無恙。」晉文王饗之，百寮畢會，使僮者告曰：「某者安樂公也，某者匈奴單于也。」陟曰：「西主失士，爲君王所禮，位同三代，莫不感義，匈奴邊塞難羈之國，君王懷之，親在坐席，此誠威恩遠著。」又問：「吳之戍備幾何？」對曰：「自西陵以至江都，五千七百里。」又問曰：「道里甚遠，難爲堅固？」對曰：「疆界雖遠，而其險要必爭之地，不過數四，猶人雖有八尺之軀，靡不受患，其護風寒亦數處耳。」文王善之，厚爲之禮。

臣松之以爲人有八尺之體，靡不受患，防護風寒豈唯數處？取譬若此，未足稱能。若曰譬如金城萬雉，所急防者四門而已。方陟此對，不猶愈乎！

吳錄曰：皓以諸父與和相連及者，家屬皆徙東冶，唯陟以有密旨，特封于孚都亭侯。孚弟瞻，字思遠，入仕晉驃騎將軍。弘璆，曲阿人，弘咨之孫，權外甥也。璆後至中書令、太子少傅。

寶鼎元年正月，遣大鴻臚張儼、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晉文帝。及還，儼道病死。忠說皓曰：「北方守戰之具不設，弋陽可襲而取。」皓訪羣臣，鎮西大將軍陸凱曰：「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，且三國鼎立已來，更相侵伐，無歲寧居。今疆敵新并巴蜀，有兼土之實，而遣使求親，欲息兵役，不可謂其求援於我。今敵形勢方彊，而欲微幸求勝，未見其利也。」車

騎將軍劉纂曰：「天生五才，誰能去兵？譎詐相雄，有自來矣。若其有闕，庸可棄乎？宜遣間諜，以觀其勢。」皓陰納纂言，且以蜀新平，故不行，然遂自絕。八月，所在言得大鼎，於是改年，大赦。以陸凱爲左丞相，常侍萬彧爲右丞相。冬十月，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，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，取孫和陵上鼓吹曲蓋。比至建業，衆萬餘人。丁固、諸葛靚逆之於牛屯，大戰，但等敗走。獲謙，謙自殺。分會稽爲東陽郡，分吳、丹楊爲吳興郡。以零陵北部爲邵陵郡。十二月，皓還都建業，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。

〔一〕吳錄曰：儼字子節，吳人也。弱冠知名，歷顯位，以博聞多識，拜大鴻臚。使於晉，皓謂儼曰：「今南北通好，以君爲有出境之才，故相屈行。」對曰：「皇皇者華，蒙其榮耀，無古人延譽之美，磨厲鋒鏑，思不辱命。」既至，車騎將軍賈充、尙書令裴秀、侍中荀勗等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屈。尙書僕射羊祜、尙書何楨並結縞帶之好。

〔二〕吳錄曰：永安今武康縣也。

〔三〕漢晉春秋曰：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，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，故皓徙武昌，遣使者發民掘荊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者以厭之。既聞但反，自以爲徙土得計也。使數百人鼓譟入建業，殺但妻子，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，以厭前氣。

〔四〕皓詔曰：「古者分土建國，所以褒賞賢能，廣樹藩屏。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，漢室初興，闡立乃至百王，因事制宜，蓋無常數也。今吳郡、陽羨、永安、餘杭、臨水及丹楊故鄣、安吉、原鄉、於潛諸縣，地勢水流之便，悉注烏程，既宜立郡以鎮山越，且以藩衛明陵，奉承大祭，不亦可乎！其亟分此九縣爲吳興郡，治烏程。」



二年春，大赦。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。夏六月，起顯明宮，〔二〕冬十二月，皓移居之。是歲，分豫章、廬陵、長沙爲安成郡。

〔二〕太康三年地記曰：吳有太初宮，方三百丈，權所起也。昭明宮方五百丈，皓所作也。避晉諱，故曰顯明。

吳歷云：顯明在太初之東。

江表傳曰：皓營新宮，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。又破壞諸營，大開園囿，起土山樓觀，窮極伎巧，功役之費以億萬計。陸凱固諫，不從。

三年春二月，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、孟仁爲司徒、司空。〔二〕秋九月，皓出東關，丁奉至合肥。是歲，遣交州刺史劉俊、前部督脩則等入擊交趾，爲晉將毛晃等所破，皆死，兵散還合浦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初，固爲尙書，夢松樹生其腹上，謂人曰：「松字十八公也，後十八歲，吾其爲公乎！」卒如夢焉。

建衡元年春正月，立子瑾爲太子，及淮陽、東平王。冬十月，改年，大赦。十一月，左丞相陸凱卒。遣監軍虞汜、威南將軍薛珝、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，監軍李勣、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，皆就合浦擊交趾。

二年春，萬彧還建業。李勣以建安道不通利，殺導將馮斐，引軍還。三月，天火燒萬餘家，死者七百人。夏四月，左大司馬施績卒。殿中列將何定曰：「少府李勣枉殺馮斐，擅徹

軍退還。」勛及徐存家屬皆伏誅。秋九月，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。都督孫秀奔晉。是歲大赦。

三年春正月晦，皓舉大衆出華里，皓母及妃妾皆行，東觀令華覈等固爭，乃還。〔一〕是歲，汜、瑁破交趾，禽殺晉所置守將，九真、日南皆還屬。〔二〕大赦，分交趾爲新昌郡。諸將破扶嚴，置武平郡。以武昌督范慎爲太尉。右大司馬丁奉、司空孟仁卒。〔三〕西苑言鳳凰集，改明年元。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初丹楊刁玄使蜀，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曆數事。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：「黃旗紫蓋見於東南，終有天下者，荆、揚之君乎！」又得中國降人，言壽春下有童謠曰「吳天子當上」。皓聞之，喜曰：「此天命也。」卽載其母妻子及後宮數千人，從牛渚陸道西上，云青蓋入洛陽，以順天命。行遇大雪，道塗陷壞，兵士被甲持仗，百人共引一車，寒凍殆死。兵人不堪，皆曰：「若遇敵便當倒戈耳。」皓聞之，乃還。

〔二〕漢晉春秋曰：初霍弋遣楊稷、毛晃等戍，與之誓曰：「若賊圍城，未百日而降者，家屬誅；若過百日而城沒者，刺史受其罪。」稷等日未滿而糧盡，乞降於瑁。瑁不許，而給糧使守。吳人並諫，瑁曰：「霍弋已死，無能來者，可須其糧盡，然後乃受，使彼來無罪，而我取有義，內訓吾民，外懷鄰國，不亦可乎！」稷、晃糧盡，救不至，乃納之。

華陽國志曰：稷，犍爲人。晃，建寧人。稷等城中食盡，死亡者半，將軍王約反降，吳人得入城，獲稷、晃，皆囚之。孫皓使送稷下都，稷至合浦，歐血死。晉追贈交州刺史。初，毛晃與吳軍戰，殺前部督脩則。陶瑁等以晃壯勇，

欲赦之。而則子允固求殺炅，炅亦不爲璜等屈，璜等怒，面縛炅詰之，曰：「晉（兵）賊！」炅厲聲曰：「吳狗，何等爲賊？」吳人生剖其腹，允割其心肝，罵曰：「庸復作賊？」炅猶罵不止，曰：「尙欲斬汝孫皓，汝父何死狗也！」乃斬之。晉武帝聞而哀矜，卽詔使炅長子襲爵，餘三子皆關內侯。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。

（三）吳錄曰：仁字恭武，江夏人也，本名宗，避皓字，易焉。少從南陽李肅學。其母爲作厚褥大被，或問其故，母曰：「小兒無德致客，學者多貧，故爲廣被，庶可得與氣類接也。」其讀書夙夜不懈，肅奇之，曰：「卿宰相器也。」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，將母在營。旣不得志，又夜雨屋漏，因起涕泣，以謝其母，母曰：「但當勉之，何足泣也？」據亦稍知之，除爲監池司馬。自能結網，手以捕魚，作鮓寄母，母因以還之，曰：「汝爲魚官，而以鮓寄我，非避嫌也。」遷吳令。時皆不得將家之官，每得時物，來以寄母，常不先食。及聞母亡，犯禁委官，語在權傳。特爲減死一等，復使爲官，蓋優之也。

楚國先賢傳曰：宗母嗜筍，冬節將至，宗入竹林哀嘆，而筍爲之出，得以供母，皆以爲至孝之所致感。累遷光祿勳，遂至公矣。

鳳皇元年秋八月，徵西陵督步闡。闡不應，據城降晉。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，闡衆悉降。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。大赦。是歲右丞相萬彧被譴憂死，徙其子弟於廬陵。（二）何定姦穢發聞，伏誅。皓以其惡似張布，追改定名爲布。（三）

（一）江表傳曰：初皓游華里，彧與丁奉、留平密謀曰：「此行不急，若至華里不歸，社稷事重，不得不自還。」此語頗泄。皓聞知，以彧等舊臣，且以計忍而陰衡之。後因會，以毒酒飲彧，傳酒人私滅之。又飲留平，平覺之，服他藥以解，

得不死。咸自殺。平憂懣，月餘亦死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定，汝南人，本孫權給使也，後出補吏。定佞邪僭媚，自表先帝舊人，求還內侍，皓以爲樓下都尉，典知酤糴事，專爲威福。而皓信任，委以衆事。定爲子求少府李勣女，不許。定挾忿譖勣於皓，皓尺口誅之，焚其尸。定又使諸將各上好犬，皆千里遠求，一犬至直數千匹。御犬率具纓，直錢一萬。一犬一兵，養以捕兔供廚。所獲無幾。吳人皆歸罪於定，而皓以爲忠勤，賜爵列侯。

吳歷曰：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。惠，劭弟也。遣使者徐粲訊治，熙又譖粲顧護不卽決斷。皓遣使就宛陵斬粲，收惠付獄。會赦得免。

二年春二月，以陸抗爲大司馬。司徒丁固卒。秋九月，改封淮陽爲魯，東平爲齊，又封陳留、章陵等九王，凡十一王，王給三千兵。大赦。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劫奪百姓財物，司市中郎將陳聲，素皓幸臣也，恃皓寵遇，繩之以法。妾以愬皓，皓大怒，假他事燒鋸斷聲頭，投其身於四望之下。是歲，太尉范曄卒。

三年，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。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，非論國政。誕但白熙書，不白妖言，送付建安作船。〔二〕遣三郡督何植收熙，熙發兵自衛，斷絕海道。熙部曲殺熙，送首建業，夷三族。秋七月，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，科出亡叛。大司馬陸抗卒。自改年及是歲，連大疫。分鬱林爲桂林郡。

〔一〕會稽邵氏家傳曰：邵嘯字溫伯，時爲誕功曹。誕被收，惶遽無以自明。嘯進曰：「嘯今自在，嘯之事，明府何憂？」

遂詣吏自列，云不白妖言，事由于己，非府君罪。吏上疇辭，皓怒猶盛。疇慮誕卒不免，遂自殺以證之。臨亡，置辭曰：「疇生長邊陲，不閑教道，得以門資，廁身本郡，踰越儕類，位極朝右，不能贊揚盛化，養之以福。今妖訛橫興，干國亂紀，疇以噂噍之語，本非事實，雖家誦人詠，不足有慮。天下重器，而匹夫橫議，疾其醜聲，不忍聞見，欲含垢藏疾，不彰之翰筆，鎮躁歸靜，使之自息。愚心勤勤，每執斯旨，故誕屈其所是，默以見從。此之爲愆，實由於疇。謹不敢逃死，歸罪有司，唯乞天鑒，特垂清察。」吏收疇喪，得辭以聞，皓乃免誕大刑，送付建安作船。疇亡時，年四十。皓嘉疇節義，詔郡縣圖形廟堂。

天冊元年，吳郡言掘地得銀，長一尺，廣三分，刻上有年月字，於是大赦，改年。

天璽元年，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，今更開通。長老相傳，此湖塞，天下亂，此湖開，天下平。又於湖邊得石函，中有小石，青白色，長四寸，廣二寸餘，刻上作皇帝字，於是改年，大赦。會稽太守車浚、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縉，就在所斬之，徇首諸郡。〔二〕秋八月，京下督孫楷降晉。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，凡二十，云「楚九州渚，吳九州都，揚州士，作天子，四世治，太平始」。〔三〕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，長十餘丈，名曰石室，在所表爲大瑞。乃遣兼司徒董朝、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，封禪國山。（明年改）〔改明年〕元，大赦，以協石文。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浚在公清忠，值郡荒旱，民無資糧，表求振貸。皓謂浚欲樹私恩，遣人梟首。又尙書熊睦見皓酷虐，微有所諫，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，身無完肌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歷陽縣有石山臨水，高百丈，其三十丈所，有七穿駢羅，穿中色黃赤，不與本體相似，俗相傳謂之石印。

又云，石印封發，天下當太平。下有祠屋，巫祝言石印神有三郎。時歷陽長表上言石印發，皓遣使以太牢祭歷山。巫言，石印三郎說「天下方太平」。使者作高梯，上看印文，詐以朱書石作二十字，還以啓皓。皓大喜曰：「吳當爲九州作都，渚乎！從大皇帝逮孤四世矣，太平之主，非孤復誰？」重遣使，以印綬拜三郎爲王，又刻石立銘，褒贊靈德，以答休祥。

天紀元年夏，夏口督孫慎出江夏、汝南，燒略居民。初，騶子張儉多所譖白，累遷爲司直中郎將，封侯，甚見寵愛，是歲姦情發聞，伏誅。〔一〕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儉父，會稽山陰縣卒也，知儉不良，上表云：「若用儉爲司直，有罪乞不從坐。」皓許之。儉表立彈曲二十人，專糾司不法，於是愛惡相攻，互相謗告。彈曲承言，收繫囹圄，聽訟失理，獄以賄成。人民窮困，無所措手足。儉奢淫無厭，取小妻三十餘人，擅殺無辜，衆姦並發，父子俱見車裂。

二年秋七月，立成紀、宣威等十一王，王給三千兵，大赦。

三年夏，郭馬反。馬本合浦太守，脩允部曲督。允轉桂林太守，疾病，住廣州，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。允死，兵當分給，馬等累世舊軍，不樂離別。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，馬與部曲將何典、王族、吳述、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，合聚人衆，攻殺廣州督虞授。馬自號都督交、廣二州諸軍事、安南將軍，興廣州刺史，述南海太守。典攻蒼梧，族攻始興。〔二〕八月，以軍師張悌爲丞相，牛渚都督何植爲司徒。執金吾滕循爲司空，未拜，轉鎮南將軍，假節領廣州牧，率萬人從東道討馬，與族遇于始興，未得前。馬殺南海太守劉略，逐廣州刺史徐

旗。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，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、鬱林諸郡兵，當與東西軍共擊馬。

〔二〕漢晉春秋曰：先是，吳有說讖者曰：「吳之敗，兵起南裔，亡吳者公孫也。」皓聞之，文武職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孫者，皆徙於廣州，不令停江邊。及聞馬反，大懼曰：「此天亡也。」

有鬼曰菜生工人黃考家，依緣棗樹，長丈餘，莖廣四寸，厚三分。又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，高四尺，厚三分，如枇杷形，上廣尺八寸，下莖廣五寸，兩邊生葉綠色。東觀案圖，名鬼目作芝草，買菜作平慮草，遂以考爲侍芝郎，平爲平慮郎，皆銀印青綬。

冬，晉命鎮東大將軍司馬卬向涂中，安東將軍王渾、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，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，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，龍驤將軍王濬、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，太尉賈充爲大都督，量宜處要，盡軍勢之中。陶濬至武昌，聞北軍大出，停駐不前。

初，皓每宴會羣臣，無不咸令沈醉。置黃門郎十人，特不與酒，侍立終日，爲司過之吏。宴罷之後，各奏其闕失，迕視之咎，謬言之愆，罔有不舉。大者卽加威刑，小者輒以爲罪。後宮數千，而採擇無已。又激水入宮，宮人有不合意者，輒殺流之。或剝人之面，或鑿人之眼。岑昏險諛貴幸，致位九列，好興功役，衆所患苦。是以上下離心，莫爲皓盡力，蓋積惡已極，不復堪命故也。〔二〕

〔二〕吳平後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：「聞吳主披人面，別人足，有諸乎？」仁曰：「以告者過也。君子惡居下流，天下之惡皆歸焉。蓋此事也，若信有之，亦不足怪。昔唐虞五刑，三代七辟，肉刑之制，未爲酷虐。皓爲一國之主，秉殺生之柄，罪人陷法，加之以懲，何足多罪！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，受桀賞者不能無慕，此人情也。」又問曰：「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，皆鑿其眼，有諸乎？」仁曰：「亦無此事，傳之者謬耳。」曲禮曰：視天子由衿以下，視諸侯由頤以下，視大夫由衡，視士則平面，得游目五步之內；視上於衡則傲，下於帶則憂，旁則邪。以禮視瞻，高下不可不慎，況人君乎哉？視人君相迂，是乃禮所謂傲慢；傲慢則無禮，無禮則不臣，不臣則犯罪，犯罪則陷不測矣。正使有之，將有何失？」凡仁所答，峻等皆善之，文多不悉載。

四年春，立中山、代等十一王，大赦。濬、彬所至，則土崩瓦解，靡有禦者。預又斬江陵督伍延，渾復斬丞相張悌、丹楊太守沈瑩等，所在戰克。〔二〕

〔二〕干寶《晉紀》曰：吳丞相軍師張悌、護軍孫震、丹楊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，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橋，衆才七千，閉柵自守，舉白接告降。吳副軍師諸葛觀欲屠之，悌曰：「疆敵在前，不宜先事其小；且殺降不祥。」觀曰：「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，故且僞降以緩我，非來伏也。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，可以成三軍之氣。若舍之而前，必爲後患。」悌不從，撫之而進。與討吳護軍張翰、揚州刺史周浚成陳相對。沈瑩領丹楊銳卒刀楯五千，號曰青巾兵，前後屢陷堅陳，於是以馳淮南軍，三衝不動。退引亂，薛勝、蔣班因其亂而乘之，吳軍以次土崩，將帥不能止，張喬又出其後，大敗吳軍于版橋，獲悌、震、瑩等。

襄陽記曰：悌字巨先，襄陽人，少有名理，孫休時爲屯騎校尉。魏伐蜀，吳人問悌曰：「司馬氏得政以來，大難屢作，智力雖豐，而百姓未服也。今又竭其資力，遠征巴蜀，兵勞民疲而不知恤，敗於不暇，何以能濟？昔夫差伐齊，非



不克勝，所以危亡，不憂其本也，況彼之爭地乎！」涕曰：「不然。曹操雖功蓋中夏，威震四海，崇詐杖術，征伐無已，民畏其威，而不懷其德也。丕、叡承之，係以慘虐，內興宮室，外懼雄豪，東西馳驅，無歲獲安，彼之失民，爲日久矣。司馬懿父子，自握其柄，累有大功，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，爲之謀主而救其疾，民心歸之，亦已久矣。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，曹髦之死，四方不動，摧堅敵如折枯，蕩異同如反掌，任賢使能，各盡其心，非智勇兼人，孰能如之？其威武張矣，本根固矣，羣情服矣，姦計立矣。今蜀闢宦專朝，國無政令，而玩戎黷武，民勞卒弊，競於外利，不脩守備。彼疆弱不同，智算亦勝，因危而伐，殆其克乎！若其不克，不過無功，終無退北之憂，覆軍之慮也，何爲不可哉？昔楚劍利而秦昭懼，孟明用而晉人憂，彼之得志，故我之大患也。」吳人笑其言，而蜀果降于魏。晉來伐吳，皓使涕督沈瑩、諸葛觀，率衆三萬渡江逆之。至牛渚，沈瑩曰：「晉治水軍於蜀久矣，今傾國大舉，萬里齊力，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。我上流諸軍，無有戒備，名將皆死，幼少當任，恐邊江諸城，盡莫能禦也。晉之水軍，必至於此矣！宜畜衆力，待來一戰。若勝之日，江西自清，上方雖壞，可還取之。今渡江逆戰，勝不可保，若或摧喪，則大事去矣。」涕曰：「吳之將亡，賢愚所知，非今日也。吾恐蜀兵來至此，衆心必駭懼，不可復整。今宜渡江，可用決戰力爭。若其敗喪，則同死社稷，無所復恨。若其克勝，則北敵奔走，兵勢萬倍，便當乘威南上，逆之中道，不憂不破也。若如子計，恐行散盡，相與坐待敵到，君臣俱降，無復一人死難者，不亦辱乎！」遂渡江戰，吳軍大敗。諸葛觀與五六百人退走，使過迎涕，涕不肯去，觀自往牽之，謂曰：「（且夫）（巨先），天下存亡有大數，豈卿一人所知，如何故自取死爲？」涕垂涕曰：「仲思，今日是我死日也。且我作兒童時，便爲卿家丞相所拔，常恐不得其死，負名賢知顧。今以身殉社稷，復何遁邪？莫牽曳之如是。」觀流涕放之，去百餘步，已見爲晉軍所殺。

吳錄曰：涕少知名，及處大任，希合時趣，將護左右，清論譏之。

搜神記曰：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楊府，榮病死船中二日，時軍已上岸，無有埋之者，忽然大呼，言「人縛軍師！人縛軍師！」聲激揚，遂活。人問之，榮曰：「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，意中大愕，不覺大呼，言『何以縛張軍師』。門下人怒榮，叱逐使去。榮便去，怖懼，口餘聲發揚耳。」其日，悌戰死。榮至晉元帝時猶在。

三月丙寅，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，皓惶憤從之。〔二〕

〔一〕干寶晉紀曰：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曰：「北軍日近，而兵不舉刃，陛下將如之何！」皓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坐岑昏。」皓獨言：「若爾，當以奴謝百姓。」衆因曰：「唯！」遂並起收昏。皓駱驛追止，已屠之也。

戊辰，陶濬從武昌還，即引見，問水軍消息，對曰：「蜀船皆小，今得二萬兵，乘大船戰，自足擊之。」於是合衆，授濬節鉞。明日當發，其夜衆悉逃走。而王濬順流將至，司馬伷、王渾皆臨近境。皓用光祿勳薛瑩、中書令胡冲等計，分遣使奉書於濬、伷、渾曰：「昔漢室失統，九州分裂，先人因時，略有江南，遂分阻山川，與魏乖隔。今大晉龍興，德覆四海。閭閻偷安，未喻天命。至于今者，猥煩六軍，衡蓋路次，遠臨江渚，舉國震惶，假息漏刻。敢緣天朝含弘光大，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，委質請命，惟垂信納，以濟元元。」〔二〕

〔二〕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：「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，奮三千之卒，割據江南，席卷交、廣，開拓洪基，欲祚之萬世。至孤末德，嗣守成緒，不能懷集黎元，多爲咎闕，以違天度。闇昧之變，反謂之祥，致使南蠻逆亂，征討未克。聞晉大衆，遠來臨江，庶竭勞瘁，衆皆摧退，而張悌不反，喪軍過半。孤甚愧悵，于今無聊。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，並復不守。不守者，非糧不足，非城不固，兵將背戰耳。兵之背戰，豈怨兵邪？孤之罪也。天文縣變於上，士民

憤嘆於下，觀此事勢，危如累卵，吳祚終訖，何其局哉！天匪亡吳，孤所招也。瞑目黃壤，當復何顏見四帝乎！公其助勉奇謨，飛筆以聞。」皓又遺羣臣書曰：「孤以不德，忝繼先軌。處位歷年，政教凶勃，遂令百姓久困塗炭，至使一朝歸命有道，社稷傾覆，宗廟無主，慚愧山積，沒有餘罪。自惟空薄，過偷尊號，才瑣質穢，任重王公，故周易有折鼎之誠，詩人有彼其之譏。自居宮室，仍抱篤疾，計有不足，思慮失中，多所荒替。邊側小人，因生酷虐，虐毒橫流，忠順被害。闇昧不覺，尋其壅蔽，孤負諸君，事已難圖，覆水不可收也。今大晉平治四海，勞心務於擢賢，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。管仲極讐，桓公用之，良、平去楚，入爲漢臣，舍亂就理，非不忠也。莫以移朝改朔，用損厥志。嘉勛休尚，愛敬動靜。夫復何言，投筆而已！」

壬申，王濬最先到，於是受皓之降，解縛焚櫬，延請相見。「二」仙以皓致印綬於己，遣使送皓。皓舉家西遷，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于京邑。四月甲申，詔曰：「孫皓窮迫歸降，前詔待之以不死，今皓垂至，意猶愍之，其賜號爲歸命侯。進給衣服車乘，田三十頃，歲給穀五千斛，錢五十萬，絹五百匹，絲五百斤。」皓太子瑾拜中郎，諸子爲王者，拜郎中。「三」五年，皓死于洛陽。「三」

〔一〕晉陽秋曰：濬收其圖籍，領州四，郡四十三，縣三百一十三，戶五十二萬三千，吏三萬二千，兵二十三萬，男女口二百三十萬，米穀二百八十萬斛，舟船五千餘艘，後宮五千餘人。

〔二〕搜神記曰：吳以草創之國，信不堅固，邊屯守將，皆質其妻子，名曰保質。童子少年，以類相與嬉遊者，日有十數。永安二年三月，有一異兒，長四尺餘，年可六七歲，衣青衣，來從羣兒戲，諸兒莫之識也。皆問曰：「爾誰家小兒，

今日忽來？」答曰：「見爾羣戲樂，故來耳。」詳而視之，眼有光芒，燭燭外射。諸兒畏之，重問其故。兒乃答曰：「爾惡我乎？我非人也，乃熒惑星也。將有以告爾：三公鉏，司馬如。」諸兒大驚，或走告大人，大人馳往觀之。兒曰：「舍爾去乎！」竦身而躍，卽以化矣。仰面視之，若引一匹練以登天。大人來者，猶及見焉，飄飄漸高，有頃而沒。時吳政峻急，莫敢宣也。後五年而蜀亡，六年而晉興，至是而吳滅，司馬如矣。

于寶晉紀曰：王濬治船於蜀，吾彥取其流梯以呈孫皓，曰：「晉必有攻吳之計，宜增建平兵。建平不下，終不敢渡江。」皓弗從。陸抗之克步闔，皓意張大，乃使尙廣筮并天下，遇同人之頤，對曰：「吉。庚子歲，青蓋當入洛陽。」故皓不脩其政，而恆有窺上國之志。是歲也實在庚子。

〔三〕吳錄曰：皓以四年十二月死，時年四十二，葬河南縣界。

評曰：孫亮童孺而無賢輔，其替位不終，必然之勢也。休以舊愛宿恩，任用興、布，不能拔進良才，改絃易張，雖志善好學，何益救亂乎？又使旣廢之亮不得其死，友于之義薄矣。皓之淫刑所濫，隕斃流黜者，蓋不可勝數。是以羣下人人惴恐，皆日日以冀，朝不謀夕。其熒惑、巫祝，交致祥瑞，以爲至急。昔舜、禹躬稼，至聖之德，猶或矢誓衆臣，予違女弼，或拜昌言，常若不及。況皓凶頑，肆行殘暴，忠諫者誅，讒諛者進，虐用其民，窮淫極侈，宜腰首分離，以謝百姓。旣蒙不死之詔，復加歸命之寵，豈非曠蕩之恩，過厚之澤也哉！〔二〕

〔二〕孫盛曰：夫古之立君，所以司牧羣黎，故必仰協乾坤，覆燾萬物；若乃淫虐是縱，酷被羣生，則天殛之，剿絕其祚，奪其南面之尊，加其獨夫之戮。是故湯、武抗鉞，不犯不順之譏；漢高奮劍，而無失節之議。何者？誠四海之酷讐，而人神之所擯故也。況咥罪爲逋寇，虐過辛、癸，梟首素旗，猶不足以謝冤魂，滄室荐社，未足以紀暴迹，而乃優以顯命，寵錫仍加，豈翼行天罰，伐罪弔民之義乎？是以知僭逆之不懲，而凶酷之莫戒。詩云：「取彼譖人，投畀豺虎。」聊譖猶然，矧僭虐乎？且神旗電掃，兵臨僞窟，理窮勢迫，然後請命，不赦之罪既彰，三驅之義又塞，極之權道，亦無取焉。

陸機著辨亡論，言吳之所以亡，其上篇曰：「昔漢氏失御，奸臣竊命，禍基京畿，毒徧宇內，皇綱弛紊，王室遂卑。於是羣雄蜂駭，義兵四合，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，電發荆南，權略紛紜，忠勇伯世。威稜則夷羿震蕩，兵交則醜虜授馘，遂掃清宗祚，蒸禋皇祖。於時雲興之將帶州，飄起之師跨邑，哮鬪之羣風驅，熊羆之族霧集，雖兵以義合，同盟戮力，然皆包藏禍心，阻兵怙亂，或師無謀律，喪威稔寇，忠規武節，未有若此其著者也。武烈既沒，長沙桓王逸才命世，弱冠秀發，招攬遺老，與之述業。神兵東驅，奮寡犯衆，攻無堅城之將，戰無交鋒之虜。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，飭法修師而威德翕赫，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，交御豪俊而周瑜爲之傑。彼二君子，皆弘敏而多奇，雅達而聰哲，故同方者以類附，等契者以氣集，而江東蓋多士矣。將北伐諸華，誅鉏干紀，旋皇輿於夷庚，反帝座于紫闥，挾天子以令諸侯，清天步而歸舊物。戎車既次，羣凶側目，大業未就，中世而隕。用集我大皇帝，以奇蹤襲於逸軌，叡心發乎令圖，從政咨於故實，播憲稽乎遺風，而加之以篤固，申之以節儉，嚆咨俊茂，好謀善斷，東帛旅於丘園，旌命交于塗巷。故豪彥尋聲而響臻，志士希光而影驚，異人輻輳，猛士如林。於是張昭爲師傅，周瑜、陸公、魯肅、呂蒙之囑入爲腹心，出作股肱；甘寧、凌統、程普、賀齊、朱桓、朱然之徒奮其威，韓當、潘璋、黃蓋、蔣

欽、周泰之屬宣其力；風雅則諸葛瑾、張承、步騭以聲名光國，政事則顧雍、潘濬、呂範、呂岱以器任幹職，奇偉則虞翻、陸績、張溫、張惇以諷議舉正，奉使則趙咨、沈珩以敏達延譽，術數則吳範、趙達以機祥協德，董襲、陳武殺身以衛主，駱統、劉基疆諫以補過，謀無遺算，舉不失策。故遂割據山川，跨制荆、吳，而與天下爭衡矣。魏氏嘗藉戰勝之威，率百萬之師，浮鄧塞之舟，下漢陰之衆，羽楫萬計，龍躍順流，銳騎千旅，虎步原隰，謀臣盈室，武將連衡，喟然有吞江、潯之志，一宇宙之氣。而周瑜驅我偏師，黜之赤壁，喪旗亂轍，僅而獲免，收迹遠遁。漢王亦馮帝王之號，率巴、漢之民，乘危騁變，結壘千里，志報關羽之敗，圖收湘西之地。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，覆師敗績，困而後濟，絕命永安。續以濡須之寇，臨川摧銳，蓬籠之戰，才輪不反。由是二邦之將，喪氣摧鋒，勢衄財匱，而吳藐然坐乘其弊，故魏人請好，漢氏乞盟，遂躋天號，鼎峙而立。西屠庸蜀之郊，北裂淮漢之浹，東苞百越之地，南括羣蠻之表。於是講八代之禮，蒐三王之樂，告類上帝，拱揖羣后。虎臣毅卒，循江而守，長戟勁鐵，望颯而奮。庶尹盡規於上，四民展業于下，化協殊裔，風衍遐圻。乃俾一介行人，撫巡外域，巨象逸駿，擾於外閑，明珠瑋寶，輝於內府，珍瑰重跡而至，奇玩應響而赴，輜軒騁於南荒，衝輞息於朔野，齊民免于戈之患，戎馬無晨服之虞，而帝業固矣。大皇既歿，幼主蒞朝，奸回肆虐。景皇聿興，虔修遺憲，政無大闕，守文之良主也。降及歸命之初，典刑未滅，故老猶存。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，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規，而施績、范慎以威重顯，丁奉、鍾離斐以武毅稱，孟宗、丁固之徒爲公卿，樓玄、賀劭之屬掌機事，元首雖病，股肱猶良。爰及末葉，羣公既喪，然後黔首有瓦解之志，皇家有土崩之變，曆命應化而微，王師躡運而發，卒散於陳，民奔于邑，城池無藩籬之固，山川無溝阜之勢，非有工輪雲梯之械，智伯灌激之害，楚子築室之圍，燕人濟西之隊，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。雖忠臣孤憤，烈士死節，將奚救哉？夫曹、劉之將非一世之選，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，戰守之道抑有前符，險阻之利俄然未改，

而成敗實理，古今詭趣，何哉？彼此之化殊，授任之才異也。」

其下篇曰：「昔三方之王也，魏人據中夏，漢氏有岷、益，吳制荆、揚而奄交、廣。曹氏雖功濟諸華，虐亦深矣，其民怨矣。劉公因險飾智，功已薄矣，其俗陋矣。吳桓王基之以武，太祖成之以德，聰明睿達，懿度深遠矣。其求賢如不及，恤民如稚子，接士盡盛德之容，親仁罄丹府之愛。拔呂蒙於戎行，識潘濬于係虜。推誠信士，不恤人之我欺；量能授器，不患權之我逼。執鞭鞠躬，以重陸公之威；悉委武衛，以濟周瑜之師。卑宮菲食，以豐功臣之賞；披懷虛己，以納謨士之算。故魯肅一面而自託，士燮豪險而效命。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，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，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，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，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，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，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，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。是以忠臣競盡其謀，志士咸得肆力，洪規遠略，固不厭夫區區者也。故百官苟合，庶務未遑。初都建業，羣臣請備禮秩，天子辭而不許，曰：『天下其謂朕何！』宮室輿服，蓋慊如也。爰及中葉，天人之分既定，百度之缺粗修，雖醴化懿綱，未齒乎上代，抑其體國經民之具，亦足以爲政矣。地方幾萬里，帶甲將百萬，其野沃，其民練，其財豐，其器利，東負滄海，西阻險塞，長江制其區宇，峻山帶其封域，國家之利，未見有弘於茲者矣。借使中才守之以道，善人御之有術，敦率遺憲，勤民謹政，循定策，守常險，則可以長世永年，未有危亡之患。或曰，吳、蜀脣齒之國，蜀滅則吳亡，理則然矣。夫蜀蓋藩援之與國，而非吳人之存亡也。何則？其郊境之接，重山積險，陸無長轂之徑；川阨流迅，水有驚波之艱。雖有銳師百萬，啓行不過千夫；軸轡千里，前驅不過百艦。故劉氏之伐，陸公喻之長蛇，其勢然也。昔蜀之初亡，朝臣異謀，或欲積石以險其流，或欲機械以御其變。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，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，固無可遏之理，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，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，卽荆、揚而爭舟楫之用，是天贊我也，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。逮步

聞之亂，憑保城以延疆寇，重資幣以誘羣蠻。于時大邦之衆，雲翔電發，縣旌江介，築壘遵渚，襟帶要害，以止吳人之西，而巴漢舟師，沿江東下。陸公以偏師三萬，北據東坑，深溝高壘，案甲養威。反虜蹤跡待戮，而不敢北關生路，疆寇敗績宵遁，喪師大半，分命銳師五千，西禦水軍，東西同捷，獻俘萬計。信哉賢人之謀，豈欺我哉！自是烽燧罕警，封域寡虞。陸公沒而潛謀兆，吳釁深而六師駭。夫太康之役，衆未盛乎曩日之師，廣州之亂，禍有愈乎向時之難，而邦家顛覆，宗廟爲墟。嗚呼！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，不其然與！易曰『湯武革命順乎天』，玄曰『亂不極則治不形』，言帝王之因天時也。古人有言，曰『天時不如地利』，易曰『王侯設險以守其國』，言爲國之恃險也。又曰『地利不如人和』，『在德不在險』，言守險之由人也。吳之興也，參而由焉，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。及其亡也，恃險而已，又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。夫四州之氓非無衆也，大江之南非乏俊也，山川之險易守也，勁利之器易用也，先政之業易循也，功不興而禍遽者何哉？所以用之者失也。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，審存亡之至數，恭己以安百姓，敦惠以致人和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，慈和以給士民之愛。是以其安也，則黎元與之同慶；及其危也，則兆庶與之共患。安與衆同慶，則其危不可得也；危與下共患，則其難不足卹也。夫然，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，麥秀無悲殷之思，黍離無愍周之感矣。』



# 三國志卷四十九

吳書四

## 劉繇太史慈士燮傳第四

劉繇字正禮，東萊牟平人也。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，子孫家焉。繇伯父寵，爲漢太尉。<sup>〔一〕</sup>繇兄岱，字公山，歷位侍中，兗州刺史。<sup>〔二〕</sup>

<sup>〔一〕</sup>續漢書曰：繇祖父本，師受經傳，博學羣書，號爲通儒。舉賢良方正，爲般長，卒官。寵字祖榮，受父業，以經明行修，舉孝廉，光祿（大夫）察四行，除東平陵令。視事數年，以母病棄官，百姓士民攀輿拒輪，充塞道路，車不得前，乃止亭，輕服潛遁，歸脩供養。後辟大將軍府，稍遷會稽太守，正身率下，郡中大治。徵入爲將作大匠。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，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，聞寵遷，相率共送寵，人齎百錢。寵見，勞來曰：「父老何乃自苦遠來！」皆對曰：「山谷鄙老，生未嘗至郡縣。他時吏發求不去，民間或夜不絕狗吠，竟夕民不得安。自明府下車以來，狗不夜吠，吏稀至民間，年老遭值聖化，今聞當見棄去，故勦力來送。」寵謝之，爲選受一大錢，故會稽號寵爲取一錢太守。其清如是。寵前後歷二郡，八居九列，四登三事。家不藏賄，無重寶器，恆菲飲食，薄衣服，弊車羸馬，號爲褊陋。三去相位，輒歸本土。往來京師，常下道脫驂過，人莫知焉。寵嘗欲止亭，亭吏止之曰：「整頓傳舍，以待劉公，不可得止。」寵因過去。其廉儉皆此類也。以老病卒于家。

〔三〕續漢書曰：繇父輿，一名方，山陽太守。岱、繇皆有雋才。

英雄記稱岱孝悌仁恕，以虛己受人。

繇年十九，從父韙爲賊所劫質，繇篡取以歸，由是顯名。舉孝廉，爲郎中，除下邑長。時郡守以貴戚託之，遂棄官去。州辟部濟南，濟南相中常侍子，貪穢不循，繇奏免之。平原陶丘洪薦繇，欲令舉茂才。刺史曰：「前年舉公山，奈何復舉正禮乎？」洪曰：「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，擢正禮於後，所謂御二龍於長塗，騁騏驎於千里，不亦可乎！」會辟司空掾，除侍御史，不就。避亂淮浦，詔書以爲揚州刺史。時袁術在淮南，繇畏憚，不敢之州。欲南渡江，吳景、孫贛迎置曲阿。術圖爲僭逆，攻沒諸郡縣。繇遣樊能、張英屯江邊以拒之，以景、贛術所授用，乃迫逐使去。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，與景、贛并力攻英、能等，歲餘不下。漢命加繇爲牧，振武將軍，衆數萬人。孫策東渡，破英、能等。繇奔丹徒，〔二〕遂泝江南保豫章，駐彭澤。笮融先至，笮音壯力反。殺太守朱皓，〔三〕入居郡中。繇進討融，爲融所破，更復招合屬縣，攻破融。融敗走入山，爲民所殺。繇尋病卒，時年四十二。

〔一〕袁宏漢紀曰：劉繇將奔會稽，許子將曰：「會稽富實，策之所食，且窮在海隅，不可往也。不如豫章，北連豫壤，西接荊州。若收合吏民，遣使貢獻，與曹兗州相聞，雖有袁公路隔在其間，其人豺狼，不能久也。足下受王命，孟德、景升必相救濟。」繇從之。

〔三〕獻帝春秋曰：是歲，繇屯彭澤，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。許子將謂繇曰：「笮融出軍，不顧（命）名義者也。」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，宜使密防之。」融到，果詐殺皓，代領郡事。

笮融者，丹楊人，初聚衆數百，往依徐州牧陶謙。謙使督廣陵、彭城運漕，遂放縱擅殺，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。乃大起浮圖祠，以銅爲人，黃金塗身，衣以錦采，垂銅鑿九重，下爲重樓閣道，可容三千餘人，悉課讀佛經，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，復其他役以招致之，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。每浴佛，多設酒飯，布席於路，經數十里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，費以巨億計。曹公攻陶謙，徐土騷動，融將男女萬口，馬三千匹，走廣陵，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。先是，彭城相薛禮爲陶謙所偏，屯秣陵。融利廣陵之衆，因酒酣殺昱，放兵大略，因載而去。過殺禮，然後殺皓。

後策西伐江夏，還過豫章，收載繇喪，善遇其家。王朗遺策書曰：「劉正禮昔初臨州，未能自達，實賴尊門爲之先後，用能濟江成治，有所處定。踐境之禮，感分結意，情在終始。後以袁氏之嫌，稍更乖刺。更以同盟，還爲讐敵，原其本心，實非所樂。康寧之後，常願渝平更成，復踐宿好。一爾分離，款意不昭，奄然殂隕，可爲傷恨！知敦以厲薄，德以報怨，收骨育孤，哀亡愍存，捐既往之猜，保六尺之託，誠深恩重分，美名厚實也。昔魯人雖有齊怨，不廢喪紀，春秋善之，謂之得禮，誠良史之所宜藉，鄉校之所歎聞。正禮元子，致有志操，想必有

以殊異。威盛刑行，施之以恩，不亦優哉！」

繇長子基，字敬輿，年十四，居繇喪盡禮，故吏餽餉，皆無所受。〔二〕姿容美好，孫權愛敬之。權爲驃騎將軍，辟東曹掾，拜輔義校尉、建忠中郎將。權爲吳王，遷基大農。權嘗宴飲，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，權欲殺之，威怒甚盛，由基諫爭，翻以得免。權大暑時，嘗於船中宴飲，於船樓上值雷雨，權以蓋自覆，又命覆基，餘人不得也。其見待如此。徙郎中令。權稱尊號，改爲光祿勳，分平尚書事。年四十九卒。後權爲子霸納基女，賜第一區，四時寵賜，與全、張比。基二弟，鑠、尚，皆騎都尉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基遭多難，嬰丁困苦，潛處味道，不以爲戚。與羣弟居，常夜臥早起，妻妾希見其面。諸弟敬憚，事之猶父。不妄交游，門無雜賓。

太史慈字子義，東萊黃人也。少好學，仕郡奏曹史。會郡與州有隙，曲直未分，以先聞者爲善。時州章已去，郡守恐後之，求可使者。慈年二十一，以選行，晨夜取道，到洛陽，詣公車門，見州吏始欲求通。慈問曰：「君欲通章邪？」吏曰：「然。」問：「章安在？」曰：「車上。」慈曰：「章題署得無誤邪？取來視之。」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，因爲取章。慈已先懷刀，便截敗之。吏踴躍大呼，言「人壞我章」！慈將至車間，與語曰：「向使君不以章相與，

吾亦無因得敗之，是爲吉凶禍福等耳，吾不獨受此罪。豈若默然俱出去，可以存易亡，無事俱就刑辟。」吏言：「君爲郡敗吾章，已得如意，欲復亡爲？」慈答曰：「初受郡遣，但來視章通與未耳。吾用意太過，乃相敗章。今還，亦恐以此見譴怒，故俱欲去爾。」吏然慈言，卽日俱去。慈旣與出城，因遁還通郡章。州家聞之，更遣吏通章，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，州受其短。由是知名，而爲州家所疾。恐受其禍，乃避之遼東。

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，數遣人訊問其母，并致餉遺。時融以黃巾寇暴，出屯都昌，爲賊管亥所圍。慈從遼東還，母謂慈曰：「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，至汝行後，贍恤殷勤，過於故舊，今爲賊所圍，汝宜赴之。」慈留二日，單步徑至都昌。時圍尙未密，夜伺閒隙，得入見融，因求兵出斫賊。融不聽，欲待外救，未有至者，而圍日逼。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，城中人無由得出，慈自請求行。融曰：「今賊圍甚密，衆人皆言不可，卿意雖壯，無乃實難乎？」慈對曰：「昔府君傾意於老母，老母感遇，遣慈赴府君之急，固以慈有可取，而來必有益也。今衆人言不可，慈亦言不可，豈府君愛顧之義，老母遣慈之意邪？事已急矣，願府君無疑。」融乃然之。於是嚴行蓐食，須明，便帶鞬攝弓上馬，將兩騎自隨，各作一的持之，開門直出。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，兵馬互出。慈引馬至城下塹內，植所持的各一，出射之，射之畢，徑入門。明晨復如此，圍下人或起或臥，慈復植的，射之畢，復入門。明晨復出如此，無復起者，於是

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。比賊覺知，慈行已過，又射殺數人，皆應弦而倒，故無敢追者。遂到平原，說備曰：「慈，東萊之鄙人也，與孔北海親非骨肉，比非鄉黨，特以名志相好，有分災共患之義。今管亥暴亂，北海被圍，孤窮無援，危在旦夕。以君有仁義之名，能救人之急，故北海區區，延頸侍仰，使慈冒白刃，突重圍，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，惟君所以存之。」備斂容答曰：「孔北海知世閒有劉備邪！」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。賊聞兵至，解圍散走。融既得濟，益奇貴慈，曰：「卿吾之少友也。」事畢，還啓其母，母曰：「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。」

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，慈自遼東還，未與相見，暫渡江到曲阿見繇，未去，會孫策至。或勸繇可以慈爲大將軍，繇曰：「我若用子義，許子將不當笑我邪？」但使慈偵視輕重。時獨與一騎卒遇策。策從騎十三，皆韓當、宋謙、黃蓋輩也。慈便前鬪，正與策對。策刺慈馬，而擎得慈項上手戟，慈亦得策兜鍪。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，於是解散。

慈當與繇俱奔豫章，而遁於蕪湖，亡入山中，稱丹楊太守。是時，策已平定宣城以東，惟涇以西六縣未服。慈因進住涇縣，立屯府，大爲山越所附。策躬自攻討，遂見囚執。策即解縛，捉其手曰：「寧識神亭時邪？若卿爾時得我云何？」慈曰：「未可量也。」策大笑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當與卿共之。」（一）即署門下督，還吳授兵，拜折衝中郎將。後劉繇亡於豫章，

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，策命慈往撫安焉。<sup>〔三〕</sup>左右皆曰：「慈必北去不還。」策曰：「子義捨我，當復與誰？」錢送昌門，把腕別曰：「何時能還？」答曰：「不過六十日。」果如期而反。<sup>〔三〕</sup>

〔二〕吳歷云：慈於神亭戰敗，爲策所執。策素聞其名，卽解縛請見，咨問進取之術。慈答曰：「破軍之將，不足與論事。」策曰：「昔韓信定計於廣武，今策決疑於仁者，君何辭焉？」慈曰：「州軍新破，士卒離心，若儼分散，難復合聚；欲出宣恩安集，恐不合尊意。」策長跪答曰：「誠本心所望也。明日中，望君來還。」諸將皆疑，策曰：「太史子義，青州名士，以信義爲先，終不欺策。」明日，大請諸將，豫設酒食，立竿視影。日中而慈至，策大悅，常與參論諸軍事。

臣松之案：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，爲策所得，與本傳大異，疑爲謬誤。

江表傳曰：策問慈曰：「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，赴文舉，請詣玄德，皆有烈義，天下智士也，但所託未得其人。射鈎斬祛，古人不嫌。孤是卿知己，勿憂不如意也。」出教曰：「龍欲騰翥，先階尺木者也。」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策謂慈曰：「劉牧往責吾爲袁氏攻廬江，其意頗猥，理恕不足。何者？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，盡在公路許。孤志在立事，不得不屈意於公路，求索故兵，再往纔得千餘人耳。仍令孤攻廬江，爾時事勢，不得不爲行。但其後不遵臣節，自棄作邪僭事，諫之不從。丈夫義交，苟有大故，不得不離，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。今劉繇喪亡，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。今兒子在豫章，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，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？卿則州人，昔又從事，寧能往視其兒子，並宣孤意於其部曲？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，不樂來者且安慰之。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

方規何似，視廬陵、鄱陽人民親附之否？卿手下兵，宜將多少，自由意。」慈對曰：「慈有不赦之罪，將軍量同桓、文，待遇過望。古人報生以死，期於盡節，沒而後已。今並息兵，兵不宜多，將數十人，自足以往還也。」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策初遣慈，議者紛紜，謂慈未可信，或云與華子魚州里，恐留彼爲籌策，或疑慈西託黃祖，假路還北，多言遣之非計。策曰：「諸君語皆非也，孤斷之詳矣。」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，然非縱橫之人。其心有士謨，志經道義，貴重然諾，一以意許知己，死亡不相負，諸君勿復憂也。」慈從豫章還，議者乃始服。慈見策曰：「華子魚良德也，然非籌略才，無他方規，自守而已。又丹楊儋芝自擅廬陵，詐言被詔書爲太守。鄱陽民帥別立宗部，阻兵守界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，言『我以別立郡，須漢遣真太守來，當迎之耳』。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、鄱陽，近自海昏有上繚壁，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，惟輸租布於郡耳，發召一人遂不可得，子魚亦覩視之而已。」策拊掌大笑，（仍）〔乃〕有兼井之志矣。頃之，遂定豫章。

劉表從子磐，驍勇，數爲寇於艾、西安諸縣。策於是分海昏、建昌左右六縣，以慈爲建昌都尉，治海昏，并督諸將拒磐。磐絕迹不復爲寇。

慈長七尺七寸，美鬚髯，猿臂善射，弦不虛發。嘗從策討麻保賊，賊於屯裏緣樓上行，慈以手持樓櫓，慈引弓射之，矢貫手著櫓，圍外萬人莫不稱善。其妙如此。曹公聞其名，遣慈書，以篋封之，發省無所道，而但貯當歸。孫權統事，以慈能制磐，遂委南方之事。年四十一，建安十一年卒。〔二〕子享，官至越騎校尉。〔三〕

〔二〕吳書曰：慈臨亡，歎息曰：「丈夫生世，當帶七尺之劍，以升天子之階。今所志未從，奈何而死乎！」權甚悼惜之。



〔三〕吳書曰：享字元復，歷尚書、吳郡太守。

士燮字威彥，蒼梧廣信人也。其先本魯國汶陽人，至王莽之亂，避地交州。六世至燮父賜，桓帝時爲日南太守。燮少游學京師，事潁川劉子奇，治左氏春秋。察孝廉，補尚書郎，公事免官。父賜喪闋後，舉茂才，除巫令，遷交趾太守。

弟壹，初爲郡督郵。刺史丁宮徵還京都，壹侍送勤恪，宮感之，臨別謂曰：「刺史若待罪三事，當相辟也。」後宮爲司徒，辟壹。比至，宮已免，黃琬代爲司徒，甚禮遇壹。董卓作亂，壹亡歸鄉里。〔二〕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，州郡擾亂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，次弟徐聞令，黼領九真太守，黼音于鄙反，見字林。黼弟武，領南海太守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琬與卓相害，而壹盡心於琬，甚有聲稱。卓惡之，乃署教曰：「司徒掾士壹，不得除用。」故歷年不遷。會卓入關，壹乃亡歸。

燮體器寬厚，謙虛下士，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。耽玩春秋，爲之注解。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：「交趾士府君既學問優博，又達於從政，處大亂之中，保全一郡，二十餘年疆場無事，民不失業，羈旅之徒，皆蒙其慶，雖寶融保河西，曷以加之？官事小闋，輒玩習書傳，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，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，皆有師說，意思甚密。又尚書兼通古

今，大義詳備。聞京師古今之學，是非忿爭，今欲條左氏、尙書長義上之。」其見稱如此。

變兄弟並爲列郡，雄長一州，偏在萬里，威尊無上。出入鳴鍾磬，備具威儀，笳簫鼓吹，車騎滿道，胡人夾轂焚燒香者常有數十。妻妾乘輜輶，子弟從兵騎，當時貴重，震服百蠻，尉他不足踰也。〔二〕武先病沒。

〔一〕葛洪神仙傳曰：變嘗病死，已三日，仙人董奉以一丸藥與服，以水含之，捧其頭搖（指）（消）之，食頃，卽開目動手，顏色漸復，半日能起坐，四日復能語，遂復常。奉字君異，候官人也。

朱符死後，漢遣張津爲交州刺史，津後又爲其將區景所殺，而荊州牧劉表遣零陵賴恭代津。是時蒼梧太守史璜死，表又遣吳巨代之，與恭俱至。漢聞張津死，賜變璽書曰：「交州絕域，南帶江海，上恩不宣，下義壅隔，知逆賊劉表又遣賴恭闕看南土，今以變爲綏南中郎將，董督七郡，領交趾太守如故。」後變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，是時天下喪亂，道路斷絕，而變不廢貢職，特復下詔拜安遠將軍，封龍度亭侯。

後巨與恭相失，舉兵逐恭，恭走還零陵。建安十五年，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。騭到，變率兄弟奉承節度。而吳巨懷異心，騭斬之。權加變爲左將軍。建安末年，變遣子歐入質，權以爲武昌太守，變、壹諸子在南者，皆拜中郎將。變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，率郡人民使遙東附，權益嘉之，遷衛將軍，封龍編侯，弟壹偏將軍，都鄉侯。變每遣使詣權，致雜香細葛，

輒以千數，明珠、大貝、流離、翡翠、瑇瑁、犀、象之珍，奇物異果，蕉、邪、龍眼之屬，無歲不至。壹時貢馬凡數百匹。權輒爲書，厚加寵賜，以答慰之。變在郡四十餘歲，黃武五年，年九十卒。

權以交趾縣遠，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，呂岱爲刺史；交趾以南爲交州，戴良爲刺史。又遣陳時代變爲交趾太守。岱留南海，良與時俱前行到合浦，而變子徽自署交趾太守，發宗兵拒良。良留合浦。交趾桓鄰，變舉吏也，叩頭諫徽使迎良，徽怒，笞殺鄰。鄰兄治子發又合宗兵擊徽，徽閉門城守，治等攻之數月不能下，乃約和親，各罷兵還。而呂岱被詔誅徽，自廣州將兵晝夜馳入，過合浦，與良俱前。壹子中郎將匡與岱有舊，岱署匡師友從事，先移書交趾，告喻禍福，又遣匡見徽，說令服罪，雖失郡守，保無他憂。岱尋匡後至，徽兄祗、弟幹、頌等六人肉袒奉迎。岱謝令復服，前至郡下。明日早施帳幔，請徽兄弟以次入，賓客滿坐。岱起，擁節讀詔書，數徽罪過，左右因反縛以出，即皆伏誅，傳首詣武昌。壹、黈、匡後出，權原其罪，及變質子厥，皆免爲庶人。數歲，壹、黈坐法誅。厥病卒，無子，妻寡居，詔在所月給俸米，賜錢四十萬。

〔二〕孫盛曰：夫柔遠能邇，莫善於信；保大定功，莫善於義。故齊桓創基，德彰於柯會；晉文始伯，義顯於伐原。故能九合一匡，世主夏盟，令問長世，貽範百王。呂岱師友士匡，使通信誓，徽兄弟肉袒，推心委命，岱因滅之，以要

功利，君子是以知孫權之不能遠略，而呂氏之祚不延者也。

評曰：劉繇藻厲名行，好尙臧否，至於擾攘之時，據萬里之土，非其長也。太史慈信義篤烈，有古人之分。士燮作守南越，優游終世，至子不愼，自貽凶咎，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，使之然也。

# 三國志卷五十

吳書五

## 妃嬪傳第五

孫破虜吳夫人，吳主權母也。本吳人，徙錢唐，早失父母，與弟景居。孫堅聞其才貌，欲娶之。吳氏親戚嫌堅輕狡，將拒焉，堅甚以慚恨。夫人謂親戚曰：「何愛一女以取禍乎？如有不遇，命也。」於是遂許爲婚，生四男一女。〔一〕

〔一〕搜神記曰：初，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，旣而生策。及權在孕，又夢日入其懷，以告堅曰：「昔妊策，夢月入我懷，今也又夢日入我懷，何也？」堅曰：「日月者陰陽之精，極貴之象，吾子孫其興乎！」

景常隨堅征伐有功，拜騎都尉。袁術上景領丹楊太守，討故太守周昕，遂據其郡。孫策與孫河、呂範依景，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，郎敗走。會爲劉繇所迫，景復北依術，術以爲督軍中郎將，與孫賁共討樊能、于麋於橫江，又擊笮融、薛禮於秣陵。時策被創牛渚，降賊復反，景攻討，盡禽之。從討劉繇，繇奔豫章，策遣景、賁到壽春報術。術方與劉備爭徐州，以景爲廣陵太守。術後僭號，策以書喻術，術不納，便絕江津，不與通，使人告景。景卽委郡

東歸，策復以景爲丹楊太守。漢遣議郎王誦音普。銜命南行，表景爲揚武將軍，領郡如故。

及權少年統業，夫人助治軍國，甚有補益。〔一〕建安七年，臨薨，引見張昭等，屬以後事，合葬高陵。〔二〕

〔一〕會稽典錄曰：策功曹魏騰，以迂意見譴，將殺之，士大夫憂恐，計無所出。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：「汝新造江南，其事未集，方當優賢禮士，捨過錄功。魏功曹在公盡規，汝今日殺之，則明日人皆叛汝。吾不忍見禍之及，當先投此井中耳。」策大驚，遽釋騰。夫人智略權譎，類皆如此。

〔二〕志林曰：按會稽貢舉簿，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，無舉者，云府君遭憂，此則吳后以十二年薨也。八年九年皆有貢舉，斯甚分明。

八年，景卒官，子奮授兵爲將，封新亭侯，卒。〔一〕子安嗣，安坐黨魯王霸死。奮弟祺嗣，〔二〕封都亭侯，卒。子纂嗣。纂妻卽滕胤女也，胤被誅，并遇害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權征荊州，拜奮 吳郡都督，以鎮東方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祺與張溫、顧譚友善，權令關平辭訟事。

吳主權謝夫人，會稽山陰人也。父熒，漢尚書郎、徐令。〔一〕權母吳，爲權聘以爲妃，愛幸有寵。後權納姑孫徐氏，欲令謝下之，謝不肯，由是失志，早卒。後十餘年，弟承拜五官郎中，稍遷長沙東部都尉、武陵太守，撰後漢書百餘卷。〔二〕

〔一〕斐子承撰後漢書，稱斐幼以仁孝爲行，明達有令才。斐弟貞，履蹈法度，篤學尚義，舉孝廉，建昌長，卒官。

〔二〕會稽典錄曰：承字偉平，博學洽聞，嘗所知見，終身不忘。子崇，揚威將軍，崇弟勛，吳郡太守，並知名。

吳主權徐夫人，吳郡富春人也。祖父眞，與權父堅相親，堅以妹妻眞，生琨。琨少仕州郡，漢末擾亂，去吏，隨堅征伐有功，拜偏將軍。堅薨，隨孫策討樊能、于麋等於橫江，擊張英於當利口，而船少，欲駐軍更求。琨母時在軍中，謂琨曰：「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，則不利矣，如何可駐邪？」宜伐蘆葦以爲泚，佐船渡軍。」〔一〕琨具啓策，策卽行之，衆悉俱濟，遂破英，擊走笮融、劉繇，事業克定。策表琨領丹楊太守，會吳景委廣陵來東，復爲丹楊守，〔二〕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，從破廬江太守李術，封廣德侯，遷平虜將軍。後從討黃祖，中流矢卒。

〔一〕泚音敷。郭璞注方言曰：「泚，水中簿也。」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初，袁術遣從弟胤爲丹楊，策令琨討而代之。會景還，以景前在仕，丹楊寬仁得衆，吏民所思，而琨手下兵多，策嫌其太重，且方攻伐，宜得琨衆，乃復用景，召琨還吳。

琨生夫人，初適同郡陸尙。尙卒，權爲討虜將軍在吳，聘以爲妃，使母養子登。後權遷移，以夫人妒忌，廢處吳。積十餘年，權爲吳王及卽尊號，登爲太子，羣臣請立夫人爲后，權意在步氏，卒不許。後以疾卒。兄矯，嗣父琨侯，討平山越，拜偏將軍，先夫人卒，無子。

弟祚襲封，亦以戰功至（于）蕪湖督、平魏將軍。

吳主權步夫人，臨淮淮陰人也，與丞相騰同族。漢末，其母攜將徙廬江，廬江爲孫策所破，皆東渡江，以美麗得幸於權，寵冠後庭。生一女，長曰魯班，字大虎，前配周瑜子循，後配全琮；少曰魯育，字小虎，前配朱據，後配劉纂。（二）

〔一〕吳歷曰：纂先尙權中女，早卒，故又以小虎爲繼室。

夫人性不妒忌，多所推進，故久見愛待。權爲王及帝，意欲以爲后，而羣臣議在徐氏，權依違者十餘年，然宮內皆稱皇后，親戚上疏稱中宮。及薨，臣下緣權指，請追正名號，乃贈印綬，策命曰：「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，皇帝曰：嗚呼皇后，惟后佐命，共承天地。虔恭夙夜，與朕均勞。內教脩整，禮義不愆。寬容慈惠，有淑懿之德。民臣縣望，遠近歸心。朕以世難未夷，大統未一，緣后雅志，每懷謙損。是以于時未授名號，亦必謂后降年有永，永與朕躬對揚天休。不寤奄忽，大命近止。朕恨本意不早昭顯，傷后殂逝，不終天祿。愍悼之至，痛于厥心。今使使持節丞相（醴陵亭侯）〔醴陵侯〕，奉策授號，配食先后。魂而有靈，嘉其寵榮。嗚呼哀哉！」葬於蔣陵。



吳主權王夫人，琅邪人也。〔一〕夫人以選入宮，黃武中得幸，生（孫）和，寵次步氏。步氏薨後，和立爲太子，權將立夫人爲后，而全公主素憎夫人，稍稍譖毀。及權寢疾，言有喜色，由是權深責怒，以憂死。和子皓立，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，封三弟皆列侯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夫人父名廬九。

吳主權王夫人，南陽人也，以選入宮，嘉禾中得幸，生（孫）休。及和爲太子，和母貴重，諸姬有寵者，皆出居外。夫人出公安，卒，因葬焉。休卽位，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，改葬敬陵。王氏無後，封同母弟文雍爲亭侯。

吳主權潘夫人，會稽句章人也。父爲吏，坐法死。夫人與姊俱輸織室，權見而異之，召充後宮。得幸有娠，夢有以龍頭授己者，己以蔽膝受之，遂生（孫）亮。亮十三年，亮立爲太子，請出嫁夫人之姊，權聽許之。明年，立夫人爲皇后。性險妒容媚，自始至卒，譖害袁夫人等甚衆。〔一〕權不豫，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，呂后專制故事。侍疾疲勞，因以羸疾，諸宮人伺其昏臥，共縊殺之，託言中惡。後事泄，坐死者六七十人。權尋薨，合葬蔣陵。孫亮卽位，以夫人姊壻譚紹爲騎都尉，授兵。亮廢，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。

〔二〕吳錄曰：袁夫人者，袁術女也，有節行而無子。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，輒不育。及步夫人薨，權欲立之。夫人自以無子，固辭不受。

孫亮全夫人，全尚女也。〔尚〕從祖母公主愛之，每進見輒與俱。及潘夫人母子有寵，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，乃勸權爲潘氏男亮納夫人，亮遂爲嗣。夫人立爲皇后，以尚爲城門校尉，封都亭侯，代滕胤爲太常、衛將軍，進封永平侯，錄尚書事。時全氏侯有五人，並典兵馬，其餘爲侍郎、騎都尉，宿衛左右，自吳興，外戚貴盛莫及。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，而全懌、全端、全禕、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，全熙謀泄見殺，由是諸全衰弱。會孫綝廢亮爲會稽王，後又黜爲候官侯，夫人隨之國，居候官，尚將家屬徙零陵，追見殺。〔二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亮妻惠解有容色，居候官，吳平乃歸，永寧中卒。

孫休朱夫人，朱據女，休姊公主所生也。〔二〕赤烏末，權爲休納以爲妃。休爲琅邪王，隨居丹楊。建興中，孫峻專政，公族皆患之。全尚妻卽峻姊，故惟全主祐焉。初，孫和爲太子時，全主譖害王夫人，欲廢太子，立魯王，朱主不聽，由是有隙。五鳳中，孫儀謀殺峻，事覺被誅。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，峻枉殺朱主。休懼，遣夫人還建業，執手泣別。旣至，峻遣

還休。太平中，孫亮知朱主爲全主所害，問朱主死意？全主懼曰：「我實不知，皆據二子熊、損所白。」亮殺熊、損。損妻是峻妹也，孫綝益忌亮，遂廢亮，立休。永安五年，立夫人爲皇后。休卒，羣臣尊夫人爲皇太后。孫皓卽位月餘，貶爲景皇后，稱安定宮。甘露元年七月，見逼薨，合葬定陵。〔三〕

〔二〕臣松之以爲休妻其甥，事同漢惠。荀悅譏之已當，故不復廣言。

〔三〕搜神記曰：孫峻殺朱主，埋於石子岡。歸命卽位，將欲改葬之。冢墓相亞，不可識別，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，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，使察鑒之，不得相近。久時，二人俱白：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，上著青錦束頭，紫白袷裳，丹縹絲履，從石子岡上半岡，而以手抑膝長太息，小住須臾，進一冢上便住，徘徊良久，奄然不見。二人之言，不謀而同，於是開冢，衣服如之。

孫和何姬，丹楊句容人也。父遂，本騎士。孫權嘗游幸諸營，而姬觀於道中，權望見異之，命宦者召入，以賜子和。生男，權喜，名之曰彭祖，卽皓也。太子和旣廢，後爲南陽王，居長沙。孫亮卽位，孫峻輔政。峻素媚事全主，全主與和母有隙，遂勸峻徙和居新都，遣使賜死，嫡妃張氏亦自殺。何姬曰：「若皆從死，誰當養孤？」遂拊育皓，及其三弟。皓卽位，尊和爲昭獻皇帝，〔二〕何姬爲昭獻皇后，稱升平宮，月餘，進爲皇太后。封弟洪，永平侯，蔣溧

陽侯，植宣城侯。洪卒，子邈嗣，爲武陵監軍，爲晉所殺。植官至大司徒。吳末昏亂，何氏驕僭，子弟橫放，百姓患之。故民譌言「皓久死，立者何氏子」云。〔三〕

〔二〕吳錄曰：皓初尊和爲昭獻皇帝，俄改曰文皇帝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皓以張布女爲美人，有寵，皓問曰：「汝父所在？」答曰：「賊以殺之。」皓大怒，棒殺之。後思其顏色，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，恆置座側。問左右：「布復有女否？」答曰：「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。」卽奪純妻入宮，大有寵，拜爲左夫人，晝夜與夫人房宴，不聽朝政，使尙方以金作華燧、步搖、假髻以千數。令宮人著以相撲，朝成夕敗，輒出更作，工匠因緣偷盜，府藏爲空。會夫人死，皓哀愍思念，葬于苑中，大作冢，使工匠刻柏作木人，內冢中以爲兵衛，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，不可稱計。已葬之後，皓治喪於內，半年不出。國人見葬太奢麗，皆謂皓已死，所葬者是也。皓舅子何都顏狀似皓，云都代立。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，舉兵欲還誅都，都叔父植時爲備海督，擊殺熙，夷三族，譌言乃息，而人心猶疑。

孫皓滕夫人，故太常胤之族女也。胤夷滅，夫人父牧，以疎遠徙邊郡。孫休卽位，大赦，得還，以牧爲五官中郎。皓旣封烏程侯，聘牧女爲妃。皓卽位，立爲皇后，封牧高密侯，拜衛將軍，錄尙書事。後朝士以牧尊戚，頗推令諫爭。而夫人寵漸衰，皓滋不悅，皓母何恆左右之。又太史言，於運曆，后不可易，皓信巫覡，故得不廢，常供養升平宮。牧見遣居蒼梧郡，雖爵位不奪，其實裔也，遂道路憂死。長秋官僚，備員而已，受朝賀表疏如故。而皓內

諸寵姬，佩皇后璽紱者多矣。〔二〕天紀四年，隨皓遷于洛陽。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皓又使黃門備行州郡，科取將吏家女。其二千石大臣子女，皆當歲歲言名，年十五六一簡閱，簡閱不中，乃得出嫁。後宮千數，而採擇無已。

評曰：易稱「正家而天下定」。詩云：「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」誠哉，是言也！遠觀齊桓，近察孫權，皆有識士之明，傑人之志，而嫡庶不分，閨庭錯亂，遺笑古今，殃流後嗣。由是論之，惟以道義爲心，平一爲主者，然後克免斯累邪！



# 三國志卷五十一

吳書六

## 宗室傳第六

孫靜字幼臺，堅季弟也。堅始舉事，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，以爲保障，衆咸附焉。策破劉繇，定諸縣，進攻會稽，遣人請靜，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。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，策數度水戰，不能克。靜說策曰：「朗負阻城守，難可卒拔。查瀆南去此數十里，查音祖加反。而道之要徑也，宜從彼據其內，所謂攻其無備、出其不意者也。吾當自帥衆爲軍前隊，破之必矣。」策曰：「善。」乃詐令軍中曰：「頃連雨水濁，兵飲之多腹痛，令促具饘，數百口澄水。」至昏暮，羅以然火誑朗，便分軍夜投查瀆道，襲高遷屯。（一）朗大驚，遣故丹楊太守周昕等帥兵前戰。策破昕等，斬之，遂定會稽。（二）表拜靜爲奮武校尉，欲授之重任，靜戀墳墓宗族，不樂出仕，求留鎮守。策從之。權統事，就遷昭義中郎將，終於家。有五子：嵩、瑜、皎、奐、謙。嵩三子：綽、超、恭。超爲偏將軍。恭生峻。綽生緄。

（一）臣松之案：今永興縣有高遷橋。

〔三〕會稽典錄曰：听字大明。少游京師，師事太傅陳蕃，博覽羣書，明於風角，善推災異。辟太尉府，舉高第，稍遷丹楊太守。曹公起義兵，听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。袁術之在淮南也，听惡其淫虐，絕不與通。

獻帝春秋曰：袁術遣吳景攻听，未拔，景乃募百姓敢從周听者死不赦。听曰：「我則不德，百姓何罪？」遂散兵，還本郡。

瑜字仲異，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。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，瑜虛心綏撫，得其歡心。建安九年，領丹楊太守，爲衆所附，至萬餘人。加綏遠將軍。十一年，與周瑜共討麻、保二屯，破之。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，權欲交戰，瑜說權持重，權不從，軍果無功。遷奮威將軍，領郡如故，自溧陽徙屯牛渚。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，無錫人顏連爲居巢長，使招納廬江二郡，各得降附。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，瑜厚禮之，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，遂立學官，臨饗講肄。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，而瑜好樂墳典，雖在戎旅，誦聲不絕。年三十九，建安二十年卒。瑜五子：彌、熙、耀、曼、紘。曼至將軍，封侯。

孫皎字叔朗，始拜護軍校尉，領衆二千餘人。是時曹公數出濡須，皎每赴拒，號爲精銳。遷都護征虜將軍，代程普督夏口。黃蓋及兄瑜卒，又并其軍。賜沙羨、雲杜、南新市、竟陵。



爲奉邑，自置長吏。輕財能施，善於交結，與諸葛瑾至厚，委廬江劉靖以得失，江夏李允以衆事，廣陵吳碩、河南張梁以軍旅，而傾心親待，莫不自盡。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，皎更其衣服送還之，下令曰：「今所誅者曹氏，其百姓何罪？自今以往，不得擊其老弱。」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。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，或以諫寧，寧曰：「臣子一例，征虜雖公子，何可專行侮人邪！吾值明主，但當輸效力命，以報所天，誠不能隨俗屈曲矣。」權聞之，以書讓皎曰：「自吾與北方爲敵，中間十年，初時相持年小，今者且三十矣。孔子言『三十而立』，非但謂五經也。授卿以精兵，委卿以大任，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，欲使如楚任昭奚恤，揚威於北境，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。近聞卿與甘興霸飲，因酒發作，侵陵其人，其人求屬呂蒙督中。此人雖麤豪，有不如人意時，然其較略大丈夫也。吾親之者，非私之也。我親愛之，卿疎憎之；卿所爲每與吾違，其可久乎？夫居敬而行簡，可以臨民；愛人多容，可以得衆。二者尙不能知，安可董督在遠，禦寇濟難乎？卿行長大，特受重任，上有遠方瞻望之視，下有部曲朝夕從事，何可恣意有盛怒邪？人誰無過，貴其能改，宜追前愆，深自咎責。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。臨書摧愴，心悲淚下。」皎得書，上疏陳謝，遂與寧結厚。後呂蒙當襲南郡，權欲令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，蒙說權曰：「若至尊以征虜能，宜用之；以蒙能，宜用蒙。」昔周瑜、程普爲左右部督，共攻江陵，雖事決於瑜，普自恃久將，且俱是督，遂共不睦，

幾敗國事，此目前之戒也。」權寤，謝蒙曰：「以卿爲大督，命皎爲後繼。」禽關羽，定荊州，皎有力焉。建安二十四年卒。權追錄其功，封子胤爲丹楊侯。胤卒，無子。弟晞嗣，領兵，有罪自殺，國除。弟咨、彌、儀皆將軍，封侯。咨羽林督，儀無難督。咨爲滕胤所殺，儀爲孫峻所害。

孫奭字季明。兄皎旣卒，代統其衆，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。在事一年，遵皎舊迹，禮劉靖、李允、吳碩、張梁及江夏閭舉等，並納其善。奭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，軍民稱之。黃武五年，權攻石陽，奭以地主，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，自帥吳碩、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，降高城，得三將。大軍引還，權詔使在前住，駕過其軍，見奭軍陳整齊，權歎曰：「初吾憂其遲鈍，今治軍，諸將少能及者，吾無憂矣。」拜揚威將軍，封沙羨侯。吳碩、張梁皆裨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二奭亦愛樂儒生，復命部曲子弟就業，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。年四十，嘉禾三年卒。子承嗣，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，領郡。赤烏六年卒，無子，封承庶弟壹奉奭後，襲業爲將。孫峻之誅諸葛恪也，壹與全熙、施續攻恪弟公安督融，融自殺。壹從鎮南遷鎮軍，假節督夏口。及孫綝誅滕胤、呂據，據、胤皆壹之妹夫也，壹弟封又知胤、據謀，自殺。綝遣朱異潛襲壹。異至武昌，壹知其攻己，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。魏以

壹爲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封吳侯，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。邢美色妒忌，下不堪命，遂共殺壹及邢氏。壹入魏（黃初）三年死。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初權在武昌，欲還都建業，而慮水道汭流二千里，一旦有警，不相赴及，以此懷疑。及至夏口，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，詔曰：「諸將吏勿拘位任，其有計者，爲國言之。」諸將或陳宜立柵柵夏口，或言宜重設鐵鎖者，權皆以爲非計。時梁爲小將，未有知名，乃越席而進曰：「臣聞香餌引泉魚，重幣購勇士，今宜明樹賞罰之信，遣將入沔，與敵爭利，形勢旣成，彼不敢干也。使武昌有精兵萬人，付智略者任將，常使嚴整。一旦有警，應聲相赴。作甘水城，輕艦數千，諸所宜用，皆使備具。如此開門延敵，敵自不來矣。」權以梁計爲最得，即超增梁位。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。

孫賁字伯陽。父羌字（聖臺），堅同產兄也。賁早失二親，弟輔嬰孩，賁自贍育，友愛甚篤。爲郡督郵守長。堅於長沙舉義兵，賁去吏從征伐。堅薨，賁攝帥餘衆，扶送靈柩。後袁術徙壽春，賁又依之。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爲九江太守，紹與術不協，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。術表賁領豫州刺史，轉丹楊都尉，行征虜將軍，討平山越。爲揚州刺史劉繇所迫逐，因將士衆還住歷陽。頃之，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、張英等，未能拔。及策東渡，助賁、景破英、能等，遂進擊劉繇。繇走豫章。策遣賁、景還壽春報術，值術僭號，署置百官，除賁九江太守。賁不就，棄妻孥還江南。〔二〕時策已平吳、會二郡，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、江

夏太守黃祖，軍旋，聞繇病死，過定豫章，上賁領太守，後封都亭侯。建安十三年，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爲征虜將軍，領郡如故。在官十一年卒。子鄰嗣。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袁術以吳景守廣陵，策族兄香亦爲術所用，作汝南太守，而令賁爲將軍，領兵在壽春。策與景等書曰：「今征江東，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？」景即棄守歸，賁困而後免，香以道遠獨不得還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香字文陽。父孺，字仲孺，堅再從弟也，仕郡主簿功曹。香從堅征伐有功，拜郎中。後爲袁術驅馳，加征南將軍，死於壽春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時丹楊僮芝自署廬陵太守，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，策謂賁曰：「兄今據豫章，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。但當伺其形便，因令國儀杖兵而進，使公瑾爲作勢援，一舉可定也。」後賁聞芝病，即如策計。周瑜到巴丘，輔遂得進據廬陵。

鄰年九歲，代領豫章，進封都鄉侯。〔二〕在郡垂二十年，討平叛賊，功績脩理。召還武昌，爲繞帳督。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，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，濬嘗失燮，欲寘之於法。論者多爲有言，濬猶不釋。鄰謂濬曰：「舒伯膺兄弟爭死，海內義之，以爲美譚，仲膺又有奉國舊意。今君殺其子弟，若天下一統，青蓋北巡，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，答者云潘承明殺燮，於事何如？」濬意即解，燮用得濟。〔三〕鄰遷夏口沔中督，威遠將軍，所居任職。赤烏十二年卒。子苗嗣。苗弟旅及叔父安、績，皆歷列位。〔三〕

〔一〕吳書曰：鄰字公達，雅性精敏，幼有令譽。

〔三〕博物志曰：仲膺名邵。初，伯膺親友爲人所殺，仲膺爲報怨。事覺，兄弟爭死，皆得免。袁術時，邵爲阜陵長。亦見江表傳。

〔三〕吳歷曰：鄰又有子曰述，爲武昌督，平荊州事。震，無難督。諸，城門校尉。歆，樂鄉督。震後禦晉軍，與張悌俱死。賁會孫惠，字德施。

惠別傳曰：惠好學有才智，晉永寧元年，赴齊王冏義，以功封晉興侯，辟大司馬賊曹屬。冏驕矜僭侈，天下失望。惠獻言於冏，諷以五難、四不可，勸令委讓萬機，歸藩青岱，辭甚深切。冏不能納，頃之果敗。成都王穎召爲大將軍參軍。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，以陸機爲前鋒都督。惠與機鄉里親厚，憂其致禍，謂之曰：「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？」機曰：「將謂吾避賊首鼠，更速其害。」機尋被戮，二弟雲、耽亦見殺，惠甚傷恨之。永興元年，乘輿幸鄴，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，惠以書干越，詭其姓名，自稱南岳逸民秦祕之，勉以勤王匡世之略，辭義甚美。越省其書，榜題道衢，招求其人。惠乃出見，越卽以爲記室參軍，專掌文疏，豫參謀議。每造書檄，越或驛馬催之，應命立成，皆有辭旨。累遷顯職，後爲廣武將軍、安豐內史。年四十七卒。惠文翰凡數十首。

孫輔字國儀，賁弟也，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。策討丹楊七縣，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，并招誘餘民，鳩合遺散。又從策討陵陽，生得祖郎等。〔二〕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，輔隨從，身先士卒，有功。策立輔爲廬陵太守，撫定屬城，分置長吏。遷平南將軍，假節領交州刺史。遣使與曹公相聞，事覺，權幽繫之。〔三〕數歲卒。子興、昭、偉、昕，皆歷列位。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策旣平定江東，逐袁胤。袁術深怨策，乃陰遣閒使齎印綬與丹楊宗帥陵陽祖郎等，使激動山越，大合衆，圖共攻策。策自率將士討郎，生獲之。策謂郎曰：「爾昔襲擊孤，斫孤馬鞍，今創軍立事，除棄宿恨，惟取能用，與天下通耳。非但汝，汝莫恐怖。」郎叩頭謝罪。即破械，賜衣服，署門下賊曹。及軍還，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，人以爲榮。

〔三〕典略曰：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，因權出行東冶，乃遣人齎書呼曹公。行人以告，權乃還，僞若不知，與張昭共見輔，權謂輔曰：「兄厭樂邪，何爲呼他人？」輔云無是。權因投書與昭，昭示輔，輔慚無辭。乃悉斬輔親近，分其部曲，徙輔置東。

孫翊字叔弼，權弟也，驍悍果烈，有兄策風。太守朱治舉孝廉，司空辟。〔二〕建安八年，以偏將軍領丹楊太守，時年二十。後卒爲左右邊鴻所殺，鴻亦卽誅。〔三〕

〔二〕典略曰：翊名儼，性似策。策臨卒，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，而策呼權，佩以印綬。

〔三〕吳歷載翊妻徐節行，宜與嬌覽等事相次，故列於後孫韶傳中。

子松爲射聲校尉、都鄉侯。〔二〕黃龍三年卒。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：「旣受東朝厚遇，依依於子弟。又子喬良器，爲之惻愴。見其所與亮器物，感用流涕。」其悼松如此，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。

〔二〕吳錄曰：松善與人交，輕財好施。鎮巴丘，數咨陸遜以得失。嘗有小過，遜面責松，松意色不平，遜觀其少釋，謂曰：「君過聽不以某鄙，數見訪及，是以承來意進盡言，便變色，何也？」松笑曰：「屬亦自忿行事有此，豈有望邪！」

孫匡字季佐，翊弟也。舉孝廉茂才，未試用，卒，時年二十餘。〔二〕子泰，曹氏之甥也，爲長水校尉。嘉禾二年，從權圍新城，中流矢死。泰子秀爲前將軍、夏口督。秀公室至親，握兵在外，皓意不能平。建衡二年，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。先是，民間僉言秀當見圖，而定遠獵，秀遂驚，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。晉以秀爲驃騎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封會稽公。〔三〕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曹休出洞口，呂範率軍禦之。時匡爲定武中郎將，〔遣〕〔達〕範令放火，燒損茅芒，以乏軍用，範卽啓送匡還吳。權別其族爲丁氏，禁固終身。

臣松之案本傳曰：「匡未試用卒，時年二十餘。」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，匡爲定武中郎將。旣爲定武，非爲未試用。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，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，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，匡時若尙在，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。此蓋權別生弟朗，江表傳誤以爲匡也。朗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皓大怒，追改秀姓曰厲。

干寶晉紀曰：秀在晉朝，初聞皓降，羣臣畢賀，秀稱疾不與，南向流涕曰：「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，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，宗廟山陵，於此爲墟。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！」朝廷美之。

晉諸公贊曰：吳平，降爲伏波將軍，開府如故。永寧中卒，追贈驃騎、開府。子儉，字仲節，給事中。

孫韶字公禮。伯父河，字伯海，本姓俞氏，亦吳人也。孫策愛之，賜姓爲孫，列之屬籍。〔二〕後爲將軍，屯京城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河，堅族子也，出後姑俞氏，後復姓爲孫。河質性忠直，訥言敏行，有氣幹，能服勤。少從堅征討，常爲前驅，後領左右兵，典知內事，待以腹心之任。又從策平定吳、會，從權討李術，術破，拜威寇中郎將，領廬江太守。

初，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，〔二〕憲故孝廉，嬖覽、戴員亡匿山中，孫翊爲丹楊，皆禮致之。覽爲大都督督兵，員爲郡丞。及翊遇害，河馳赴宛陵，責怒覽、員，以不能全權，令使姦變得施。二人議曰：「伯海與將軍疎遠，而責我乃耳。討虜若來，吾屬無遺矣。」遂殺河，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，令住歷陽，以丹楊應之。會翊帳下徐元、孫高、傅嬰等殺覽、員。〔三〕

〔二〕會稽典錄曰：憲字孝章，器量雅偉，舉孝廉，補尚書郎，稍遷吳郡太守，以疾去官。孫策平定吳、會，誅其英豪，憲素有高名，策深忌之。初，憲與少府孔融善，融憂其不免禍，乃與曹公書曰：「歲月不居，時節如流，五十之年，忽焉已至。公爲始滿，融又過二，海內知識，零落殆盡，惟會稽盛孝章尚存。其人困於孫氏，妻孥湮沒，單孑獨立，孤危愁苦，若使憂能傷人，此子不得復永年矣。」春秋傳曰：「諸侯有相滅亡者，桓公不能救，則桓公恥之。」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，天下譚士依以揚聲，而身不免於幽執，命不期於旦夕，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，而朱穆所以絕交也。公誠能馳一介之使，加咫尺之書，則孝章可致，友道可弘也。今之少年，喜謗前輩，或能譏平皮柄反。孝



章；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，九牧之民所共稱歎。燕君市駿馬之骨，非欲以騁道里，乃當以招絕足也。惟公匡復漢室，宗社將絕，又能正之，正之之術，實須得賢。珠玉無脛而自至者，以人好之也，況賢者之有足乎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，隗雖小才，而逢大遇，竟能發明主之至心，故樂毅自魏往，劇辛自趙往，鄒衍自齊往。嚮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，臨溺而王不拯，則士亦將高翔遠引，莫有北首燕路者矣。凡所稱引，自公所知，而有云者，欲公崇篤斯義也，因表不悉。」由是徵爲騎都尉。制命未至，果爲權所害。子匡奔魏，位至征東司馬。

〔三〕吳歷曰：嬖覽、戴員親近邊洪等，數爲翊所困，常欲叛逆，因吳主出征，遂其姦計。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，翊以妻徐氏頗曉卜，翊入語徐：「吾明日欲爲長吏作主人，卿試卜之。」徐言：「卦不能佳，可須異日。」翊以長吏來久，宜速遣，乃大請賓客。翊出入常持刀，爾時有酒色，空手送客，洪從後斫翊，郡中擾亂，無救翊者，遂爲洪所殺，迸走入山。徐氏購募追捕，中宿乃得，覽、員歸罪殺洪。諸將皆知覽、員所爲，而力不能討。覽入居軍府中，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，欲復取徐。恐逆之見害，乃給之曰：「乞須晦日設祭除服。」時月垂竟，覽聽須祭畢。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、傅嬰等，說：「覽已虜略婢妾，今又欲見偏，所以外許之者，欲安其意以免禍耳。欲立微計，願二君哀救。」高、嬰涕泣答言：「受府君恩遇，所以不卽死難者，以死無益，欲思惟事計，事計未立，未敢啓夫人耳。今日之事，實夙夜所懷也。」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，以徐意語之，共盟誓，合謀。到晦日，設祭，徐氏哭泣盡哀畢，乃除服，薰香沐浴，更於他室，安施幃帳，言笑歡悅，示無戚容。大小懷愴，怪其如此。覽密覘視，無復疑意。徐呼高、嬰與諸婢羅住戶內，使人報覽，說已除凶卽吉，惟府君敕命。覽盛意入，徐出戶拜。覽適得一拜，徐便大呼：「二君可起！」高、嬰俱出，共得殺覽，餘人卽就外殺員。夫人乃還纓紉，奉覽、員首以祭翊墓。舉軍震駭，以爲神異。吳主續至，悉族誅覽、員餘黨，擢高、嬰爲牙門，其餘皆加賜金帛，殊其門戶。

詔年十七，收河餘衆，繕治京城，起樓櫓，脩器備以禦敵。權聞亂，從椒丘還，過定丹楊，引軍歸吳。夜至京城下營，試攻驚之，兵皆乘城傳檄備警，譟聲動地，頗射外人，權使曉喻乃止。明日見詔，甚器之，即拜承烈校尉，統河部曲，食曲阿、丹徒二縣，自置長吏，一如河舊。後爲廣陵太守、偏將軍。權爲吳王，遷揚威將軍，封建德侯。權稱尊號，爲鎮北將軍。詔爲邊將數十年，善養士卒，得其死力。常以警疆場，遠斥候爲務，先知動靜而爲之備，故鮮有負敗。青、徐、汝、沛頗來歸附，淮南濱江屯候皆徹兵遠徙，徐、泗、江、淮之地，不居者各數百里。自權西征，還都武昌，詔不進見者十餘年。權還建業，乃得朝覲。權問青、徐諸屯要害，遠近人馬衆寡，魏將帥姓名，盡具識之，有問咸對。身長八尺，儀貌都雅。權歡悅曰：「吾久不見公禮，不圖進益乃爾。」加領幽州牧、假節。赤烏四年卒。子越嗣，至右將軍。越兄楷武衛大將軍、臨成侯，代越爲京下督。楷弟異至領軍將軍，奕宗正卿，恢武陵太守。天璽元年，徵楷爲宮下鎮驃騎將軍。初永安賊施但等劫皓弟謙，襲建業，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，皓數遣詰楷。楷常惶怖，而卒被召，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，晉以爲車騎將軍，封丹楊侯。(一)

(一)晉諸公贊曰：吳平，降爲渡遼將軍，永安元年卒。

吳錄曰：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，而人閒知名，過也。

孫桓字叔武，河之子也。<sup>〔一〕</sup>年二十五，拜安東中郎將，與陸遜共拒劉備。備軍衆甚盛，彌山盈谷，桓投刀奮命，與遜勦力，備遂敗走。桓斬上<sup>〔兜〕</sup><sup>〔夔〕</sup>道，截其徑要。備踰山越險，僅乃得免，忿恚歎曰：「吾昔初至京城，桓尙小兒，而今迫孤乃至此也！」桓以功拜建武將軍，封丹徒侯，下督牛渚，作橫江塢，會卒。<sup>〔三〕</sup>

<sup>〔一〕</sup>吳書曰：河有四子。長助，曲阿長。次誼，海鹽長。並早卒。次桓，儀容端正，器懷聰朗，博學彊記，能論議應對，權常稱爲宗室顏淵，擢爲武衛都尉。從討關羽於華容，誘羽餘黨，得五千人，牛馬器械甚衆。

<sup>〔三〕</sup>吳書曰：桓弟俊，字叔英，性度恢弘，才經文武，爲定武中郎將，屯戍薄落，赤烏十三年卒。長子建襲爵，平虜將軍。少子慎，鎮南將軍。慎子丞，字顯世。

文士傳曰：丞好學，有文章，作螢火賦行於世。爲黃門侍郎，與顧榮俱爲侍臣。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，惟榮、丞獨獲全。常使二人記事，丞答顧問，乃下詔曰：「自今已後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、顧榮疇也。」吳平赴洛，爲范陽涿令，甚有稱績。永安中，陸機爲成都王大都督，請丞爲司馬，與機俱被害。

評曰：夫親親恩義，古今之常。宗子維城，詩人所稱。況此諸孫，或贊興初基，或鎮據邊陲，克堪厥任，不忝其榮者乎！故詳著云。



# 三國志卷五十二

吳書七

## 張顧諸葛步傳第七

張昭字子布，彭城人也。少好學，善隸書，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，博覽衆書，與琅邪趙昱、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。弱冠察孝廉，不就，與朗共論舊君諱事，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。〔一〕刺史陶謙舉茂才，不應，謙以爲輕己，遂見拘執。昱傾身營救，方以得免。漢末大亂，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，昭皆南渡江。孫策創業，命昭爲長史、撫軍中郎將，升堂拜母，如比肩之舊，文武之事，一以委昭。〔二〕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，專歸美於昭，昭欲嘿而不宣，則懼有私，宣之則恐非宜，進退不安。策聞之，歡笑曰：「昔管仲相齊，一則仲父，二則仲父，而桓公爲霸者宗。今子布賢，我能用之，其功名獨不在我乎！」

〔一〕時汝南主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，論者皆互有異同，事在風俗通。昭著論曰：「客有見大國之議，士君子之論，云起元建武已來，舊君名諱五十六人，以爲後生不得協也。取乎經論，譬諸行事，義高辭麗，甚可嘉羨。愚意褊淺，竊有疑焉。蓋乾坤剖分，萬物定形，肇有父子君臣之經。故聖人順天之性，制禮尙敬，在三之義，君實食之，在喪之

哀，君親臨之，厚莫重焉，恩莫大焉，誠臣子所尊仰，萬夫所天恃，焉得而同之哉？然親親有衰，尊尊有殺，故禮服上不盡高祖，下不盡玄孫。又傳記四世而總麻，服之窮也；五世袒免，降殺同姓也；六世而親屬竭矣。又曲禮有不逮事之義，則不諱，不諱者，蓋名之謂，屬絕之義，不拘於協，況乃古君五十六哉！邾子會盟，季友來歸，不稱其名，咸書字者，是時魯人嘉之也。何解臣子爲君父諱乎？周穆王諱滿，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，其爲大夫，是臣協君也。又厲王諱胡，及莊王之子名胡，其比衆多。夫類事建議，經有明據，傳有徵案，然後進攻退守，萬無奔北，垂示百世，永無咎失。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，而下無所斷齊，猶歸之疑云。曲禮之篇，疑事無質，觀省上下，闕義自證，文辭可爲，倡而不法，將來何觀？言聲一放，猶拾藩也，過辭在前，悔其何追！

〔三〕吳書曰：策得昭甚悅，謂曰：「吾方有事四方，以士人賢者上，吾於子不得輕矣。」乃上爲校尉，待以師友之禮。

策臨亡，以弟權託昭，昭率羣僚立而輔之。〔二〕上表漢室，下移屬城，中外將校，各令奉職。權悲感未視事，昭謂權曰：「夫爲人後者，貴能負荷先軌，克昌堂構，以成勳業也。方今天下鼎沸，羣盜滿山，孝廉何得寢伏哀戚，肆匹夫之情哉？」乃身自扶權上馬，陳兵而出，然後衆心知有所歸。昭復爲權長史，授任如前。〔三〕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，昭爲軍師。權每田獵，常乘馬射虎，虎常突前攀持馬鞍。昭變色而前曰：「將軍何有當爾？夫爲人君者，謂能駕御英雄，驅使羣賢，豈謂馳逐於原野，校勇於猛獸者乎？如有一旦之患，奈天下笑何？」權謝昭曰：「年少慮事不遠，以此慚君。」然猶不能已，乃作射虎車，爲方目，閒不置蓋，一人爲御，自於中射之。時有逸羣之獸，輒復犯車，而權每手擊以爲樂。昭雖諫爭，常笑而不答。

魏黃初二年，遣使者邢貞拜權爲吳王。貞入門，不下車。昭謂貞曰：「夫禮無不敬，故法無不行。而君敢自尊大，豈以江南寡弱，無方寸之刃故乎！」貞卽遽下車。拜昭爲綏遠將軍，封由拳侯。<sup>〔三〕</sup>權於武昌，臨釣臺，飲酒大醉。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：「今日酣飲，惟醉墮臺中，乃當止耳。」昭正色不言，出外車中坐。權遣人呼昭還，謂曰：「爲共作樂耳，公何爲怒乎？」昭對曰：「昔紂爲糟丘酒池，長夜之飲，當時亦以爲樂，不以爲惡也。」權默然，有慚色，遂罷酒。初，權當置丞相，衆議歸昭。權曰：「方今多事，職統者責重，非所以優之也。」後孫邵卒，百寮復舉昭，權曰：「孤豈爲子布有愛乎？領丞相事煩，而此公性剛，所言不從，怨咎將興，非所以益之也。」乃用顧雍。

〔一〕吳歷曰：策謂昭曰：「若仲謀不任事者，君便自取之。正復不克捷，緩步西歸，亦無所慮。」

〔二〕吳書曰：是時天下分裂，擅命者衆。孫策蒞事日淺，恩澤未洽，一旦傾隕，士民狼狽，頗有同異。及昭輔權，綏撫百姓，諸侯賓旅寄寓之士，得用自安。權每出征，留昭鎮守，領幕府事。後黃巾賊起，昭討平之。權征合肥，命昭別討匡琦，又督領諸將，攻破豫章賊周鳳等於南城。自此希復將帥，常在左右，爲謀謨臣。權以昭舊臣，待遇尤重。

〔三〕吳錄曰：昭與孫紹、滕胤、鄭禮等，採周、漢，撰定朝儀。

權既稱尊號，昭以老病，上還官位及所統領。<sup>〔二〕</sup>更拜輔吳將軍，班、亞三司，改封婁侯，食邑萬戶。在里宅無事，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。權嘗問衛尉嚴峻：「寧念小時所聞

書不？」峻因誦孝經「仲尼居」。昭曰：「嚴峻鄙生，臣請爲陛下誦之。」乃誦「君子之事上」，咸以昭爲知所誦。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權旣卽尊位，請會百官，歸功周瑜。昭舉笏欲褒贊功德，未及言，權曰：「如張公之計，今已乞食矣。」昭大慚，伏地流汗。昭忠響亮直，有大臣節，權敬重之，然所以不相昭者，蓋以昔駁周瑜、魯肅等議爲非也。

臣松之以爲張昭勸迎曹公，所存豈不遠乎？夫其揚休正色，委質孫氏，誠以厄運初邁，塗炭方始，自策及權，才略足輔，是以盡誠匡弼，以成其業，上藩漢室，下保民物；鼎峙之計，本非其志也。曹公仗順而起，功以義立，冀以清一諸華，拓平荆郢，大定之機，在於此會。若使昭議獲從，則六合爲一，豈有兵連禍結，遂爲戰國之弊哉！雖無功於孫氏，有大當於天下矣。昔竇融歸漢，與國升降；張魯降魏，賞延于世。沉權舉全吳，望風順服，寵靈之厚，其可測量哉！然則昭爲人謀，豈不忠且正乎！

昭每朝見，辭氣壯厲，義形於色，曾以直言逆旨，中不進見。後蜀使來，稱蜀德美，而羣臣莫拒，權歎曰：「使張公在坐，彼不折則廢，安復自誇乎？」明日，遣中使勞問，因請見昭。昭避席謝，權跪止之。昭坐定，仰曰：「昔太后、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，而以陛下屬老臣，是以思盡臣節，以報厚恩，使泯沒之後，有可稱述，而意慮淺短，違逆盛旨，自分幽淪，長棄溝壑，不圖復蒙引見，得奉帷幄。然臣愚心所以事國，志在忠益，畢命而已。若乃變心易慮，以偷榮取容，此臣所不能也。」權辭謝焉。



權以公孫淵稱藩，遣張彌、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，昭諫曰：「淵背魏懼討，遠來求援，非本志也。若淵改圖，欲自明於魏，兩使不反，不亦可笑於天下乎？」權與相反覆，昭意彌切。權不能堪，案刀而怒曰：「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，出宮則拜君，孤之敬君，亦爲至矣，而數於衆中折孤，孤嘗恐失計。」昭熟視權曰：「臣雖知言不用，每竭愚忠者，誠以太后臨崩，呼老臣於牀下，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。」因涕泣橫流。權擲刀致地，與昭對泣。然卒遣彌、晏往。昭忿言之不用，稱疾不朝。權恨之，土塞其門，昭又於內以土封之。淵果殺彌、晏。權數慰謝昭，昭固不起，權因出過其門呼昭，昭辭疾篤。權燒其門，欲以恐之，昭更閉戶。權使人滅火，住門良久，昭諸子共扶昭起，權載以還宮，深自克責。昭不得已，然後朝會。〔一〕

〔一〕習鑿齒曰：張昭於是乎不臣矣！夫臣人者，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，身苟不絕，何忿懣之有？且秦穆違諫，卒霸西戎，晉文暫怒，終成大業。遺誓以悔過見錄，狐偃無怨絕之辭，君臣道泰，上下俱榮。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，後益迴慮降心，不遠而復，是其善也。昭爲人臣，不度權得道，匡其後失，夙夜匪懈，以延來譽，乃迫忿不用，歸罪於君，閉戶拒命，坐待焚滅，豈不悖哉！

昭容貌矜嚴，有威風，權常曰：「孤與張公言，不敢妄也。」舉邦憚之。年八十一，嘉禾五年卒。遺令幅巾素棺，斂以時服。權素服臨弔，諡曰文侯。〔二〕長子承已自封侯，少子休襲爵。

〔一〕典略曰：余曩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，以示禰正平，正平蚩之，言：「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，將使張子布見乎？」如正平言，以爲子布之才高乎？雖然，猶自蘊藉典雅，不可謂之無筆迹也。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，如此，其人信一時之良幹，恨其不於嵩岳等資，而乃播殖於會稽。

昭弟子奮年二十，造作攻城大攻車，爲步騭所薦。昭不願曰：「汝年尙少，何爲自委於軍旅乎？」奮對曰：「昔童汪死難，子奇治阿，奮實不才耳，於年不爲少也。」遂領兵爲將軍，連有功效，至（平州）（半州）都督，封樂鄉亭侯。

承字仲嗣，少以才學知名，與諸葛瑾、步騭、嚴峻相友善。權爲驃騎將軍，辟西曹掾，出爲長沙西部都尉。討平山寇，得精兵萬五千人。後爲濡須都督、奮威將軍，封都鄉侯，領部曲五千人。承爲人壯毅忠讜，能甄識人物，拔彭城蔡款、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，後並爲國士，款至衛尉，景豫章太守。〔二〕又諸葛恪年少時，衆人奇其英才，承言終敗諸葛氏者元遜也。勤於長進，篤於物類，凡在庶幾之流，無不造門。年六十七，赤烏七年卒，諡曰定侯。子震嗣。初，承喪妻，昭欲爲索諸葛瑾女，承以相與有好，難之，權聞而勸焉，遂爲壻。〔三〕生女，權爲子和納之。權數令和脩敬於承，執子壻之禮。震諸葛恪誅時亦死。

〔一〕吳錄曰：款字文德，歷位內外，以清貞顯於當世。後以衛尉領中書令，封留侯。二子，條、機。條孫皓時位至尙書令，太子少傅。機爲臨川太守。謝景事在孫登傳。

〔三〕臣松之案：承與諸葛瑾同以赤烏中卒，計承年小瑾四歲耳。

休字叔嗣，弱冠與諸葛恪、顧譚等俱爲太子登僚友，以漢書授登。<sup>〔一〕</sup>從中庶子轉爲右弼都尉。權常游獵，迨暮乃歸，休上疏諫戒，權大善之，以示於昭。及登卒後，爲侍中，拜羽林都督，平三典軍事，遷揚武將軍。爲魯王霸友黨所譖，與顧譚、承俱以芍陂論功事，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，詐增其伐，並徙交州。中書令孫弘佞僞險詖，休素所忿，<sup>〔三〕</sup>弘因是譖訴，下詔書賜休死，時年四十一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休進授，指摘文義，分別事物，並有章條。每升堂宴飲，酒酣樂作，登輒降意與同歡樂。休爲人解達，登甚愛之，常在左右。

〔三〕吳錄云：弘，會稽人也。

顧雍字元歎，吳郡吳人也。<sup>〔一〕</sup>蔡伯喈從朔方還，嘗避怨於吳，雍從學琴書。<sup>〔二〕</sup>州郡表薦，弱冠爲合肥長，後轉在婁、曲阿、上虞，皆有治迹。孫權領會稽太守，不之郡，以雍爲丞，行太守事，討除寇賊，郡界寧靜，吏民歸服。數年，入爲左司馬。權爲吳王，累遷大理奉常，領尚書令，封陽遂鄉侯，拜侯還寺，而家人不知，後聞乃驚。

〔一〕吳錄曰：雍曾祖父奉，字季鴻，潁川太守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雍從伯嗜學，專一清靜，敏而易教。伯嗜貴異之，謂曰：「卿必成致，今以吾名與卿。」故雍與伯嗜同名，由此也。

吳錄曰：雍字元歎，言爲蔡雍之所歎，因以爲字焉。

黃武四年，迎母於吳。既至，權臨賀之，親拜其母於庭，公卿大臣畢會，後太子又往慶焉。雍爲人不飲酒，寡言語，舉動時當。權嘗歎曰：「顧君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至飲宴歡樂之際，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，是以不敢肆情。權亦曰：「顧公在坐，使人不樂。」其見憚如此。是歲，改爲太常，進封醴陵侯，代孫邵爲丞相，平尚書事。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，心無適莫。時訪逮民間，及政職所宜，輒密以聞。若見納用，則歸之於上，不用，終不宣泄。權以此重之。然於公朝有所陳及，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。權嘗咨問得失，張昭因陳聽采聞，頗以法令太稠，刑罰微重，宜有所蠲損。權默然，顧問雍曰：「君以爲何如？」雍對曰：「臣之所聞，亦如昭所陳。」於是權乃議獄輕刑。〔二〕久之，呂壹、秦博爲中書，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。壹等因此漸作威福，遂造作椎酤障管之利，舉罪糾奸，纖介必聞，重以深案醜誣，毀短大臣，排陷無辜，雍等皆見舉白，用被譴讓。後壹姦罪發露，收繫廷尉。雍往斷獄，壹以囚見，雍和顏色，問其辭狀，臨出，又謂壹曰：「君意得無欲有所道？」壹叩頭無言。時尚書郎懷敘面詈辱壹，雍責敘曰：「官有正法，何至於此！」〔三〕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權常令中書郎詣雍，有所咨訪。若合雍意，事可施行，即與相反覆，究而論之，爲設酒食。如不合意，雍即正色改容，默然不言，無所施設，即退告。權曰：「顧公歡悅，是事合宜也；其不言者，是事未平也，孤當重思之。」其見敬信如此。江邊諸將，各欲立功自效，多陳便宜，有所掩襲。權以訪雍，雍曰：「臣聞兵法戒於小利，此等所陳，欲邀功名而爲其身，非爲國也，陛下宜禁制。苟不足以曜威損敵，所不宜聽也。」權從之。軍國得失，行事可不，自非面見，口未嘗言之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權嫁從女，女顧氏甥，故請雍父子及孫譚，譚時爲選曹尚書，見任貴重。是日，權極歡。譚醉酒，三起舞，舞不知止。雍內怒之。明日，召譚，訶責之曰：「君王以含垢爲德，臣下以恭謹爲節。昔蕭何、吳漢並有大功，何每見高帝，似不能言；漢奉光武，亦信恪勤。汝之於國，寧有汗馬之勞，可書之事邪？但階門戶之資，遂見寵任耳，何有舞不復知止？雖爲酒後，亦由恃恩忘敬，謙虛不足。損吾家者必爾也。」因背向壁臥，譚立過一時，乃見遣。

徐衆評曰：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，而和顏悅色，誠長者矣。然開引其意，問所欲道，此非也。壹姦險亂法，毀傷忠賢，吳國寒心，自太子登、陸遜已下，切諫不能得，是以潘濬欲因會手劍之，以除國患，疾惡忠主，義形於色，而今乃發起令言。若壹稱枉邪，不申理，則非錄獄本旨；若承辭而奏之，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，而復原有伯言、承明不當悲慨哉！懷敘本無私恨，無所爲嫌，故置辱之，疾惡意耳，惡不仁者，其爲仁也。季武子死，曾點倚其門而歌；子皙創發，子產催令自裁。以此言之，雍不當責懷敘也。

雍爲相十九年，年七十六，赤烏六年卒。初疾微時，權令醫趙泉視之，拜其少子濟爲騎都尉。雍聞，悲曰：「泉善別死生，吾必不起，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。」權素服臨弔，諡曰肅。

侯。長子邵早卒，次子裕有篤疾，少子濟嗣，無後，絕。永安元年，詔曰：「故丞相雍，至德忠賢，輔國以禮，而侯統廢絕，朕甚愍之。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爲醴陵侯，以明著舊勳。」〔二〕

〔二〕吳錄曰：裕一名穆，終宜都太守。裕子榮。

晉書曰：榮字彥先，爲東南名士，仕吳爲黃門郎，在晉歷顯位。元帝初鎮江東，以榮爲軍司馬，禮遇甚重。卒，表贈侍中、驃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榮兄子禺，字孟著，少有名望，爲散騎侍郎，早卒。

吳書曰：雍母弟徽，字子歎，少游學，有賢吻。孫權統事，聞徽有才辯，召署主簿。嘗近出行，見營軍將一男子至市行刑，問之何罪，云盜百錢，徽語使住。須臾，馳詣闕陳啓：「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，視此兵丁壯健兒，且所盜少，愚乞哀原。」權許而嘉之。轉東曹掾。或傳曹公欲東，權謂徽曰：「卿孤腹心，今傳孟德懷異意，莫足使揣之，卿爲吾行。」拜輔義都尉，到北與曹公相見。公具問境內消息，徽應對婉順，因說江東大豐，山藪宿惡，皆慕化爲善，義出作兵。公笑曰：「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，共輔漢室，義如一家，君何爲道此？」徽曰：「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，休戚共之，必欲知江表消息，是以及耳。」公厚待遣還。權問定云何，徽曰：「敵國隱情，卒難探索，然徽潛采聽，方與袁譚交爭，未有他意。」乃拜徽巴東太守，欲大用之，會卒。子裕，字季則，少知名，位至鎮東將軍。雍族人悌，字子通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。年十五爲郡吏，除郎中，稍遷偏將軍。權末年，嫡庶不分，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，言辭切直，朝廷憚之。待妻有禮，常夜入晨出，希見其面。嘗疾篤，妻出省之，悌命左右扶起，冠幘加襲，起對，趣令妻還，其貞潔不瀆如此。悌父向歷四縣令，年老致仕，悌每得父書，常灑掃，整衣服，更設几筵，舒書其上，拜跪讀之，每句應諾，畢，復再拜。若父有疾耗之問至，則臨書垂涕，聲語哽咽。父以壽終，悌飲漿不入口五日。權爲作布衣一襲，皆摩絮著之，強令悌釋服。悌雖以公議自割，猶以不見父喪，常畫壁作棺柩象，

設神座於下，每對之哭泣，服未闋而卒。悌四子：彥、禮、謙、祕。祕，晉交州刺史。祕子衆，尙書僕射。

邵字孝則，博覽書傳，好樂人倫。少與舅陸續齊名，而陸遜、張敦、卜靜等皆亞焉。二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，往來相見，或言議而去，或結厚而別，風聲流聞，遠近稱之。權妻以策女。年二十七，起家爲豫章太守。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，優待其後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。小吏資質佳者，輒令就學，擇其先進，擢置右職，舉善以教，風化大行。初，錢唐丁謂出於役伍，陽羨張秉生於庶民，烏程吳粲、雲陽殷禮起乎微賤，邵皆拔而友之，爲立聲譽。秉遭大喪，親爲制服結經。邵當之豫章，發在近路，值秉疾病，時送者百數，邵辭賓客曰：「張仲節有疾，苦不能來別，恨不見之，暫還與訣，諸君少時相待。」其留心下士，惟善所在，皆此類也。諱至典軍中郎，秉雲陽太守，禮零陵太守，三粲太子少傅。世以邵爲知人。在郡五年，卒官，子譚、承云。

二吳錄曰：敦字叔方，靜字玄風，並吳郡人。敦德量淵懿，清虛淡泊，又善文辭。孫權爲車騎將軍，辟西曹掾，轉主簿，出補海昏令，甚有惠化，年三十二卒。卜靜終於剡令。

三禮子基作通語曰：禮字德嗣，弱不好弄，潛識過人。少爲郡吏，年十九，守吳縣丞。孫權爲王，召除郎中。後與張溫俱使蜀，諸葛亮甚稱歎之。稍遷至零陵太守，卒官。

文士傳曰：禮子基，無難督，以才學知名，著通語數十篇。有三子。巨字元大，有才器，初爲吳偏將軍，統家部曲，

城夏口，吳平後，爲蒼梧太守。少子祐，字慶元，吳郡太守。

譚字子默，弱冠與諸葛恪等爲太子四友，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。〔一〕赤烏中，代恪爲左節度。〔二〕每省簿書，未嘗下籌，徒屈指心計，盡發疑謬，下吏以此服之。加奉車都尉。薛綜爲選曹尙書，固讓譚曰：「譚心精體密，貫道達微，才照人物，德允衆望，誠非愚臣所可越先。」後遂代綜。祖父雍卒數月，拜太常，代雍平尙書事。是時魯王霸有盛寵，與太子和齊衡，譚上疏曰：「臣聞有國有家者，必明嫡庶之端，異尊卑之禮，使高下有差，階級踰邈，如此則骨肉之恩生，覬覦之望絕。昔賈誼陳治安之計，論諸侯之勢，以爲勢重，雖親必有逆節之累，勢輕，雖疎必有保全之祚。故淮南親弟，不終饗國，失之於勢重也；吳芮疎臣，傳祚長沙，得之於勢輕也。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，袁盎退夫人之座，帝有怒色，及盎辨上下之儀，陳人彘之戒，帝旣悅懌，夫人亦悟。今臣所陳，非有所偏，誠欲以安太子而使魯王也。」由是霸與譚有隙。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爲霸賓客，寄素傾邪，譚所不納。先是，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，全琮時爲大都督，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，軍不利，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〔秦兒〕〔秦晃〕軍，休、承奮擊之，遂駐魏師。時琮羣子緒、端亦並爲將，因敵旣住，乃進擊之，淩軍用退。時論功行賞，以爲駐敵之功大，退敵之功小，休、承並爲雜號將軍，緒、端偏裨而已。寄父子益恨，共搆會譚。〔三〕譚坐徙交州，幽而發憤，著新言二十篇。其知難篇



蓋以自悼傷也。見流二年，年四十二，卒於交趾。

〔二〕陸機爲譚傳曰：宣太子正位東宮，天子方隆訓導之義，妙簡俊彥，講學左右。時四方之傑畢集，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，而譚以清識絕倫，獨見推重。自太尉范曄、謝景、羊徽之徒，皆以秀稱其名，而悉在譚下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譚初踐官府，上疏陳事，權輟食稱善，以爲過於徐詳。雅性高亮，不脩意氣，或以此望之。然權鑒其能，見待甚隆，數蒙賞賜，特見召請。

〔三〕吳錄曰：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爲典軍陳恂詐增張休、顧承之功，而休、承與恂通情。休坐繫獄，權爲譚故，沉吟不決，欲令譚謝而釋之。及大會，以問譚，譚不謝，而曰：「陛下，讒言其與乎！」

江表傳曰：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，罪應大辟。權以雍故，不致法，皆徙之。

承字子直，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。權賜丞相雍書曰：「貴孫子直，令問休，至與相見，過於所聞，爲君嘉之。」拜騎都尉，領羽林兵。後爲吳郡西部都尉，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，別得精兵八千人，還屯軍章阬，拜昭義中郎將，入爲侍中。芍陂之役，拜奮威將軍，出領京下督。數年，與兄譚、張休等俱徙交州，年三十七卒。

諸葛瑾字子瑜，琅邪陽都人也。〔二〕漢末避亂江東。值孫策卒，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，薦之於權，與魯肅等並見賓待，後爲權長史，轉中司馬。建安二十年，權遣瑾使蜀通

好劉備，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，退無私面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其先葛氏，本琅邪諸縣人，後徙陽都。陽都先有姓葛者，時人謂之諸葛，因以爲氏。瑾少游京師，治毛詩、

尚書、左氏春秋。遭母憂，居喪至孝，事繼母恭謹，甚得人子之道。

風俗通曰：葛嬰爲陳涉將軍，有功而誅，孝文帝追錄，封其孫諸縣侯，因并氏焉。此與吳書所說不同。

與權談說諫喻，未嘗切愕，微見風彩，粗陳指歸，如有未合，則捨而及他，徐復託事造端，以物類相求，於是權意往往而釋。吳郡太守朱治，權舉將也，權曾有以望之，而素加敬，難自詰讓，忿忿不解。瑾揣知其故，而不敢顯陳，乃乞以意私自問，遂於權前爲書，泛論物理，因以己心遙往忖度之。畢，以呈權，權喜，笑曰：「孤意解矣。」顏氏之德，使人加親，豈謂此邪？」權又怪校尉殷模，罪至不測。羣下多爲之言，權怒益甚，與相反覆，惟瑾默然，權曰：「子瑜何獨不言？」瑾避席曰：「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，生類殄盡。棄墳墓，攜老弱，披草萊，歸聖化，在流隸之中，蒙生成之福，不能躬相督厲，陳答萬一，至令模孤負恩惠，自陷罪戾。臣謝過不暇，誠不敢有言。」權聞之愴然，乃曰：「特爲君赦之。」

後從討關羽，封宣城侯，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，住公安。劉備東伐吳，吳王求和，瑾與備牋曰：「奄聞旗鼓來至白帝，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，危害關羽，怨深禍大，不宜答和，此用心於小，未留意於大者也。試爲陛下論其輕重，及其大小。陛下若抑威損忿，

覽省瑾言者，計可立決，不復咨之於羣后也。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？荊州大小孰與海內？俱應仇疾，誰當先後？若審此數，易於反掌。」二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，權曰：「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，子瑜之不負孤，孤之不負子瑜也。」三黃武元年，遷左將軍，督公安，假節，封宛陵侯。」三

〔二〕臣松之云：以爲劉后以庸蜀爲關河，荆楚爲維翰，關羽揚兵沔漢，志陵上國，雖匡主定霸，功未可必，要爲威聲遠震，有其經略。孫權潛包禍心，助魏除害，是爲翦宗子勤王之師，行曹公移都之計，拯漢之規，於茲而止。義旗所指，宜其在孫氏矣。瑾以大義責備，答之何患無辭；且備、羽相與，有若四體，股肱橫虧，憤痛已深，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？載之於篇，實爲辭章之費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瑾之在南郡，人有密讒瑾者。此語頗流聞於外，陸遜表保明瑾無此，宜以散其意。權報曰：「子瑜與孤從事積年，恩如骨肉，深相明究，其爲人非道不行，非義不言。玄德昔遣孔明至吳，孤嘗語子瑜曰：『卿與孔明同產，且弟隨兄，於義爲順，何以不留孔明？孔明若留從卿者，孤當以書解玄德，意自隨人耳。』子瑜答孤言：『弟亮以失身於人，委質定分，義無二心。弟之不留，猶瑾之不往也。』其言足貫神明。今豈當有此乎？孤前得妄語文疏，即封示子瑜，并手筆與子瑜，即得其報，論天下君臣大節，一定之分。孤與子瑜，可謂神交，非外言所聞也。知卿意至，輒封來表，以示子瑜，使知卿意。」

〔三〕吳錄曰：曹真、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，又分據中州，瑾以大兵爲之救援。瑾性弘緩，推道理，任計畫，無應卒倚伏之術，兵久不解，權以此望之。及春水生，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，瑾進攻浮橋，真等退走。雖無大勳，亦以全師

保境爲功。

虞翻以狂直流徙，惟瑾屢爲之說。翻與所親書曰：「諸葛敦仁，則天活物，比蒙清論，有以保分。惡積罪深，見忌殷重，雖有祁老之救，德無羊舌，解釋難冀也。」

瑾爲人有容貌思度，于時服其弘雅。權亦重之，大事咨訪。又別咨瑾曰：「近得伯言表，以爲曹丕已死，毒亂之民，當望旌瓦解，而更靜然。聞皆選用忠良，寬刑罰，布恩惠，薄賦省役，以悅民心，其患更深於操時。孤以爲不然。操之所行，其惟殺伐小爲過差，及離開人骨肉，以爲酷耳。至於御將，自古少有。丕之於操，萬不及也。今叡之不如丕，猶丕不如操也。其所以務崇小惠，必以其父新死，自度衰微，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，故彊屈曲以求民心，欲以自安住耳，寧是興隆之漸邪！聞任陳長文、曹子丹輩，或文人諸生，或宗室戚臣，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？夫威柄不專，則其事乖錯，如昔張耳、陳餘，非不敦睦，至於秉勢，自還相賊，乃事理使然也。又長文之徒，昔所以能守善者，以操笮其頭，畏操威嚴，故竭心盡意，不敢爲非耳。逮丕繼業，年已長大，承操之後，以恩情加之，用能感義。今叡幼弱，隨人東西，此曹等輩，必當因此弄巧行態，阿黨比周，各助所附。如此之日，姦讒並起，更相陷害，轉成嫌貳。一爾已往，羣下爭利，主幼不御，其爲敗也焉得久乎？所以知其然者，自古至今，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，而不離刺轉相蹄齧者也！彊當陵弱，弱當求援，此亂亡之道也。」

子瑜，卿但側耳聽之，伯言常長於計校，恐此一事小短也。」〔二〕

〔二〕臣松之以爲魏明帝一時明主，政自己出，孫權此論，竟爲無徵，而史載之者，將以主幼國疑，威柄不一，亂亡之形，有如權言，宜其存錄以爲鑒戒。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，而事著於齊王，齊王之世，可不謂驗乎！不敢顯斥，抑足表之微辭。

權稱尊號，拜大將軍、左都護，領豫州牧。及呂壹誅，權又有詔切磋瑾等，語在權傳。瑾輒因事以答，辭順理正。瑾子恪，名盛當世，權深器異之；然瑾常嫌之，謂非保家之子，每以憂戚。〔一〕赤烏四年，年六十八卒，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，事從省約。恪已自封侯，故弟融襲爵，攝兵業駐公安，〔二〕部曲吏士親附之。疆外無事，秋冬則射獵講武，春夏則延賓高會，休吏假卒，或不遠千里而造焉。每會輒歷問賓客，各言其能，乃合榻促席，量敵選對，或有博弈，或有擣菹，投壺弓彈，部別類分，於是甘果繼進，清酒徐行，融周流觀覽，終日不倦。融父兄質素，雖在軍旅，身無采飾；而融錦罽文繡，獨爲奢綺。孫權薨，徙奮威將軍。後恪征淮南，假融節，令引軍入沔，以擊西兵。恪旣誅，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、孫壹、全熙等取融。融卒聞兵士至，惶懼猶豫，不能決計，兵到圍城，飲藥而死，三子皆伏誅。〔三〕

〔一〕吳書曰：初，瑾爲大將軍，而弟亮爲蜀丞相，二子恪、融皆典戎馬，督領將帥，族弟誕又顯名於魏，一門三方爲冠蓋，天下榮之。瑾才略雖不及弟，而德行尤純。妻死不娶，有所愛妾，生子不舉，其篤慎皆如此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融字叔長，生於寵貴，少而驕樂，學爲章句，博而不精，性寬容，多技藝，數以巾褐奉朝請，後拜騎都尉。赤烏中，諸郡出部伍，新都都尉陳表、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，男女各數萬口。表病死，權以融代表，後代父瑾領攝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先是，公安有靈龜鳴，童謠曰：「白龜鳴，龜背平，南郡城中可長生，守死不去義無成。」及恪被誅，融果刮金印龜，服之而死。

步騭字子山，臨淮淮陰人也。〔二〕世亂，避難江東，單身窮困，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，俱以種瓜自給，晝勤四體，夜誦經傳。〔三〕

〔二〕吳書曰：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，後有步叔，與七子師事仲尼。秦漢之際有爲將軍者，以功封淮陰侯，騭其後也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騭博研道藝，靡不貫覽，性寬雅沈深，能降志辱身。

會稽焦征羌，郡之豪族，〔二〕人客放縱。騭與旌求食其地，懼爲所侵，乃共脩刺奉瓜，以獻征羌。征羌方在內臥，駐之移時，旌欲委去，騭止之曰：「本所以來，畏其彊也；而今舍去，欲以爲高，祇結怨耳。」良久，征羌開牖見之，身隱几坐帳中，設席致地，坐騭、旌於牖外，旌愈恥之，騭辭色自若。征羌作食，身享大案，殺膳重沓，以小盤飯與騭、旌，惟菜茹而已。旌不能食，騭極飯致飽乃辭出。旌怒騭曰：「何能忍此？」騭曰：「吾等貧賤，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，固其宜也，當何所恥？」〔三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征羌名矯，嘗爲征羌令。

〔二〕吳錄曰：衛旌字子旗，官至尙書。

孫權爲討虜將軍，召鵲爲主記，〔一〕除海鹽長，還辟車騎將軍東曹掾。〔二〕建安十五年，出領鄱陽太守。歲中，徙交州刺史、立武中郎將，領武射吏千人，便道南行。明年，追拜使持節、征南中郎將。劉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，外附內違。鵲降意懷誘，請與相見，因斬徇之，威聲大震。士燮兄弟，相率供命，南土之賓，自此始也。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，與燮相聞，求欲內附。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，由是加拜平戎將軍，封廣信侯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歲餘，鵲以疾免，與琅邪諸葛瑾、彭城嚴畯俱游吳中，並著聲名，爲當時英俊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鵲爲徐州牧，以鵲爲治中從事，舉茂才。

延康元年，鵲遣呂岱代鵲，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。會劉備東下，武陵蠻夷蠢動，鵲遂命鵲上益陽。備旣敗績，而零、桂諸郡猶相驚擾，處處阻兵，鵲周旋征討，皆平之。黃武二年，遷右將軍左護軍，改封臨湘侯。五年，假節，徙屯漚口。

鵲稱尊號，拜驃騎將軍，領冀州牧。是歲，都督西陵，代陸遜撫二境，頃以冀州在蜀分，解牧職。時鵲太子登駐武昌，愛人好善，與鵲書曰：「夫賢人君子，所以興隆大化，佐理時務

者也。受性闇蔽，不達道數，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，歸分於君子，至於遠近士人，先後之宜，猶或緬焉，未之能詳。傳曰：『愛之能勿勞乎？忠焉能勿誨乎？』斯其義也，豈非所望於君子哉！」瞞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，諸葛瑾、陸遜、朱然、程普、潘濬、裴玄、夏侯承、衛旌、李肅、周條、石幹十一人，甄別行狀，因上疏獎勵曰：「臣聞人君不親小事，百官有司各任其職。故舜命九賢，則無所用心，彈五弦之琴，詠南風之詩，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。齊桓用管仲，被髮載車，齊國既治，又致匡合。近漢高祖擢三傑以興帝業，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。汲黯在朝，淮南寢謀；郅都守邊，匈奴竄迹。故賢人所在，折衝萬里，信國家之利器，崇替之所由也。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，河、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，誠擧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。願明太子重以經意，則天下幸甚。」

〔一〕吳書曰：肅字偉恭，南陽人。少以才聞，善論議，臧否得中，甄奇錄異，薦述後進，題目品藻，曲有條貫，衆人以此服之。權擢以爲「選曹尚書」，選舉號爲得才。求出補吏，爲桂陽太守，吏民悅服。徵爲卿。會卒，知與不知，並痛惜焉。

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，多所糾舉，瞞上疏曰：「伏聞諸典校撻挾細微，吹毛求瑕，重案深誣，輒欲陷人以成威福；無罪無辜，橫受大刑，是以使民跼天蹐地，誰不戰慄？昔之獄官，惟賢是任，故皋陶作士，呂侯贖刑，張、于廷尉，民無冤枉，休泰之祚，實由此興。今之小臣，



動與古異，獄以賄成，輕忽人命，歸咎于上，爲國速怨。夫一人吁嗟，王道爲虧，甚可仇疾。明德愼罰，哲人惟刑，書傳所美。自今蔽獄，都下則宜諮顧雍，武昌則陸遜、潘濬，平心專意，務在得情，鵲黨神明，受罪何恨？」又曰：「天子父天母地，故宮室百官，動法列宿。若施政令，欽順時節，官得其人，則陰陽和平，七曜循度。至於今日，官寮多闕，雖有大臣，復不信任，如此天地焉得無變？故頻年枯旱，亢陽之應也。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，赤鳥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，地皆震動。地陰類，臣之象，陰氣盛故動，臣下專政之故也。夫天地見異，所以警悟人主，可不深思其意哉！」又曰：「丞相顧雍、上大將軍陸遜、太常潘濬，憂深責重，志在竭誠，夙夜兢兢，寢食不寧，念欲安國利民，建久長之計，可謂心膂股肱，社稷之臣矣。宜各委任，不使他官監其所司，責其成效，課其負殿。此三臣者，思慮不到則已，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？」又曰：「縣賞以顯善，設刑以威姦，任賢而使能，審明於法術，則何功而不成，何事而不辨，何聽而不聞，何視而不覩哉？若今郡守百里，皆各得其人，共相經緯，如是，庶政豈不康哉！竊聞諸縣並有備吏，吏多民煩，俗以之弊。但小人因緣銜命，不務奉公而作威福，無益視聽，更爲民害，愚以爲可一切罷省。」權亦覺悟，遂誅呂壹。鵲前後薦達屈滯，救解患難，書數十上。權雖不能悉納，然時采其言，多蒙濟賴。」（二）

〔一〕吳錄云：「鵲表言曰：『北降人王潛等說，北相部伍，圖以東向，多作布囊，欲以盛沙塞江，以大向荊州。夫備不豫設，

難以應卒，宜爲之防。」權曰：「此曹衰弱，何能有圖？必不敢來。若不如孤言，當以牛千頭，爲君作主人。」後有呂範、諸葛恪爲說，驤所言，云：「每讀步驤表，輒失笑。此江與關俱生，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！」

赤烏九年，代陸遜爲丞相，猶誨育門生，手不釋書，被服居處有如儒生。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，頗以此見譏。在西陵二十年，鄰敵敬其威信。性寬弘得衆，喜怒不形於聲色，而外內肅然。

十（一）年卒，子協嗣，統驤所領，加撫軍將軍。協卒，子璣嗣侯。協弟闡，繼業爲西陵督，加昭武將軍，封西亭侯。鳳皇元年，召爲繞帳督。闡累世在西陵，卒被徵命，自以失職，又懼有讒禍，於是據城降晉。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爲任，晉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、衛將軍、儀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假節領交州牧，封宜都公；璣監江陵諸軍事、左將軍，加散騎常侍，領廬陵太守，改封江陵侯；璿給事中、宣威將軍，封都鄉侯。命車騎將軍羊祜、荊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。孫皓使陸抗西行，祜等遁退。抗陷城，斬闡等，步氏泯滅，惟璿紹祀。

潁川 周昭著書稱步驤及嚴峻等曰：「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，其由非一也，然要其大歸，總其常患，四者而已。急論議一也，爭名勢二也，重朋黨三也，務欲速四也。急論議則傷人，爭名勢則敗友，重朋黨則蔽主，務欲速則失德，此四者不除，未有能全也。當世君子能不然者，亦比有之，豈獨古人乎！然論其絕異，未若顧豫章、諸葛使君、步

丞相、嚴衛尉、張奮威之爲美也。論語言『夫子恂恂然善誘人』，又曰『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』，豫章有之矣。『望之儼然，卽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』，使君體之矣。『恭而安，威而不猛』，丞相履之矣。學不求祿，心無苟得，衛尉、奮威蹈之矣。此五君者，雖德實有差，輕重不同，至於趣舍大檢，不犯四者，俱一揆也。昔丁謩出於孤家，吾粲由於牧豎，豫章揚其善，以並陸、全之列，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。使君、丞相、衛尉三君，昔以布衣俱相友善，諸論者因各敘其優劣。初，先衛尉，次丞相，而後有使君也；其後並事明主，經營世務，出處之才有不同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，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。至於三君分好，卒無虧損，豈非古人交哉！又魯橫江昔杖萬兵，屯據陸口，當世之美業也，能與不能，孰不願焉？而橫江既亡，衛尉應其選，自以才非將帥，深辭固讓，終於不就。後徙九列，遷典八座，榮不足以自曜，祿不足以自奉。至於二君，皆位爲上將，窮富極貴。衛尉既無求欲，二君又不稱薦，各守所志，保其名好。孔子曰：『君子矜而不爭，羣而不黨。』斯有風矣。又奮威之名，亦三君之次也，當一方之戍，受上將之任，與使君、丞相不異也。然歷國事，論功勞，實有先後，故爵位之榮殊焉。而奮威將處此，決能明其部分，心無失道之欲，事無充詘之求，每升朝堂，循禮而動，辭氣謦謦，罔不惟忠。叔嗣雖親貴，言憂其敗，蔡文至雖疏賤，談稱其賢。女配太子，受禮若弔，慷慨之趨，惟篤人物，成敗得失，皆如所慮，可謂守道見機，好古之士也。若乃經國家，

當軍旅，於馳騖之際，立霸王之功，此五者未爲過人。至其純粹履道，求不苟得，升降當世，保全名行，邈然絕俗，實有所師。故粗論其事，以示後之君子。」周昭者字恭遠，與韋曜、薛瑩、華覈並述吳書，後爲中書郎，坐事下獄，覈表救之，孫休不聽，遂伏法云。

評曰：張昭受遺輔佐，功勳克舉，忠謇方直，動不爲己；而以嚴見憚，以高見外，既不處宰相，又不登師保，從容閭巷，養老而已，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。顧雍依杖素業，而將之智局，故能究極榮位。諸葛瑾、步騭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，張承、顧邵虛心長者，好尙人物，周昭之論，稱之甚美，故詳錄焉。譚獻納在公，有忠貞之節。休、承脩志，咸庶爲善。愛惡相攻，流播南裔，哀哉！

# 三國志卷五十三

吳書八

## 張嚴程闕薛傳第八

張紘字子綱，廣陵人。游學京都，〔二〕還本郡，舉茂才，公府辟，皆不就，〔三〕避難江東。孫策創業，遂委質焉。表爲正議校尉，〔三〕從討丹楊。策身臨行陳，紘諫曰：「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，三軍之所繫命也，不宜輕脫，自敵小寇。願麾下重天授之姿，副四海之望，無令國內上下危懼。」

〔二〕吳書曰：紘入太學，事博士韓宗，治京氏易、歐陽尚書，又於外黃從濮陽闔受韓詩及禮記、左氏春秋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大將軍何進、太尉朱儁、司空荀爽三府辟爲掾，皆稱疾不就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紘與張昭並與參謀，常令一人居守，一人從征討。後呂布襲取徐州，因爲之牧，不欲令紘與策從事。追舉茂才，移書發遣紘。紘心惡布，恥爲之屈。策亦重惜紘，欲以自輔。答記不遣，曰：「海產明珠，所在爲寶，楚雖有才，晉實用之。英偉君子，所游見珍，何必本州哉？」

建安四年，策遣紘奉章至許宮，留爲侍御史。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。〔二〕曹公聞策薨，

欲因喪伐吳。紘諫，以爲乘人之喪，既非古義，若其不克，成讎棄好，不如因而厚之。曹公從其言，卽表權爲討虜將軍，領會稽太守。曹公欲令紘輔權內附，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。(二)

(一)吳書曰：紘至，與在朝公卿及知舊述策材略絕異，平定三郡，風行草偃，加以忠敬款誠，乃心王室。時曹公爲司空，欲加恩厚，以悅遠人，至乃優文褒崇，改號加封，辟紘爲掾，舉高第，補侍御史，後以紘爲九江太守。紘心戀舊恩，思還反命，以疾固辭。

(三)吳書曰：權初承統，春秋方富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，深懷憂勞，數有優令辭謝，付屬以輔助之義。紘輒拜牋答謝，思惟補察。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，與四方交結，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。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，扶持漢室之勳；討逆平定江外，建立大業，宜有紀頌以昭公義。既成，呈權，權省讀悲感，曰：「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。」乃遣紘之部。或以紘本受北任，嫌其志趣不止於此，權不以介意。初，琅邪趙昱爲廣陵太守，察紘孝廉，昱後爲笮融所殺，紘甚傷憤，而力不能討。昱門戶絕滅，及紘在東部，遣主簿至琅邪設祭，并求親戚爲之後，以書屬琅邪相臧宣，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，權聞而嘉之。及討江夏，以東部少事，命紘居守，遙領所職。孔融遺紘書曰：「聞大軍西征，足下留鎮。不有居者，誰守社稷？深固折衝，亦大勳也。無乃李廣之氣，倉髮益怒，樂一當單于，以盡餘憤乎？南北並定，世將無事，孫叔投戈，絳、灌俎豆，亦在今日，但用離析，無緣會面，爲愁歎耳。道直途清，相見豈復難哉？」權以紘有鎮守之勞，欲論功加賞。紘厚自挹損，不敢蒙寵，權不奪其志。每從容侍燕，微言密指，常有以規諷。

江表傳曰：初，權於羣臣多呼其字，惟呼張昭曰張公，紘曰東部，所以重二人也。

後權以紘爲長史，從征合肥。(二)權率輕騎將往突敵，紘諫曰：「夫兵者凶器，戰者危事

也。今麾下恃盛壯之氣，忽彊暴之虜，三軍之衆，莫不寒心，雖斬將搴旗，威震敵場，此乃偏將之任，非主將之宜也。願抑賁、育之勇，懷霸王之計。」權納紘言而止。既還，明年將復出軍，紘又諫曰：「自古帝王受命之君，雖有皇靈佐於上，文德播於下，亦賴武功以昭其勳。然而貴於時動，乃後爲威耳。今麾下值四百之厄，有扶危之功，宜且隱息師徒，廣開播殖，任賢使能，務崇寬惠，順天命以行誅，可不勞而定也。」於是遂止不行。紘建計宜出都秣陵，權從之。」令還吳迎家，道病卒。臨困，授子靖留牋曰：「自古有國有家者，咸欲脩德政，以比隆盛世，至於其治，多不馨香。非無忠臣賢佐，闇於治體也，由主不勝其情，弗能用耳。夫人情憚難而趨易，好同而惡異，與治道相反。」傳曰『從善如登，從惡如崩』，言善之難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，據自然之勢，操八柄之威，甘易同之歡，」無假取於人；而忠臣挾難進之術，吐逆耳之言，其不合也，不亦宜乎！（雖）〔離〕則有覺，巧辯緣閒，眩於小忠，戀於恩愛，賢愚雜錯，長幼失敘，其所由來，情亂之也。故明君悟之，求賢如飢渴，受諫而不厭，抑情損欲，以義割恩，上無偏謬之授，下無希冀之望。宜加三思，含垢藏疾，以成仁覆之大。」時年六十卒。權省書流涕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合肥城久不拔，紘進計曰：「古之圍城，開其一面，以疑衆心。今圍之甚密，攻之又急，誠懼并命戮力。死戰之寇，固難卒拔，及救未至，可小寬之，以觀其變。」議者不同。會救騎至，數至圍下，馳騁挑戰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紘謂權曰：「秣陵，楚武王所置，名爲金陵。地勢岡阜連石頭，訪問故老，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，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，故掘斷連岡，改名秣陵。今處所具存，地有其氣，天之所命，宜爲都邑。」權善其議，未能從也。後劉備之東，宿於秣陵，周觀地形，亦勸權都之。權曰：「智者意同。」遂都焉。

〔獻帝春秋〕云：劉備至京，謂孫權曰：「吳去此數百里，卽有警急，赴救爲難，將軍無意屯京乎？」權曰：「秣陵有小江百餘里，可以安大船，吾方理水軍，當移據之。」備曰：「蕪湖近濡須，亦佳也。」權曰：「吾欲圖徐州，宜近下也。」

臣松之以爲秣陵之與蕪湖，道里所校無幾，於北侵利便，亦有何異？而云欲闕徐州，貪秣陵近下，非其理也。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，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，又爲虛錯。

〔三〕周禮太宰職曰：以八柄詔王馭羣臣。一曰爵，以馭其貴。二曰祿，以馭其富。三曰予，以馭其幸。四曰置，以馭其行。五曰生，以馭其福。六曰奪，以馭其貧。七曰廢，以馭其罪。八曰誅，以馭其過。

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。〔二〕子玄，官至南郡太守、尚書。〔三〕玄子尚，〔三〕孫皓時爲侍郎，以言語辯捷見知，擢爲侍中、中書令。皓使尚鼓琴，尚對曰：「素不能。」敕使學之。後晏言次說琴之精妙，尚因道「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，曠言吾君德薄，不足以聽之」。皓意謂尚以斯喻己，不悅。後積他事下獄，皆追以此爲詰，〔四〕送建安作船。久之，又就加誅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紘見柁榴枕，愛其文，爲作賦。陳琳在北見之，以示人曰：「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。」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、應機論，與琳書深歎美之。琳答曰：「自僕在河北，與天下隔，此閒率少於文章，易爲雄伯，故使僕受此過差。」



之譚，非其實也。今景興在此，足下與子布在彼，所謂小巫見大巫，神氣盡矣。」紘既好文學，又善楷篆，與孔融書，自書。融遺紘書曰：「前勞手筆，多篆書。每舉篇見字，欣然獨笑，如復覩其人也。」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玄清介有高行，而才不及紘。

〔三〕江表傳（日）稱尙有俊才。

〔四〕環氏吳紀曰：皓嘗問：「詩云『汎彼柏舟』，惟栢中舟乎？」尙對曰：「詩言『檣楫松舟』，則松亦中舟也。」又問：「鳥之大者惟鶴，小者惟雀乎？」尙對曰：「大者有禿鶩，小者有鷦鷯。」皓性忌勝己，而尙談論每出其表，積以致恨。後問：「孤飲酒以方誰？」尙對曰：「陛下有百觚之量。」皓云：「尙知孔丘之不王，而以孤方之！」因此發怒收尙。尙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，詣宮叩頭請，尙罪得減死。

初，紘同郡秦松字文表，陳端字子正，並與紘見待於孫策，參與謀謨。各早卒。

嚴峻字曼才，彭城人也。少耽學，善詩、書、三禮，又好說文。避亂江東，與諸葛瑾、步騭齊名友善。性質直純厚，其於人物，忠告善道，志存補益。張昭進之於孫權，權以爲騎都尉，從事中郎。及橫江將軍魯肅卒，權以峻代肅，督兵萬人，鎮據陸口。衆人咸爲峻喜，峻前後固辭：「樸素書生，不閑軍事，非才而據，咎悔必至。」發言慷慨，至於流涕，〔二〕權乃聽焉。世嘉其能以實讓。權爲吳王，及稱尊號，峻嘗爲衛尉，使至蜀，蜀相諸葛亮深善之。不畜祿賜，皆散之親戚知故，家常不充。廣陵劉穎與峻有舊，穎精學家巷，權聞徵之，以疾不

就。其弟略爲零陵太守，卒官，穎往赴喪，權知其詐病，急驛收錄。峻亦馳語穎，使還謝權。權怒廢峻，而穎得免罪。久之，以峻爲尚書令，後卒。(三)

〔一〕志林曰：權又試峻騎，上馬墮鞍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峻時年七十八，二子凱、爽。凱官至升平少府。

峻著孝經傳、潮水論，又與裴玄、張承論管仲、季路，皆傳於世。玄字彥黃，下邳人也，亦有學行，官至太中大夫。問子欽、齊桓、晉文、夷、惠四人優劣，欽答所見，與玄相反覆，各有文理。欽與太子登游處，登稱其翰采。

程秉字德樞，汝南南頓人也。逮事鄭玄，後避亂交州，與劉熙考論大義，遂博通五經。士燮命爲長史。權聞其名儒，以禮徵秉，既到，拜太子太傅。黃武四年，權爲太子登聘周瑜女，秉守太常，迎妃於吳，權親幸秉船，深見優禮。既還，秉從容進說，登曰：「婚姻人倫之始，王教之基，是以聖王重之，所以率先衆庶，風化天下，故詩美關雎，以爲稱首。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，存周南之所詠，則道化隆於上，頌聲作於下矣。」登笑曰：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，誠所賴於傳君也。」

病卒官。著周易摘、尚書駁、論語弼，凡三萬餘言。秉爲傳時，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

立行云。〔一〕

〔二〕吳錄曰：崇字子和，治易、春秋左氏傳，兼善內術。本姓李，遭亂更姓，遂隱於會稽，躬耕以求其志。好尚者從學，所教不過數人輒止，欲令其業必有成也。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，咸親焉。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，學足以爲師。初見太子登，以疾賜不拜。東宮官僚皆從諮詢。太子數訪以異聞。年七十而卒。

闕澤字德潤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家世農夫，至澤好學，居貧無資，常爲人傭書，以供紙筆，所寫既畢，誦讀亦遍。追師論講，究覽羣籍，兼通曆數，由是顯名。察孝廉，除錢唐長，遷郴令。孫權爲驃騎將軍，辟補西曹掾，及稱尊號，以澤爲尙書。嘉禾中，爲中書令，加侍中。赤烏五年，拜太子太傅，領中書如故。

澤以經傳文多，難得盡用，乃斟酌諸家，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，爲制行出入及見賓儀，又著乾象曆注以正時日。每朝廷大議，經典所疑，輒諮訪之。以儒學勤勞，封都鄉侯。性謙恭篤慎，官府小吏，呼召對問，皆爲抗禮。人有非短，口未嘗及，容貌似不足者，然所聞少窮。權嘗問：「書傳篇賦，何者爲美？」澤欲諷喻以明治亂，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，權覽讀焉。初，以呂壹姦罪發聞，有司窮治，奏以大辟，或以爲宜加焚裂，用彰元惡。權以訪澤，澤曰：「盛明之世，不宜復有此刑。」權從之。又諸官司有所患疾，欲增重科防，

以檢御臣下，澤每曰「宜依禮、律」，其和而有正，皆此類也。<sup>(一)</sup>六年冬卒，權痛惜感悼，食不進者數日。

<sup>(一)</sup>吳錄曰：虞翻稱澤曰：「闕生矯傑，蓋蜀之揚雄。」又曰：「闕子儒術德行，亦今之仲舒也。」初，魏文帝即位，權嘗從容問羣臣曰：「曹丕以盛年即位，恐孤不能及之，諸卿以爲何如？」羣臣未對，澤曰：「不及十年，丕其沒矣，大王勿憂也。」權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澤曰：「以字言之，不十爲丕，此其數也。」文帝果七年而崩。

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，其爲長幼也微矣。

澤州里先輩丹楊唐固亦修身積學，稱爲儒者，著國語、公羊、穀梁傳注，講授常數十人。權爲吳王，拜固議郎，自陸遜、張溫、駱統等皆拜之。黃武四年爲尙書僕射，卒。<sup>(二)</sup>

<sup>(二)</sup>吳錄曰：固字子正，卒時年七十餘矣。

薛綜字敬文，沛郡竹邑人也。<sup>(一)</sup>少依族人避地交州，從劉熙學。士燮旣附孫權，召綜爲五官中郎將，除合浦、交趾太守。時交土始開，刺史呂岱率師討伐，綜與俱行，越海南征，及到九真。事畢還都，守謁者僕射。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尙書闕澤姓名以嘲澤，澤不能答。綜下行酒，因勸酒曰：「蜀者何也？有犬爲獨，無犬爲蜀，橫目苟身，虫入其腹。」<sup>(三)</sup>奉曰：「不當復列君吳邪？」綜應聲曰：「無口爲天，有口爲吳，君臨萬邦，天子之都。」於是衆

坐喜笑，而奉無以對。其樞機敏捷，皆此類也。〔三〕

〔二〕吳錄曰：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。秦滅六國，而失其祀，子孫分散。漢祖定天下，過齊，求孟嘗後，得其孫陵、國二人，欲復其封。陵、國兄弟相推，莫適受，乃去之竹邑，因家焉，故遂氏薛。自國至綜，世典州郡，爲著姓。綜少明經，善屬文，有秀才。

〔三〕臣松之見諸書本「苟身」或作「句身」，以爲既云「橫目」，則宜曰「句身」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費禕聘于吳，陛見，公卿侍臣皆在坐。酒酣，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，言及吳、蜀。禕問曰：「蜀字云何？」恪曰：「有水者濁，無水者蜀。橫目苟身，虫入其腹。」禕復問：「吳字云何？」恪曰：「無口者天，有口者吳，下臨滄海，天子帝都。」與本傳不同。

呂岱從交州召出，綜懼繼岱者非其人，上疏曰：「昔帝舜南巡，卒於蒼梧。秦置桂林、南海、象郡，然則四國之內屬也，有自來矣。趙佗起番禺，懷服百越之君，珠官之南是也。漢武帝誅呂嘉，開九郡，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。山川長遠，習俗不齊，言語同異，重譯乃通，民如禽獸，長幼無別，椎結徒跣，貫頭左衽，長吏之設，雖有若無。自斯以來，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，稍使學書，粗知言語，使驛往來，觀見禮化。及後錫光爲交趾，任延爲九真太守，乃教其耕犁，使之冠履；爲設媒官，始知聘娶；建立學校，導之經義。由此已降，四百餘年，頗有似類。自臣昔客始至之時，珠崖除州縣嫁娶，皆須八月引戶，人民集會之時，男女自相

可適，乃爲夫妻，父母不能止。交阯糜泠、九真都龐二縣，皆兄死弟妻其嫂，世以此爲俗，長吏恣聽，不能禁制。日南郡男女裸體，不以爲羞。由此言之，可謂蟲多，有覩面目耳。然而土廣人衆，阻險毒害，易以爲亂，難使從治。縣官羈縻，示令威服，田戶之租賦，裁取供辦，貴致遠珍名珠、香藥、象牙、犀角、瑇瑁、珊瑚、琉璃、鸚鵡、翡翠、孔雀、奇物，充備寶玩，不必仰其賦入，以益中國也。然在九甸之外，長吏之選，類不精覈。漢時法寬，多自放恣，故數反違法。珠崖之廢，起於長吏覩其好髮，髡取爲髮。及臣所見，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，下車以供設不豐，撾殺主簿，仍見驅逐。九真太守詹萌爲妻父周京作主人，并請大吏，酒酣作樂，功曹番歆起舞屬京，京不肯起，歆猶迫彊，萌忿杖歆，亡於郡內。歆弟苗帥衆攻府，毒矢射萌，萌至物故。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，卒不能克。又故刺史會稽朱符，多以鄉人虞褒、劉彥之徒分作長吏，侵虐百姓，彊賦於民，黃魚一枚收稻一斛，百姓怨叛，山賊並出，攻州突郡。符走入海，流離喪亡。次得南陽張津，與荊州牧劉表爲隙，兵弱敵彊，歲歲興軍，諸將厭患，去留自在。津小檢攝，威武不足，爲所陵侮，遂至殺沒。後得零陵賴恭，先輩仁謹，不曉時事。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。巨武夫輕悍，不爲恭（所）服，（所取）（輒）相怨恨，逐出恭，求步騭。是時津故將夷廖、錢博之徒尙多，騭以次鉏治，綱紀適定，會仍召出。呂岱既至，有士氏之變。越軍南征，平討之日，改置長吏，章明王綱，威加萬里，大小承風。由

此言之，綏邊撫裔，實有其人。牧伯之任，既宜清能，荒流之表，禍福尤甚。今日交州雖名粗定，尙有高涼宿賊；其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珠官四郡界未綏，依作寇盜，專爲亡叛逋逃之藪。若岱不復南，新刺史宜得精密，檢攝八郡，方略智計，能稍稍以漸（能）治高涼者，假其威寵，借之形勢，責其成效，庶幾可補復。如但中人，近守常法，無奇數異術者，則羣惡日滋，久遠成害。故國之安危，在於所任，不可不察也。竊懼朝廷忽輕其選，故敢竭愚情，以廣聖思。」

黃龍三年，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，屯半州，以綜爲長史，外掌衆事，內授書籍。慮卒，入守賊曹尚書，遷尚書僕射。時公孫淵降而復叛，權盛怒，欲自親征。綜上疏諫曰：「夫帝王者，萬國之元首，天下之所繫命也。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，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，蓋所以存萬安之福，鎮四海之心。昔孔子疾時，託乘桴浮海之語，季由斯喜，拒以無所取才。漢元帝欲御樓船，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。何則？水火之險至危，非帝王所宜涉也。諺曰：『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』沉萬乘之尊乎？今遼東戎貊小國，無城池之固，備禦之術，器械銖鈍，犬羊無政，往必禽克，誠如明詔。然其方土寒峭，穀稼不殖，民習鞍馬，轉徙無常。卒聞大軍之至，自度不敵，鳥驚獸駭，長驅奔竄，一人匹馬，不可得見，雖獲空地，守之無益，此不可一也。加又洪流滉漾，有成山之難，海行無常，風波難免，倏忽之間，人船異勢。雖有堯舜之德，智無所施，賁育之勇，力不得設，此不可二也。加以鬱霧冥其上，鹹水

蒸其下，善生流腫，轉相汚染，凡行海者，稀無斯患，此不可三也。天生神聖，顯以符瑞，當乘平喪亂，康此民物；嘉祥日集，海內垂定，逆虜凶虐，滅亡在近。中國一平，遼東自斃，但當拱手以待耳。今乃違必然之圖，尋至危之阻，忽九州之固，肆一朝之忿，既非社稷之重計，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，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，食不甘味，寢不安席者也。惟陛下抑雷霆之威，忍赫斯之怒，遵乘橋之安，遠履冰之險，則臣子賴祉，天下幸甚。」時羣臣多諫，權遂不行。

正月乙未，權敕綜祝祖不得用常文，綜承詔，卒造文義，信辭粲爛。權曰：「復爲兩頭，使滿三也。」綜復再祝，辭令皆新，衆咸稱善。赤烏三年，徙選曹尚書。五年，爲太子少傅，領選職如故。二六年春，卒。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，名曰私載，又定五宗圖述、二京解，皆傳於世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後權賜綜紫綬囊，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，權曰：「太子年少，涉道日淺，君當博之以文，約之以禮，孝士之封，非君而誰？」是時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，仍兼選舉，甚爲優重。

子瑜，官至威南將軍，征交趾還，道病死。二瑜弟瑩，字道言，初爲祕府中書郎，孫休卽位，爲散騎中常侍。數年，以病去官。孫皓初，爲左執法，遷選曹尚書，及立太子，又領少傅。建衡三年，皓追歎瑩父綜遺文，且命瑩繼作。瑩獻詩曰：「惟臣之先，昔仕于漢，奕世縣



縣，頗涉臺觀。暨臣父綜，遭時之難，叩金失御，邦家毀亂。適茲樂土，庶存子遺，天啓其心，東南是歸。厥初流隸，困于蠻垂。大皇開基，恩德遠施。特蒙招命，拯擢泥汙，釋放巾褐，受職剖符。作守合浦，在海之隅，遷入京輦，遂升機樞。枯瘁更榮，絕統復紀，自微而顯，非願之始。亦惟寵遇，心存足止。重值文皇，建號東宮，乃作少傅，光華益隆。明明聖嗣，至德謙崇，禮遇兼加，惟渥惟豐。哀哀先臣，念竭其忠，洪恩未報，委世以終。嗟臣蔑賤，惟昆及弟，幸生幸育，託綜遺體。過庭既訓，頑蔽難啓。堂構弗克，志存耦耕。豈悟聖朝，仁澤流盈。追錄先臣，愍其無成，是濟是拔，被以殊榮。珣忝千里，受命南征，旌旗備物，金革揚聲。及臣斯陋，實闇實微，既顯前軌，人物之機；復傳東宮，繼世荷輝，才不逮先，是忝是違。乾德博好，文雅是貴，追悼亡臣，冀存遺類。如何愚胤，曾無髣髴！瞻彼舊寵，顧此頑虛，孰能忍媿，臣實與居。夙夜反側，克心自論，父子兄弟，累世蒙恩，死惟結草，生誓殺身，雖則灰隕，無報萬分。」

〔二〕漢晉春秋曰：孫休時，珣爲五官中郎將，遣至蜀求馬。及還，休問蜀政得失，對曰：「主闇而不知其過，臣下容身以求免罪，入其朝不聞正言，經其野民皆菜色。」臣聞燕雀處堂，子母相樂，自以爲安也，突決棟焚，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，其是之謂乎！」

是歲，何定建議鑿聖谿以通江淮，皓令瑩督萬人往，遂以多盤石難施功，罷還，出爲武

昌左部督。後定被誅，皓追聖谿事，下瑩獄，徙廣州。右國史華覈上疏曰：「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，敘錄功美，垂之無窮。漢時司馬遷、班固，咸命世大才，所撰精妙，與六經俱傳。大吳受命，建國南土。大皇帝末年，命太史令丁孚、郎中項峻始撰吳書。孚、峻俱非史才，其所撰作，不足紀錄。至少帝時，更差韋曜、周昭、薛瑩、梁廣及臣五人，訪求往事，所共撰立，備有本末。昭、廣先亡，曜負恩蹈罪，瑩出爲將，復以過徙，其書遂委滯，迄今未撰奏。臣愚淺才劣，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，若使撰合，必襲孚、峻之跡，懼墜大皇帝之元功，損當世之盛美。瑩涉學既博，文章尤妙，同寮之中，瑩爲冠首。今者見吏，雖多經學，記述之才，如瑩者少，是以懷懷爲國惜之。實欲使卒垂成之功，編於前史之末。奏上之後，退填溝壑，無所復恨。」皓遂召瑩還，爲左國史。頃之，選曹尚書同郡繆禕以執意不移，爲羣小所疾，左遷衡陽太守。既拜，又迫以職事見詰責，拜表陳謝。因過詣瑩，復爲人所白，云禕不懼罪，多將賓客會聚瑩許。乃收禕下獄，徙桂陽，瑩還廣州。未至，召瑩還，復職。是時法政多謬，舉措煩苛，瑩每上便宜，陳緩刑簡役，以濟育百姓，事或施行。遷光祿勳。天紀四年，晉軍征皓，皓奉書於司馬卞、王渾、王濬請降，其文，瑩所造也。瑩既至洛陽，特先見敘，爲散騎常侍，答問處當，皆有條理。」  
〔二〕太康三年卒。著書八篇，名曰新議。〔三〕

〔一〕干寶晉紀曰：武帝從容問瑩曰：「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？」瑩對曰：「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，昵近小人，刑罰妄加，

大臣大將，無所親信，人人憂恐，各不自保，危亡之釁，實由於此。」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，瑩各以狀對。

〔三〕王隱晉書曰：瑩子兼，字令長，清素有器宇，資望故如上國，不似吳人。歷位二宮丞相長史。元帝踐阼，累遷丹楊尹、尚書，又爲太子少傅。自綜至兼，三世傅東宮。

評曰：張紘文理意正，爲世令器，孫策待之亞於張昭，誠有以也。嚴、程、闕生，一時儒林也。至峻辭榮濟舊，不亦長者乎！薛綜學識規納，爲吳良臣。及瑩纂蹈，允有先風，然於暴酷之朝，屢登顯列，君子殆諸。



# 三國志卷五十四

吳書九

## 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

周瑜字公瑾，廬江舒人也。從祖父景，景子忠，皆爲漢太尉。<sup>〔一〕</sup>父異，洛陽令。

<sup>〔二〕</sup>謝承後漢書曰：景字仲嚮，少以廉能見稱，以明學察孝廉，辟公府。後爲豫州刺史，辟汝南陳蕃爲別駕，潁川李膺、荀緄、杜密、沛國朱寓爲從事，皆天下英俊之士也。稍遷至尙書令，遂登太尉。

張璠漢紀曰：景父榮，章和世爲尙書令。初景歷位牧守，好善愛士，每歲舉孝廉，延請入，上後堂，與家人宴會，如此者數四。及贈送既備，又選用其子弟，常稱曰：「移臣作子，於政何有？」先是，司徒韓續爲河內太守，在公無私，所舉一辭而已，後亦不及其門戶，曰：「我舉若可矣，不令恩偏稱一家也。」當時論者，或兩譏焉。

瑜長壯有姿貌。初，孫堅興義兵討董卓，徙家於舒。堅子策與瑜同年，獨相友善，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，升堂拜母，有無通共。瑜從父尙爲丹楊太守，瑜往省之。會策將東渡，到歷陽，馳書報瑜，瑜將兵迎策。策大喜曰：「吾得卿，諧也。」遂從攻橫江、當利，皆拔之。乃渡擊秣陵，破笮融、薛禮，轉下湖孰、江乘，進入曲阿，劉繇奔走，而策之衆已數萬矣。因謂

瑜曰：「吾以此衆取吳會、平山，越已足。卿還鎮丹楊。」瑜還。頃之，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，而瑜與尚俱還壽春。術欲以瑜爲將，瑜觀術終無所成，故求爲居巢長，欲假塗東歸，術聽之。遂自居巢還吳。是歲，建安三年也。策親自迎瑜，授建威中郎將，卽與兵二千人，騎五十匹。瑜時年二十四，吳中皆呼爲周郎。以瑜恩信著於廬江，出備牛渚，後領春穀長。頃之，策欲取荊州，以瑜爲中護軍，領江夏太守，從攻皖，拔之。時得橋公兩女，皆國色也。策自納大橋，瑜納小橋。瑜復進尋陽，破劉勳，討江夏，還定豫章、廬陵，留鎮巴丘。（三）

（二）江表傳曰：策又給瑜鼓吹，爲治館舍，贈賜莫與爲比。策令曰：「周公瑾英雋異才，與孤有總角之好，骨肉之分。如前在丹楊，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，論德酬功，此未足以報者也。」

（三）江表傳曰：策從容戲瑜曰：「橋公二女雖流離，得吾二人作壻，亦足爲歡。」

（三）臣松之案：孫策于時始得豫章、廬陵，尙未能得定江夏。瑜之所鎮，應在今巴丘縣也，與後所（平）（卒）巴丘處不同。

五年，策薨，權統事。瑜將兵赴喪，遂留吳，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。（二）十一年，督孫瑜等討麻、保二屯，梟其渠帥，囚俘萬餘口，還備（官亭）（宮亭）。江夏太守黃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，瑜追討擊，生虜龍送吳。十三年春，權討江夏，瑜爲前部大督。

（二）江表傳曰：曹公新破袁紹，兵威日盛，建安七年，下書責權質任子。權召羣臣會議，張昭、秦松等猶豫不能決，權

意不欲遣質，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。瑜曰：「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，不滿百里之地，繼嗣賢能，廣土開境，立基於郢，遂據荊揚，至於南海，傳業延祚，九百餘年。今將軍承父兄餘資，兼六郡之衆，兵精糧多，將士用命，鑄山爲銅，煮海爲鹽，境內富饒，人不思亂，汎舟舉帆，朝發夕到，士風勁勇，所向無敵，有何逼迫，而欲送質？質一入，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，與相首尾，則命召不得不往，便見制於人也。極不過一侯印，僕從十餘人，車數乘，馬數匹，豈與南面稱孤同哉？不如勿遣，徐觀其變。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，將軍事之未晚。若圖爲暴亂，兵猶火也，不戢將自焚。將軍韜勇抗威，以待天命，何送質之有！」權母曰：「公瑾議是也。」公瑾與伯符同年，小一月耳，我視之如子也，汝其兄事之。」遂不送質。

其年九月，曹公入荊州，劉琮舉衆降，曹公得其水軍，船步兵數十萬，將士聞之皆恐。權延見羣下，問以計策。議者咸曰：「曹公豺虎也，然託名漢相，挾天子以征四方，動以朝廷爲辭，今日拒之，事更不順。且將軍大勢，可以拒操者，長江也。今操得荊州，奄有其地，劉表治水軍，蒙衝鬪艦，乃以千數，操悉浮以沿江，兼有步兵，水陸俱下，此爲長江之險，已與我共之矣。而勢力衆寡，又不可論。愚謂大計不如迎之。」瑜曰：「不然。操雖託名漢相，其實漢賊也。將軍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之烈，割據江東，地方數千里，兵精足用，英雄樂業，尙當橫行天下，爲漢家除殘去穢。況操自送死，而可迎之邪？請爲將軍籌之：今使北土已安，操無內憂，能曠日持久，來爭疆場，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（可）（聞）乎？今北土既未平安，加馬超、韓遂尙在關西，爲操後患。且舍鞍馬，仗舟楫，與吳越爭衡，本非中國所長。

又今盛寒，馬無藁草，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，不習水土，必生疾病。此數四者，用兵之患也，而操皆冒行之。將軍禽操，宜在今日。瑜請得精兵三萬人，進住夏口，保爲將軍破之。」權曰：「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，徒忌二袁、呂布、劉表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，惟孤尙存，孤與老賊，勢不兩立。君言當擊，甚與孤合，此天以君授孤也。」〔二〕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權拔刀斫前奏案曰：「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，與此案同！」及會罷之夜，瑜請見曰：「諸人徒見操書，言水步八十萬，而各恐懼，不復料其虛實，便開此議，甚無謂也。今以實校之，彼所將中國人，不過十五六萬，且軍已久疲，所得表衆，亦極七八萬耳，尙懷狐疑。夫以疲病之卒，御狐疑之衆，衆數雖多，甚未足畏。得精兵五萬，自足制之，願將軍勿慮。」權撫背曰：「公瑾，卿言至此，甚合孤心。」子布、文表諸人，各顧妻子，挾持私慮，深失所望，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，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。五萬兵難卒合，已選三萬人，船糧戰具俱辦，卿與子敬、程公便在前發，孤當續發人衆，多載資糧，爲卿後援。卿能辦之者誠決，邂逅不如意，便還就孤，孤當與孟德決之。」臣松之以爲建計拒曹公，實始魯肅。于時周瑜使鄱陽，肅勸權呼瑜，瑜使鄱陽還，但與肅闇同，故能共成大勳。本傳直云，權延見羣下，問以計策，瑜擺撥衆人之議，獨言抗拒之計，了不云肅先有謀，殆爲攘肅之善也。

時劉備爲曹公所破，欲引南渡江，與魯肅遇於當陽，遂共圖計，因進住夏口，遣諸葛亮詣權。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，遇於赤壁。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，初一交戰，公軍敗退，引次江北。瑜等在南岸。瑜部將黃蓋曰：「今寇衆我寡，難與持久。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，可燒而走也。」乃取蒙衝鬪艦數十艘，實以薪草，膏油灌其中，裹以帷幕，上建



牙旗，先書報曹公，欺以欲降。〔二〕又豫備走舸，各繫大船後，因引次俱前。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，指言蓋降。蓋放諸船，同時發火。時風盛猛，悉延燒岸上營落。頃之，煙炎張天，人馬燒溺死者甚衆，軍遂敗退，還保南郡。〔三〕備與瑜等復共追。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，徑自北歸。

〔一〕江表傳載蓋書曰：「蓋受孫氏厚恩，常爲將帥，見遇不薄。然顧天下事有大勢，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，以當中國百萬之衆，衆寡不敵，海內所共見也。東方將吏，無有愚智，皆知其不可，惟周瑜、魯肅偏懷淺戇，意未解耳。今日歸命，是其實計。瑜所督領，自易摧破。交鋒之日，蓋爲前部，當因事變化，效命在近。」曹公特見行人，密問之，口敕曰：「但恐汝詐耳。蓋若信實，當授爵賞，超於前後也。」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至戰日，蓋先取輕利艦十舫，載燥荻枯柴積其中，灌以魚膏，赤幔覆之，建旌旗龍幡於艦上。時東南風急，因以十艦最著前，中江舉帆，蓋舉火白諸校，使衆兵齊聲大叫曰：「降焉！」操軍人皆出營立觀。去北軍二里餘，同時發火，火烈風猛，往船如箭，飛埃絕爛，燒盡北船，延及岸邊營柴。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，雷鼓大進，北軍大壞，曹公退走。

瑜與程普又進南郡，與仁相對，各隔大江。兵未交鋒，〔一〕瑜卽遣甘寧前據夷陵。仁分兵騎別攻圍寧。寧告急於瑜。瑜用呂蒙計，留凌統以守其後，身與蒙上救寧。寧圍旣解，乃渡屯北岸，克期大戰。瑜親跨馬攔陳，會流矢中右脅，瘡甚，便還。後仁聞瑜臥未起，勒兵就陳。瑜乃自興，案行軍營，激揚吏士，仁由是遂退。

〔二〕吳錄曰：備謂瑜云：「仁守江陵城，城中糧多，足爲疾害。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，卿分二千人追我，相爲從夏水入截仁後，仁聞吾入必走。」瑜以二千人益之。

權拜瑜偏將軍，領南郡太守。以下雋、漢昌、劉陽、州陵爲奉邑，屯據江陵。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，治公安。備詣京見權，瑜上疏曰：「劉備以梟雄之姿，而有關羽、張飛熊虎之將，必非久屈爲人用者。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，盛爲築宮室，多其美女玩好，以娛其耳目，分此二人，各置一方，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，大事可定也。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，聚此三人，俱在疆場，恐蛟龍得雲雨，終非池中物也。」權以曹公在北方，當廣擧英雄，又恐備難卒制，故不納。

是時劉璋爲益州牧，外有張魯寇侵，瑜乃詣京見權曰：「今曹操新折衄，方憂在腹心，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。乞與奮威俱進取蜀，得蜀而并張魯，因留奮威固守其地，好與馬超結援。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馘操，北方可圖也。」權許之。瑜還江陵，爲行裝，而道於巴丘病卒，〔二〕時年三十六。權素服舉哀，感動左右。喪當還吳，又迎之蕪湖，衆事費度，一爲供給。後著令曰：「故將軍周瑜、程普，其有人客，皆不得問。」初瑜見友於策，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。是時權位爲將軍，諸將賓客爲禮尙簡，而瑜獨先盡敬，便執臣節。性度恢廓，大率爲得人，惟與程普不睦。〔三〕

〔二〕臣松之案，瑜欲取蜀，還江陵治嚴，所卒之處，應在今之巴陵，與前所鎮巴丘，名同處異也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普頗以年長，數陵侮瑜。瑜折節容下，終不與校。普後自散服而親重之，乃告人曰：「與周公瑾交，若飲醇醪，不覺自醉。」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。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，謂可游說動也，乃密下揚州，遣九江蔣幹往見瑜。幹有儀容，以才辯見稱，獨步江、淮之間，莫與爲對。乃布衣葛巾，自託私行詣瑜。瑜出迎之，立謂幹曰：「子翼良苦，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？」幹曰：「吾與足下州里，中間別隔，遙聞芳烈，故來敘闊，并觀雅規，而云說客，無乃逆詐乎？」瑜曰：「吾雖不及夔、臧，聞弦賞音，足知雅曲也。」因延幹入，爲設酒食。畢，遣之曰：「適吾有密事，且出就館，事了，別自相請。」後三日，瑜請幹與周觀營中，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，還宴飲，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，因謂幹曰：「丈夫處世，遇知己之主，外託君臣之義，內結骨肉之恩，言行計從，禍福共之，假使蘇張更生，酈嬰復出，猶撫其背而折其辭，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？」幹但笑，終無所言。幹還，稱瑜雅量高致，非言辭所聞。中州之士，亦以此多之。劉備之自京還也，權乘飛雲大船，與張昭、秦松、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，大宴會敘別。昭、肅等先出，權獨與備留語，因言次，歎瑜曰：「公瑾文武籌略，萬人之英，顧其器量廣大，恐不久爲人臣耳。」瑜之破魏軍也，曹公曰：「孤不羞走。」後書與權曰：「赤壁之役，值有疾病，孤燒船自退，橫使周瑜虛獲此名。」瑜威聲遠著，故曹公、劉備咸欲疑譖之。及卒，權流涕曰：「公瑾有王佐之資，今忽短命，孤何賴哉！」後權稱尊號，謂公卿曰：「孤非周公瑾，不帝矣。」

瑜少精意於音樂，雖三爵之後，其有闕誤，瑜必知之，知之必顧，故時人謠曰：「曲有誤，周郎顧。」

瑜兩男一女。女配太子登。男循尚公主，拜騎都尉，有瑜風，早卒。循弟胤，初拜興業

都尉，妻以宗女，授兵千人，屯公安。黃龍元年，封都鄉侯，後以罪徙廬陵郡。赤烏二年，諸葛瑾、步騭連名上疏曰：「故將軍周瑜子胤，昔蒙粉飾，受封爲將，不能養之以福，思立功效，至縱情欲，招速罪辟。臣竊以瑜昔見寵任，入作心膂，出爲爪牙，銜命出征，身當矢石，盡節用命，視死如歸，故能摧曹操於烏林，走曹仁於郢都，揚國威德，華夏是震，蠢爾蠻荆，莫不賓服，雖周之方叔，漢之信、布，誠無以尙也。夫折衝扞難之臣，自古帝王莫不貴重，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『使黃河如帶，太山如礪，國以永存，爰及苗裔』；申以丹書，重以盟詛，藏于宗廟，傳於無窮，欲使功臣之後，世世相踵，非徒子孫，乃關苗裔，報德明功，勤勤懇懇，如此之至，欲以勸戒後人，用命之臣，死而無悔也。況於瑜身沒未久，而其子胤降爲匹夫，益可悼傷。竊惟陛下欽明稽古，隆於興繼，爲胤歸訴，乞勾餘罪，還兵復爵，使失旦之雞，復得一鳴，抱罪之臣，展其後效。」權答曰：「腹心舊勳，與孤協事，公瑾有之，誠所不忘。昔胤年少，初無功勞，橫受精兵，爵以侯將，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。而胤恃此，酗淫自恣，前後告喻，曾無悛改。孤於公瑾，義猶二君，樂胤成就，豈有已哉？迫胤罪惡，未宜便還，且欲苦之，使自知耳。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，孤用恧然。雖德非其疇，猶欲庶幾，事亦如爾，故未順旨。以公瑾之子，而二君在中間，苟使能改，亦何患乎！」瑾、騭表比上，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，權乃許之。會胤病死。

瑜兄子峻，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，領吏士千人。峻卒，全琮表峻子護爲將。權曰：「昔走曹操，拓有荊州，皆是公瑾，常不忘之。初聞峻亡，仍欲用護，聞護性行危險，用之適爲作禍，故便止之。孤念公瑾，豈有已乎？」

魯肅字子敬，臨淮東城人也。生而失父，與祖母居。家富於財，性好施與。爾時天下已亂，肅不治家事，大散財貨，標賣田地，以賑窮弊，結士爲務，甚得鄉邑歡心。

周瑜爲居巢長，將數百人，故過候肅，并求資糧。肅家有兩困米，各三千斛，肅乃指一困與周瑜，瑜益知其奇也，遂相親結，定僑、札之分。袁術聞其名，就署東城長。肅見術無綱紀，不足與立事，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，南到居巢就瑜。瑜之東渡，因與同行，(一)留家曲阿。會祖母亡，還葬東城。

(二)吳書曰：肅體貌魁奇，少有壯節，好爲奇計。天下將亂，乃學擊劍騎射，招聚少年，給其衣食，往來南山中射獵，陰相部勒，講武習兵。父老咸曰：「魯氏世衰，乃生此狂兒！」後雄傑並起，中州擾亂，肅乃命其屬曰：「中國失綱，寇賊橫暴，淮、泗間非遺種之地，吾聞江東沃野萬里，民富兵彊，可以避害，寧肯相隨俱至樂土，以觀時變乎？」其屬皆從命。乃使細弱在前，彊壯在後，男女三百餘人行。州追騎至，肅等徐行，勒兵持滿，謂之曰：「卿等丈夫，當解大數。今日天下兵亂，有功弗賞，不追無罰，何爲相偪乎？」又自植盾，引弓射之，矢皆洞貫。騎既嘉肅言，且

度不能制，乃相率還。肅渡江往見策，策亦雅奇之。

劉子揚與肅友善，遺肅書曰：「方今天下豪傑並起，吾子姿才，尤宜今日。急還迎老母，無事滯於東城。近鄭寶者，今在巢湖，擁衆萬餘，處地肥饒，廬江閒人多依就之，況吾徒乎？觀其形勢，又可博集，時不可失，足下速之。」肅答然其計。葬畢還曲阿，欲北行。會瑜已徙肅母到吳，肅具以狀語瑜。時孫策已薨，權尙住吳，瑜謂肅曰：「昔馬援答光武云：『當今之世，非但君擇臣，臣亦擇君。』今主人親賢貴士，納奇錄異，且吾聞先哲祕論，承運代劉氏者，必興于東南，推步事勢，當其曆數，終構帝基，以協天符，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驚之秋。吾方達此，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。」肅從其言。瑜因薦肅才宜佐時，當廣求其比，以成功業，不可令去也。

權卽見肅，與語甚悅之。衆賓罷退，肅亦辭出，乃獨引肅還，合榻對飲。因密議曰：「今漢室傾危，四方雲擾，孤承父兄餘業，思有桓文之功。君既惠顧，何以佐之？」肅對曰：「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，以項羽爲害也。今之曹操，猶昔項羽，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？肅竊料之，漢室不可復興，曹操不可卒除。爲將軍計，惟有鼎足江東，以觀天下之釁。規模如此，亦自無嫌。何者？北方誠多務也。因其多務，剿除黃祖，進伐劉表，竟長江所極，據而有之，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，此高帝之業也。」權曰：「今盡力一方，冀以輔漢耳，

此言非所及也。」張昭非肅謙下不足，頗訾毀之，云肅年少麤疎，未可用。權不以介意，益貴重之，賜肅母衣服幃帳，居處雜物，富擬其舊。

劉表死，肅進說曰：「夫荆楚與國隣接，水流順北，外帶江漢，內阻山陵，有金城之固，沃野萬里，士民殷富，若據而有之，此帝王之資也。今表新亡，二子素不輯睦，軍中諸將，各有彼此。加劉備天下梟雄，與操有隙，寄寓於表，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。若備與彼協心，上下齊同，則宜撫安，與結盟好；如有離違，宜別圖之，以濟大事。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，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，及說備使撫表衆，同心一意，共治曹操，備必喜而從命。如其克諧，天下可定也。今不速往，恐爲操所先。」權卽遣肅行。到夏口，聞曹公已向荊州，晨夜兼道。比至南郡，而表子琮已降曹公，備惶遽奔走，欲南渡江。肅徑迎之，到當陽長阪，與備會，宣騰權旨，及陳江東彊固，勸備與權併力。備甚歡悅。時諸葛亮與備相隨，肅謂亮曰：「我子瑜友也」，卽共定交。備遂到夏口，遣亮使權，肅亦反命。」

〔一〕臣松之案：劉備與權併力，共拒中國，皆肅之本謀。又語諸葛亮曰：「我子瑜友也」，則亮已亟聞肅言矣。而蜀書亮傳曰：「亮以連橫之略說權，權乃大喜。」如似此計始出於亮。若二國史官，各記所聞，競欲稱揚本國容美，各取其功。今此二書，同出一人，而舛互若此，非載述之體也。

會權得曹公欲東之間，與諸將議，皆勸權迎之，而肅獨不言。權起更衣，肅追於宇下，

權知其意，執肅手曰：「卿欲何言？」肅對曰：「向察衆人之議，專欲誤將軍，不足與圖大事。今肅可迎操耳，如將軍，不可也。何以言之？今肅迎操，操當以肅還付鄉黨，品其名位，猶不失下曹從事，乘犢車，從吏卒，交游士林，累官故不失州郡也。將軍迎操，欲安所歸？願早定大計，莫用衆人之議也。」權歎息曰：「此諸人持議，甚失孤望；今卿廓開大計，正與孤同，此天以卿賜我也。」〔一〕

〔二〕魏書及九州春秋曰：曹公征荊州，孫權大懼，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，乃激說權曰：「彼曹公者，實嚴敵也，新并袁紹，兵馬甚精，乘戰勝之威，伐喪亂之國，克可必也。不如遣兵助之，且送將軍家詣鄴；不然，將危。」權大怒，欲斬肅，肅因曰：「今事已急，即有他圖，何不遣兵助劉備，而欲斬我乎？」權然之，乃遣周瑜助備。

孫盛曰：吳書及江表傳，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略，劉表之死也，又請使觀變，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。又是時勸迎者衆，而云獨欲斬肅，非其論也。

時周瑜受使至鄱陽，肅勸追召瑜還。遂任瑜以行事，以肅爲贊軍校尉，助畫方略。曹公破走，肅卽先還，權大請諸將迎肅。肅將入閤拜，權起禮之，因謂曰：「子敬，孤持鞍下馬相迎，足以顯卿未？」肅趨進曰：「未也。」衆人聞之，無不愕然。就坐，徐舉鞭言曰：「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，總括九州，克成帝業，更以安車輶輪徵肅，始當顯耳。」權撫掌歡笑。

後備詣京見權，求都督荊州，惟肅勸權借之，共拒曹公。〔二〕曹公聞權以土地業備，方作



書，落筆於地。

〔一〕漢晉春秋曰：呂範勸留備，肅曰：「不可。將軍雖神武命世，然曹公威力實重，初臨荊州，恩信未洽，宜以借備，使撫安之。多操之敵，而自爲樹黨，計之上也。」權卽從之。

周瑜病困，上疏曰：「當今天下，方有事役，是瑜乃心夙夜所憂，願至尊先慮未然，然後康樂。今既與曹操爲敵，劉備近在公安，邊境密邇，百姓未附，宜得良將以鎮撫之。魯肅智略足任，乞以代瑜。瑜隕路之日，所懷盡矣。」〔二〕卽拜肅奮武校尉，代瑜領兵。瑜士衆四千人，奉邑四縣，皆屬焉。令程普領南郡太守。肅初住江陵，後下屯陸口，威恩大行，衆增萬餘人，拜漢昌太守、偏將軍。十九年，從權破皖城，轉橫江將軍。

〔三〕江表傳載：初瑜疾困，與權牋曰：「瑜以凡才，昔受討逆殊特之遇，委以腹心，遂荷榮任，統御兵馬，志執鞭弭，自效戎行。規定巴蜀，次取襄陽，憑賴威靈，謂若在握。至以不謹，道遇暴疾，昨自醫療，日加無損。人生有死，修短命矣，誠不足惜，但恨微志未展，不復奉教命耳。方今曹公在北，疆場未靜，劉備寄寓，有似養虎，天下之事，未知終始，此朝士肝食之秋，至尊垂慮之日也。魯肅忠烈，臨事不苟，可以代瑜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，儻或可採，瑜死不朽矣。」案此牋與本傳所載，意旨雖同，其辭乖異耳。

先是，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，周瑜、甘寧並勸權取蜀，權以咨備，備內欲自規，仍僞報曰：「備與璋託爲宗室，冀憑英靈，以匡漢朝。今璋得罪左右，備獨竦懼，非所敢聞，願加寬

貸。若不獲請，備當放髮歸於山林。」後備西圖璋，留關羽守，權曰：「猾虜乃敢挾詐！」及羽與肅隣界，數生狐疑，疆場紛錯，肅常以歡好撫之。備既定益州，權求長沙、零、桂，備不承旨，權遣呂蒙率衆進取。備聞，自還公安，遣羽爭三郡。肅住益陽，與羽相拒。肅邀羽相見，各駐兵馬百步上，但請將軍單刀俱會。肅因責數羽曰：「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，卿家軍敗遠來，無以爲資故也。今已得益州，既無奉還之意，但求三郡，又不從命。」語未究竟，坐有一人曰：「夫土地者，惟德所在耳，何常之有！」肅厲聲呵之，辭色甚切。羽操刀起謂曰：「此自國家事，是人何知！」目使之去。(一)備遂割湘水爲界，於是罷軍。

(二)吳書曰：肅欲與羽會語，諸將疑恐有變，議不可往。肅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宜相開譬。劉備負國，是非未決，羽亦何敢重欲干命！」乃趨就羽。羽曰：「烏林之役，左將軍身在行間，寢不脫介，勦力破魏，豈得徒勞，無一塊壤，而足下來欲收地邪？」肅曰：「不然。始與豫州觀於長阪，豫州之衆不當一校，計窮慮極，志勢摧弱，圖欲遠竄，望不及此。主上矜愍豫州之身，無有處所，不愛土地士人之力，使有所庇廕以濟其患，而豫州私獨飾情，愆德墮好。今已藉手於西州矣，又欲翦并荊州之土，斯蓋凡夫所不忍行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！肅聞貪而棄義，必爲禍階。吾子屬當重任，曾不能明道處分，以義輔時，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，師曲爲老，將何獲濟？」羽無以答。

肅年四十六，建安二十二年卒。權爲舉哀，又臨其葬。諸葛亮亦爲發哀。(二)權稱尊號，臨壇，顧謂公卿曰：「昔魯子敬嘗道此，可謂明於事勢矣。」

〔一〕吳書曰：肅爲人方嚴，寡於玩飾，內外節儉，不務俗好。治軍整頓，禁令必行，雖在軍陳，手不釋卷。又善談論，能屬文辭，思度弘遠，有過人之明。周瑜之後，肅爲之冠。

肅遺腹子淑既壯，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。永安中，爲昭武將軍、都亭侯、武昌督。建衡中，假節，遷夏口督。所在嚴整，有方幹。鳳皇三年卒。子睦襲爵，領兵馬。

呂蒙字子明，汝南富陂人也。少南渡，依姊夫鄧當。當爲孫策將，數討山越。蒙年十五六，竊隨當擊賊，當顧見大驚，呵叱不能禁止。歸以告蒙母，母恚欲罰之，蒙曰：「貧賤難可居，脫誤有功，富貴可致。且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？」母哀而舍之。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，曰：「彼豎子何能爲？此欲以肉餒虎耳。」他日與蒙會，又蚩辱之。蒙大怒，引刀殺吏，出走，逃邑子鄭長家。出因校尉袁雄自首，承閒爲言，策召見奇之，引置左右。

數歲，鄧當死，張昭薦蒙代當，拜別部司馬。權統事，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，欲并合之。蒙陰賒貲，爲兵作絳衣行滕，及簡日，陳列赫然，兵人練習，權見之大悅，增其兵。從討丹楊，所向有功，拜平北都尉，領廣德長。

從征黃祖，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。蒙勒前鋒，親梟就首，將士乘勝，進攻其城。祖聞就死，委城走，兵追禽之。權曰：「事之克，由陳就先獲也。」以蒙爲橫野中郎將，賜錢

千萬。

是歲，又與周瑜、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，圍曹仁於南郡。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，瑜表以肅兵益蒙，蒙盛稱肅有膽用，且慕化遠來，於義宜益不宜奪也。權善其言，還肅兵。瑜使甘寧前據夷陵，曹仁分衆攻寧，寧困急，使使請救。諸將以兵少不足分，蒙謂瑜、普曰：「留凌公績，蒙與君行，解圍釋急，勢亦不久，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。」又說瑜分遣二百人柴斷險道，賊走可得其馬。瑜從之。軍到夷陵，即日交戰，所殺過半。敵夜遁去，行遇柴道，騎皆舍馬步走。兵追蹙擊，獲馬三百匹，方船載還。於是將士形勢自倍，乃渡江立屯，與相攻擊，曹仁退走，遂據南郡，撫定荊州。還，拜偏將軍，領尋陽令。

魯肅代周瑜，當之陸口，過蒙屯下。肅意尙輕蒙，或說肅曰：「呂將軍功名日顯，不可以故意待也，君宜顧之。」遂往詣蒙。酒酣，蒙問肅曰：「君受重任，與關羽爲鄰，將何計略，以備不虞？」肅造次應曰：「臨時施宜。」蒙曰：「今東西雖爲一家，而關羽實熊虎也，計安可不豫定？」因爲肅畫五策。肅於是越席就之，拊其背曰：「呂子明，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於此也。」遂拜蒙母，結友而別。」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初，權謂蒙及蔣欽曰：「卿今並當塗掌事，宜學問以自開益。」蒙曰：「在軍中常苦多務，恐不容復讀書。」權曰：「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？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。卿言多務孰若孤，孤少時歷詩、書、禮記、左傳、國

語，惟不讀易。至統事以來，省三史、諸家兵書，自以爲大有所益。如卿二人，意性朗悟，學必得之，寧當不爲乎？宜急讀孫子、六韜、左傳、國語及三史。孔子言『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』。光武當兵馬之務，手不釋卷。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。卿何獨不自勉勸邪？」蒙始就學，篤志不倦，其所覽見，舊儒不勝。後魯肅上代周瑜，過蒙言議，常欲受屈。肅拊蒙背曰：「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，至於今者，學識英博，非復吳下阿蒙。」蒙曰：「士別三日，即更刮目相待。大兄今論，何一稱穰侯乎。兄今代公瑾，既難爲繼，且與關羽爲鄰。斯人長而好學，讀左傳略皆上口，梗亮有雄氣，然性頗自負，好陵人。今與爲對，當有單複以（卿）（鄉）待之。」密爲肅陳三策，肅敬受之，祕而不宣。權常歎曰：「人長而進益，如呂蒙、蔣欽，蓋不可及也。富貴榮顯，更能折節好學，耽悅書傳，輕財尚義，所行可述，並作國士，不亦休乎！」

時蒙與成當、宋定、徐顧屯次比近，三將死，子弟幼弱，權悉以兵并蒙。蒙固辭，陳啓、顧等皆勤勞國事，子弟雖小，不可廢也。書三上，權乃聽。蒙於是又爲擇師，使輔導之，其操心率如此。

魏使廬江謝奇爲蘄春典農，屯皖田鄉，數爲邊寇。蒙使人誘之，不從，則伺隙襲擊，奇遂縮退，其部伍孫子才、宋豪等，皆攜負老弱，詣蒙降。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，數進奇計，又勸權夾水口立塢，所以備御甚精，（二）曹公不能下而退。

〔一〕吳錄曰：權欲作塢，諸將皆曰：「上岸擊賊，洗足入船，何用塢爲？」呂蒙曰：「兵有利鈍，戰無百勝，如有邂逅，敵步騎蹙人，不暇及水，其得入船乎？」權曰：「善。」遂作之。

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，屯皖，大開稻田，又令閒人招誘鄱陽賊帥，使作內應。蒙曰：「皖田肥美，若一收孰，彼衆必增，如是數歲，操態見矣，宜早除之。」乃具陳其狀。於是權親征皖，引見諸將，問以計策。〔一〕蒙乃薦甘寧爲升城督，督攻在前，蒙以精銳繼之。侵晨進攻，蒙手執枹鼓，士卒皆騰踊自升，食時破之。旣而張遼至夾石，聞城已拔，乃退。權嘉其功，卽拜廬江太守，所得人馬皆分與之，別賜尋陽屯田六百人，官屬三十人。蒙還尋陽，未期而廬陵賊起，諸將討擊不能禽，權曰：「鷙鳥累百，不如一鶚。」復令蒙討之。蒙至，誅其首惡，餘皆釋放，復爲平民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諸將皆勸作土山，添攻具，蒙趨進曰：「治攻具及土山，必歷日乃成，城備旣脩，外救必至，不可圖也。且乘雨水以入，若留經日，水必向盡，還道艱難，蒙竊危之。今觀此城，不能甚固，以三軍銳氣，四面並攻，不移時可拔，及水以歸，全勝之道也。」權從之。

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，專有荆土，權命蒙西取長沙、零、桂三郡。蒙移書二郡，望風歸服，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。而備自蜀親至公安，遣羽爭三郡。權時住陸口，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拒羽，而飛書召蒙，使捨零陵，急還助肅。初，蒙旣定長沙，當之零陵，過鄱，載南陽鄧玄之，玄之者郝普之舊也，欲令誘普。及被書當還，蒙祕之，夜召諸將，授以方略，晨當攻城，顧謂玄之曰：「郝子太聞世閒有忠義事，亦欲爲之，而不知時也。左將軍在漢中，爲

夏侯淵所圍。關羽在南郡，今至尊身自臨之。近者破樊本屯，救鄆，逆爲孫規所破。此皆目前之事，君所親見也。彼方首尾倒懸，救死不給，豈有餘力復營此哉？今吾士卒精銳，人思致命，至尊遣兵，相繼於道。今子太以旦夕之命，待不可望之救，猶牛蹄中魚，冀賴江漢，其不可恃亦明矣。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，保孤城之守，尙能稽延旦夕，以待所歸者，可也。今吾計力度慮，而以攻此，曾不移日，而城必破，城破之後，身死何益於事，而令百歲老母，戴白受誅，豈不痛哉？度此家不得外問，謂援可恃，故至於此耳。君可見之，爲陳禍福。」玄之見普，具宣蒙意，普懼而聽之。玄之先出報蒙，普尋後當至。蒙豫敕四將，各選百人，普出，便入守城門。須臾普出，蒙迎執其手，與俱下船。語畢，出書示之，因拊手大笑。普見書，知備在公安，而羽在益陽，慚恨入地。蒙留孫河〔孫皎〕，委以後事，卽日引軍赴益陽。劉備請盟，權乃歸普等，割湘水，以零陵還之。以尋陽、陽新爲蒙奉邑。

師還，遂征合肥，旣徹兵，爲張遼等所襲，蒙與凌統以死扞衛。後曹公又大出濡須，權以蒙爲督，據前所立塢，置彊弩萬張於其上，以拒曹公。曹公前鋒屯未就，蒙攻破之，曹公引退。拜蒙左護軍、虎威將軍。

魯肅卒，蒙西屯陸口，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。又拜漢昌太守，食下雋、劉陽、漢昌、州陵。與關羽分土接境，知羽驍雄，有并兼心，且居國上流，其勢難久。初，魯肅等以爲曹公

尚存，禍難始搆，宜相輔協，與之同仇，不可失也。蒙乃密陳計策曰：「（今）（令）征虜守南郡，潘璋住白帝，蔣欽將游兵萬人，循江上下，應敵所在，蒙爲國家前據襄陽，如此，何憂於操，何賴於羽？且羽君臣，矜其詐力，所在反覆，不可以腹心待也。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，以至尊聖明，蒙等尚存也。今不於彊壯時圖之，一旦僵仆，欲復陳力，其可得邪？」權深納其策，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，蒙對曰：「今操遠在河北，新破諸袁，撫集幽、冀，未暇東顧。徐土守兵，聞不足言，往自可克。然地勢陸通，驍騎所騁，至尊今日得徐州，操後旬必來爭，雖以七八萬人守之，猶當懷憂。不如取羽，全據長江，形勢益張。」權尤以此言爲當。及蒙代肅，初至陸口，外倍修恩厚，與羽結好。

後羽討樊，留兵將備公安、南郡。蒙上疏曰：「羽討樊而多留備兵，必恐蒙圖其後故也。蒙常有病，乞分士衆還建業，以治疾爲名。羽聞之，必撤備兵，盡赴襄陽。大軍浮江，晝夜馳上，襲其空虛，則南郡可下，而羽可禽也。」遂稱病篤，權乃露檄召蒙還，陰與圖計。羽果信之，稍撤兵以赴樊。魏使于禁救樊，羽盡禽禁等，人馬數萬，託以糧乏，擅取湘關米。權聞之，遂行，先遣蒙在前。蒙至尋陽，盡伏其精兵艤中，使白衣搖櫓，作商賈人服，晝夜兼行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，盡收縛之，是故羽不聞知。遂到南郡，士仁、麋芳皆降。（二）蒙入據城，盡得羽及將士家屬，皆撫慰，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，有所求取。蒙麾下士，是汝南人，



取民家一笠，以覆官鎧，官鎧雖公，蒙猶以爲犯軍令，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，遂垂涕斬之。於是軍中震慄，道不拾遺。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，問所不足，疾病者給醫藥，飢寒者賜衣糧。羽府藏財寶，皆封閉以待權至。羽還，在道路，數使人與蒙相聞，蒙輒厚遇其使，周游城中，家家致問，或手書示信。羽人還，私相參訊，咸知家門無恙，見待過於平時，故羽吏士無鬪心。會權尋至，羽自知孤窮，乃走麥城，西至漳鄉，衆皆委羽而降。權使朱然、潘璋斷其徑路，卽父子俱獲，荊州遂定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，蒙令虞翻說之。翻至城門，謂守者曰：「吾欲與汝將軍語。」仁不肯相見。乃爲書曰：「明者防禍於未萌，智者圖患於將來，知得知失，可與爲人，知存知亡，足別吉凶。大軍之行，斥候不及施，烽火不及舉，此非天命，必有內應。將軍不先見時，時至又不應之，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，死戰則毀宗滅祀，爲天下譏笑。呂虎威欲徑到南郡，斷絕陸道，生路一塞，案其地形，將軍爲在箕舌上耳，奔走不得免，降則失義，竊爲將軍不安，幸熟思焉。」仁得書，流涕而降。翻謂蒙曰：「此譎兵也，當將仁行，留兵備城。」遂將仁至南郡。南郡太守麋芳城守，蒙以仁示之，遂降。

〔二〕吳錄曰：初，南郡城中失火，頗焚燒軍器。羽以責芳，芳內畏懼，權聞而誘之，芳潛相和。及蒙攻之，乃以牛酒出降。

以蒙爲南郡太守，封孱陵侯，〔一〕賜錢一億，黃金五百斤。蒙固辭金錢，權不許。封爵未下，會蒙疾發，權時在公安，迎置內殿，所以治護者萬方，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，賜千金。

時有鍼加，權爲之慘憾，欲數見其顏色，又恐勞動，常穿壁瞻之，見小能下食則喜，顧左右言笑，不然則咄咄，夜不能寐。病中瘳，爲下赦令，羣臣畢賀。後更增篤，權自臨視，命道士於星辰下爲之請命。年四十二，遂卒於內殿。時權哀痛甚，爲之降損。蒙未死時，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，敕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，喪事務約。權聞之，益以悲感。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權於公安大會，呂蒙以疾辭，權笑曰：「禽羽之功，子明謀也，今大功已捷，慶賞未行，豈邑邑邪？」乃增給步騎鼓吹，敕選虎威將軍官屬，并南郡、廬江二郡威儀。拜畢還營，兵馬導從，前後鼓吹，光耀于路。

蒙少不脩書傳，每陳大事，常口占爲牋疏。常以部曲事爲江夏太守蔡遺所白，蒙無恨意。及豫章太守顧邵卒，權問所用，蒙因薦遺奉職佳吏，權笑曰：「君欲爲祁奚耶？」於是用之。甘寧麤暴好殺，既常失蒙意，又時違權令，權怒之，蒙輒陳請：「天下未定，鬪將如寧難得，宜容忍之。」權遂厚寧，卒得其用。

蒙子霸襲爵，與守冢三百家，復田五十頃。霸卒，兄琮襲侯。琮卒，弟睦嗣。

孫權與陸遜論周瑜、魯肅及蒙曰：「公瑾雄烈，膽略兼人，遂破孟德，開拓荊州，邈焉難繼，君今繼之。公瑾昔要子敬來東，致達於孤，孤與宴語，便及大略帝王之業，此一快也。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，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。孤普請諸將，咨問所宜，無適先對，至子布、文表，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，子敬卽駁言不可，勸孤急呼公瑾，付任以衆，逆而擊之，

此二快也。且其決計策，意出張蘇遠矣；後雖勸吾借玄德地，是其一短，不足以損其二長也。周公不求備於一人，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，常以比方鄧禹也。又子明少時，孤謂不辭劇易，果敢有膽而已；及身長大，學問開益，籌略奇至，可以次於公瑾，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。圖取關羽，勝於子敬。子敬答孤書云：『帝王之起，皆有驅除，羽不足忌。』此子敬內不能辦，外爲大言耳，孤亦恕之，不苟責也。然其作軍，屯營不失，令行禁止，部界無廢負，路無拾遺，其法亦美也。」

評曰：曹公乘漢相之資，挾天子而掃羣桀，新盪荊城，仗威東夏，于時議者莫不疑貳。周瑜、魯肅建獨斷之明，出衆人之表，實奇才也。呂蒙勇而有謀斷，識軍計，譎郝普，禽關羽，最其妙者。初雖輕果妄殺，終於克己，有國士之量，豈徒武將而已乎！孫權之論，優劣允當，故載錄焉。



# 三國志卷五十五

吳書十

## 程黃韓蔣周陳董甘凌徐潘丁傳第十

程普字德謀，右北平土垠人也。初爲州郡吏，有容貌計略，善於應對。從孫堅征伐，討黃巾於宛、鄧，破董卓於陽人，攻城野戰，身被創夷。

堅薨，復隨孫策在淮南，從攻廬江，拔之，還俱東渡。策到橫江、當利，破張英、于麋等，轉下秣陵、湖孰、句容、曲阿，普皆有功，增兵二千，騎五十匹。進破烏程、石木、波門、陵傳，餘杭，普功爲多。策入會稽，以普爲吳郡都尉，治錢唐。後徙丹楊都尉，居石城。復討宣城、涇、安吳、陵陽、春穀諸賊，皆破之。策嘗攻祖郎，大爲所圍，普與一騎共蔽扞策，驅馬疾呼，以矛突賊，賊披策因隨出。後拜盪寇中郎將，領零陵太守，從討劉勳於尋陽，進攻黃祖於沙羨，還鎮石城。

策薨，與張昭等共輔孫權，遂周旋三郡，平討不服。又從征江夏，還過豫章，別討樂安。樂安平定，代太史慈備海昏，與周瑜爲左右督，破曹公於烏林，又進攻南郡，走曹仁。拜裨

將軍，領江夏太守，治沙羨，食四縣。

先出諸將，普最年長，時人皆呼程公。性好施與，喜士大夫。周瑜卒，代領南郡太守。權分荊州與劉備，普復還領江夏，遷盪寇將軍，卒。〔一〕權稱尊號，追論普功，封子咨爲亭侯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普殺叛者數百人，皆使投火，即日病癘，百餘日卒。

黃蓋字公覆，零陵泉陵人也。〔一〕初爲郡吏，察孝廉，辟公府。孫堅舉義兵，蓋從之。堅南破山賊，北走董卓，拜蓋別部司馬。堅薨，蓋隨策及權，環甲周旋，蹈刃屠城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，枝葉分離，自祖遷于零陵，遂家焉。蓋少孤，嬰丁凶難，辛苦備嘗，然有壯志，雖處貧賤，不自同於凡庸，常以負薪餘閒，學書疏，講兵事。

諸山越不賓，有寇難之縣，輒用蓋爲守長。石城縣吏，特難檢御，蓋乃署兩掾，分主諸曹。教曰：「令長不德，徒以武功爲官，不以文吏爲稱。今賊寇未平，有軍旅之務，一以文書委付兩掾，當檢攝諸曹，糾擿謬誤。兩掾所署，事入諾出，若有姦欺，終不加以鞭杖，宜各盡心，無爲衆先。」初皆怖威，夙夜恭職；久之，吏以蓋不視文書，漸容人事。蓋亦嫌外懈怠，時有所省，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。乃悉請諸掾吏，賜酒食，因出事詰問。兩掾辭屈，皆叩頭謝罪。蓋曰：「前已相敕，終不以鞭杖相加，非相欺也。」遂殺之。縣中震慄。後轉春

穀長，尋陽令。凡守九縣，所在平定。遷丹楊都尉，抑彊扶弱，山越懷附。

蓋姿貌嚴毅，善於養衆，每所征討，士卒皆爭爲先。建安中，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，建策火攻，語在瑜傳。<sup>〔一〕</sup>拜武鋒中郎將。武陵蠻夷反亂，攻守城邑，乃以蓋領太守。時郡兵才五百人，自以不敵，因開城門，賊半入，乃擊之，斬首數百，餘皆奔走，盡歸邑落。誅討魁帥，附從者赦之。自春訖夏，寇亂盡平，諸幽邃巴、醴、由、誕邑侯君長，皆改操易節，奉禮請見，郡境遂清。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，蓋又平討。加偏將軍，病卒于官。

<sup>〔一〕</sup>吳書曰：赤壁之役，蓋爲流矢所中，時寒墮水，爲吳軍人所得，不知其蓋也，置廁牀中。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，當聞之，曰：「此公覆聲也。」向之垂涕，解易其衣，遂以得生。

蓋當官決斷，事無留滯，國人思之。<sup>〔二〕</sup>及權踐阼，追論其功，賜子柄爵關內侯。

<sup>〔二〕</sup>吳書曰：又圖畫蓋形，四時祠祭。

韓當字義公，遼西令支人也。令音郎定反。支音巨兒反。以便弓馬，有膂力，幸於孫堅，從征

伐周旋，數犯危難，陷敵擒虜，爲別部司馬。<sup>〔一〕</sup>及孫策東渡，從討三郡，遷先登校尉，授兵二千，騎五十匹。從征劉勳，破黃祖，還討鄱陽，領樂安，山越畏服。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，又與呂蒙襲取南郡，遷偏將軍，領永昌太守。宜都之役，與陸遜、朱然等共攻蜀

軍於涿鄉，大破之，徙威烈將軍，封都亭侯。曹真攻南郡，當保東南。在外爲帥，厲將士同心固守，又敬望督司，奉遵法令，權善之。黃武二年，封石城侯，遷昭武將軍，領冠軍太守，後又加都督之號。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，討丹楊賊，破之。會病卒，子綜襲侯領兵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當勤苦有功，以軍旅陪隸，分於英豪，故爵位不加。終於堅世，爲別部司馬。

其年，權征石陽，以綜有憂，使守武昌，而綜淫亂不軌。權雖以父故不問，綜內懷懼，〔二〕載父喪，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。魏以爲將軍，封廣陽侯。數犯邊境，殺害人民，權常切齒。東興之役，綜爲前鋒，軍敗身死，諸葛恪斬送其首，以白權廟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綜欲叛，恐左右不從，因諷使劫略，示欲饒之，轉相放效，爲行旅大患。後因詐言被詔，以部曲爲寇盜見詰讓，云「將吏以下，當並收治」，又言恐罪自及。左右因曰：「惟當去耳。」遂共圖計，以當葬父，盡呼親戚姑姊，悉以嫁將吏，所幸婢妾，皆賜與親近，殺牛飲酒歃血，與共盟誓。

蔣欽字公奕，九江壽春人也。孫策之襲袁術，欽隨從給事。及策東渡，拜別部司馬，授兵。與策周旋，平定三郡，又從定豫章。調授葛陽尉，歷三縣長，討平盜賊，遷西部都尉。會稽治賊呂合、秦狼等爲亂，欽將兵討擊，遂禽合、狼，五縣平定，徙討越中郎將，以經拘、昭陽爲奉邑。賀齊討黥賊，欽督萬兵，與齊并力，黥賊平定。從征合肥，魏將張遼襲權於津



北，欽力戰有功，遷盪寇將軍，領濡須督。後召還都，拜（津）右護軍，典領辭訟。

權嘗入其堂內，母疎帳縹被，妻妾布裙。權歎其在貴守約，即敕御府爲母作錦被，改易帷帳，妻妾衣服悉皆錦繡。

初，欽屯宣城，嘗討豫章賊。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，表斬之，權以欽在遠不許，盛由是自嫌於欽。曹公出濡須，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。盛常畏欽因事害己，而欽每稱其善。盛既服德，論者美焉。<sup>〔一〕</sup>

<sup>〔一〕</sup>江表傳曰：權謂欽曰：「盛前白卿，卿今舉盛，欲慕祁奚邪？」欽對曰：「臣聞公舉不挾私怨，盛忠而勤疆，有膽略器用，好萬人督也。今大事未定，臣當助國求才，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！」權嘉之。

權討關羽，欽督水軍入沔，還，道病卒。權素服舉哀，以蕪湖民二百戶、田二百頃，給欽妻子。子壹封宣城侯，領兵拒劉備有功，還赴南郡，與魏交戰，臨陳卒。壹無子，弟休領兵，後有罪失業。

周泰字幼平，九江下蔡人也。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，服事恭敬，數戰有功。策入會稽，署別部司馬，授兵。權愛其爲人，請以自給。策討六縣山賊，權住宣城，使士自衛，不能千人，意尙忽略，不治圍落，而山賊數千人卒至。權始得上馬，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，或斫中

馬鞍，衆莫能自定。惟泰奮激，投身衛權，膽氣倍人，左右由泰並能就戰。賊既解散，身被十二創，良久乃蘇。是日無泰，權幾危殆。策深德之，補春穀長。後從攻皖，及討江夏，還過豫章，復補宜春長，所在皆食其征賦。

從討黃祖有功。後與周瑜、程普拒曹公於赤壁，攻曹仁於南郡。荊州平定，將兵屯岑。曹公出濡須，泰復赴擊，曹公退，留督濡須，拜平虜將軍。時朱然、徐盛等皆在所部，並不伏也，權特爲案行至濡須塢，因會諸將，大爲酣樂，權自行酒到泰前，命泰解衣，權手自指其創痕，問以所起。泰輒記昔戰鬪處以對，畢，使復服，歡讌極夜。其明日，遣使者授以御蓋。〔二〕於是盛等乃伏。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權把其臂，因流涕交連，字之曰：「幼平，卿爲孤兄弟戰如熊虎，不惜軀命，被創數十，虜如刻畫，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，委卿以兵馬之重乎！卿吳之功臣，孤當與卿同榮辱，等休戚。幼平意快爲之，勿以塞門自退也。」卽敕以己常所用御幘青纁蓋賜之。坐罷，住駕，使泰以兵馬導從出，鳴鼓角作鼓吹。

後權破關羽，欲進圖蜀，拜泰漢中太守、奮威將軍，封陵陽侯。黃武中卒。

子邵以騎都尉領兵。曹仁出濡須，戰有功，又從攻破曹休，進位裨將軍，黃龍二年卒。  
弟承領兵襲侯。

陳武字子烈，廬江松滋人。孫策在壽春，武往脩謁，時年十八，長七尺七寸，因從渡江，征討有功，拜別部司馬。策破劉勳，多得廬江人，料其精銳，乃以武爲督，所向無前。及權統事，轉督五校。仁厚好施，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。尤爲權所親愛，數至其家。累有功勞，進位偏將軍。建安二十年，從擊合肥，奮命戰死。權哀之，自臨其葬。〔一〕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權命以其愛妾殉葬，復客二百家。

孫盛曰：昔三良從穆，秦師以之不征；魏妾既出，杜回以之儼仆。禍福之報，如此之效也。權仗計任術，以生從死，世祚之促，不亦宜乎！

子脩有武風，年十九，權召見獎厲，拜別部司馬，授兵五百人。時諸新兵多有逃叛，而脩撫循得意，不失一人。權奇之，拜爲校尉。建安末，追錄功臣後，封脩都亭侯，爲解煩督。黃龍元年卒。

弟表，字文奧，武庶子也，少知名，與諸葛恪、顧譚、張休等並侍東宮，皆共親友。尚書暨豔亦與表善，後豔遇罪，時人咸自營護，信厚言薄，表獨不然，士以此重之。（徙）〔從〕太子中庶子，拜翼正都尉。兄脩亡後，表母不肯事脩母，表謂其母曰：「兄不幸早亡，表統家事，當奉嫡母。母若能爲表屈情，承順嫡母者，是至願也；若母不能，直當出別居耳。」表於大義公正如此。由是二母感寤雍穆。表以父死敵場，求用爲將，領兵五百人。表欲得戰士之力，

傾意接待，士皆愛附，樂爲用命。時有盜官物者，疑無難士施明。明素壯悍，收考極毒，惟死無辭，廷尉以聞。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，詔以明付表，使自以意求其情實。表便破械沐浴，易其衣服，厚設酒食，歡以誘之。明乃首服，具列支黨。表以狀聞。權奇之，欲全其名，特爲赦明，誅戮其黨。遷表爲無難右部督，封都亭侯，以繼舊爵。表皆陳讓，乞以傳脩子延，權不許。嘉禾三年，諸葛恪領丹楊太守，討平山越，以表領新安都尉，與恪參勢。初，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，在會稽新安縣。表簡視其人，皆堪好兵，乃上疏陳讓，乞以還官，充足精銳。詔曰：「先將軍有功於國，國家以此報之，卿何得辭焉？」表乃稱曰：「今除國賊，報父之仇，以人爲本。空枉此勁銳以爲僮僕，非表志也。」皆輒料取以充部伍。所在以聞，權甚嘉之。下郡縣，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。表在官三年，廣開降納，得兵萬餘人。事捷當出，會鄱陽民吳遽等爲亂，攻沒城郭，屬縣搖動，表便越界赴討，遽以破敗，遂降。陸遜拜表偏將軍，進封都鄉侯，北屯章阬。年三十四卒。家財盡於養士，死之日，妻子露立，太子登爲起屋宅。子敖年十七，拜別部司馬，授兵四百人。敖卒，脩子延復爲司馬代敖。延弟永，將軍，封侯。始施明感表，自變行爲善，遂成健將，致位將軍。

董襲字元代，會稽餘姚人，長八尺，武力過人。孫策入郡，襲迎於高遷亭，策見而偉

之，到署門下賊曹。時山陰宿賊黃龍羅、周勃聚黨數千人，策自出討，襲身斬羅、勃首，還拜別部司馬，授兵數千，遷揚武都尉。從策攻皖，又討劉勳於尋陽，伐黃祖於江夏。

〔一〕謝承後漢書稱襲志節慷慨，武毅英烈。

策薨，權年少，初統事，太妃憂之，引見張昭及襲等，問江東可保安否，襲對曰：「江東地勢，有山川之固，而討逆明府，恩德在民。討虜承基，大小用命，張昭秉衆事，襲等爲爪牙，此地利人和之時也，萬無所憂。」衆皆壯其言。

鄱陽賊彭虎等衆數萬人，襲與凌統、步騭、蔣欽各別分討。襲所向輒破，虎等望見旌旗，便散走，旬日盡平，拜威越校尉，遷偏將軍。

建安十三年，權討黃祖。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，以拼閭大纆繫石爲碇，上有千人，以弩交射，飛矢雨下，軍不得前。襲與凌統俱爲前部，各將敢死百人，人被兩鎧，乘大舸船，突入蒙衝裏。襲身以刀斷兩纆，蒙衝乃橫流，大兵遂進。祖便開門走，兵追斬之。明日大會，權舉觴屬襲曰：「今日之會，斷纆之功也。」

曹公出濡須，襲從權赴之，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。夜卒暴風，五樓船傾覆，左右散走，舸乞使襲出。襲怒曰：「受將軍任，在此備賊，何等委去也，敢復言此者斬！」於是莫敢干。其夜船敗，襲死。權改服臨殯，供給甚厚。

甘寧字興霸，巴郡臨江人也。〔一〕少有氣力，好游俠，招合輕薄少年，爲之渠帥；羣聚相隨，挾持弓弩，負毬帶鈴，民聞鈴聲，卽知是寧。〔二〕人與相逢，及屬城長吏，接待隆厚者，乃與交歡；不爾，卽放所將奪其資貨，於長吏界中有所賊害，作其發負，至二十餘年。止不攻劫，頗讀諸子，乃往依劉表，因居南陽，不見進用，後轉托黃祖，祖又以凡人畜之。〔三〕

〔一〕吳書曰：寧本南陽人，其先客於巴郡。寧爲吏舉計掾，補蜀郡丞，頃之，棄官歸家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寧輕俠殺人，藏舍亡命，聞於郡中。其出入，步則陳車騎，水則連輕舟，侍從被文繡，所如光道路，住止常以繪錦維舟，去或割棄，以示奢也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。表儒人，不習軍事。時諸英豪各起兵，寧觀表事勢，終必無成，恐一朝土崩，并受其禍，欲東入吳。黃祖在夏口，軍不得過，乃留依祖，三年，祖不禮之。權討祖，祖軍敗奔走，追兵急，寧以善射，將兵在後，射殺校尉凌操。祖旣得免，軍罷還營，待寧如初。祖都督蘇飛數薦寧，祖不用，令人化誘其客，客稍亡。寧欲去，恐不獲免，獨憂悶不知所出。飛知其意，乃要寧，爲之置酒，謂曰：「吾薦子者數矣，主不能用。日月逾邁，人生幾何，宜自遠圖，庶遇知己。」寧良久乃曰：「雖有其志，未知所由。」飛曰：「吾欲白子爲邾長，於是去就，孰與臨版轉丸乎？」寧曰：「幸甚。」飛白祖，聽寧之縣。招懷亡客并義從者，得數百人。

於是歸吳。周瑜、呂蒙皆共薦達，孫權加異，同於舊臣。寧陳計曰：「今漢祚日微，曹操彌憊，終爲篡盜。南荆之地，山陵形便，江川流通，誠是國之西勢也。寧已觀劉表，慮旣不

遠，兒子又劣，非能承業傳基者也。至尊當早規之，不可後操。圖之之計，宜先取黃祖。祖今年老，昏耄已甚，財穀並乏，左右欺弄，務於貨利，侵求吏士，吏士心怨，舟船戰具，頓廢不脩，怠於耕農，軍無法伍。至尊今往，其破可必。一破祖軍，鼓行而西，西據楚關，大勢彌廣，即可漸規巴蜀。」權深納之。張昭時在坐，難曰：「吳下業業，若軍果行，恐必致亂。」寧謂昭曰：「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，君居守而憂亂，奚以希慕古人乎？」權舉酒屬寧曰：「興霸，今年行討，如此酒矣，決以付卿。卿但當勉建方略，令必克祖，則卿之功，何嫌張長史之言乎？」權遂西，果禽祖，盡獲其士衆。遂授寧兵，屯當口。」

〔二〕吳書曰：初，權破祖，先作兩函，欲以盛祖及蘇飛首。飛令人告急於寧，寧曰：「飛若不言，吾豈忘之？」權爲諸將置酒，寧下席叩頭，血涕交流，爲權言：「飛嚙昔舊恩，寧不值飛，固已損骸於溝壑，不得致命於麾下。今飛罪當夷戮，特從將軍乞其首領。」權感其言，謂曰：「今爲君致之，若走去何？」寧曰：「飛免分裂之禍，受更生之恩，逐之尙必不走，豈當圖亡哉！若爾，寧頭當代入函。」權乃赦之。

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。攻曹仁於南郡，未拔，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，往卽得其城，因入守之。時手下有數百兵，并所新得，僅滿千人。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。寧受攻累日，敵設高樓，雨射城中，士衆皆懼，惟寧談笑自若。遣使報瑜，瑜用呂蒙計，帥諸將解圍。後隨魯肅鎮益陽，拒關羽。羽號有三萬人，自擇選銳士五千人，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灘，云欲

夜涉渡。肅與諸將議。寧時有三百兵，乃曰：「可復以五百人益吾，吾往對之，保羽聞吾效睡，不敢涉水，涉水卽是吾禽。」肅便選千兵益寧，寧乃夜往。羽聞之，住不渡，而結柴營，今遂名此處爲關羽瀨。權嘉寧功，拜西陵太守，領陽新、下雒兩縣。

後從攻皖，爲升城督。寧手持練，身緣城，爲吏士先，卒破獲朱光。計功，呂蒙爲最，寧次之，拜折衝將軍。

後曹公出濡須，寧爲前部督，受敕出斫敵前營。權特賜米酒衆餼，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。食畢，寧先以銀盃酌酒，自飲兩盃，乃酌與其都督。都督伏，不肯時持。寧引白削置膝上，呵謂之曰：「卿見知於至尊，孰與甘寧？甘寧尙不惜死，卿何以獨惜死乎？」都督見寧色厲，卽起拜持酒，通酌兵各一銀盃。至二更時，銜枚出斫敵。敵驚動，遂退。寧益貴重，增兵二千人。」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「曹公出濡須，號步騎四十萬，臨江飲馬。權率衆七萬應之，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部督。權密敕寧，使夜入魏軍。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，徑詣曹公營下，使拔鹿角，踰壘入營，斬得數十級。北軍驚駭鼓譟，舉火如星，寧已還入營，作鼓吹，稱萬歲。因夜見權，權喜曰：「足以驚駭老子否？聊以觀卿膽耳。」卽賜絹千疋，刀百口。權曰：「孟德有張遼，孤有興霸，足相敵也。」停住月餘，北軍便退。」

寧雖麤猛好殺，然開爽有計略，輕財敬士，能厚養健兒，健兒亦樂爲用命。建安二十



年，從攻合肥，會疫疾，軍旅皆已引出，唯車下虎士千餘人，并呂蒙、蔣欽、凌統及寧，從權逍遙津北。張遼覘望知之，即將步騎奄至。寧引弓射敵，與統等死戰。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，壯氣毅然，權尤嘉之。〔二〕

〔二〕吳書曰：凌統怨寧殺其父操，寧常備統，不與相見。權亦命統不得讎之。嘗於呂蒙舍會，酒酣，統乃以刀舞。寧起曰：「寧能雙戟舞。」蒙曰：「寧雖能，未若蒙之巧也。」因操刀持楯，以身分之。後權知統意，因令寧將兵，遂徙屯於牛州。

寧廚下兒曾有過，走投呂蒙。蒙恐寧殺之，故不即還。後寧齋禮禮蒙母，臨當與升堂，乃出廚下兒還寧。寧許蒙不殺。斯須還船，縛置桑樹，自挽弓射殺之。畢，敕船人更增舳纜，解衣臥船中。蒙大怒，擊鼓會兵，欲就船攻寧。寧聞之，故臥不起。蒙母徒跣出諫，蒙曰：「至尊待汝如骨肉，屬汝以大事，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？寧死之日，縱至尊不問，汝是爲臣下非法。」蒙素至孝，聞母言，即豁然意釋，自至寧船，笑呼之曰：「興霸，老母待卿食，急上！」寧涕泣歔歔曰：「負卿。」與蒙俱還見母，歡宴竟日。

寧卒，權痛惜之。子瓌，以罪徙會稽，無幾死。

凌統字公績，吳郡餘杭人也。父操，輕俠有膽氣，孫策初興，每從征伐，常冠軍履鋒。

守永平長，平治山越，奸猾斂手，遷破賊校尉。及權統軍，從討江夏。入夏口，先登，破其前鋒，輕舟獨進，中流矢死。

統年十五，左右多稱述者，權亦以操死國事，拜統別部司馬，行破賊都尉，使攝父兵。後從擊山賊，權破保屯先還，餘麻屯萬人，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，克日當攻。先期，統與督陳勤會飲酒，勤剛勇任氣，因督祭酒，陵轢一坐，舉罰不以其道。統疾其侮慢，面折不爲用。勤怒詈統，及其父操，統流涕不答，衆因罷出。勤乘酒凶悖，又於道路辱統。統不忍，引刀斫勤，數日乃死。及當攻屯，統曰：「非死無以謝罪。」乃率厲士卒，身當矢石，所攻一面，應時披壞，諸將乘勝，遂大破之。還，自拘於軍正。權壯其果毅，使得以功贖罪。

後權復征江夏，統爲前鋒，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，常去大兵數十里。行入右江，斬黃祖將張碩，盡獲船人。還以白權，引軍兼道，水陸並集。時呂蒙敗其水軍，而統先搏其城，於是大獲。權以統爲承烈都尉，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，遂攻曹仁，遷爲校尉。雖在軍旅，親賢接士，輕財重義，有國士之風。

又從破皖，拜盪寇中郎將，領沛相。與呂蒙等西取三郡，反自益陽，從往合肥，爲右部督。時權徵軍，前部已發，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。權使追還前兵，兵去已遠，勢不相及，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，扶扞權出。敵已毀橋，橋之屬者兩版，權策馬驅馳，統復還戰，左右盡

死，身亦被創，所殺數十人，度權已免，乃還。橋敗路絕，統被甲潛行。權既御船，見之驚喜。統痛親近無反者，悲不自勝。權引袂拭之，謂曰：「公績，亡者已矣，苟使卿在，何患無人？」統拜偏將軍，倍給本兵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統創甚，權遂留統於舟，盡易其衣服。其創賴得卓氏良藥，故得不死。

時有薦同郡盛遲於權者，以爲梗槩大節，有過於統。權曰：「且令如統足矣。」後召遲夜至，時統已臥，聞之，攝衣出門，執其手以入。其愛善不害如此。

統以山中人尙多壯悍，可以威恩誘也，權令東占且討之，命敕屬城，凡統所求，皆先給。後聞統素愛士，士亦慕焉。得精兵萬餘人，過本縣，步入寺門，見長吏懷三版，恭敬盡禮，親舊故人，恩意益隆。事畢當出，會病卒，時年四十九。權聞之，拊牀起坐，哀不能自止，數日減膳，言及流涕，使張承爲作銘誄。

二子烈、封，年各數歲，權內養於宮，愛待與諸子同，賓客進見，呼示之曰：「此吾虎子也。」及八九歲，令葛光教之讀書，十日一令乘馬，追錄統功，封烈亭侯，還其故兵。後烈有罪免，封復襲爵領兵。〔二〕

〔二〕孫盛曰：觀孫權之養士也，傾心竭思，以求其死力，泣周泰之夷，殉陳武之妾，請呂蒙之命，育凌統之孤，卑曲苦志，如此之勤也。是故雖令德無聞，仁澤〔內〕〔罔〕著，而能屈彊荆吳，僭擬年歲者，抑有由也。然霸王之道，期於

大者遠者，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，恢信順之宇，制經略之綱，明貴賤之序，易簡而其親可久，體全而其功可大，豈委瑣近務，邀利於當年哉？語曰：「雖小道，必有可觀者焉，致遠恐泥」，其是之謂乎！

徐盛字文嚮，琅邪莒人也。遭亂，客居吳，以勇氣聞。孫權統事，以爲別部司馬，授兵五百人，守柴桑，拒黃祖。祖子射，嘗率數千人下攻盛。盛時吏士不滿二百，與相拒擊，傷射吏士千餘人。已乃開門出戰，大破之。射遂絕迹不復爲寇。權以爲校尉、蕪湖令。復討臨城南阿山賊有功，徙中郎將，督校兵。

曹公出濡須，從權禦之。魏嘗大出橫江，盛與諸將俱赴討。時乘蒙衝，遇迅風，船落敵岸下，諸將恐懼，未有出者，盛獨將兵，上突斫敵，敵披退走，有所傷殺，風止便還，權大壯之。

及權爲魏稱藩，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。權出都亭候貞，貞有驕色，張昭旣怒，而盛忿憤，顧謂同列曰：「盛等不能奮身出命，爲國家并許洛，吞巴蜀，而令吾君與貞盟，不亦辱乎！」因涕泣橫流。貞聞之，謂其旅曰：「江東將相如此，非久下人者也。」

後遷建武將軍，封都亭侯，領廬江太守，賜臨城縣爲奉邑。劉備次西陵，盛攻取諸屯，所向有功。曹休出洞口，盛與呂範、全琮渡江拒守。遭大風，船人多喪，盛收餘兵，與休夾江。休使兵將就船攻盛，盛以少禦多，敵不能克，各引軍退。遷安東將軍，封蕪湖侯。

後魏文帝大出，有渡江之志，盛建計從建業築圍，作薄落，圍上設假樓，江中浮船。諸將以爲無益，盛不聽，固立之。文帝到廣陵，望圍愕然，彌漫數百里，而江水盛長，便引軍退。諸將乃伏。<sup>〔一〕</sup>

<sup>〔一〕</sup>千寶晉紀所云疑城，已注孫權傳。

魏氏春秋云：文帝歎曰：「魏雖有武騎千羣，無所用也。」

黃武中卒。子楷，襲爵領兵。

潘璋字文珪，東郡發干人也。孫權爲陽羨長，始往隨權。性博蕩嗜酒，居貧，好賒酤，債家至門，輒言後豪富相還。權奇愛之，因使召募，得百餘人，遂以爲將。討山賊有功，署別部司馬。後爲吳大市刺奸，盜賊斷絕，由是知名，遷豫章西安長。劉表在荊州，民數被寇，自璋在事，寇不入境。比縣建昌起爲賊亂，轉領建昌，加武猛校尉，討治惡民，旬月盡平，召合遺散，得八百人，將還建業。

合肥之役，張遼奄至，諸將不備，陳武鬪死，宋謙、徐盛皆披走，璋身次在後，便馳進，橫馬斬謙、盛兵走者二人，兵皆還戰。權甚壯之，拜偏將軍，遂領百校，屯半州。

權征關羽，璋與朱然斷羽走道，到臨沮，住夾石。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，并羽子平、都督

趙累等。權卽分宜都(至)(巫)、秭歸二縣爲固陵郡，拜璋爲太守、振威將軍，封溧陽侯。甘寧卒，又并其軍。劉備出夷陵，璋與陸遜并力拒之，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，所殺傷甚衆，拜平北將軍、襄陽太守。

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，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，渡百里洲上，諸葛瑾、楊粲並會兵赴救，未知所出，而魏兵日渡不絕。璋曰：「魏勢始盛，江水又淺，未可與戰。」便將所領，到魏上流五十里，伐葦數百萬束，縛作大筏，欲順流放火，燒敗浮橋。作筏適畢，伺水長當下，尙便引退。璋下備陸口。權稱尊號，拜右將軍。

璋爲人麤猛，禁令肅然，好立功業，所領兵馬不過數千，而其所在常如萬人。征伐止頓，便立軍市，他軍所無，皆仰取足。然性奢泰，末年彌甚，服物僭擬。吏兵富者，或殺取其財物，數不奉法。監司舉奏，權惜其功而輒原不問。嘉禾三年卒。子平，以無行徙會稽。璋妻居建業，賜田宅，復客五十家。

丁奉字承淵，廬江安豐人也。少以驍勇爲小將，屬甘寧、陸遜、潘璋等。數隨征伐，戰鬪常冠軍。每斬將搃旗，身被創夷。稍遷偏將軍。孫亮卽位，爲冠軍將軍，封都亭侯。

魏遣諸葛誕、胡遵等攻東興，諸葛恪率軍拒之。諸將皆曰：「敵聞太傅自來，上岸必遁。」

走。」奉獨曰：「不然。彼動其境內，悉許、洛兵大舉而來，必有成規，豈虛還哉？無恃敵之不至，恃吾有以勝之。」及恪上岸，奉與將軍唐咨、呂據、留贊等，俱從山西上。奉曰：「今諸軍行遲，若敵據便地，則難與爭鋒矣。」乃辟諸軍使下道，帥麾下三千人徑進。時北風，奉舉帆二日至，遂據徐塘。天寒雪，敵諸將置酒高會，奉見其前部兵少，相謂曰：「取封侯爵賞，正在今日！」乃使兵解鎧著冑，持短兵。敵人從而笑焉，不爲設備。奉縱兵斫之，大破敵前屯。會據等至，魏軍遂潰。遷滅寇將軍，進封都（亭）（鄉）侯。

魏將文欽來降，以奉爲虎威將軍，從孫峻至壽春迎之，與敵追軍戰於高亭。奉跨馬持矛，突入其陳中，斬首數百，獲其軍器。進封安豐侯。

太平二年，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，魏人圍之。遣朱異、唐咨等往救，復使奉與黎斐解圍。奉爲先登，屯於黎漿，力戰有功，拜左將軍。

孫休卽位，與張布謀，欲誅孫綝，布曰：「丁奉雖不能吏書，而計略過人，能斷大事。」休召奉告曰：「綝秉國威，將行不軌，欲與將軍誅之。」奉曰：「丞相兄弟友黨甚盛，恐人心不同，不可卒制，可因臘會，有陛下兵以誅之也。」休納其計，因會請綝，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。遷大將軍，加左右都護。永安三年，假節領徐州牧。六年，魏伐蜀，奉率諸軍向壽春，爲救蜀之勢。蜀亡，軍還。

休薨，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，共迎立孫皓，遷右大司馬左軍師。寶鼎三年，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。奉與晉大將石苞書，搆而閒之，苞以徵還。建衡元年，奉復帥衆治徐塘，因攻晉穀陽。穀陽民知之，引去，奉無所獲。皓怒，斬奉導軍。三年，卒。奉貴而有功，漸以驕矜，或有毀之者，皓追以前出軍事，徙奉家於臨川。奉弟封，官至後將軍，先奉死。

評曰：凡此諸將，皆江表之虎臣，孫氏之所厚待也。以潘璋之不脩，權能忘過記功，其保據東南，宜哉！陳表將家支庶，而與胄子名人比翼齊衡，拔萃出類，不亦美乎！



# 三國志卷五十六

## 吳書十一

### 朱治朱然呂範朱桓傳第十一

朱治字君理，丹楊故鄣人也。初爲縣吏，後察孝廉，州辟從事，隨孫堅征伐。中平五年，拜司馬，從討長沙、零、桂等三郡賊周朝、蘇馬等，有功，堅表治行都尉。從破董卓於陽人，入洛陽。表治行督軍校尉，特將步騎，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。

會堅薨，治扶翼策，依就袁術。後知術政德不立，乃勸策還平江東。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，辟治爲掾，遷吳郡都尉。是時吳景已在丹楊，而策爲術攻廬江，於是劉繇恐爲袁、孫所并，遂搆嫌隙。而策家門盡在州下，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，所以供奉輔護，甚有恩紀。治從錢唐欲進到吳，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，治與戰，大破之。貢南就山賊嚴白虎，治遂入郡，領太守事。策旣走劉繇，東定會稽。

權年十五，治舉爲孝廉。後策薨，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。建安七年，權表治爲（九真）〔吳郡〕太守，行扶義將軍，割婁、由拳、無錫、毗陵爲奉邑，置長吏。征討夷越，佐定東南，禽

截黃巾餘類陳敗、萬秉等。黃武元年，封毗陵侯，領郡如故。二年，拜安國將軍，金印紫綬，徙封故鄣。

權歷位上將，及爲吳王，治每進見，權常親迎，執版交拜，饗宴贈賜，恩敬特隆，至從行吏，皆得奉贊私覲，其見異如此。

初，權弟翊，性峭急，喜怒快意，治數責數，諭以道義。權從兄豫章太守賁，女爲曹公子婦，及曹公破荊州，威震南土，賁畏懼，欲遣子入質。治聞之，求往見賁，爲陳安危，<sup>(一)</sup>賁由此遂止。

<sup>(二)</sup>江表傳載治說賁曰：「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，聲冠中夏，義士壯之。討逆繼世，廓定六郡，特以君侯骨肉至親，器爲時生，故表漢朝，剖符大郡，兼建將校，仍關綜兩府，榮冠宗室，爲遠近所瞻。加討虜聰明神武，繼承洪業，攬結英雄，周濟世務，軍衆日盛，事業日隆，雖昔蕭王之在河北，無以加也，必克成王基，應運東南。故劉玄德遠布腹心，求見拯救，此天下所共知也。前在東聞道路之言，云將軍有異趣，良用慙然。今曹公阻兵，傾覆漢室，幼帝流離，百姓元元未知所歸。而中國蕭條，或百里無煙，城邑空虛，道殣相望，士歎於外，婦怨乎室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飢饉，以此料之，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？將軍當斯時也，而欲背骨肉之親，違萬安之計，割同氣之膚，啖虎狼之口，爲一女子，改慮易圖，失機毫釐，差以千里，豈不惜哉！」

權常歎治憂勤王事。性儉約，雖在富貴，車服惟供事。權優異之，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

文書，治領四縣租稅而已。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，郡吏常以千數，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，所遣數百人，每歲時獻御，權答報過厚。是時丹楊深地，頗有姦叛，亦以年向老，思戀土風，自表屯故鄣，鎮撫山越。諸父老故人，莫不詣門，治皆引進，與共飲宴，鄉黨以爲榮。在故鄣歲餘，還吳。黃武三年卒，在郡三十一年，年六十九。

子才，素爲校尉領兵，既嗣父爵，遷偏將軍。（一）才弟紀，權以策女妻之，亦以校尉領兵。紀弟緯，萬歲，皆早夭。才子琬，襲爵爲將，至鎮西將軍。

（二）吳書曰：才字君業，爲人精敏，善騎射，權愛異之，常侍從遊戲。少以父任爲武衛校尉，領兵隨從征伐，屢有功捷。

本郡議者以才少處榮貴，未留意於鄉黨，才乃歎曰：「我初爲將，謂跨馬蹈敵，當身履鋒，足以揚名，不知鄉黨復追迹其舉措乎！」於是更折節爲恭，留意於賓客，輕財尚義，施不望報，又學兵法，名聲始聞於遠近。會疾卒。

朱然字義封，治姊子也，本姓施氏。初治未有子，然年十三，乃啓策乞以爲嗣。策命丹楊郡以羊酒召然，然到吳，策優以禮賀。

然嘗與權同學書，結恩愛。至權統事，以然爲餘姚長，時年十九。後遷山陰令，加折衝校尉，督五縣。權奇其能，分丹楊爲臨川郡，然爲太守。（一）授兵二千人。會山賊盛起，然平討，旬月而定。曹公出濡須，然備大塢及三關屯，拜偏將軍。建安二十四年，從討關羽，別

與潘璋到臨沮禽羽，遷昭武將軍，封西安鄉侯。

〔一〕臣松之案：此郡尋罷，非今臨川郡。

虎威將軍 呂蒙病篤，權問曰：「卿如不起，誰可代者？」蒙對曰：「朱然膽守有餘，愚以爲可任。」蒙卒，權假然節，鎮江陵。黃武元年，劉備舉兵攻宜都，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。然別攻破備前鋒，斷其後道，備遂破走。拜然北將軍，封永安侯。

魏遣曹真、夏侯尚、張郃等攻江陵，魏文帝自住宛，爲其勢援，連屯圍城。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，立圍塢，爲然外救。郃渡兵攻盛，盛不能拒，即時卻退，郃據州上圍守，然中外斷絕。權遣潘璋、楊粲等解〔圍〕而圍不解。時然城中兵多腫病，堪戰者裁五千人。真等起土山，鑿地道，立樓櫓，臨城弓矢雨注，將士皆失色，然晏如而無恐意，方厲吏士，伺閒隙攻破兩屯。魏攻圍然凡六月日，未退。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，見外兵盛，城中人少，穀食欲盡，因與敵交通，謀爲內應。垂發，事覺，然治戮泰。尚等不能克，乃徹攻退還。由是然名震於敵國，改封當陽侯。

六年，權自率衆攻石陽，及至旋師，潘璋斷後。夜出錯亂，敵追擊璋，璋不能禁。然卽還住拒敵，使前船得引極遠，徐乃後發。黃龍元年，拜車騎將軍、右護軍，領兗州牧。頃之，以兗州在蜀分，解牧職。

嘉禾三年，權與蜀克期大舉，權自向新城，然與全琮各受斧鉞，爲左右督。會吏士疾病，故未攻而退。

赤烏五年，征柁中，〔二〕魏將蒲忠、胡質各將數千人，忠要遮險隘，圖斷然後，質爲忠繼援。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，聞問不暇收合，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。忠戰不利，質等皆退。〔三〕九年，復征柁中，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，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，然夜出逆之，軍以勝反。先是，歸義馬茂懷姦，覺誅，權深忿之。然臨行上疏曰：「馬茂小子，敢負恩養。臣今奉天威，事蒙克捷，欲令所獲，震耀遠近，方舟塞江，使足可觀，以解上下之忿。惟陛下識臣先言，責臣後效。」權時抑表不出。然既獻捷，羣臣上賀，權乃舉酒作樂，而出然表曰：「此家前初有表，孤以爲難必，今果如其言，可謂明於見事也。」遣使拜然爲左大司馬、右軍師。

〔一〕襄陽記曰：祖音如租稅之租。柁中在上黃界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。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，部曲萬餘家屯此，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鄢、沔二谷中，土地平敞，宜桑麻，有水陸良田，沔南之膏腴沃壤，謂之柁中。

〔二〕孫氏異同評曰：〔魏志〕〔魏書〕及江表傳云然以景初元年、正始二年再出爲寇，所破胡質、蒲忠在景初元年。〔魏志〕承魏書，依違不說質等爲然所破，而直云然退耳。〔吳志〕說赤烏五年，於魏爲正始三年，魏將蒲忠與朱然戰，忠不利，質等皆退。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，是歲並無事，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爲赤烏五年耳。

然長不盈七尺，氣候分明，內行脩絜，其所文采，惟施軍器，餘皆質素。終日欽欽，常在

戰場，臨急膽定，尤過絕人，雖世無事，每朝夕嚴鼓，兵在營者，咸行裝就隊，以此玩敵，使不知所備，故出輒有功。諸葛瑾子融、步騭子協，雖各襲任，權特復使然，總爲大督。又陸遜亦（本）「卒」，功臣名將存者惟然，莫與比隆。寢疾二年，後漸增篤，權晝爲減膳，夜爲不寐，中使醫藥口食之物，相望於道。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，權輒召見，口自問訊，入賜酒食，出送布帛。自創業功臣疾病，權意之所鍾，呂蒙、凌統最重，然其次矣。年六十八，赤烏十二年卒，權素服舉哀，爲之感慟。子績嗣。

績字公緒，以父任爲郎，後拜建忠都尉。叔父才卒，績領其兵，隨太常潘濬討五溪，以膽力稱。遷偏將軍營下督，領盜賊事，持法不傾。魯王霸注意交績，嘗至其廨，就之坐，欲與結好，績下地住立，辭而不當。然卒，績襲業，拜平魏將軍，樂鄉督。明年，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，不克而退。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：「昶遠來疲困，馬無所食，力屈而走，此天助也。今追之力少，可引兵相繼，吾欲破之於前，足下乘之於後，豈一人之功哉，宜同斷金之義。」融答許績。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，紀南去城三十里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，績後失利。權深嘉績，盛責怒融，融兄大將軍恪貴重，故融得不廢。初，績與恪、融不平，及此事變，爲隙益甚。建興元年，遷鎮東將軍。二年春，恪向新城，要績并力，而留置半州，使融兼其任。冬，恪、融被害，績復還樂鄉，假節。太平二年，拜驃騎將軍。孫綝秉政，大臣疑貳，績

恐吳必擾亂，而中國乘釁，乃密書結蜀，使爲并兼之慮。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，增白帝守，以須續之後命。永安初，遷上大將軍、都護督，自巴丘上迄西陵。元興元年，就拜左大司馬。初，然爲治行喪竟，乞復本姓，權不許，續以五鳳中表還爲施氏，建衡二年卒。

呂範字子衡，汝南細陽人也。少爲縣吏，有容觀姿貌。邑人劉氏，家富女美，範求之。女母嫌，欲勿與，劉氏曰：「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？」遂與之婚。後避亂壽春，孫策見而異之，範遂自委昵，將私客百人歸策。時太妃在江都，策遣範迎之。徐州牧陶謙謂範爲袁氏覘候，諷縣掠考範，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。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，跋涉辛苦，危難不避，策亦親戚待之，每與升堂，飲宴於太妃前。

後從策攻破廬江，還俱東渡，到橫江，當利，破張英、于麋，下小丹楊、湖孰，領湖孰相。策定秣陵、曲阿，收笮融、劉繇餘衆，增範兵二千，騎五十匹。後領宛陵令，討破丹楊賊，還吳，遷都督。(一)

(二) 江表傳曰：策從容獨與範棊，範曰：「今將軍事業日大，士衆日盛，範在遠，聞綱紀猶有不整者，範願覲領都督，佐將軍部分之。」策曰：「子衡，卿既士大夫，加手下已有大衆，立功於外，豈宜復屈小職，知軍中細碎事乎！」範曰：「不然。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，非爲妻子也，欲濟世務。猶同舟涉海，一事不牢，即俱受其敗。此亦範計，非

但將軍也。」策笑，無以答。範出，更釋襦，著袴褶，執鞭，詣閣下啓事，自稱領都督，策乃授傳，委以衆事。由是軍中肅睦，威禁大行。

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，住海西，與彊族嚴白虎交通。策自將討虎，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，梟其大將陳牧。(二)又從攻祖郎於陵陽，太史慈於勇里。七縣平定，拜征虜中郎將，征江夏，還平鄱陽。

(一)九州春秋曰：初平三年，揚州刺史陳禪死，袁術使瑀領揚州牧。後術爲曹公所敗於封丘，南人叛瑀，瑀拒之。術走陰陵，好辭以下瑀，瑀不知權，而又怯，不卽攻術。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。瑀懼，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。術執之而進，瑀走歸下邳。

策薨，奔喪于吳。後權復征江夏，範與張昭留守。

曹公至赤壁，與周瑜等俱拒破之，拜裨將軍，領彭澤太守，以彭澤、柴桑、歷陽爲奉邑。劉備詣京見權，範密請留備。後遷平南將軍，屯柴桑。

權討關羽，過範館，謂曰：「昔早從卿言，無此勞也。今當上取之，卿爲我守建業。」權破羽還，都武昌，拜範建威將軍，封宛陵侯，領丹楊太守，治建業，督扶州以下至海，轉以溧陽、懷安、寧國爲奉邑。

曹休、張遼、臧霸等來伐，範督徐盛、全琮、孫韶等，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。遷前將軍，



假節，改封南昌侯。時遭大風，船人覆溺，死者數千，還軍，拜揚州牧。

性好威儀，州民如陸遜、全琮及貴公子，皆脩敬虔肅，不敢輕脫。其居處服飾，於時奢靡，然勤事奉法，故權悅其忠，不怪其侈。〔一〕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麗夸綺，服飾僭擬王者，權曰：「昔管仲踰禮，桓公優而容之，無損於霸。今子衡、公苗，身無夷吾之失，但其器械精好，舟車嚴整耳，此適足作軍容，何損於治哉？」告者乃不敢復言。

初，策使範典主財計，權時年少，私從有求，範必關白，不敢專許，當時以此見望。權守陽羨長，有所私用，策或料覆，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，使無譴問。權臨時悅之，及後統事，以範忠誠，厚見信任，以谷能欺更簿書，不用也。

黃武七年，範遷大司馬，印綬未下，疾卒。權素服舉哀，遣使者追贈印綬。及還都建業，權過範墓呼曰：「子衡！」言及流涕，祀以太牢。〔二〕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初，權移都建業，大會將相文武，時謂嚴、峻曰：「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，呂子衡方吳漢，聞卿諸人未平此論，今定云何？」峻退席曰：「臣未解指趣，謂肅、範受饒，褒歎過實。」權曰：「昔鄧仲華初見光武，光武時受更始使，撫河北，行大司馬事耳，未有帝王志也。禹勸之以復漢業，是禹開初議之端矣。子敬英爽有殊略，孤始與一語，便及大計，與禹相似，故比之。呂子衡忠篤亮直，性雖好奢，然以憂公爲先，不足爲損，避袁術自歸於兄，兄作大將，別領部曲，故憂兄事，乞爲都督，辦護脩整，加之恪勤，與吳漢相類，故方之。皆有指趣，非孤私之也。」峻乃服。

範長子先卒，次子據嗣。據字世議，以父任爲郎，後範寢疾，拜副軍校尉，佐領軍事。範卒，遷安軍中郎將。數討山賊，諸深惡劇地，所擊皆破。隨太常潘濬討五谿，復有功。朱然攻樊，據與朱異破城外圍，還拜偏將軍，入補馬關右部督，遷越騎校尉。太元元年，大風，江水溢流，漸淹城門，權使視水，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。權嘉之，拜盪魏將軍。權寢疾，以據爲太子右部督。太子卽位，拜右將軍。魏出東興，據赴討有功。明年，孫峻殺諸葛恪，遷據爲驃騎將軍，平西宮事。五鳳二年，假節，與峻等襲壽春，還遇魏將曹珍，破之於高亭。太平元年，帥師侵魏，未及淮，聞孫峻死，以從弟綝自代，據大怒，引軍還，欲廢綝。綝聞之，使中書奉詔，詔文欽、劉纂、唐咨等使取據，又遣從兄（慮）（憲）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。左右勸據降魏，據曰：「恥爲叛臣。」遂自殺。夷三族。

朱桓字休穆，吳郡吳人也。孫權爲將軍，桓給事幕府，除餘姚長。往遇疫癘，穀食荒貴，桓分部良吏，隱親醫藥，殮粥相繼，士民感戴之。遷盪寇校尉，授兵二千人，使部伍吳、會二郡，鳩合遺散，期年之間，得萬餘人。後丹楊、鄱陽山賊蜂起，攻沒城郭，殺略長吏，處處屯聚。桓督領諸將，周旋赴討，應皆平定。稍遷裨將軍，封新城亭侯。

後代周泰爲濡須督。黃武元年，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，仁欲以兵襲取州

上，僞先揚聲，欲東攻羨溪。桓分兵將赴羨溪，既發，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間。桓遣使追還羨溪兵，兵未到而仁奄至。時桓手下及所部兵，在者五千人，諸將業業，各有懼心，桓喻之曰：「凡兩軍交對，勝負在將，不在衆寡。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，孰與桓邪？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，謂俱在平原，無城池之守，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。今人既非智勇，加其士卒甚怯，又千里步涉，人馬罷困，桓與諸軍，共據高城，南臨大江，北背山陵，以逸待勞，爲主制客，此百戰百勝之勢也。雖曹丕自來，尙不足憂，況仁等邪！」桓因偃旗鼓，外示虛弱，以誘致仁。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，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、王雙等，乘油船別襲中洲。中洲者，部曲妻子所在也。仁自將萬人留橐皋，復爲泰等後拒。桓部兵將攻取油船，或別擊雕等，桓等身自拒泰，燒營而退，遂梟雕，生虜雙，送武昌，臨陳斬溺，死者千餘。權嘉桓功，封嘉興侯，遷奮武將軍，領彭城相。

黃武七年，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，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。時陸遜爲元帥，全琮與桓爲左右督，各督三萬人擊休。休知見欺，當引軍還，自負衆盛，邀於一戰。桓進計曰：「休本以親戚見任，非智勇名將也。今戰必敗，敗必走，走當由夾石、挂車，此兩道皆險阨，若以萬兵柴路，則彼衆可盡，而休可生虜，臣請將所部以斷之。若蒙天威，得以休自效，便可乘勝長驅，進取壽春，割有淮南，以規許洛，此萬世一時，不可失也。」權先與

陸遜議，遜以爲不可，故計不施行。

黃龍元年，拜桓前將軍，領青州牧，假節。嘉禾六年，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，欲開門爲應。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。既至，事露，軍當引還。城外有溪水，去城一里所，廣三十餘丈，深者八九尺，淺者半之，諸軍勒兵渡去，桓自斷後。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，欲須諸軍半渡，因迫擊之。及見桓節蓋在後，卒不敢出，其見憚如此。

是時全琮爲督，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，參與軍事。琮以軍出無獲，議欲部分諸將，有所掩襲。桓素氣高，恥見部伍，乃往見琮，問行意，感激發怒，與琮校計。琮欲自解，因曰：「上自令胡綜爲督，綜意以爲宜爾。」桓愈恚恨，還乃使人呼綜。綜至軍門，桓出迎之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我縱手，汝等各自去。」有一人旁出，語綜使還。桓出，不見綜，知左右所爲，因斫殺之。桓佐軍進諫，刺殺佐軍，遂託狂發，詣建業治病。權惜其功能，故不罪。二使子異攝領部曲，令醫視護，數月復遣還中洲。權自出祖送，謂曰：「今寇虜尙存，王塗未一，孤當與君共定天下，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，以圖進取，想君疾未復發也。」桓曰：「天授陛下聖姿，當君臨四海，猥重任臣，以除姦逆，臣疾當自愈。」三

〔一〕孫盛曰：書云臣無作威作福，作威作福，則凶于而家，害于而國。桓之賊忍，殆虎狼也，人君且猶不可，況將相乎？語曰，得一夫而失一國，縱罪虧刑，失孰大焉！

〔三〕吳錄曰：桓奉觴曰：「臣當遠去，願一捋陛下鬚，無所復恨。」權馮几前席，桓進前捋鬚曰：「臣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。」權大笑。

桓性護前，恥爲人下，每臨敵交戰，節度不得自由，輒嗔恚憤激。然輕財貴義，兼以疆識，與人一面，數十年不忘，部曲萬口，妻子盡識之。愛養吏士，瞻護六親，俸祿產業，皆與共分。及桓疾困，舉營憂戚。年六十二，赤烏元年卒。吏士男女，無不號慕。又家無餘財，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。子異嗣。

異字季文，以父任除郎，〔二〕後拜騎都尉，代桓領兵。赤烏四年，隨朱然攻魏樊城，建計破其外圍，還拜偏將軍。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，多設屯砦，置諸道要，以招誘亡叛，爲邊寇害。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，掩破欽七屯，斬首數百，遷揚武將軍。權與論攻戰，辭對稱意。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：「本知季文（愴）〔膽〕定，見之復過所聞。」十三年，文欽詐降，密書與異，欲令自迎。異表呈欽書，因陳其僞，不可便迎。權詔曰：「方今北土未一，欽云欲歸命，宜且迎之。若嫌其有譎者，但當設計網以羅之，盛重兵以防之耳。」乃遣呂據督二萬人，與異并力，至北界，欽果不降。建興元年，遷鎮南將軍。是歲魏遣胡遵、諸葛誕等出東興，異督水軍攻浮梁，壞之，魏軍大破。〔三〕太平二年，假節，爲大都督，救壽春圍，不解。還軍，爲孫綝所枉害。〔三〕

〔一〕文士傳曰：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，往見驃騎將軍朱據。據聞三人才名，欲試之，告曰：「老鄙相聞，飢渴甚矣。夫驪襲以迅驟爲功，應雥以輕疾爲妙，其爲吾各賦一物，然後乃坐。」儼乃賦犬曰：「守則有威，出則有獲，韓盧、宋鵲，書名竹帛。」純賦席曰：「席以冬設，簟爲夏施，揖讓而坐，君子攸宜。」異賦弩曰：「南嶽之幹，鍾山之銅，應機命中，獲雥高墉。」三人各隨其所見而賦之，皆成而後坐，據大歡悅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，城旣不拔，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，襲石頭城，不過數日可拔。恪以書曉異，異投書於地曰：「不用我計，而用傖子言！」恪大怒，立奪其兵，遂廢還建業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繆要異相見，將往，恐陸抗止之，異曰：「子通，家人耳，當何所疑乎！」遂往。繆使力人於坐上取之。異曰：「我吳國忠臣，有何罪乎？」乃拉殺之。

評曰：朱治、呂範以舊臣任用，朱然、朱桓以勇烈著聞，呂據、朱異、施績咸有將領之才，克紹堂構。若範、桓之越隘，得以吉終，至於據、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，所遇之時殊也。

# 三國志卷五十七

吳書十二

## 虞陸張駱陸吾朱傳第十二

虞翻字仲翔，會稽餘姚人也，<sup>〔一〕</sup>太守王朗命爲功曹。孫策征會稽，翻時遭父喪，衰經詣府門，朗欲就之，翻乃脫衰入見，勸朗避策。朗不能用，拒戰敗績，亡走浮海。翻追隨營護，到東部候官，候官長閉城不受，翻往說之，然後見納。<sup>〔二〕</sup>朗謂翻曰：「卿有老母，可以還矣。」<sup>〔三〕</sup>翻既歸，策復命爲功曹，待以交友之禮，身詣翻第。<sup>〔四〕</sup>

〔一〕吳書曰：翻少好學，有高氣。年十二，客有候其兄者，不過翻，翻追與書曰：「僕聞虎魄不取腐芥，磁石不受曲鍼，過而不存，不亦宜乎！」客得書奇之，由是見稱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翻始欲送朗到廣陵，朗惑王方平記，言「疾來邀我，南岳相求」，故遂南行。既至候官，又欲投交州，翻諫朗曰：「此妄書耳，交州無南岳，安所投乎？」乃止。

〔三〕翻別傳曰：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，圖起義兵。翻未至豫章，聞孫策向會稽，翻乃還。會遭父喪，以臣使有節，不敢過家，星行追朗至候官。朗遣翻還，然後奔喪。而傳云孫策之來，翻衰經詣府門，勸朗避策，則爲大異。

〔四〕江表傳曰：策書謂翻曰：「今日之事，當與卿共之，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。」

策好馳騁遊獵，翻諫曰：「明府用烏集之衆，驅散附之士，皆得其死力，雖漢高帝不及也。至於輕出微行，從官不暇嚴，吏卒常苦之。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，故白龍魚服，困於豫且，白蛇自放，劉季害之，願少留意。」策曰：「君言是也。然時有所思，端坐悒悒，有裨謀草創之計，是以行耳。」〔二〕

〔二〕吳書曰：策討山越，斬其渠帥，悉令左右分行逐賊，獨騎與翻相得山中。翻問左右安在，策曰：「悉行逐賊。」翻曰：「危事也！」令策下馬：「此草深，卒有驚急，馬不及繫策，但牽之，執弓矢以步。」翻善用矛，請在前行。得平地，勸策乘馬。策曰：「卿無馬奈何？」答曰：「翻能步行，日可二百里，自征討以來，吏卒無及翻者，明府試躍馬，翻能疏步隨之。」行及大道，得一鼓吏，策取角自鳴之，部曲識聲，小大皆出，遂從周旋，平定三郡。

江表傳曰：策討黃祖，旋軍欲過取豫章，特請翻語曰：「華子魚自有名字，然非吾敵也。加聞其戰具甚少，若不開門讓城，金鼓一震，不得無所傷害，卿便在前具宣孤意。」翻即奉命辭行，徑到郡，請被褥葛巾與（敵）〔飲〕相見，謂飲曰：「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，孰與鄱郡故王府君？」飲曰：「不及也。」翻曰：「豫章資糧多少？器械精否？士民勇果孰與鄱郡？」又曰：「不如也。」翻曰：「討逆將軍智略超世，用兵如神，前走劉揚州，君所親見，南定鄱郡，亦君所聞也。今欲守孤城，自料資糧，已知不足，不早爲計，悔無及也。今大軍已次椒丘，僕便還去，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，與君辭矣。」翻既去，飲明且出城，遣吏迎策。策既定豫章，引軍還吳，饗賜將士，計功行賞，謂翻曰：「孤昔再至壽春，見馬日磧，及與中州士大夫會，語我東方人多才耳，但恨學問不博，語議之間，有所不及耳。孤意猶謂未耳。卿博學洽聞，故前欲令卿一詣許，交見朝士，以折中國妄語兒。卿不願行，便使子綱；恐子綱不能結



兒輩舌也。」翻曰：「翻是明府家寶，而以示人，人倘留之，則去明府良佐，故前不行耳。」策笑曰：「然。」因曰：「孤有征討事，未得還府，卿復以功曹爲吾蕭何，守會稽耳。」後三日，便遣翻還郡。

臣松之以爲王、華二公於擾攘之時，抗猛銳之鋒，俱非所能。歆之名德，實高於朗，而江表傳述翻說華，云「海內名聲，孰與於王」，此言非也。然王公拒戰，華逆請服，實由孫策初起，名微衆寡，故王能舉兵，豈武勝哉？策後威力轉盛，勢不可敵，華量力而止，非必用仲翔之說也。若使易地而居，亦華戰王服耳。

按吳歷載翻謂歆曰：「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，海內所宗，雖在東垂，常懷瞻仰。」歆答曰：「孤不如王會稽。」翻復問：「不審豫章精兵，何如會稽？」對曰：「大不如也。」翻曰：「明府言不如王會稽，謙光之譚耳；精兵不如會稽，實如尊教。」因述孫策才略殊異，用兵之奇，歆乃答云當去。（此說爲勝也）翻出，歆遣吏迎策。二說有不同，「此說爲勝也」。

翻出爲富春長。策薨，諸長吏並欲出赴喪，翻曰：「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，遠委城郭，必致不虞。」因留制服行喪。諸縣皆效之，咸以安寧。（二）後翻州舉茂才，漢召爲侍御史，曹公爲司空辟，皆不就。（三）

（一）吳書曰：策薨，權統事。定武中郎將鬻，策之從兄也，屯烏程，整帥吏士，欲取會稽。會稽聞之，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，因令人告鬻。

會稽典錄載翻說鬻曰：「討逆明府，不竟天年。今攝事統衆，宜在孝廉，翻已與一郡吏士，嬰城固守，必欲出一旦之命，爲孝廉除害，惟執事圖之。」於是鬻退。

臣松之案：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，翻猶爲功曹，與本傳不同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翻聞曹公辟，曰：「盜跖欲以餘財污良家邪？」遂拒不受。

翻與少府孔融書，并示以所著易注。融答書曰：「聞延陵之理樂，觀吾子之治易，乃知東南之美者，非徒會稽之竹箭也。又觀象雲物，察應寒溫，原其禍福，與神合契，可謂探賾窮通者也。」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：「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，美寶爲質，彫摩益光，不足以損。」

孫權以爲騎都尉。翻數犯顏諫爭，權不能悅，又性不協俗，多見謗毀，坐徙丹楊涇縣。呂蒙圖取關羽，稱疾還建業，以翻兼知醫術，請以自隨，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。後蒙舉軍西上，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。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，翻謂蒙曰：「今區區一心者，麋將軍也，城中之人豈可盡信，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？」蒙卽從之。時城中有伏計，賴翻謀不行。關羽旣敗，權使翻筮之，得兌下坎上，節，五爻變之臨，翻曰：「不出二日，必當斷頭。」果如翻言。權曰：「卿不及伏羲，可與東方朔爲比矣。」

魏將于禁爲羽所獲，繫在城中，權至釋之，請與相見。他日，權乘馬出，引禁併行，翻呵禁曰：「爾降虜，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！」欲抗鞭擊禁，權呵止之。後權于樓船會羣臣飲，禁聞樂流涕，翻又曰：「汝欲以僞求免邪？」權悵然不平。〔二〕

〔一〕吳書曰：後權與魏和，欲遣禁還歸北，翻復諫曰：「禁敗數萬衆，身爲降虜，又不能死。北習軍政，得禁必不如所規。還之雖無所損，猶爲放盜，不如斬以令三軍，示爲人臣有二心者。」權不聽。羣臣送禁，翻謂禁曰：「卿勿謂吳無人，吾謀適不用耳。」禁雖爲翻所惡，然猶盛歎翻，魏文帝常爲翻設虛坐。

權既爲吳王，歡宴之末，自起行酒，翻伏地陽醉，不持。權去，翻起坐。權於是大怒，手劍欲擊之，侍坐者莫不惶遽，惟大〔司〕農劉基起抱權諫曰：「大王以三爵之後〔手〕殺善士，雖翻有罪，天下孰知之？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，故海內望風，今一朝棄之，可乎？」權曰：「曹孟德尙殺孔文舉，孤於虞翻何有哉？」基曰：「孟德輕害士人，天下非之。大王躬行德義，欲與堯、舜比隆，何得自喻於彼乎？」翻由是得免。權因敕左右，自今酒後言殺，皆不得殺。

翻嘗乘船行，與麋芳相逢，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，先驅曰：「避將軍船！」翻厲聲曰：「失忠與信，何以事君？傾人二城，而稱將軍，可乎？」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。後翻乘車行，又經芳營門，吏閉門，車不得過。翻復怒曰：「當閉反開，當開反閉，豈得事宜邪？」芳聞之，有慚色。

翻性疏直，數有酒失。權與張昭論及神仙，翻指昭曰：「彼皆死人，而語神仙，世豈有仙人〔也〕〔邪〕！」權積怒非一，遂徙翻交州。雖處罪放，而講學不倦，門徒常數百人。〔二〕又爲

老子、論語、國語訓注，皆傳於世。(三)

(二)翻別傳曰：權卽尊號，翻因上書曰：「陛下膺明聖之德，體舜禹之孝，歷運當期，順天濟物。奉承策命，臣獨抃舞。罪棄兩絕，拜賀無階，仰瞻宸極，且喜且悲。臣伏自刻省，命輕雀鼠，性輸臺釐，罪惡莫大，不容於誅，昊天罔極，全有九載，退當念戮，頻受生活，復偷視息。臣年耳順，思咎憂憤，形容枯悴，髮白齒落，雖未能死，自悼終沒，不見宮闕百官之富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，仰觀巍巍衆民之謠，傍聽鍾鼓侃然之樂，永隕海隅，棄骸絕域，不勝悲慕，逸豫大慶，悅以忘罪。」

(三)翻別傳曰：翻初立易注，奏上曰：「臣聞六經之始，莫大陰陽，是以伏羲仰天縣象，而建八卦，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，以通神明，以類萬物。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，少治孟氏易，曾祖父故平輿令成，續述其業，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。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，受本於鳳，最有舊書，世傳其業，至臣五世。前人通講，多玩章句，雖有祕說，於經疏闊。臣生遇世亂，長於軍旅，習經於枹鼓之間，講論於戎馬之上，蒙先師之說，依經立注。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，放髮被鹿裘，布易六爻，撓其三以飲臣，臣乞盡吞之。道士言易道在天，三爻足矣。豈臣受命，應當知經！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，義有不當實，輒悉改定，以就其正。孔子曰：『乾元用九而天下治。』聖人南面，蓋取諸離，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。謹正書副上，惟不罪戾。」翻又奏曰：「經之大者，莫過於易。自漢初以來，海內英才，其讀易者，解之率少。至孝靈之際，潁川荀誦號爲知易，臣得其注，有愈俗儒，至所說西南得朋，東北喪朋，顛倒反逆，了不可知。孔子歎易曰：『知變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所爲乎！』以美大衍四象之作，而上爲章首，尤可怪笑。又南郡太守馬融，名有俊才，其所解釋，復不及誦。孔子曰『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』，豈不其然！若乃北海鄭玄，南陽宋忠，雖各立注，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，難以示世。」又奏鄭玄解尙書違失事目：「臣

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，孔子曰：『有君臣然後有上下，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』，是故尊君卑臣，禮之大司也。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，以顧命康王執瑁，古『同』似『同』，從誤作『同』，既不覺定，復訓爲杯，謂之酒杯；成王疾困憑几，洸頰爲濯，以爲澣衣成事，『洸』字虛更作『濯』，以從其非；又古大篆『𠂔』字讀當爲『柳』，古『柳』『𠂔』同字，而以爲昧；『分北三苗』，『北』古『別』字，又訓北，言北猶別也。若此之類，誠可怪也。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，謂之酒杯；天子頰面，謂之澣衣；古篆『𠂔』字，反以爲昧。甚違不知蓋闕之義。於此數事，誤莫大焉，宜命學官定此三事。又馬融訓註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，今經益『金』就作『銅』字，詁訓言天子副璽，雖皆不得，猶愈於玄。然此不定，臣沒之後，而奮乎百世，雖世有知者，懷謙莫或奏正。又玄所注五經，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，不可不正。行乎學校，傳乎將來，臣竊恥之。」翻放棄南方，云「自恨疏節，骨體不媚，犯上獲罪，當長沒海隅，生無可與語，死以青蠅爲弔客，使天下一人知己者，足以不恨。」以典籍自慰，依易設象，以占吉凶。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，更爲立法，并著明楊、釋宋以理其滯。

臣松之案：翻云「古大篆『𠂔』字讀當言『柳』」，古『柳』『𠂔』同字，竊謂翻言爲然。故「劉」「留」「聊」「柳」同用此字，以從聲故也，與日辰「卯」字字同音異。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，故以爲日辰之「卯」，今未能詳正。然世多亂之，故翻所說云。荀謂，荀爽之別名。

初，山陰丁覽，太末徐陵，或在縣吏之中，或衆所未識，翻一見之，便與友善，終成顯名。〔一〕

〔二〕會稽典錄曰：覽字孝連，八歲而孤，家又單微，清身立行，用意不苟，推財從弟，以義讓稱。仕郡至功曹，守始平長。爲人精微絜淨，門無雜賓。孫權深貴待之，未及擢用，會病卒，甚見痛惜，殊其門戶。覽子固，字子賤，本名

密，避滕密，改作固。固在襁褓中，闕澤見而異之，曰：「此兒後必致公輔。」固少喪父，獨與母居，家貧守約，色養致敬，族弟孤弱，與同寒溫。翻與固同僚書曰：「丁子賤塞淵好德，堂構克舉，野無遺薪，斯之爲懿，其美優矣。令德之後，惟此君嘉耳。」歷顯位，孫休時固爲左御史大夫，孫皓卽位，遷司徒。皓悖虐，固與陸凱、孟宗同心憂國，年七十六卒。子彌，字欽遠，仕晉，至梁州刺史。孫潭，光祿大夫。徐陵字元大，歷三縣長，所在著稱，遷零陵太守。時朝廷俟以列卿之位，故翻書曰：「元大受上卿之遇，叔向在晉，未若於今。」其見重如此。陵卒，僮客土田或見侵奪，駱統爲陵家訟之，求與丁覽、卜清等爲比，權許焉。陵子平，字伯先，重亂知名，翻甚愛之，屢稱歎焉。諸葛恪爲丹楊太守，討山越，以平威重思慮，可與效力，請平爲丞，稍遷武昌左部督，傾心接物，士卒皆爲盡力。初，平爲恪從事，意甚薄，及恪輔政，待平益疏。恪被害，子建亡走，爲平部曲所得，平使遣去，別爲佗軍所獲。平兩婦歸宗，敬奉情過乎厚。其行義敦篤，皆此類也。

### 在南十餘年，年七十卒。(一) 歸葬舊墓，妻子得還。(二)

〔一〕吳書曰：翻雖在徙棄，心不忘國，常憂五谿宜討，以遼東海絕，聽人使來屬，尙不足取，今去人財以求馬，旣非國利，又恐無獲。欲諫不敢，作表以示呂岱，岱不報，爲愛憎所白，復徙蒼梧猛陵。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後權遣將士至遼東，於海中遭風，多所沒失，權悔之，乃令曰：「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，不如周舍之諤諤。虞翻亮直，善於盡言，國之周舍也。前使翻在此，此役不成。」促下問交州，翻若尙存者，給其人船，發遣還都；若以亡者，送喪還本郡，使兒子仕宦。會翻已終。

〔三〕會稽典錄曰：孫亮時，有山陰朱育，少好奇字，凡所特達，依體象類，造作異字千名以上。仕郡門下書佐。太守漢陽興正旦宴見掾吏，言次，問：「太守昔聞朱潁川問士於鄭召公，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，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，嘗

見鄭、劉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。欽聞國賢，思覩盛美有日矣，書佐寧識之乎？」育對曰：「往過習之。昔初平末年，王府君以淵妙之才，超遷臨郡，思賢嘉善，樂采名俊，問功曹虞翻曰：『聞玉出崑山，珠生南海，遠方異域，各生珍寶。且會聞士人歎美貴邦，舊多英俊，徒以遠於京畿，含香未越耳。功曹雅好博古，寧識其人邪？』翻對曰：『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，下當少陽之位，東漸巨海，西通五湖，南暢無垠，北渚浙江，南山攸居，實爲州鎮，昔禹會羣臣，因以命之。山有金木鳥獸之殷，水有魚鹽珠蚌之饒，海嶽精液，善生俊異，是以忠臣係踵，孝子連閭，下及賢女，靡不育焉。』王府君笑曰：『地勢然矣，士女之名可悉聞乎？』翻對曰：『不敢及遠，略言其近者耳。往者孝子章董黯，盡心色養，喪致其哀，單身林野，鳥獸歸懷，怨親之辱，白日報讎，海內聞名，昭然光著。太中大夫山陰陳靄，漁則化盜，居則讓鄰，感侵退落，遂成義里，攝養車輻，行足厲俗，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，粲然傳世。太尉山陰鄭公，清亮質直，不畏彊禦。魯相山陰鍾離意，稟殊特之姿，孝家忠朝，宰縣相國，所在遺惠，故取養有君子之譽，魯國有丹書之信。及陳宮、費齊皆上契天心，功德治狀，記在漢籍。有道山陰趙曄，徵士上虞王充，各洪才淵懿，學究道源，著書垂藻，駱驛百篇，釋經傳之宿疑，解當世之槃結，或上窮陰陽之奧祕，下據人情之歸極。交趾刺史上虞蔡母俊，拔濟一郡，讓爵土之封。決曹掾上虞孟英，三世死義。主簿句章梁宏，功曹史餘姚駟勳，主簿句章鄭雲，皆敦終始之義，引罪免居。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，鄭莫候反。主簿任光，章安小吏黃他，身當白刃，濟君於難。揚州從事句章王脩，委身授命，垂聲來世。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，遭世屯蹇，忘家憂國，列在八俊，爲世英彥。尚書烏傷楊喬，桓帝妻以公主，辭疾不納。近故太尉上虞朱公，天姿聰亮，欽明神武，策無失謨，征無遺慮，是以天下義兵，思以爲首。上虞女子曹娥，父溺江流，投水而死，立石碑紀，炳然著顯。』王府君曰：『是既然矣，潁川有巢、許之逸軌，吳有太伯之三讓，貴郡雖士人紛紜，於此足矣。』翻對曰：『故先言其近者耳，若乃引上世

之事，及抗節之士，亦有其人。昔越王翳讓位，逃于巫山之穴，越人薰而出之，斯非太伯之儔邪？且太伯外來之君，非其地人也。若以外來言之，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。鄧大里黃公，絜已暴秦之世，高祖卽阼，不能一致，惠帝恭讓，出則濟難。徵士餘姚嚴遵，王莽數聘，抗節不行，光武中興，然後俯就，矯手不拜，志陵雲日。皆著於傳籍，較然彰明，豈如巢、許，流俗遺譚，不見經傳者哉？王府君笑曰：『善哉！話言也！賢矣，非君不著。太守未之前聞也。』濮陽府君曰：『御史所云，旣聞其人，亞斯已下，書佐寧識之乎？』育曰：『瞻仰景行，敢不識之？近者太守上虞陳業，絜身清行，志懷霜雪，貞亮之信，同操柳下，遭漢中微，委官棄祿，遁迹黜歛，以求其志，高邈妙蹤，天下所聞，故（桓文）（桓文林）遺之尺牘之書，比竟三高。其聰明大略，忠直響謬，則侍御史餘姚虞翻、偏將軍烏傷駱統。其淵懿純德，則太子少傅山陰闕澤，學通行茂，作帝師儒。其雄姿武毅，立功當世，則後將軍賀齊，勳成績著。其探極祕術，言合神明，則太史令上虞吳範。其文章之士，立言粲盛，則御史中丞句章任奕，鄱陽太守章安虞翔，各馳文檄，曄若春榮。處士（鄧）（鄧）盧敍，弟犯公憲，自殺乞代。吳寧斯敦、山陰祁庚、上虞樊正，咸代父死罪。其女則松陽柳朱、永寧（瞿素）（翟素），或一醮守節，喪身不顧，或遭寇劫賊，死不虧行。皆近世之事，尙在耳目。』府君曰：『皆海內之英也。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，以吳越地爲會稽郡，治吳。漢封諸侯王，以何年復爲郡，而分治於此？』育對曰：『劉賈爲荊王，賈爲英布所殺，又以劉濞爲吳王。景帝四年，濞反誅，乃復爲郡，治於吳。元鼎五年，除東越，因其地爲治，并屬於此，而立東部都尉，後徙章安。陽朔元年，又徙治鄞，或有寇害，復徙句章。到永建四年，劉府君上書，浙江之北，以爲吳郡，會稽還治山陰。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，以至今，積百二十九歲。』府君稱善。是歲，吳之太平三年，歲在丁丑。育後仕朝，常在臺閣，爲東觀令，遙拜清河太守，加位侍中，推刺占射，文藝多通。



翻有十一子，第四子汜最知名，永安初，從選曹郎爲散騎中常侍，後爲監軍使者，討扶嚴，病卒。〔二〕汜弟忠，宜都太守；〔三〕聳，越騎校尉，累遷廷尉，湘東、河間太守；〔四〕曷，廷尉尙書，濟陰太守。〔四〕

〔二〕會稽典錄曰：汜字世洪，生南海，年十六，父卒，還鄉里。孫綝廢幼主，迎立琅邪王休。休未至，綝欲入宮，圖爲不軌，召百官會議，皆惶怖失色，徒唯唯而已。汜對曰：「明公爲國伊周，處將相之位，擅廢立之威，將上安宗廟，下惠百姓，大小踴躍，自以伊霍復見。今迎王未至，而欲入宮，如是，羣下搖蕩，衆聽疑惑，非所以永終忠孝，揚名後世也。」綝不懌，竟立休。休初卽位，汜與賀邵、王蕃、薛瑩俱爲散騎中常侍。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、冠軍將軍、餘姚侯，尋卒。

〔三〕會稽典錄曰：忠字世方，翻第五子。貞固幹事，好識人物，造吳郡陸機於重亂之年，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初，終皆遠致，爲著聞之士。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，仕進先至宜都太守，忠乃代之。晉征吳，忠與夷道監陸晏、晏弟中夏督景堅守不下，城潰被害。忠子譚，字思奧。

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，外如退弱，內堅正有膽幹。仕晉，歷位內外，終於衛將軍，追贈侍中、左光祿大夫，開府儀同三司。

〔三〕會稽典錄曰：聳字世龍，翻第六子也。清虛無欲，進退以禮，在吳歷清官，入晉，除河間相，王素聞聳名，厚敬禮之。聳抽引人物，務在幽隱孤陋之中。時王岐難聳，以高士所達，必合秀異，聳書與族子察曰：「世之取士，曾不招未齒於丘園，索良才於總猥，所譽依已成，所毀依已敗，此吾所以歎息也。」聳疾俗喪祭無度，弟曷卒，祭以少

牢，酒飯而已，當時族黨並遵行之。

〔四〕會稽典錄曰：曷字世文，翻第八子也。少有倜儻之志，仕吳黃門郎，以捷對見異，超拜尚書侍中。晉軍來伐，遣曷持節都督武昌，已上諸軍事，曷先上還節蓋印綬，然後歸順。在濟陰，抑疆扶弱，甚著威風。

陸績字公紀，吳郡吳人也。父康，漢末爲廬江太守。〔一〕績年六歲，於九江見袁術。術出橘，績懷三枚，去，拜辭墮地，術謂曰：「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？」績跪答曰：「欲歸遺母。」術大奇之。孫策在吳，張昭、張紘、秦松爲上賓，共論四海未泰，須當用武治而平之，績年少未坐，遙大聲言曰：「昔管夷吾相齊桓公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用兵車。孔子曰：『遠人不服，則脩文德以來之。』今論者不務道德懷取之術，而惟尙武，績雖童蒙，竊所未安也。」昭等異焉。

〔二〕謝承後漢書曰：康字季寧，少惇孝悌，勤脩操行，太守李肅察孝廉。肅後坐事伏法，康斂尸送喪還潁川，行服，禮終，舉茂才，歷三郡太守，所在稱治，後拜廬江太守。

績容貌雄壯，博學多識，星曆算數無不該覽。虞翻舊齒名盛，龐統荊州令士，年亦差長，皆與績友善。孫權統事，辟爲奏曹掾，以直道見憚，出爲鬱林太守，加偏將軍，給兵二千人。績既有臂疾，又意〔在〕〔存〕儒雅，非其志也。雖有軍事，著述不廢，作渾天圖，注易釋

玄，皆傳於世。豫自知亡日，乃爲辭曰：「有漢志士吳郡陸續，幼敦詩、書，長玩禮、易，受命南征，遘疾（遇）（逼）厄，遭命不（幸）（永），嗚呼悲隔！」又曰：「從今已去，六十年之外，車同軌，書同文，恨不及見也。」年三十二卒。長子宏，會稽南部都尉，次子叡，長水校尉。（二）

〔二〕續於鬱林所生女，名曰鬱生，適張溫弟白。姚信集有表稱之曰：「臣聞唐虞之政，舉善而教，旌德擢異，三王所先，是以忠臣烈士，顯名國朝，淑婦貞女，表迹家閭。蓋所以闡崇化業，廣殖清風，使苟有令性，幽明俱著，苟懷懿姿，士女同榮。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。臣切見故鬱林太守陸續女子鬱生，少履貞特之行，幼立匪石之節，年始十三，適同郡張白。侍廟三月，婦禮未卒，白遭罹家禍，遷死異郡。鬱生抗聲昭節，義形於色，冠蓋交橫，誓而不許，奉白姊妹嶺巖之中，蹈履水火，志懷霜雪，義心固於金石，體信貫於神明，送終以禮，邦士慕則。臣聞昭德以行，顯行以爵，苟非名爵，則勸善不嚴，故士之有誅，魯人志其勇，杞婦見書，齊人哀其哭。乞蒙聖朝，斟酌前訓，上開天聰，下垂坤厚，褒鬱生以義姑之號，以厲兩髦之節，則皇風穆暢，士女改視矣。」

張溫字惠恕，吳郡吳人也。父允，以輕財重士，名顯州郡，爲孫權東曹掾，卒。溫少脩節操，容貌奇偉。權聞之，以問公卿曰：「溫當今與誰爲比？」大（司）農劉基曰：「可與全琮爲輩。」太常顧雍曰：「基未詳其爲人也。溫當今無輩。」權曰：「如是，張允不死也。」徵到延見，文辭占對，觀者傾竦，權改容加禮。罷出，張昭執其手曰：「老夫託意，君宜明之。」拜

議郎、選曹尙書，徙太子太傅，甚見信重。

時年三十一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。權謂溫曰：「卿不宜遠出，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，（以）故屈卿行。若山越都除，便欲大搆於（蜀）（不）。行人之義，受命不受辭也。」溫對曰：「臣入無腹心之規，出無專對之用，懼無張老延譽之功，又無子產陳事之效。然諸葛亮達見計數，必知神慮屈申之宜，加受朝廷天覆之惠，推亮之心，必無疑貳。」溫至蜀，詣闕拜章曰：「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，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，功冒溥天，聲貫罔極。今陛下以聰明之姿，等契往古，總百揆於良佐，參列精之炳耀，遐邇望風，莫不欣賴。吳國勤任旅力，清澄江潯，願與有道平一字內，委心協規，有如河水，軍事（興）（凶）煩，使役乏少，是以忍鄙倍之羞，使下臣溫通致情好。陛下敦崇禮義，未便恥忽。臣自（入）遠境，及卽近郊，頻蒙勞來，恩詔輒加，以榮自懼，悚怛若驚。謹奉所齎函書一封。」蜀甚貴其才。還，頃之，使入豫章部伍出兵，事業未究。

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，又嫌其聲名大盛，衆庶炫惑，恐終不爲己用，思有以中傷之，會暨豔事起，遂因此發舉。豔字子休，亦吳郡人也，溫引致之，以爲選曹郎，至尙書。豔性狷厲，好爲清議，見時郎署混濁淆雜，多非其人，欲臧否區別，賢愚異貫。彈射百僚，覈選三署，率皆貶高就下，降損數等，其守故者十未能一，其居位貪鄙，志節汙卑者，皆以爲軍吏，置營

府以處之。而怨憤之聲積，浸潤之譖行矣。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，（一）專用私情，愛憎不由公理。豔、彪皆坐自殺。溫宿與豔、彪同意，數交書疏，聞問往還，即罪溫。權幽之有司，下令曰：「昔令召張溫，虛已待之，既至顯授，有過舊臣，何圖凶醜，專挾異心。昔豔、彪父兄，附于惡逆，寡人無忌，故進而任之，欲觀豔何如。察其中閒，形態果見。而溫與之結連死生，豔所進退，皆溫所爲頭角，更相表裏，共爲腹背，非溫之黨，即就疵瑕，爲之生論。又前任溫董督三郡，指撝吏客及殘餘兵，時恐有事，欲令速歸，故授棨戟，獎以威柄。乃便到豫章，表討宿惡，寡人信受其言，特以纓帳、帳下、解煩兵五千人付之。後聞曹丕自出淮、泗，故豫敕溫有急便出，而溫悉內諸將，布於深山，被命不至。賴不自退，不然，已往豈可深計。又殷禮者，本占候召，而溫先後乞將到蜀，扇揚異國，爲之譚論。又禮之還，當親本職，而令守尚書戶曹郎，如此署置，在溫而已。又溫語賈原，當薦卿作御史，語蔣康，當用卿代賈原，專銜賈國恩，爲己形勢。揆其姦心，無所不爲。不忍暴於市朝，今斥還本郡，以給廝吏。嗚呼溫也，免罪爲幸！」

（二）吳錄曰：彪字仲虞，廣陵人也。

將軍駱統表理溫曰：「伏惟殿下，天生明德，神啓聖心，招髦秀於四方，置俊乂於宮朝。多士既受普篤之恩，張溫又蒙最隆之施。而溫自招罪譴，孤負榮遇，念其如此，誠可悲疚。然臣周旋之閒，爲國觀聽，深知其狀，故密陳其理。溫實心無他情，事無逆迹，但年紀尙

少，鎮重尙淺，而戴赫烈之寵，體卓偉之才，亢臧否之譚，效褒貶之議。於是務勢者妒其寵，爭名者嫉其才，玄默者非其譚，瑕釁者諱其議，此臣下所當詳辨，明朝所當究察也。昔賈誼，至忠之臣也，漢文，大明之君也，然而絳、灌一言，賈誼遠退。何者？疾之者深，譖之者巧也。然而誤聞於天下，失彰於後世，故孔子曰『爲君難，爲臣不易』也。溫雖智非從橫，武非虓虎，然其弘雅之素，英秀之德，文章之采，論議之辨，卓犖冠羣，煒曄曜世，世人未有及之者也。故論溫才即可惜，言罪則可恕。若忍威烈以赦盛德，宥賢才以敦大業，固明朝之休光，四方之麗觀也。國家之於暨豔，不內之忌族，猶等之平民，是故先見用於朱治，次見舉於衆人，中見任於明朝，亦見交於溫也。君臣之義，義之最重，朋友之交，交之最輕者也。國家不嫌於暨爲最重之義，是以溫亦不嫌與暨爲最輕之交也。時世寵之於上，溫竊親之於下也。夫宿惡之民，放逸山險，則爲勁寇，將置平土，則爲健兵，故溫念在欲取宿惡，以除勁寇之害，而增健兵之銳也。但自錯落，功不副言。然計其送兵，以比許晏，數之多少，溫不減之，用之彊羸，溫不下之，至於遲速，溫不後之，故得及秋冬之月，赴有警之期，不敢忘恩而遺力也。溫之到蜀，共饗殷禮，雖臣無境外之交，亦有可原也。境外之交，謂無君命而私相從，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；若以命行，既脩君好，因敘已情，亦使臣之道也。故孔子使鄰國，則有私覲之禮；季子聘諸夏，亦有燕譚之義也。古人有言，欲知其君，觀其所使，見

其下之明明，知其上之赫赫。溫若譽禮，能使彼歎之，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，明使之得其人，顯國美於異境，揚君命於他邦。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，稱隨會於屈建；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，譽左史於趙鞅。亦向他國之輔，而歎本邦之臣，經傳美之以光國，而不譏之以外交也。王靖內不憂時，外不趨事，溫彈之不公，推之不假，於是與靖遂爲大怨，此其盡節之明驗也。靖兵衆之勢，幹任之用，皆勝於賈原、蔣康，溫尙不容私以安於靖，豈敢賣恩以協原、康邪？又原在職不勤，當事不堪，溫數對以醜色，彈以急聲；若其誠欲賣恩作亂，則亦不必貪原也。凡此數者，校之於事既不合，參之於衆亦不驗。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，非常之智，然以一人之身，御兆民之衆，從層宮之內，瞰四國之外，照羣下之情，求萬機之理，猶未易周也，固當聽察羣下之言，以廣聰明之烈。今者人非溫既殷勤，臣是溫又契闊，辭則俱巧，意則俱至，各自言欲爲國，誰其言欲爲私，倉卒之間，猶難卽別。然以殿下之聰叡，察講論之曲直，若潛神留思，纖粗研核，情何嫌而不宣，事何昧而不昭哉？溫非親臣，臣非愛溫者也。昔之君子，皆抑私忿，以增君明。彼獨行之於前，臣恥廢之於後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，納愚言於聖聽，實盡心於明朝，非有念於溫身也。」權終不納。

後六年，溫病卒。二弟祗、白，亦有才名，與溫俱廢。〔二〕

〔二〕會稽典錄曰：餘姚虞俊歎曰：「張惠恕才多智少，華而不實，怨之所聚，有覆家之禍，吾見其兆矣。」諸葛亮聞俊憂

溫，意未之信，及溫放黜，亮乃歎俊之有先見。亮初聞溫敗，未知其故，思之數日，曰：「吾已得之矣，其人於清濁太明，善惡太分。」

臣松之以爲莊周云「名者公器也，不可以多取」，張溫之廢，豈其取名之多乎！多之爲弊，古賢既知之矣。是以遠見之士，退藏於密，不使名浮於德，不以華傷其實，既不能被褐韞寶，挫廉逃譽，使才映一世，聲蓋人上，沖用之道，庸可暫替！溫則反之，能無敗乎？權旣疾溫名盛，而駱統方驟言其美，至云「卓犖冠羣，煒曄曜世，世人未有及之者也」。斯何異燎之方盛，又搗膏以熾之哉！

文士傳曰：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，爲溫事，已嫁者皆見錄奪。其中妹先適顧承，官以許嫁丁氏，成婚有日，遂飲藥而死。吳朝嘉歎，鄉人圖畫，爲之贊頌云。

駱統字公緒，會稽烏傷人也。父俊，官至陳相，爲袁術所害。〔一〕統母改適，爲華歆小妻，統時八歲，遂與親客歸會稽。其母送之，拜辭上車，面而不顧，其母泣涕於後。御者曰：「夫人猶在也。」統曰：「不欲增母思，故不顧耳。」事適母甚謹。時饑荒，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，統爲之飲食衰少。其姊仁愛有行，寡歸無子，見統甚哀之，數問其故。統曰：「士大夫糟糠不足，我何心獨飽！」姊曰：「誠如是，何不告我，而自苦若此？」乃自以私粟與統，又以告母，母亦賢之，遂使分施，由是顯名。

〔一〕謝承後漢書曰：俊字孝遠，有文武才幹，少爲郡吏，察孝廉，補尚書郎，擢拜陳相。值袁術僭號，兄弟忿爭，天下鼎



沸，羣賊並起。陳與比界，奸慝四布，俊厲威武，保疆境，賊不敢犯。養濟百姓，災害不生，歲獲豐稔。後術軍衆饑困，就俊求糧。俊疾惡術，初不應答。術怒，密使人殺俊。

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，統年二十，試爲烏程相，民戶過萬，咸歎其惠理。權嘉之，召爲功曹，行騎都尉，妻以從兄輔女。統志在補察，苟所聞見，夕不待旦。常勸權以尊賢接士，勤求損益，饗賜之日，可人人別進，問其燥溼，加以密意，誘諭使言，察其志趣，令皆感恩戴義，懷欲報之心。權納用焉。出爲建忠中郎將，領武射吏三千人。及凌統死，復領其兵。

是時徵役繁數，重以疫癘，民戶損耗，統上疏曰：「臣聞君國者，以據疆土爲彊富，制威福爲尊貴，曜德義爲榮顯，永世胤爲豐祚。然財須民生，彊賴民力，威恃民勢，福由民殖，德俟民茂，義以民行，六者既備，然後應天受祚，保族宜邦。」書曰：「衆非后無能胥以寧，后非衆無以辟四方。」推是言之，則民以君安，君以民濟，不易之道也。今彊敵未殄，海內未乂，三軍有無已之役，江境有不釋之備，徵賦調數，由來積紀，加以殃疫死喪之災，郡縣荒虛，田疇蕪曠，聽聞屬城，民戶浸寡，又多殘老，少有丁夫，聞此之日，心若焚燎。思尋所由，小民無知，既有安土重遷之性，且又前後出爲兵者，生則困苦無有溫飽，死則委棄骸骨不反，是以尤用戀本畏遠，同之於死。每有徵發，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。小有財貨，傾居行賂，不顧窮盡。輕剽者則迸入險阻，黨就羣惡。百姓虛竭，嗷然愁擾，愁擾則不營業，不營業

則致窮困，致窮困則不樂生，故口腹急，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。又聞民間，非居處小能自供，生產兒子，多不起養；屯田貧兵，亦多棄子。天則生之，而父母殺之，既懼干逆和氣，感動陰陽。且惟殿下開基建國，乃無窮之業也，疆鄰大敵非造次所滅，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成，而兵民減耗，後生不育，非所以歷遠年，致成功也。夫國之有民，猶水之有舟，停則以安，擾則以危，愚而不可欺，弱而不可勝，是以聖王重焉，禍福由之，故與民消息，觀時制政。方今長吏親民之職，惟以辨具爲能，取過目前之急，少復以恩惠爲治，副稱殿下天覆之仁，勤恤之德者。官民政俗，日以彫弊，漸以陵遲，勢不可久。夫治疾及其未篤，除患貴其未深，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，留神思省，補復荒虛，深圖遠計，育殘餘之民，阜人財之用，參曜三光，等崇天地。臣統之大願，足以死而不朽矣。」權感統言，深加意焉。

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，遷偏將軍。黃武初，曹仁攻濡須，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，統與嚴圭共拒破之，封新陽亭侯，後爲濡須督。數陳便宜，前後書數十上，所言皆善，文多故不悉載。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，生離叛之心，急宜絕置，權與相反覆，終遂行之。年三十六，黃武七年卒。

陸瑁字子璋，丞相遜弟也。少好學篤義。陳國陳融、陳留濮陽逸、沛郡蔣纂、廣陵袁迪

等，皆單貧有志，就瑁遊處，瑁割少分甘，與同豐約。及同郡徐原，爰居會稽，素不相識，臨死遺書，託以孤弱，瑁爲起立墳墓，收導其子。又瑁從父績早亡，一男一女，皆數歲以還，瑁迎攝養，至長乃別。州郡辟舉，皆不就。

〔一〕迪孫曄，字思光，作獻帝春秋，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，迪父綏爲太傅掾，張超之討董卓，以綏領廣陵事。

時尙書暨豔盛明臧否，差斷三署，頗揚人闇昧之失，以顯其譴。瑁與書曰：「夫聖人嘉善矜愚，忘過記功，以成美化。加今王業始建，將一大統，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，若令善惡異流，貴汝穎月旦之評，誠可以厲俗明教，然恐未易行也。宜遠模仲尼之汎愛，中則郭泰之弘濟，近有益於大道也。」豔不能行，卒以致敗。

嘉禾元年，公車徵瑁，拜議郎、選曹尙書。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，欲親征之，瑁上疏諫曰：「臣聞聖王之御遠夷，羈縻而已，不常保有，故古者制地，謂之荒服，言恍惚無常，不可保也。今淵東夷小醜，屏在海隅，雖託人面，與禽獸無異。國家所爲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，非嘉其德義也，誠欲誘納愚弄，以規其馬耳。淵之驕黠，恃遠負命，此乃荒貊常態，豈足深怪？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，馳使散貨，充滿西域，雖時有恭從，然其使人見害，財貨并沒，不可勝數。今陛下不忍愔愔之忿，欲越巨海，身踐其土，羣臣愚議，竊謂不安。何者？北寇與國，壤地連接，苟有閒隙，應機而至。夫所以越海求馬，曲意於淵者，爲赴目前

之急，除腹心之疾也，而更棄本追末，捐近治遠，忿以改規，激以動衆，斯乃猾虜所願聞，非大吳之至計也。又兵家之術，以功役相疲，勞逸相待，得失之間，所覺輒多。且沓渚去淵，道里尙遠，今到其岸，兵勢三分，使彊者進取，次當守船，又次運糧，行人雖多，難得悉用；加以單步負糧，經遠深入，賊地多馬，邀截無常。若淵狙詐，與北未絕，動衆之日，脣齒相濟。若實孑然無所憑賴，其畏怖遠迸，或難卒滅。使天誅稽於朔野，山虜承間而起，恐非萬安之長慮也。」權未許。

瑁重上疏曰：「夫兵革者，固前代所以誅暴亂，威四夷也，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，天下無事，從容廟堂之上，以餘議議之耳。至于中夏鼎沸，九域繫互之時，率須深根固本，愛力惜費，務自休養，以待鄰敵之闕，未有正於此時，舍近治遠，以疲軍旅者也。昔尉佗叛逆，僭號稱帝，于時天下乂安，百姓殷阜，帶甲之數，糧食之積，可謂多矣，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，重興師旅，告喻而已。今凶桀未殄，疆場猶警，雖蚩尤、鬼方之亂，故當以緩急差之，未宜以淵爲先。願陛下抑威任計，暫寧六師，潛神嘿規，以爲後圖，天下幸甚。」權再覽瑁書，嘉其詞理端切，遂不行。

初，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，優於宗脩，惟瑁以爲不然，後果如其言。

赤烏二年，瑁卒。子喜亦涉文籍，好人倫，孫皓時爲選曹尙書。〔二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喜字文仲，瑁第二子也，入晉爲散騎常侍。瑁孫曄，字士光，至車騎將軍、儀同三司。曄弟玩，字士瑤。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，位至司空，追贈太尉。

吾粲字孔休，吳郡烏程人也。〔二〕孫河爲縣長，粲爲小吏，河深奇之。河後爲將軍，得自選長吏，表粲爲曲阿丞，遷爲長史，治有名迹。雖起孤微，與同郡陸遜、卜靜等比肩齊聲矣。孫權爲車騎將軍，召爲主簿，出爲山陰令，還爲參軍校尉。

〔一〕吳錄曰：粲生數歲，孤城姬見之，謂其母曰：「是兒有卿相之骨。」

黃武元年，與呂範、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。值天大風，諸船綆紲斷絕，漂沒著岸，爲魏軍所獲，或覆沒沈溺，其大船尙存者，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，他吏士恐船傾沒，皆以戈矛撞擊不受。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，左右以爲船重必敗，粲曰：「船敗，當俱死耳！人窮，奈何棄之。」粲、淵所活者百餘人。

還，遷會稽太守，召處士謝譚爲功曹，譚以疾不詣，粲教曰：「夫應龍以屈伸爲神，鳳皇以嘉鳴爲貴，何必隱形於天外，潛鱗於重淵者哉？」粲募合人衆，拜昭義中郎將，與呂岱討平山越，入爲屯騎校尉、少府，遷太子太傅。遭二宮之變，抗言執正，明嫡庶之分，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，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。又數以消息語陸遜，遜時駐武昌，連表諫爭。由此爲霸、

竺等所譖害，下獄誅。

朱據字子範，吳郡吳人也。有姿貌膂力，又能論難。黃武初，徵拜五官郎中，補侍御史。是時選曹尚書暨豔，疾貪汙在位，欲沙汰之。據以爲天下未定，宜以功覆過，棄瑕取用，舉清厲濁，足以沮勸，若一時貶黜，懼有後咎。豔不聽，卒敗。

權咨嗟將率，發憤歎息，追思呂蒙、張溫，以爲據才兼文武，可以繼之，自是拜建義校尉，領兵屯湖孰。黃龍元年，權遷都建業，徵據尚公主，拜左將軍，封雲陽侯。謙虛接士，輕財好施，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。嘉禾中，始鑄大錢，一當五百。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，王遂詐而受之，典校呂壹疑據實取，考問主者，死於杖下，據哀其無辜，厚棺斂之。壹又表據吏爲據隱，故厚其殯。權數責問據，據無以自明，藉草待罪。數月，典軍吏劉助覺，言王遂所取，權大感寤，曰：「朱據見枉，況吏民乎？」乃窮治壹罪，賞助百萬。

赤烏九年，遷驃騎將軍。遭二宮構爭，據擁護太子，言則懇至，義形于色，守之以死，遂左遷新都郡丞。未到，中書令孫弘譖潤據，因權寢疾，弘爲詔書追賜死，時年五十七。孫亮時，二子熊、損各復領兵，爲全公主所譖，皆死。永安中，追錄前功，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，尚公主。孫皓時，宣至驃騎將軍。

〔二〕殷基通語載據爭曰：「臣聞太子國之本根，雅性仁孝，天下歸心，今卒責之，將有一朝之慮。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，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。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，雖立思子之宮，無所復及矣。」

評曰：虞翻古之狂直，固難免乎末世，然權不能容，非曠宇也。陸績之於揚玄，是仲尼之左丘明，老聃之嚴周矣；以瑚璉之器，而作守南越，不亦賊夫人歟！張溫才藻俊茂，而智防未備，用致艱患。駱統抗明大義，辭切理至，值權方閉不開。陸瑁篤義規諫，君子有稱焉。吾粲、朱據遭罹屯蹇，以正喪身，悲夫！





# 三國志卷五十八

## 吳書十三

### 陸遜傳第十三

陸遜字伯言，吳郡吳人也。本名議，世江東大族。〔一〕遜少孤，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。袁術與康有隙，將攻康，康遣遜及親戚還吳。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，爲之綱紀門戶。

〔二〕陸氏世頌曰：遜祖紆，字叔盤，敏淑有思學，守城門校尉。父駿，字季才，淳懿信厚，爲邦族所懷，官至九江都尉。

孫權爲將軍，遜年二十一，始仕幕府，歷東西曹令史，出爲海昌屯田都尉，並領縣事。〔三〕縣連年亢旱，遜開倉穀以振貧民，勸督農桑，百姓蒙賴。時吳、會稽、丹楊多有伏匿，遜陳便宜，乞與募焉。會稽山賊大帥潘臨，舊爲所在毒害，歷年不禽。遜以手下召兵，討治深險，所向皆服，部曲已有二千餘人。鄱陽賊帥尤突作亂，復往討之，拜定威校尉，軍屯利浦。

〔二〕陸氏祠堂像贊曰：海昌，今鹽官縣也。

權以兄策女配遜，數訪世務，遜建議曰：「方今英雄梟時，豺狼闕望，克敵寧亂，非衆不

濟。而山寇舊惡，依阻深地。夫腹心未平，難以圖遠，可大部伍，取其精銳。」權納其策，以爲帳下右部督。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，扇動山越，爲作內應，權遣遜討棧。棧支黨多而往兵少，遜乃益施牙幢，分布鼓角，夜潛山谷間，鼓譟而前，應時破散。遂部伍東三郡，彊者爲兵，羸者補戶，得精卒數萬人，宿惡盪除，所過肅清，還屯蕪湖。

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，愁擾所在。遜後詣都，言次，稱式佳吏，權曰：「式白君而君薦之，何也？」遜對曰：「式意欲養民，是以白遜。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，不可長也。」權曰：「此誠長者之事，顧人不能爲耳。」

呂蒙稱疾詣建業，遜往見之，謂曰：「關羽接境，如何遠下，後不當可憂也？」蒙曰：「誠如來言，然我病篤。」遜曰：「羽矜其驍氣，陵轢於人。始有大功，意驕志逸，但務北進，未嫌於我，有相聞病，必益無備。今出其不意，自可禽制。下見至尊，宜好爲計。」蒙曰：「羽素勇猛，旣難爲敵，且已據荊州，恩信大行，兼始有功，膽勢益盛，未易圖也。」蒙至都，權問：「誰可代卿者？」蒙對曰：「陸遜意思深長，才堪負重，觀其規慮，終可大任。而未有遠名，非羽所忌，無復是過。若用之，當令外自韜隱，內察形便，然後可克。」權乃召遜，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。

遜至陸口，書與羽曰：「前承觀釁而動，以律行師，小舉大克，一何巍巍！敵國敗績，利

在同盟，聞慶拊節，想遂席卷，共獎王綱。近以不敏，受任來西，延慕光塵，思稟良規。」又曰：「于禁等見獲，遐邇欣歎，以爲將軍之勲足以長世，雖昔晉文城濮之師，淮陰拔趙之略，蔑以尙茲。聞徐晃等少騎駐旌，闕望麾葆。操猾虜也，忿不思難，恐潛增衆，以逞其心。雖云師老，猶有驍悍。且戰捷之後，常苦輕敵，古人杖術，軍勝彌警，願將軍廣爲方計，以全獨克。僕書生疏遲，忝所不堪，喜鄰威德，樂自傾盡，雖未合策，猶可懷也。儻明注仰，有以察之。」羽覽遜書，有謙下自託之意，意大安，無復所嫌。遜具啓形狀，陳其可禽之要。權乃潛軍而上，使遜與呂蒙爲前部，至卽克公安、南郡。遜徑進，領宜都太守，拜撫邊將軍，封華亭侯。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，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。遜請金銀銅印，以假授初附。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。

遜遣將軍李異、謝旌等將三千人，攻蜀將詹晏、陳鳳。異將水軍，旌將步兵，斷絕險要，卽破晏等，生降得鳳。又攻房陵太守鄧輔、南鄉太守郭睦，大破之。秭歸大姓文布、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，首尾西方。遜復部旌討破布、凱。布、凱脫走，蜀以爲將。遜令人誘之，布帥衆還降。前後斬獲招納，凡數萬計。權以遜爲右護軍、鎮西將軍，進封婁侯。〔二〕

〔一〕吳書曰：權嘉遜功德，欲殊顯之，雖爲上將軍列侯，猶欲令歷本州舉命，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，舉茂才。

時荊州士人新還，仕進或未得所，遜上疏曰：「昔漢高受命，招延英異，光武中興，羣俊畢至，苟可以熙隆道教者，未必遠近。今荊州始定，人物未達，臣愚懷懷，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，令並獲自進，然後四海延頸，思歸大化。」權敬納其言。

黃武元年，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，權命遜爲大都督、假節，督朱然、潘璋、宋謙、韓當、徐盛、鮮于丹、孫桓等五萬人拒之。備從巫峽、建平連圍至夷陵界，立數十屯，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，使將軍馮習爲大督，張南爲前部，輔匡、趙融、廖淳、傅彤等各爲別督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，欲以挑戰。諸將皆欲擊之，遜曰：「此必有譎，且觀之。」備知其計不可，乃引伏兵八千，從谷中出。遜曰：「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，揣之必有巧故也。」遜上疏曰：「夷陵要害，國之關限，雖爲易得，亦復易失。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，荊州可憂。今日爭之，當令必諧。備于天常，不守窟穴，而敢自送。臣雖不材，憑奉威靈，以順討逆，破壞在近。尋備前後行軍，多敗少成，推此論之，不足爲戚。臣初嫌之，水陸俱進，今反舍船就步，處處結營，察其布置，必無他變。伏願至尊高枕，不以爲念也。」諸將並曰：「攻備當在初，今乃令入五六百里，相銜持經七八月，其諸要害皆以固守，擊之必無利矣。」遜曰：「備是猾虜，更當事多，其軍始集，思慮精專，未可干也。今住已久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沮，計不復生，掎角此寇，正在今日。」乃先攻一營，不利。諸將皆曰：「空殺兵耳。」遜曰：「吾已曉破之之

術。」乃敕各持一把茅，以火攻拔之。一爾勢成，通率諸軍同時俱攻，斬張南、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，破其四十餘營。備將杜路、劉寧等窮逼請降。備升馬鞍山，陳兵自繞。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，土崩瓦解，死者萬數。備因夜遁，驛人自擔，燒鎧鎧斷後，僅得入白帝城。其舟船器械，水步軍資，一時略盡，尸骸漂流，塞江而下。備大慚恚，曰：「吾乃爲遜所折辱，豈非天邪！」

〔二〕吳書曰：諸將並欲迎擊備，遜以爲不可，曰：「備舉軍東下，銳氣始盛，且乘高守險，難可卒攻，攻之縱下，猶難盡克，若有不利，損我大勢，非小故也。今但且獎厲將士，廣施方略，以觀其變。若此閒是平原曠野，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，今緣山行軍，勢不得展，自當罷於木石之閒，徐制其弊耳。」諸將不解，以爲遜畏之，各懷憤恨。

初，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，爲備所圍，求救於遜。遜曰：「未可。」諸將曰：「孫安東公族，見圍已困，奈何不救？」遜曰：「安東得士衆心，城牢糧足，無可憂也。待吾計展，欲不救安東，安東自解。」及方略大施，備果奔潰。桓後見遜曰：「前實怨不見救，定至今日，乃知調度自有方耳。」

當禦備時，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，或公室貴戚，各自矜恃，不相聽從。遜案劍曰：「劉備天下知名，曹操所憚，今在境界，此彊對也。諸君並荷國恩，當相輯睦，共翦此虜，上報所受，而不相順，非所謂也。僕雖書生，受命主上。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，以僕有尺寸

可稱，能忍辱負重故也。各在其事，豈復得辭！軍令有常，不可犯矣。」及至破備，計多出遜，諸將乃服。權聞之，曰：「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？」遜對曰：「受恩深重，任過其才。又此諸將或任腹心，或堪爪牙，或是功臣，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。臣雖驚懦，竊慕相如、寇恂相下之義，以濟國事。」權大笑稱善，加拜遜輔國將軍，領荊州牧，卽改封江陵侯。

又備既住白帝，徐盛、潘璋、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，乞復攻之。權以問遜，遜與朱然、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，外託助國討備，內實有姦心，謹決計輒還。無幾，魏軍果出，三方受敵也。〔一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劉備聞魏軍大出，書與遜云：「賊今已在江陵，吾將復東，將軍謂其能然不？」遜答曰：「但恐軍新破，創痍未復，始求通親，且當自補，未暇窮兵耳。若不惟算，欲復以傾覆之餘，遠送以來者，無所逃命。」

備尋病亡，子禪襲位，諸葛亮秉政，與權連和。時事所宜，權輒令遜語亮，并刻權印，以置遜所。權每與禪、亮書，常過示遜，輕重可否，有所不安，便令改定，以印封行之。

七年，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，休果舉衆入皖，乃召遜假黃鉞，爲大都督，逆休。〔二〕休既覺知，恥見欺誘，自恃兵馬精多，遂交戰。遜自爲中部，令朱桓、全琮爲左右翼，三道俱進，果衝休伏兵，因驅走之，追亡逐北，徑至夾石，斬獲萬餘，牛馬騾驢車乘萬兩，

軍資器械略盡。休還，疽發背死。諸軍振旅過武昌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，入出殿門，凡所賜遜，皆御物上珍，於時莫與爲比。遣還西陵。

〔二〕陸機爲遜銘曰：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，乃假公黃鉞，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，主上執鞭，百司屈膝。

吳錄曰：假遜黃鉞，吳王親執鞭以見之。

黃龍元年，拜上大將軍、右都護。是歲，權東巡建業，留太子、皇子及尙書九官，徵遜輔太子，並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，董督軍國。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鬪鴨欄，頗施小巧，遜正色曰：「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，用此何爲？」慮卽時毀徹之。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，戲兵不整，遜對之髡其職吏。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，遜呵景曰：「禮之長於刑久矣，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，皆非也。君今侍東宮，宜遵仁義以彰德音，若彼之談，不須講也。」

遜雖身在外，乃心於國，上疏陳時事曰：「臣以爲科法嚴峻，下犯者多。頃年以來，將吏懼罪，雖不慎可責，然天下未一，當圖進取，小宜恩貸，以安下情。且世務日興，良能爲先，自〔不〕〔非〕姦穢入身，難忍之過，乞復顯用，展其力效。此乃聖王忘過記功，以成王業。昔漢高舍陳平之愆，用其奇略，終建勳祚，功垂千載。夫峻法嚴刑，非帝王之隆業，有罰無恕，非懷遠之弘規也。」

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，皆以諮遜。遜上疏曰：「臣愚以爲四海未定，當須民力，以濟時務。今兵興歷年，見衆損減，陛下憂勞聖慮，忘寢與食，將遠規夷州，以定大事，臣反覆思惟，未見其利，萬里襲取，風波難測，民易水土，必致疾疫，今驅見衆，經涉不毛，欲益更損，欲利反害。又珠崖絕險，民猶禽獸，得其民不足濟事，無其兵不足虧衆。今江東見衆，自足圖事，但當畜力而後動耳。昔桓王創基，兵不一旅，而開大業。陛下承運，拓定江表。臣聞治亂討逆，須兵爲威，農桑衣食，民之本業，而干戈未戢，民有飢寒。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，寬其租賦，衆克在和，義以勸勇，則河渭可平，九有一統矣。」權遂征夷州，得不補失。

及公孫淵背盟，權欲往征，遜上疏曰：「淵憑險恃固，拘留大使，名馬不獻，實可讎忿。蠻夷猾夏，未染王化，烏竄荒裔，拒逆王師，至令陛下爰赫斯怒，欲勞萬乘汎輕越海，不慮其危而涉不測。方今天下雲擾，羣雄虎爭，英豪踊躍，張聲大視。陛下以神武之姿，誕膺期運，破操烏林，敗備西陵，禽羽荊州，斯三虜者當世雄傑，皆摧其鋒。聖化所綏，萬里草偃，方蕩平華夏，總一大猷。今不忍小忿，而發雷霆之怒，違垂堂之戒，輕萬乘之重，此臣之所惑也。臣聞志行萬里者，不中道而輟足；圖四海者，匪懷細以害大。彊寇在境，荒服未庭，陛下乘桴遠征，必致闕閫，感至而憂，悔之無及。若使大事時捷，則淵不討自服；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，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？乞息六師，以威大虜，早定中夏，垂



耀將來。」權用納焉。

嘉禾五年，權北征，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。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，還，遇敵於沔中，鈔邏得扁。瑾聞之甚懼，書與遜云：「大駕已旋，賊得韓扁，具知吾闊狹。且水乾，宜當急去。」遜未答，方催人種葑豆，與諸將弈射戲如常。瑾曰：「伯言多智略，其當有以。」自來見遜，遜曰：「賊知大駕以旋，無所復惑，得專力於吾。又已守要害之處，兵將意動，且當自定以安之，施設變術，然後出耳。今便示退，賊當謂吾怖，仍來相蹙，必敗之勢也。」乃密與瑾立計，令瑾督舟船，遜悉上兵馬，以向襄陽城。敵素憚遜，遽還赴城。瑾便引船出，遜徐整部伍，張拓聲勢，步趨船，敵不敢干。軍到白圍，託言住獵，潛遣將軍周峻、張梁等擊江夏新市、安陸、石陽，石陽市盛，峻等奄至，人皆捐物入城。城門噎不得關，敵乃自斫殺已民，然後得闖。斬首獲生，凡千餘人。(二)其所生得，皆加營護，不令兵士干擾侵侮。將家屬來者，使就料視。若亡其妻子者，即給衣糧，厚加慰勞，發遣令還，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。鄰境懷之，(三)江夏功曹趙濯、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，並帥支黨來附遜。遜傾財帛，周贍經恤。

(二)臣松之以爲遜慮孫權以退，魏得專力於己，既能張拓形勢，使敵不敢犯，方舟順流，無復怵惕矣，何爲復潛遣諸將，奄襲小縣，致令市人駭奔，自相傷害？俘誡千人，未足損魏，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，與諸葛渭濱之師，何其

殊哉！用兵之道既違，失律之凶宜應，其祚無三世，及孫而滅，豈此之餘殃哉！

〔三〕臣松之以爲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鷺，曲惠小仁，何補大虐？

又魏江夏太守 遼式 遼音錄。兼領兵馬，頗作邊害，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。遜聞其然，卽假作答式書云：「得報懇惻，知與休久結嫌隙，勢不兩存，欲來歸附，輒以密呈來書表聞，撰衆相迎。宜潛速嚴，更示定期。」以書置界上，式兵得書以見式，式惶懼，遂自送妻子還洛。由是吏士不復親附，遂以免罷。〔二〕

〔二〕臣松之以爲邊將爲害，蓋其常事，使遼式得罪，代者亦復如之，自非狡焉思肆，將成大患，何足虧損雅慮，尙爲小詐哉？以斯爲美，又所不取。

六年，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，事下問遜。遜以爲此郡民易動難安，不可與召，恐致賊寇。而祗固陳取之，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，攻沒諸縣。豫章、廬陵宿惡民，並應遽爲寇。遜自聞，輒討卽破，遽等相率降，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，三郡平。

時中書典校呂壹，竊弄權柄，擅作威福，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，言至流涕。後權誅壹，深以自責，語在權傳。

時謝淵、謝宏等各陳便宜，欲興利改作，〔二〕以事下遜。遜議曰：「國以民爲本，彊由民力，財由民出。夫民殷國弱，民瘠國彊者，未之有也。故爲國者，得民則治，失之則亂，若不

受利，而令盡用立效，亦爲難也。是以詩歎『宜民宜人，受祿于天』。乞垂聖恩，寧濟百姓，數年之間，國用少豐，然後更圖。」

〔二〕會稽典錄曰：謝淵字休德，少修德操，躬秉耒耜，既無感容，又不易慮，由是知名。舉孝廉，稍遷至建武將軍，雖在戎旅，猶垂意人物。駱統子名秀，被門庭之謗，衆論狐疑，莫能證明。淵聞之歎息曰：「公緒早夭，同盟所哀。聞其子志行明辯，而被闇昧之謗，望諸夫子烈然高斷，而各懷遲疑，非所望也。」秀卒見明，無復瑕玷，終爲顯士，淵之力也。

吳歷稱云，謝宏才辯有計術。

赤烏七年，代顧雍爲丞相，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應期踐運，王塗未一，姦宄充路，夙夜戰懼，不遑鑒寐。惟君天資聰叡，明德顯融，統任上將，匡國弭難。夫有超世之功者，必應光大之寵；懷文武之才者，必荷社稷之重。昔伊尹隆湯，呂尚翼周，內外之任，君實兼之。今以君爲丞相，使使持節守太常，傳常授印綬。君其茂昭明德，脩乃懿績，敬服王命，綏靖四方。於乎！總司三事，以訓羣寮，可不敬與，君其勛之！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。」

先是，二宮並闕，中外職司，多遣子弟給侍。全琮報遜，遜以爲子弟苟有才，不憂不用，不宜私出以要榮利；若其不佳，終爲取禍。且聞二宮勢敵，必有彼此，此古人之厚忌也。琮子寄，果阿附魯王，輕爲交構。遜書與琮曰：「卿不師日磾，而宿留阿寄，終爲足下門戶致

禍矣。」琮既不納，更以致隙。及太子有不安之議，遜上疏陳：「太子正統，宜有盤石之固，魯王藩臣，當使寵秩有差，彼此得所，上下獲安。謹叩頭流血以聞。」書三四上，及求詣都，欲口論適庶之分，以匡得失。既不聽許，而遜外生顧譚、顧承、姚信，並以親附太子，枉見流徙。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，下獄死。權累遣中使責讓遜，遜憤恚致卒，時年六十三，家無餘財。

初，暨豔造營府之論，遜諫戒之，以爲必禍。又謂諸葛恪曰：「在我前者，吾必奉之同升；在我下者，則扶持之。今觀君氣陵其上，意蔑乎下，非安德之基也。」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，而遜謂之終敗，勸竺兄穆令與別族。其先覩如此。長子延早夭，次子抗襲爵。孫休時，追諡遜曰昭侯。

抗字幼節，孫策外孫也。遜卒時，年二十，拜建武校尉，領遜衆五千人，送葬東還，詣都謝恩。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，禁絕賓客，中使臨詰，抗無所顧問，事事條答，權意漸解。赤烏九年，遷立節中郎將，與諸葛恪換屯柴桑。抗臨去，皆更繕完城圍，葺其牆屋，居廬桑果，不得妄敗。恪入屯，儼然若新。而恪柴桑故屯，頗有毀壞，深以爲慚。太元元年，就都治病。病差當還，權涕泣與別，謂曰：「吾前聽用讒言，與汝父大義不篤，以此負汝。前後所問，一焚滅之，莫令人見也。」建興元年，拜奮威將軍。太平二年，魏將諸葛誕舉壽春。

降，拜抗爲柴桑督，赴壽春，破魏牙門將偏將軍，遷征北將軍。永安二年，拜鎮軍將軍，都督西陵，自關羽至白帝。三年，假節。孫皓卽位，加鎮軍大將軍，領益州牧。建衡二年，大司馬施續卒，拜抗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樂鄉，公安諸軍事，治樂鄉。

抗聞都下政令多闕，憂深慮遠，乃上疏曰：「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，力侔則安者制危，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彊秦，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。今敵跨制九服，非徒關右之地；割據九州，豈但鴻溝以西而已。國家外無連國之援，內非西楚之彊，庶政陵遲，黎民未乂，而議者所恃，徒以長川峻山，限帶封域，此乃守國之末事，非智者之所先也。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，近覽劉氏傾覆之釁，考之典籍，驗之行事，中夜撫枕，臨餐忘食。昔匈奴未滅，去病辭館；漢道未純，賈生哀泣。況臣王室之出，世荷光寵，身名否泰，與國同感，死生契闊，義無苟且，夙夜憂悵，念至情慘。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，人臣之節匪躬是殉，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。」十七條失本，故不載。

時何定弄權，閹官預政；抗上疏曰：「臣聞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，靖譖庸回，唐書攸戒，是以雅人所以怨刺，仲尼所以歎息也。春秋已來，爰及秦漢，傾覆之釁，未有不由斯者也。小人不明理道，所見既淺，雖使竭情盡節，猶不足任，況其姦心素篤，而憎愛移易哉？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。今委以聰明之任，假以專制之威，而冀雍熙之聲作，肅清之化立，不可得

也。方今見吏，殊才雖少，然或冠冕之胄，少漸道教，或清苦自立，資能足用，自可隨才授職，抑黜羣小，然後俗化可清，庶政無穢也。」

鳳皇元年，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，遣使降晉。抗聞之，日部分諸軍，令將軍左奕、吾彥、蔡貢等徑赴西陵，敕軍營更築嚴圍，自赤谿至故市，內以圍闡，外以禦寇，晝夜催切，如敵以至，衆甚苦之。諸將咸諫曰：「今及三軍之銳，亟以攻闡，比晉救至，闡必可拔。何事於圍，而以弊士民之力乎？」抗曰：「此城處勢既固，糧穀又足，且所繕修備禦之具，皆抗所宿規，今反身攻之，既非可卒克，且北救必至，至而無備，表裏受難，何以禦之？」諸將咸欲攻闡，抗每不許。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，抗欲服衆，聽令一攻。攻果無利，圍備始合。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，諸將咸以抗不宜上，抗曰：「江陵城固兵足，無所憂患。假令敵沒江陵，必不能守，所損者小。如使西陵繫結，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，則所憂慮，難可竟言也。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，況江陵牢固乎？」初，江陵平衍，道路通利，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，漸漬平中，以絕寇叛。祜欲因所遏水，浮船運糧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。抗聞，使咸亟破之。諸將皆惑，屢諫不聽。祜至當陽，聞堰敗，乃改船以車運，大費損功力。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，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。抗令張咸固守其城，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，水軍督留慮、鎮西將軍朱琬拒胤，身率三軍，憑圍對肇。將軍朱喬、營都督俞贊亡詣

肇。抗曰：「贊軍中舊吏，知吾虛實者，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，若敵攻圍，必先此處。」即夜易夷民，皆以舊將充之。明日，肇果攻故夷兵處，抗命旋軍擊之，矢石雨下，肇衆傷死者相屬。肇至經月，計屈夜遁。抗欲追之，而慮闡畜力項領，伺視閒隙，兵不足分，於是但鳴鼓戒衆，若將追者。肇衆兇懼，悉解甲挺走，抗使輕兵躡之，肇大破敗，祐等皆引軍還。抗遂陷西陵城，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，自此以下，所請赦者數萬口。脩治城園，東還樂鄉，貌無矜色，謙沖如常，故得將士歡心。」

〔一〕晉陽秋曰：抗與羊祜推僑、札之好。抗嘗遺祐酒，祐飲之不疑。抗有疾，祐饋之藥，抗亦推心服之。于時以爲華元、子反復見於今。

漢晉春秋曰：羊祜既歸，增脩德信，以懷吳人。陸抗每告其邊戍曰：「彼專爲德，我專爲暴，是不戰而自服也。各保分界，無求細益而已。」於是吳、晉之閒，餘糧栖畝而不犯，牛馬逸而入境，可宣告而取也。沔上獵，吳獲晉人先傷者，皆送而相還。抗嘗疾，求藥於祐，祐以成合與之，曰：「此上藥也，近始自作，未及服，以君疾急，故相致。」抗得而服之，諸將或諫，抗不答。孫皓聞二境交和，以詰於抗，抗曰：「夫一邑一鄉，不可以無信義之人，而況大國乎？臣不如是，正足以彰其德耳，於祐無傷也。」或以祐、抗爲失臣節，兩譏之。

習鑿齒曰：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，信順者萬人之所宗，雖大猷既喪，義聲久淪，狙詐馳於當塗，權略周乎急務，負力從橫之人，臧獲牧豎之智，未有不憑此以創功，捨茲而獨立者也。是故晉文退舍，而原城請命；穆子圍鼓，訓之以力；冶夫獻策，而費人斯歸；樂毅緩攻，而風烈長流。觀其所以服物制勝者，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！自今三

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，吳人不能越淮、沔而進取中國，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，力均而智侔，道不足以相傾也。夫殘彼而利我，未若利我而無殘；振武以懼物，未若德廣而民懷。匹夫猶不可以力服，而況一國乎？力服猶不如以德來，而況不制乎？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，思五兵之則，齊其民人，均其施澤，振義網以羅疆吳，明兼愛以革暴俗，易生民之視聽，馳不戰乎江表。故能德音悅暢，而襁負雲集，殊鄰異域，義讓交弘，自吳之遇敵，未有若此者也。抗見國小主暴，而晉德彌昌，人積兼己之善，而已無固本之規，百姓懷嚴敵之德，闔境有棄主之慮，思所以鎮定民心，緝寧外內，奮其危弱，抗權上國者，莫若親行斯道，以侔其勝。使彼德靡加吾，而此善流聞，歸重邦國，弘明遠風，折衝於枕席之上，校勝於帷幄之內，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，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，信義感於寇讐，丹懷體於先日。豈設狙詐以危賢，徇己身之私名，貪外物之重我，闇服之而不備者哉！由是論之，苟守局而保疆，一卒之所能；協數以相危，小人之近事；積詐以防物，臧獲之餘慮；威勝以求安，明哲之所賤。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，舍此而取彼者，其道良弘故也。

加拜都護。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，抗上疏曰：「夫俊乂者，國家之良寶，社稷之貴資，庶政所以倫敘，四門所以穆清也。故大司農樓玄、散騎中常侍王蕃、少府李勣，皆當世秀穎，一時顯器，既蒙初寵，從容列位，而並旋受誅殛，或圯族替祀，或投棄荒裔。蓋周禮有赦賢之辟，春秋有宥善之義。書曰：『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』而蕃等罪名未定，大辟以加，心經忠義，身被極刑，豈不痛哉！且已死之刑，固無所識，至乃焚爍流漂，棄之水濱，懼非先王之正典，或甫侯之所戒也。是以百姓哀聳，士民同感。蕃、勣永已，悔亦靡及，誠望



陛下敕召玄出，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。瑩父綜納言先帝，傳弼文皇，及瑩承基，內厲名行，今之所坐，罪在可宥。臣懼有司未詳其事，如復誅戮，益失民望，乞垂天恩，原赦瑩罪，哀矜庶獄，清澄刑網，則天下幸甚！」

時師旅仍動，百姓疲弊，抗上疏曰：「臣聞易貴隨時，傳美觀釁，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，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。苟無其時，玉臺有憂傷之慮，孟津有反旆之軍。今不務富國強兵，力農畜穀，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，百揆之署無曠厥職，明黜陟以厲庶尹，審刑罰以示勸沮，訓諸司以德，而撫百姓以仁，然後順天乘運，席卷宇內，而聽諸將徇名，窮兵黷武，動費萬計，士卒彫瘁，寇不爲衰，而我已大病矣！今爭帝王之資，而昧十百之利，此人臣之姦便，非國家之良策也。昔齊魯三戰，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。何則？大小之勢異也。況今師所克獲，不補所喪哉？且阻兵無衆，古之明鑒，誠宜暫息進取小規，以畜士民之力，觀釁伺隙，庶無悔吝。」

二年春，就拜大司馬、荊州牧。三年夏，疾病，上疏曰：「西陵、建平，國之蕃表，旣處下流，受敵二境。若敵汎舟順流，舳艫千里，星奔電邁，俄然行至，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。此乃社稷安危之機，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。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，以爲西陵國之西門，雖云易守，亦復易失。若有不守，非但失一郡，則荊州非吳有也。如其有虞，當傾國爭之。臣

往在西陵，得涉遜迹，前乞精兵三萬，而（主）者循常，未肯差赴。自步闡以後，益更損耗。今臣所統千里，受敵四處，外禦彊對，內懷百蠻，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，羸弊日久，難以待變。臣愚以爲諸王幼沖，未統國事，可且立傅相，輔導賢姿，無用兵馬，以妨要務。又黃門豎宦，開立占募，兵民怨役，逋逃入占。乞特詔簡閱，一切料出，以補疆場受敵常處，使臣所部足滿八萬，省息衆務，信其賞罰，雖韓、白復生，無所展巧。若兵不增，此制不改，而欲克諸大事，此臣之所深感也。若臣死之後，乞以西方爲屬。願陛下思覽臣言，則臣死且不朽。」

秋遂卒，子晏嗣。晏及弟景、玄、機、雲，分領抗兵。晏爲裨將軍、夷道監。天紀四年，晉軍伐吳，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，所至輒克，終如抗慮。景字士仁，以尙公主拜騎都尉，封毗陵侯，既領抗兵，拜偏將軍、中夏督，澡身好學，著書數十篇也。（二）二月壬戌，晏爲王濬別軍所殺。癸亥，景亦遇害，時年三十一。景妻孫皓適妹，與景俱張承外孫也。（三）

（一）文士傳曰：陸景母張承女，諸葛恪外生。恪誅，景母坐見黜。景少爲祖母所育養，及祖母亡，景爲之心喪三年。

（二）景弟機，字士衡，雲字士龍。

機別傳曰：晉太康末，俱入洛，造司空張華，華一見而奇之，曰：「伐吳之役，利在獲二儔。」遂爲之延譽，薦之諸公。太傅楊駿辟機爲祭酒，轉太子洗馬、尙書著作郎。雲爲吳王郎中令，出宰浚儀，甚有惠政，吏民懷之，生爲立祠。後並歷顯位。機天才綺練，文藻之美，獨冠於時。雲亦善屬文，清新不及機，而口辯持論過之。于時朝廷多故，機、雲並自結於成都王穎。穎用機爲平原相，雲清河內史。尋轉雲右司馬，甚見委仗。無幾而與長沙王構

隙，遂舉兵攻洛，以機行後將軍，督王粹、牽秀等諸軍二十萬，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。機吳人，驕旅單宦，頓居羣士之右，多不厭服。機屢戰失利，死散過半。初，宦人孟玖，穎所嬖幸，乘寵豫權，雲數言其短，穎不能納，玖又從而毀之。是役也，玖弟超亦領衆配機，不奉軍令。機繩之以法，超宣言曰：「陸機將反。」及牽秀等譖機於穎，以爲持兩端，玖又搆之於內，穎信之，遣收機，并收雲及弟耽，並伏法。機兄弟旣江南之秀，亦著名諸夏，並以無罪夷滅，天下痛惜之。機文章爲世所重，雲所著亦傳於世。初，抗之克步闡也，誅及嬰孩，識道者尤之曰：「後世必受其殃！」及機之誅，三族無遺，孫惠與朱誕書曰：「馬援擇君，凡人所聞，不意三陸相攜暴朝，殺身傷名，可爲悼歎。」事亦並在晉書。

評曰：劉備天下稱雄，一世所憚，陸遜春秋方壯，威名未著，摧而克之，罔不如志。予旣奇遜之謀略，又歎權之識才，所以濟大事也。及遜忠誠懇至，憂國亡身，庶幾社稷之臣矣。抗貞亮籌幹，咸有父風，奕世載美，具體而微，可謂克構者哉！



# 三國志卷五十九

## 吳書十四

### 吳主五子傳第十四

孫登字子高，權長子也。魏黃初二年，以權爲吳王，拜登東中郎將，封萬戶侯，登辭疾不受。是歲，立登爲太子，選置師傅，銓簡秀士，以爲賓友，於是諸葛恪、張休、顧譚、陳表等以選入，侍講詩書，出從騎射。權欲登讀漢書，習知近代之事，以張昭有師法，重煩勞之，乃令休從昭受讀，還以授登。登待接寮屬，略用布衣之禮，與恪、休、譚等或同輿而載，或共帳而寐。太傅張溫言於權曰：「夫中庶子官最親密，切問近對，宜用雋德。」於是乃用表等爲中庶子。後又以庶子禮拘，復令整巾侍坐。黃龍元年，權稱尊號，立爲皇太子，以恪爲左輔，休右弼，譚爲輔正，表爲翼正都尉，是爲四友，而謝景、范曄、刁玄、羊衡等皆爲賓客，衛晉道。於是東宮號爲多士。」

〔一〕吳錄曰：慎字孝敬，廣陵人，竭忠知己之君，纏繇三益之友，時人榮之。著論二十篇，名曰矯非。後爲侍中，出補武昌左部督，治軍整頓。孫皓移都，甚憚之，詔曰：「慎勲德俱茂，朕所敬憑，宜登上公，以副衆望。」以爲太尉。

愼自恨久爲將，遂託老耄。軍士戀之，舉營爲之隕涕。鳳凰三年卒，子耀嗣。玄，丹楊人。衛，南陽人。

吳書曰：衛初爲中庶子。年二十。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，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，惟衛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，時人咸怪之。而蕃後叛逆，衆乃服之。

江表傳曰：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：「英才卓越，超踰倫匹，則諸葛恪。精識時機，達幽究微，則顧譚。凝辨宏達，言能釋結，則謝景。究學甄微，游夏同科，則范愼。」衛乃私駁綜曰：「元遜才而疏，子嘿精而狠，叔發辨而浮，孝敬深而狹。」所言皆有指趣。而衛卒以此言見咎，不爲恪等所親。後四人皆敗，吳人謂衛之言有徵。位至桂陽太守，卒。

權遷都建業，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，領官府留事。登或射獵，當由徑道，常遠避良田，不踐苗稼，至所頓息，又擇空閒之地，其不欲煩民如此。嘗乘馬出，有彈丸過，左右求之。有一人操彈佩丸，咸以爲是，辭對不服，從者欲捶之，登不聽，使求過丸，比之非類，乃見釋。又失盛水金馬盂，覺得其主，左右所爲，不忍致罰，呼責數之，長遣歸家，敕親近勿言。後弟慮卒，權爲之降損，登晝夜兼行，到賴鄉，自聞，即時召見。見權悲泣，因諫曰：「慮寢疾不起，此乃命也。方今朔土未一，四海喁喁，天戴陛下，而以下流之念，減損大官殽饌，過於禮制，臣竊憂惶。」權納其言，爲之加膳。住十餘日，欲遣西還，深自陳乞，以久離定省，子道有闕，又陳陸遜忠勤，無所顧憂，權遂留焉。嘉禾三年，權征新城，使登居守，總知留事。時年穀不豐，頗有盜賊，乃表定科令，所以防禦，甚得止姦之要。

初，登所生庶賤，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，後徐氏以妒廢處吳，而步夫人最寵。步氏有賜，登不敢辭，拜受而已。徐氏使至，所賜衣服，必沐浴服之。登將拜太子，辭曰：「本立而道生，欲立太子，宜先立后。」權曰：「卿母安在？」對曰：「在吳。」權默然。〔二〕

〔二〕吳書曰：弟和有寵於權，登親敬，待之如兄，常有欲讓之心。

立凡二十一年，年三十三卒。臨終，上疏曰：「臣以無狀，嬰抱篤疾，自省微劣，懼卒隕斃。臣不自惜，念當委離供養，埋瘞后土，長不復奉望宮省，朝覲日月，生無益於國，死貽陛下重感，以此爲哽結耳。臣聞死生有命，長短自天，周晉、顏回有上智之才，而尙夭折，況臣愚陋，年過其壽，生爲國嗣，沒享榮祚，於臣已多，亦何悲恨哉！方今大事未定，連寇未討，萬國喁喁，係命陛下，危者望安，亂者仰治。願陛下棄忘臣身，割下流之恩，修黃老之術，篤養神光，加羞珍膳，廣開神明之慮，以定無窮之業，則率土幸賴，臣死無恨也。皇子和仁孝聰哲，德行清茂，宜早建置，以繫民望。諸葛恪才略博達，器任佐時。張休、顧譚、謝景，皆通敏有識斷，入宜委腹心，出可爲爪牙。范曄、華融矯矯壯節，有國士之風。羊衝辯捷，有專對之材。刁玄優弘，志履道真。裴欽博記，翰采足用。蔣脩、虞翻，志節分明。凡此諸臣，或宜廊廟，或任將帥，皆練時事，明習法令，守信固義，有不可奪之志。此皆陛下日月所照，選置臣官，得與從事，備知情素，敢以陳聞。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，師旅未休，當厲六

軍，以圖進取。軍以人爲衆，衆以財爲寶，竊聞郡縣頗有荒殘，民物凋弊，姦亂萌生，是以法令繁滋，刑辟重切。臣聞爲政聽民，律令與時推移，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，博采衆議，寬刑輕賦，均息力役，以順民望。陸遜忠勤於時，出身憂國，謇謇在公，有匪躬之節。諸葛瑾、步騭、朱然、全琮、朱據、呂岱、吾粲、闕澤、嚴峻、張承、孫怡忠於爲國，通達治體。可令陳上便宜，蠲除苛煩，愛養士馬，撫循百姓。五年之外，十年之內，遠者歸復，近者盡力，兵不血刃，而大事可定也。臣聞『鳥之將死其鳴也哀，人之將死其言也善』，故子囊臨終，遺言戒時，君子以爲忠，豈況臣登，其能已乎？願陛下留意聽采，臣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』旣絕而後書聞，權益以摧感，言則隕涕。是歲，赤烏四年也。謝景時爲豫章太守，不勝哀情，棄官奔赴，拜表自劾。權曰：「君與太子從事，異於他吏。」使中使慰勞，聽復本職，發遣還郡。諡登曰宣太子。〔二〕

〔一〕吳書曰：初葬句容，置園邑，奉守如法，後三年改葬蔣陵。

子璠、希，皆早卒，次子英，封吳侯。五鳳元年，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，謀誅峻，事覺自殺，國除。〔一〕

〔二〕吳歷曰：孫和以無罪見殺，衆庶皆懷憤歎，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，欲共殺峻立英，事覺，皆見殺，英實不知。

謝景者字叔發，南陽宛人。在郡有治迹，吏民稱之，以爲前有顧劭，其次卽景。數年卒。



官。

孫慮字子智，登弟也。少敏惠有才藝，權器愛之。黃武七年，封建昌侯。後二年，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，所尚日新，比方近漢，宜進爵稱王，權未許。久之，尚書僕射存上疏曰：「帝王之興，莫不褒崇至親，以光羣后，故魯衛於周，寵冠諸侯，高帝五王，封列于漢，所以藩屏本朝，爲國鎮衛。建昌侯慮稟性聰敏，才兼文武，於古典制，宜正名號。陛下謙光，未肯如舊，羣寮大小，咸用於邑。方今姦寇恣睢，金鼓未弭，腹心爪牙，惟親與賢。輒與丞相雍等議，咸以慮宜爲鎮軍大將軍，授任偏方，以光大業。」權乃許之，於是假節開府，治半州。慮以皇子之尊，富於春秋，遠近嫌其不能留意。及至臨事，遵奉法度，敬納師友，過於衆望。年二十，嘉禾元年卒。無子，國除。

〔一〕吳書載權詔曰：「期運擾亂，凶邪肆虐，威罰有序，干戈不戢。以慮氣志休懿，武略夙昭，必能爲國佐定大業，故授以上將之位，顯以殊特之榮，寵以兵馬之勢，委以偏方之任。外欲威振敵虜，厭難萬里，內欲鎮撫遠近，慰卹將士，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。慮其內脩文德，外經武訓，持盈若沖，則滿而不溢。敬慎乃心，無忝所受。」

孫和字子孝，慮弟也。少以母王有寵見愛，年十四，爲置宮衛，使中書令闕澤教以書

藝。好學下士，甚見稱述。赤烏五年，立爲太子，時年十九。闕澤爲太傅，薛綜爲少傅，而蔡穎、張純、封備、嚴維等皆從容侍從。〔一〕

〔二〕吳書曰：和少岐嶷有智意，故權尤愛幸，常在左右，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，諸子莫得比焉。好文學，善騎射，承師涉學，精識聰敏，尊敬師傅，愛好人物。穎等每朝見進賀，和常降意，歡以待之。講校經義，綜察是非，及訪諮朝臣，考績行能，以知優劣，各有條貫。後（諸葛豐）（諸葛壹）僞叛以誘魏將諸葛誕，權潛軍待之。和以權暴露外次，又戰者凶事，常憂勞懣懣，不復會同飲食，數上諫，戒令持重，務在全勝，權還，然後敢安。

張純字元基，敦之子。吳錄曰：純少厲操行，學博才秀，切問捷對，容止可觀。拜郎中，補廣德令，治有異績，擢爲太子輔義都尉。

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，和以爲姦妄之人，將因事錯意，以生禍心，不可長也，表宜絕之。又都督劉寶、白庶子、丁晏，晏亦白寶，和謂晏曰：「文武在事，當能幾人，因隙搆薄，圖相危害，豈有福哉？」遂兩釋之，使之從厚。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，校習射御，以周世務，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，非進取之謂。後羣寮侍宴，言及博奕，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，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，非所以進德脩業，積累功緒者也。且志士愛日惜力，君子慕其大者，高山景行，恥非其次。夫以天地長久，而人居其閒，有白駒過隙之喻，年齒一暮，榮華不再。凡所患者，在於人情所不能絕，誠能絕無益之欲，以奉德義之塗，棄不急之務，以脩功

業之基，其於名行，豈不善哉？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，嬉娛之好，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，何必博奕，然後爲歡。乃命侍坐者八人，各著論以矯之。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，和以示賓客。時蔡穎好弈，直事在署者頗數焉，故以此諷之。

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有隙。權嘗寢疾，和祠祭於廟，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，邀和過所居。全公主使人覬視，因言太子不在廟中，專就妃家計議；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，有喜色。權由是發怒，夫人憂死，而和寵稍損，懼於廢黜。魯王霸覬覦滋甚，陸遜、吾粲、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，理不可奪，全寄、楊竺爲魯王霸支黨，譖愬日興。粲遂下獄誅，譚徙交州。權沈吟者歷年，〔一〕後遂幽閉和。於是驃騎將軍朱據、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，連日詣闕請和。權登白爵觀見，甚惡之，敕據、晃等無事忿忿。權欲廢和立亮，無難督陳正、五營督陳象上書，稱引晉獻公殺申生，立奚齊，晉國擾亂，又據、晃固諫不止。權大怒，族誅正、象，據、晃牽入殿，杖一百，〔二〕竟徙和於故鄣，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。衆咸冤之。〔三〕

〔一〕殷基通語曰：初權既立和爲太子，而封霸爲魯王，初拜猶同宮室，禮秩未分。羣公之議，以爲太子、國王上下有序，禮秩宜異，於是分宮別僚，而隙端開矣。自侍御賓客造爲二端，仇黨疑貳，滋延大臣。丞相陸遜、大將軍諸葛恪、太常顧譚、驃騎將軍朱據、會稽太守滕胤、大都督施績、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，宗事太子，驃騎將軍步騭、鎮南將軍呂岱、大司馬全琮、左將軍呂據、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，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。權患之，謂侍中孫峻曰：

「子弟不睦，臣下分部，將有袁氏之敗，爲天下笑。一人立者，安得不亂？」於是有改嗣之規矣。

臣松之以爲袁紹、劉表謂尙、琮爲賢，本有傳後之意，異於孫權旣以立和而復寵霸，坐生亂階，自構家禍，方之袁、劉，昏悖甚矣。步騭以德度著稱，爲吳良臣，而阿附於霸，事同楊竺，何哉？和旣正位，適庶分定，就使才德不殊，猶將義不黨庶，沉霸實無聞，而和爲令嗣乎？夫邪僻之人，豈其舉體無善，但一爲不善，衆美皆亡耳。騭若果有此事，則其餘不足觀矣！呂岱、全琮之徒，蓋所不足論耳。

〔三〕吳歷曰：晃入，口諫曰：「太子仁明，顯聞四海。今三方鼎峙，實不宜搖動太子，以生衆心。願陛下少垂聖慮，老臣雖死，猶生之年。」叩頭流血，辭氣不撓。權不納晃言，斥還田里。孫皓卽位，詔曰：「故僕射屈晃，志匡社稷，忠諫亡身。封晃子緒爲東陽亭侯，弟幹、恭爲立義都尉。」緒後亦至尙書僕射。晃，汝南人，見胡冲答問。

吳書曰：張純亦盡言極諫，權幽之，遂棄市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權寢疾，意頗感寤，欲徵和還立之，全公主及孫峻、孫弘等固爭之，乃止。

太元二年正月，封和爲南陽王，遣之長沙。〔二〕四月，權薨，諸葛恪秉政。恪卽和妃張之舅也。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，并致問於恪。臨去，恪謂遷曰：「爲我達妃，期當使勝他人。」此言頗泄。又恪有徙都意，使治武昌宮，民間或言欲迎和。及恪被誅，孫峻因此奪和璽綬，徙新都，又遣使者賜死。和與妃張辭別，張曰：「吉凶當相隨，終不獨生活也。」亦自殺，舉邦傷焉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和之長沙，行過蕪湖，有鵲巢于帆檣，故宮寮聞之皆憂慘，以爲檣末傾危，非久安之象。或言鵲巢之詩有

「積行累功以致爵位」之言，今王至德茂行，復受國土，儼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？

孫休立，封和子皓爲烏程侯，自新都之本國。休薨，皓卽阼，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，改葬明陵，置園邑二百家，令丞奉守。後年正月，又分吳郡、丹楊九縣爲吳興郡，治烏程，置太守，四時奉祠。有司奏言，宜立廟京邑。寶鼎二年七月，使守大匠薛珣營立寢堂，號曰清廟。十二月，遣守丞相孟仁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，以靈輿法駕，東迎神於明陵。皓引見仁，親拜送於庭。<sup>〔一〕</sup>靈輿當至，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，皓於金城外露宿。明日，望拜於東門之外。其翌日，拜廟薦祭，歔歔悲感。比七日三祭，倡技晝夜娛樂。有司奏言「祭不欲數，數則黷，宜以禮斷情」，然後止。<sup>〔三〕</sup>

〔一〕吳書曰：比仁還，中使手詔，日夜相繼，奉問神靈起居動止。巫覡言見和被服，顏色如平（生）日，皓悲喜涕淚，悉召公卿尙書詣闕門下受賜。

〔三〕吳歷曰：和四子：皓、德、謙、俊。孫休卽位，封德錢唐侯，謙永安侯，俊拜騎都尉。皓在武昌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，聚萬餘人，劫謙，將至秣陵，欲立之。未至三十里住，擇吉日，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、諸葛觀。觀卽斬其使。但遂前到九里，固、觀出擊，大破之。但兵裸身無鎧甲，臨陳皆披散。謙獨坐車中，遂生獲之。固不敢殺，以狀告皓，皓耽之，母子皆死。俊，張承外孫，聰明辨惠，爲遠近所稱，皓又殺之。

孫霸字子威，和（同母）弟也。和爲太子，霸爲魯王，寵愛崇特，與和無殊。頃之，和、霸不

穆之聲聞於權耳，權禁斷往來，假以精學。督軍使者羊衛上疏曰：「臣聞古之有天下者，皆先顯別適庶，封建子弟，所以尊重祖宗，爲國藩表也。二宮拜授，海內稱宜，斯乃大吳興隆之基。頃聞二宮並絕賓客，遠近悚然，大小失望。竊從下風，聽採衆論，咸謂二宮智達英茂，自正名建號，於今三年，德行內著，美稱外昭，西北二隅，久所服聞。謂陛下當副順遐邇，所以歸德，勤命二宮賓延四遠，使異國聞聲，思爲臣妾。今既未垂意於此，而發明詔，省奪備衛，抑絕賓客，使四方禮敬，不復得通，雖實陛下敦尚古義，欲令二宮專志於學，不復顧慮觀聽小宜，期於溫故博物而已，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。或謂二宮不遵典式，此臣所以寢息不寧。就如所嫌，猶宜補察，密加斟酌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。臣懼積疑成謗，久將宣流，而西北二隅，去國不遠，異同之語，易以聞達。聞達之日，聲論當興，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，不審陛下何以解之？若無以解異國，則亦無以釋境內。境內守疑，異國興謗，非所以育巍巍，鎮社稷也。願陛下早發優詔，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，則天清地晏，萬國幸甚矣。」

時全寄、吳安、孫奇、楊竺等陰共附霸，圖危太子。譖毀既行，太子以敗，霸亦賜死。流竺屍于江，兄穆以數諫戒竺，得免大辟，猶徙南州。霸賜死後，又誅寄、安、奇等，咸以黨霸構和故也。

霸二子，基、壹。五鳳中，封基爲吳侯，壹宛陵侯。基侍孫亮在內，太平二年，盜乘御

馬，收付獄。亮問侍中刁玄曰：「盜乘御馬罪云何？」玄對曰：「科應死。然魯王早終，惟陛下哀原之。」亮曰：「法者，天下所共，何得阿以親親故邪？當思惟可以釋此者，奈何以情相迫乎？」玄曰：「舊赦有大小，或天下，亦有千里、五百里赦，隨意所及。」亮曰：「解人不當爾邪！」乃赦宮中，基以得免。孫皓卽位，追和、霸舊隙，削基、壹爵土，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。

孫奮字子揚，霸弟也，母曰仲姬。太元二年，立爲齊王，居武昌。權薨，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，徙奮於豫章。奮怒，不從命，又數越法度。恪上牋諫曰：「帝王之尊，與天同位，是以家天下，臣父兄，四海之內，皆爲臣妾。仇讎有善，不得不舉，親戚有惡，不得不誅，所以承天理物，先國後身，蓋聖人立制，百代不易之道也。昔漢初興，多王子弟，至於太彊，輒爲不軌，上則幾危社稷，下則骨肉相殘，其後懲戒，以爲大諱。自光武以來，諸王有制，惟得自娛於宮內，不得臨民，干與政事，其與交通，皆有重禁，遂以全安，各保福祚。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。近袁紹、劉表各有國土，土地非狹，人衆非弱，以適庶不分，遂滅其宗祀。此乃天下愚智，所共嗟痛。大行皇帝覽古戒今，防芽遏萌，慮於千載。是以寢疾之日，分遣諸王，各早就國，詔策殷勤，科禁嚴峻，其所戒敕，無所不至，誠欲上安宗廟，下全諸

王，使百世相承，無凶國害家之悔也。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，中念河間獻王、東海王彊恭敬之節，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爲警戒。而聞頃至武昌以來，多違詔敕，不拘制度，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。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，當以表聞，公付有司，而擅私殺，事不明白。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敕，輔導大王，既不承用其言，令懷憂怖。華綺先帝近臣，忠良正直，其所陳道，當納用之，而聞怒錡，有收縛之語。又中書楊融，親受詔敕，所當恭肅，云『正自不聽禁，當如我何』？聞此之日，大小驚怪，莫不寒心。里語曰：『明鏡所以照形，古事所以知今。』大王宜深以魯王爲戒，改易其行，戰戰兢兢，盡敬朝廷，如此則無求不得。若棄忘先帝法教，懷輕慢之心，臣下寧負大王，不敢負先帝遺詔，寧爲大王所怨疾，豈敢忘尊主之威，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？此古今正義，大王所照知也。夫福來有由，禍來有漸，漸生不覺，將不可悔。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，懷驚懼之慮，享祚無窮，豈有滅亡之禍哉？夫良藥苦口，惟疾者能甘之。忠言逆耳，惟達者能受之。今者恪等悽悽欲爲大王除危殆於萌芽，廣福慶之基原，是以不自知言至，願蒙三思。」

奮得賤懼，遂移南昌，游獵彌甚，官屬不堪命。及恪誅，奮下住蕪湖，欲至建業觀變。傳相謝慈等諫奮，奮殺之。<sup>〔一〕</sup>坐廢爲庶人，徙章安縣。太平三年，封爲章安侯。<sup>〔三〕</sup>

〔一〕慈字孝宗，彭城人，見禮論，撰喪服圖及變除行於世。



〔三〕江表傳載亮詔曰：「齊王奮前坐殺吏，廢爲庶人，連有赦令，獨不見原，縱未宜復王，何以不侯？又諸孫兄弟作將，列在江渚，孤有兄獨爾云何？」有司奏可，就拜爲侯。

建衡二年，孫皓左夫人王氏卒。皓哀念過甚，朝夕哭臨，數月不出，由是民間或謂皓死，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。奮母仲姬墓在豫章，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，掃除墳塋。皓聞之，車裂俊，夷三族，誅奮及其五子，國除。〔二〕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豫章吏十人乞代俊死，皓不聽。奮以此見疑，本在章安，徙還吳城禁錮，使男女不得通婚，或年三四十不得嫁娶。奮上表乞自比禽獸，使男女自相配偶。皓大怒，遣察戰齋藥賜奮，奮不受藥，叩頭千下，曰：「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，無豫國事，乞丐餘年。」皓不聽，父子皆飲藥死。

臣松之案：建衡二年至奮之死，孫皓即位，尙猶未久。若奮未被疑之前，兒女年二十左右，至奮死時，不得年三十四也。若先已長大，自失時未婚娶，則不由皓之禁錮矣。此雖欲增皓之惡，然非實理。

評曰：孫登居心所存，足爲茂美之德。慮、和並有好善之姿，規自砥礪，或短命早終，或不得其死，哀哉！霸以庶干適，奮不遵軌度，固取危亡之道也。然奮之誅夷，橫遇飛禍矣。



# 三國志卷六十

吳書十五

## 賀全呂周鍾離傳第十五

賀齊字公苗，會稽山陰人也。〔一〕少爲郡吏，守刻長。縣吏斯從輕俠爲姦，齊欲治之，主簿諫曰：「從，縣大族，山越所附，今日治之，明日寇至。」齊聞大怒，便立斬從。從族黨遂相糾合，衆千餘人，舉兵攻縣。齊率吏民，開城門突擊，大破之，威震山越。後太末、豐浦民反，轉守太末長，誅惡養善，期月盡平。

〔二〕虞預晉書曰：賀氏本姓慶氏。齊伯父純，儒學有重名，漢安帝時爲侍中、江夏太守，去官，與江夏黃瓊、〔漢中〕漢楊厚俱公車徵。避安帝父孝德皇（帝）諱，改爲賀氏。齊父輔，永寧長。

建安元年，孫策臨郡，察齊孝廉。時王朗奔東冶，候官長商升爲朗起兵。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，將兵討升，以齊爲永寧長。晏爲升所敗，齊又代晏領都尉事。升畏齊威名，遣使乞盟。齊因告諭，爲陳禍福，升遂送上印綬，出舍求降。賊帥張雅、詹彊等不願升降，反共殺升，雅稱無上將軍，彊稱會稽太守。賊盛兵少，未足以討，齊住軍息兵。雅與女婿何雄

爭勢兩乖，齊令越人因事交構，遂致疑隙，阻兵相圖。齊乃進討，一戰大破雅，彊黨震懼，率衆出降。

候官既平，而建安、漢興、南平復亂，齊進兵建安，立都尉府，是歲八年也。郡發屬縣五千兵，各使本縣長將之，皆受齊節度。賊洪明、洪進、苑御、吳免、華當等五人，率各萬戶，連屯漢興，吳五六千戶別屯大潭，鄒臨六千戶別屯蓋竹，（大潭）同出餘汗。音干。軍討漢興，經餘汗。齊以爲賊衆兵少，深入無繼，恐爲所斷，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。蕃本與齊鄰城，恥見部伍，辭不肯留。齊乃斬蕃，於是軍中震慄，無不用命。遂分兵留備，進討明等，連大破之。臨陳斬明，其免、當、進、御皆降。轉擊蓋竹，軍向大潭，（三）（二）將又降。凡討治斬首六千級，名帥盡禽，復立縣邑，料出兵萬人，拜爲平東校尉。十年，轉討上饒，分以爲建平縣。

十三年，遷威武中郎將，討丹陽黠、歙。時武彊、葉鄉、東陽、豐浦四鄉先降，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。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勒山，毛甘萬戶屯烏聊山，黠帥陳僕、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。林歷山四面壁立，高數十丈，徑路危狹，不容刀楯，賊臨高下石，不可得攻。軍住經日，將吏患之。齊身出周行，觀視形便，陰募輕捷士，爲作鐵弋，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，以弋拓（斬山）（斬）爲緣道，夜令潛上，乃多縣布以援下人，得上百數人，四面流布，俱鳴鼓角，齊勒兵待之。賊夜聞鼓聲四合，謂大軍悉已得上，驚懼惑亂，不知所爲，守路備險者，

皆走還依衆。大軍因是得上，大破僕等，其餘皆降，凡斬首七千。〔二〕齊復表分歙爲新定、黎陽、休陽。并黟、歙凡六縣，權遂割爲新都郡，齊爲太守，立府於始新，加偏將軍。

〔二〕抱朴子曰：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，賊中有善禁者，每當交戰，官軍刀劍不得拔，弓弩射矢皆還自向，輒致不利。賀將軍長情有思，乃曰：「吾聞金有刃者可禁，蟲有毒者可禁，其無刃之物，無毒之蟲，則不可禁。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，必不能禁無刃物矣。」乃多作勁木白梃，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，盡捉梃。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，了不嚴備。於是官軍以白梃擊之，彼禁者果不復行，所擊殺者萬計。

十六年，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，復數千人，齊出討之，卽復破稚，表言分餘杭爲臨水縣。〔一〕被命詣所在，及當還郡，權出祖道，作樂舞象。〔三〕賜齊駟車駿馬，罷坐住駕，使齊就車。齊辭不敢，權使左右扶齊上車，令導吏卒兵騎，如在郡儀。權望之笑曰：「人當努力，非積行累勤，此不可得。」去百餘步乃旋。

〔一〕吳錄曰：晉改爲臨安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權謂齊曰：「今定天下，都中國，使殊俗貢珍，狡獸卒舞，非君誰與？」齊曰：「殿下以神武應期，廓開王業，臣幸遭際會，得驅馳風塵之下，佐助末行，效鷹犬之用，臣之願也。若殊俗貢珍，狡獸率舞，宜在聖德，非臣所能。」

十八年，豫章東部民彭材、李玉、王海等起爲賊亂，衆萬餘人。齊討平之，誅其首惡，餘皆降服。揀其精健爲兵，次爲縣戶。遷奮武將軍。

二十年，從權征合肥。時城中出戰，徐盛被創失矛，齊引兵拒擊，得盛所失。〔二〕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權征合肥還，爲張遼所掩襲於津北，幾至危殆。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。權既入大船，會諸將飲宴，齊下席涕泣而言曰：「至尊人主，常當持重。今日之事，幾至禍敗，羣下震怖，若無天地，願以此爲終身誠。」權目前收其淚曰：「大慚！謹以尅心，非但書諸紳也。」

二十一年，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，化民爲賊，陵陽、始安、涇縣皆與突相應。齊與陸遜討破突，斬首數千，餘黨震服。丹楊三縣皆降，料得精兵八千人。拜安東將軍，封山陰侯，出鎮江上，督扶州以上至皖。

黃武初，魏使曹休來伐，齊以道遠後至，因住新市爲拒。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，所亡中分，將士失色，賴齊未濟，偏軍獨全，諸將倚以爲勢。

齊性奢侈，尤好軍事，兵甲器械極爲精好，所乘船雕刻丹鏤，青蓋絳檐，干櫓戈矛，葩瓜文畫，弓弩矢箭，咸取上材，蒙衝鬪艦之屬，望之若山。休等憚之，遂引軍還。遷後將軍，假節領徐州牧。

初，晉宗爲戲口將，以衆叛如魏，還爲蘄春太守，圖襲安樂，取其保質。權以爲恥忿，因軍初罷，六月盛夏，出其不意，詔齊督麋芳、鮮于丹等襲蘄春，遂生虜宗。後四年卒，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，爲佳將。〔二〕

〔一〕會稽典錄曰：景爲減賊校尉，御衆嚴而有恩，兵器精飾，爲當時冠絕，早卒。達頗任氣，多所犯迂，故雖有征戰之勞，而爵位不至，然輕財貴義，膽烈過人。子質，位至虎牙將軍。景子邵，別有傳。

全琮字子璜，吳郡錢唐人也。父柔，漢靈帝時舉孝廉，補尚書郎右丞，董卓之亂，棄官歸州，辟別駕從事，詔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。孫策到吳，柔舉兵先附，策表柔爲丹楊都尉。孫權爲車騎將軍，以柔爲長史，徙桂陽太守。柔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，有所市易。琮至，皆散用，空船而還。柔大怒，琮頓首曰：「愚以所市非急，而士大夫方有倒縣之患，故便振贍，不及啓報。」柔更以奇之。〔二〕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，依琮居者以百數，琮傾家給濟，與共有無，遂顯名遠近。後權以爲奮威校尉，授兵數千人，使討山越。因開募召，得精兵萬餘人，出屯牛渚，稍遷偏將軍。

〔二〕徐衆評曰：禮，子事父無私財，又不敢私施，所以避尊上也。棄命專財而以邀名，未盡父子之禮。

臣松之以爲子路問「聞斯行諸」？子曰「有父兄在」。琮輒散父財，誠非子道，然士類縣命，憂在朝夕，權其輕重，以先人急，斯亦馮煖市義、汲黯振救之類，全謂邀名，或負其心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，劉備將關羽圍樊、襄陽，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，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，恐事泄，故寢琮表不答。及禽羽，權置酒公安，顧謂琮曰：「君前陳此，孤雖不相答，今日

之捷，抑亦君之功也。」於是封陽華亭侯。

黃武元年，魏以舟軍大出洞口，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，軍營相望。敵數以輕船鈔擊，琮常帶甲仗兵，伺候不休。頃之，敵數千人出江中，琮擊破之，梟其將軍尹廬。遷琮綏南將軍，進封錢唐侯。四年，假節領九江太守。

七年，權到皖，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，破之於石亭。是時丹楊、吳、會山民復爲寇賊，攻沒屬縣，權分三郡險地爲東安郡，琮領太守。<sup>〔一〕</sup>至，明賞罰，招誘降附，數年中，得萬餘人。權召琮還牛渚，罷東安郡。<sup>〔二〕</sup>黃龍元年，遷衛將軍、左護軍、徐州牧，<sup>〔三〕</sup>尙公主。

〔一〕吳錄曰：琮時治富春。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琮還，經過錢唐，脩祭墳墓，麾幢節蓋，曜於舊里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、宗族六親，施散惠與，千有餘萬，本土以爲榮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初，琮爲將甚勇決，當敵臨難，奮不顧身。及作督帥，養威持重，每御軍，常任計策，不營小利。

江表傳曰：權使子登出征，已出軍，次於安樂，羣臣莫敢諫。琮密表曰：「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，故從曰撫軍，守曰監國。今太子東出，非古制也，臣竊憂疑。」權卽從之，命登旋軍，議者咸以爲琮有大臣之節也。

嘉禾二年，督步騎五萬征六安，六安民皆散走，諸將欲分兵捕之。琮曰：「夫乘危徼倖，舉不百全者，非國家大體也。今分兵捕民，得失相半，豈可謂全哉？縱有所獲，猶不足以弱



敵而副國望也。如或邂逅，虧損非小，與其獲罪，琮寧以身受之，不敢徼功以負國也。」

赤烏九年，遷右大司馬、左軍師。爲人恭順，善於承顏納規，言辭未嘗切迕。初，權將圍珠崖及夷州，皆先問琮，琮曰：「以聖朝之威，何向而不克？然殊方異域，隔絕障海，水土氣毒，自古有之，兵入民出，必生疾病，轉相污染，往者懼不能反，所獲何可多致？猥虧江岸之兵，以冀萬一之利，愚臣猶所不安。」權不聽。軍行經歲，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，權深悔之。後言次及之，琮對曰：「當是時，羣臣有不諫者，臣以爲不忠。」

琮既親重，宗族子弟並蒙寵貴，賜累千金，然猶謙虛接士，貌無驕色。十二年卒，子懌嗣。後襲業領兵，救諸葛誕于壽春，出城先降，魏以爲平東將軍，封臨湘侯。懌兄子禕、儀、靜等亦降魏，皆歷郡守列侯。〔一〕

〔一〕吳書曰：琮長子緒，幼知名，奉朝請，出授兵，稍遷揚武將軍、牛渚督。孫亮卽位，遷鎮北將軍。東關之役，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，以破魏軍，封一子亭侯，年四十四卒。次子寄，坐阿黨，魯王霸賜死。小子吳，孫權外孫，封都鄉侯。

呂岱字定公，廣陵海陵人也，爲郡縣吏，避亂南渡。孫權統事，岱詣幕府，出守吳丞。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，長丞皆見，岱處法應問，甚稱權意，召署錄事，出補餘姚長，召募精

健，得千餘人。會稽東冶五縣賊呂合、秦狼等爲亂，權以岱爲督軍校尉，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，遂禽合、狼，五縣平定，拜昭信中郎將。(二)

(二)吳書曰：建安十六年，岱督郎將尹異等，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、沓城，魯嫌疑斷道，事計不立，權遂召岱還。

建安二十年，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。又安成、攸、永新、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，合衆拒岱，岱攻圍，卽降，三郡克定。權留岱鎮長沙。安成長吳、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，復爲反亂。碭據攸縣，龍在醴陵。權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，碭得突走。岱攻醴陵，遂禽斬龍，遷廬陵太守。

延康元年，代步騭爲交州刺史。到州，高涼賊帥錢博乞降，岱因承制，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。又鬱林夷賊攻圍郡縣，岱討破之。是時桂陽、潯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，首亂爲害，權又詔岱討之，生縛金，傳送詣都，斬首獲生凡萬餘人。遷安南將軍，假節，封都鄉侯。

交趾太守士燮卒，權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，領九真太守，以校尉陳時代燮。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，以將軍戴良爲刺史，海東四郡爲廣州，岱自爲刺史。遣良與時南入，而徽不承命，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。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，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。或謂岱曰：「徽藉累世之恩，爲一州所附，未易輕也。」岱曰：「今徽雖懷逆計，未虞吾之卒至，若我潛軍輕

舉，掩其無備，破之必也。稽留不速，使得生心，嬰城固守，七郡百蠻，雲合響應，雖有智者，誰能圖之？」遂行，過合浦，與良俱進。徽聞岱至，果大震怖，不知所出，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。岱皆斬送其首。徽大將甘醴、桓治等率吏民攻岱，岱奮擊大破之，進封番禺侯。於是除廣州，復爲交州如故。岱既定交州，復進討九真，斬獲以萬數。又遣從事南宣國化，暨徼外扶南、林邑、堂明諸王，各遣使奉貢。權嘉其功，進拜鎮南將軍。

黃龍三年，以南土清定，召岱還屯長沙漚口。〔二〕會武陵蠻夷蠢動，岱與太常潘濬共討定之。嘉禾三年，權令岱領潘璋士衆，屯陸口，後徙蒲圻。四年，廬陵賊李桓、路合、會稽東冶賊隨春、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。權復詔岱督劉纂、唐咨等分部討擊，春即時首降，岱拜春偏將軍，使領其衆，遂爲列將，桓、厲等皆見斬獲，傳首詣都。權詔岱曰：「厲負險作亂，自致梟首；桓凶狡反覆，已降復叛。前後討伐，歷年不禽，非君規略，誰能梟之？忠武之節，於是益著。元惡旣除，大小震懾，其餘細類，掃地族矣。自今已去，國家永無南顧之虞，三郡晏然，無慌惕之驚，又得惡民以供賦役，重用歎息。賞不踰月，國之常典，制度所宜，君其裁之。」

〔二〕王隱交廣記曰：吳後復置廣州，以南陽滕脩爲刺史。或語脩蝦鬚長一丈，脩不信，其人後故至東海，取蝦鬚長四丈四尺，封以示脩，脩乃服之。

潘濬卒，岱代濬領荊州文書，與陸遜並在武昌，故督蒲圻。頃之，廖式作亂，攻圍城邑，零陵、蒼梧、鬱林諸郡騷擾，岱自表輒行，星夜兼路。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，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，攻討一年破之，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費楊等，并其支黨，郡縣悉平，復還武昌。時年已八十，然體素精勤，躬親王事。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：「昔旦、爽、翼、周、二、南作歌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。忠勤相先，勞謙相讓，功以權成，化與道合，君子歎其德，小人悅其美。加以文書鞅掌，賓客終日，罷不舍事，勞不言倦，又知上馬輒自超乘，不由跨躡，如此足下過廉頗也，何其事事快也。」周易有之，禮言恭，德言盛，足下何有盡此美耶！」及陸遜卒，諸葛恪代遜，權乃分武昌爲兩部，岱督右部，自武昌上至蒲圻。遷上大將軍，拜子凱副軍校尉，監兵蒲圻。孫亮卽位，拜大司馬。

岱清身奉公，所在可述。初在交州，歷年不餉家，妻子飢乏。權聞之歎息，以讓羣臣曰：「呂岱出身萬里，爲國勤事，家門內困，而孤不早知。股肱耳目，其責安在？」於是加賜錢米布絹，歲有常限。

始，岱親近吳郡徐原，慷慨有才志，岱知其可成，賜巾構，與共言論，後遂薦拔，官至侍御史。原性忠壯，好直言，岱時有得失，原輒諫諍，又公論之，人或以告岱，岱歎曰：「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。」及原死，岱哭之甚哀，曰：「德淵，呂岱之益友，今不幸，岱復於何聞過？」

談者美之。

太平元年，年九十六卒，子凱嗣。遺令殯以素棺，疏巾布構，葬送之制，務從約儉，凱皆奉行之。

周魴字子魚，吳郡陽羨人也。少好學，舉孝廉，爲寧國長，轉在懷安。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爲寇，以魴爲錢唐侯相，旬月之間，斬式首及其支黨，遷丹楊西部都尉。黃武中，鄱陽大帥彭綺作亂，攻沒屬城，乃以魴爲鄱陽太守，與胡綜勦力攻討，遂生禽綺，送詣武昌，加昭義校尉。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，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。魴答，恐民帥小醜不足仗任，事或漏泄，不能致休，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：

其一曰：「魴以千載微幸，得備州民，遠隔江川，敬恪未顯，瞻望雲景，天實爲之。精誠微薄，名位不昭，雖懷焦渴，曷緣見明？狐死首丘，人情戀本，而逼所制，奉覲禮違。每獨矯首西顧，未嘗不寤寐勞歎，展轉反側也。今因隙穴之際，得陳宿昔之志，非神啓之，豈能致此！不勝翹企，萬里託命。謹遣親人董岑、邵南等託叛奉牋。時事變故，列於別紙，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，照遠民之趣，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。」

其二曰：「魴遠在邊隅，江汜分絕，恩澤教化，未蒙撫及，而於山谷之間，遙陳所懷，懼以

大義，未見信納。夫物有感激，計因變生，古今同揆。魴仕東典郡，始願已獲，銘心立報，永矣無貳。豈圖頃者中被橫譴，禍在漏刻，危於投卵，進有離合去就之宜，退有誣罔枉死之咎，雖志行輕微，存沒一節，顧非其所，能不悵然！敢緣古人，因知所歸，拳拳輸情，陳露肝膈。乞降春天之潤，哀拯其急，不復猜疑，絕其委命。事之宣泄，受罪不測，一則傷慈損計，二則杜絕向化者心，惟明使君遠覽前世，矜而愍之，留神所質，速賜祕報。魴當候望舉動，俟須臾應。」

其三曰：「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，往者亦以郡民爲變，以見譴責，靖勤自陳釋，而終不解，因立密計，欲北歸命，不幸事露，誅及嬰孩。魴既目見靖事，且觀東主一所非薄，燼不復厚，雖或慙舍，終見翦除。今又令魴領郡者，是欲責後效，必殺魴之趣也。雖尙視息，憂惕焦灼，未知軀命，竟在何時。人居世間，猶白駒過隙，而常抱危怖，其可言乎！惟當陳愚，重自披盡，懼以卑賤，未能采納。願明使君少垂詳察，忖度其言。今此郡民，雖外名降首，而故在山草，看伺空隙，欲復爲亂，爲亂之日，魴命訖矣。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，圖欲北進。呂範、孫韶等入淮，全琮、朱桓趨合肥，諸葛瑾、步騭、朱然到襄陽，陸議、潘璋等討梅敷。東主中營自掩石陽，別遣從弟孫奭治安陸城，脩立邸閣，輦貲運糧，以爲軍儲，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，江邊諸將無復在者，才留二千所兵守武昌耳。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，魴

便從此率厲吏民，以爲內應。此方諸郡，前後舉事，垂成而敗者，由無外援使其然耳；若北軍臨境，傳檄屬城，思詠之民，誰不企踵？願明使君上觀天時，下察人事，中參蓍龜，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。」

其四曰：「所遣董岑、邵南少長家門，親之信之，有如兒子，是以特令齋牋，託叛爲辭，目語心計，不宣脣齒，骨肉至親，無有知者。又已敕之，到州當言往降，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。魴建此計，任之於天，若其濟也，則有生全之福；邂逅泄漏，則受夷滅之禍。常中夜仰天，告誓星辰。精誠之微，豈能上感，然事急孤窮，惟天是訴耳。遣使之日，載生載死，形存氣亡，魄爽恍惚。私恐使君未深保明，岑、南二人可留其一，以爲後信。一齋教還，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。東主有常科，悔叛還者，皆自原罪。如是彼此俱塞，永無端原。縣命西望，涕筆俱下。」

其五曰：「鄱陽之民，實多愚勁，帥之赴役，未卽應人，倡之爲變，聞聲響抃。今雖降首，盤節未解，山棲草藏，亂心猶存，而今東主圖興大衆，舉國悉出，江邊空曠，屯塢虛損，惟有諸刺姦耳。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，一旦可得便會，然要恃外援，表裏機互，不爾以往，無所成也。今使君若從皖道進往江上，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。若未徑到江岸，可住百里上，令此閒民知北軍在彼，卽自善也。此閒民非苦飢寒而甘兵寇，苦於征討，樂得北屬，但窮困

舉事，不時見應，尋受其禍耳。如使石陽及青、徐諸軍首尾相銜，牽綴往兵，使不得速退者，則善之善也。魴生在江、淮，長於時事，見其便利，百舉百捷，時不再來，敢布腹心。」

其六曰：「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，今此後舉，大合新兵，并使潘濬發夷民，人數甚多，聞豫設科條，當以新羸兵置前，好兵在後，攻城之日，云欲以羸兵填塹，使即時破，雖未能然，是事大趣也。私恐石陽城小，不能久留往兵，明使君速垂救濟，誠宜疾密。王靖之變，其鑒不遠。今魴歸命，非復在天，正在明使君耳。若見救以往，則功可必成，如見救不時，則與靖等同禍。前彭綺時，聞旌麾在逢龍，此郡民大小歡喜，並思立效。若留一月日間，事當大成，恨去電速，東得增衆專力討綺，綺始敗耳。願使君深察此言。」

其七曰：「今舉大事，自非爵號無以勸之，乞請將軍、侯印各五十紐，郎將印百紐，校尉、都尉印各二百紐，得以假授諸魁帥，獎厲其志，并乞請幢麾數十，以爲表幟，使山兵吏民，目瞻見之，知去就之分已決，承引所救畫定。又彼此降叛，日月有人，闊狹之間，輒得聞知。今之大事，事宜神密，若省魴牋，乞加隱祕。伏知智度有常，防慮必深，魴懷憂震灼，啓事蒸仍，乞未罪怪。」

魴因別爲密表曰：「方北有逋寇，固阻河洛，久稽王誅，自擅朔土，臣曾不能吐奇舉善，上以光贊洪化，下以輸展萬一，憂心如擣，假寐忘寢。聖朝天覆，含臣無效，猥發優命，敕臣



以前誘致賊休，恨不如計。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，令與北通。臣伏思惟，喜怖交集，竊恐此人不可卒得，假使得之，懼不可信，不如令臣譎休，於計爲便。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，逢值千載之一會，輒自督竭，竭盡頑蔽，撰立賸草以誑誘休者，如別紙。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，加卒奉大略，公矇狼狽，懼以輕愚，忝負特施，豫懷憂灼。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，博詢芻蕘，以成盛勳。朝廷神謨，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，靈贊聖規，休必自送，使六軍囊括，虜無孑遺，威風電邁，天下幸甚。謹拜表以聞，并呈賸草，懼於淺局，追用悚息。」被報施行。休果信魴，帥步騎十萬，輜重滿道，徑來入皖。魴亦合衆，隨陸遜橫截休，休幅裂瓦解，斬獲萬計。

魴初建密計時，頗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，魴乃詣部郡門下，因下髮謝，故休聞之，不復疑慮。事捷軍旋，權大會諸將歡宴，酒酣，謂魴曰：「君下髮載義，成孤大事，君之功名，當書之竹帛。」加裨將軍，賜爵關內侯。(二)

(一) 徐衆評曰：夫人臣立功效節，雖非一塗，然各有分也。爲將執桴鼓，則有必死之義，志守則有不假器之義，死必得所，義在不苟。魴爲郡守，職在治民，非君所命，自占誘敵，髡剔髮膚，以徇功名，雖事濟受爵，非君子所美。

賊帥董嗣負阻劫鈔，豫章、臨川並受其害。(二) 吾粲、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，連月不能拔。魴表乞罷兵，得以便宜從事。魴遣閒諜，授以方策，誘狙殺嗣。嗣弟怖懼，詣武昌降於拔。

陸遜，乞出平地，自改爲善，由是數郡無復憂惕。

〔二〕臣松之案：孫亮太平二年始立臨川郡，是時未有臨川。

魴在郡十三年卒，賞善罰惡，威恩並行。子處，亦有文武材幹，天紀中爲東觀令、無難督。〔二〕

〔二〕虞預晉書曰：處入晉，爲御史中丞，多所彈糾，不避疆禦。齊萬年反，以處爲建威將軍，西征，衆寡不敵，處臨陳慷慨，奮不顧身，遂死於戰場，追贈平西將軍。處子玘、札，皆有才力，中興之初，並見寵任。其諸子姪悉處列位，爲揚土豪右，而札凶淫放恣，爲百姓所苦。泰寧中，王敦誅之，滅其族。

鍾離牧字子幹，會稽山陰人，漢魯相意七世孫也。〔二〕少爰居永興，躬自墾田，種稻二十餘畝。臨熟，縣民有識認之，牧曰：「本以田荒，故墾之耳。」遂以稻與縣人。縣長聞之，召民繫獄，欲繩以法，牧爲之請。長曰：「君慕承宮，自行義事，〔三〕僕爲民主，當以法率下，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？」牧曰：「此是郡界，緣君意願，故來慙住。今以少稻而殺此民，何心復留？」遂出裝，還山陰，長自往止之，爲釋繫民。民慚懼，率妻子春所取稻得六十斛米，送還牧，牧閉門不受。民輸置道旁，莫有取者。牧由此發名。〔三〕

〔二〕會稽典錄曰：牧父緒，樓船都尉，兄駟，上計吏，少與同郡謝贊、吳郡顧譚齊名。牧童亂時號爲遲訥，駟常謂人曰：

「牧必勝我，不可輕也。」時人皆以爲不然。

〔三〕續漢書曰：官字少子，琅邪人，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，臨熟，人就認之，官便推與而去，由是發名，位至左中郎將、侍中。

〔三〕徐衆評曰：牧蹈長者之規。問者曰：「如牧所行，犯而不校，又從而救之，直而不有，又還而不受，可不謂之仁讓乎哉？」答曰：「異乎吾所聞。原憲之問於孔子曰：『克伐怨欲不行焉，可以爲仁乎？』孔子曰：『可以爲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』『惡不仁者，其爲仁矣。』今小民不展四體，而認人之稻，不仁甚矣，而牧推而與之，又救其罪，斯爲讓非其義，所救非人，非所謂惡不仁者。苟不惡不仁，安得爲仁哉！蒼梧澆娶妻而美，讓於其兄；尾生篤信，水至不去而死；直躬好直，證父攘羊；申鳴奉法，盡忠於君而執其父。忠信直讓，此四行者，聖賢之所貴也。然不貴蒼梧之讓，非讓道也；不取尾生之信，非信所也；不許直躬之直，非直體也；不嘉申鳴之忠，非忠意也。今牧犯而不校，還而不取，可以爲難矣，未得爲仁讓也。夫聖人以德報德，以直報怨，而牧欲以德報怨，非也。必不得已，二者何從？吾從孔子也。」

赤烏五年，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，遷南海太守。〔二〕還爲丞相長史，轉司直，遷中書令。會建安、鄱陽、新都三郡山民作亂，出牧爲監軍使者，討平之。賊帥黃亂、常俱等出其部伍，以充兵役。封秦亭侯，拜越騎校尉。

〔二〕會稽典錄曰：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，殘害吏民，牧越界撲討，旬日降服。又揭陽縣賊率會夏等衆數千人，歷十餘年，以侯爵雜繒千匹，下書購募，絕不可得。牧遣使慰譬，登皆首服，自改爲良民。始興太守羊銍與太常滕

胤書曰：「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，定見其在南海，威恩部伍，智勇分明，加操行清純，有古人之風。」其見貴如此。在郡四年，以疾去職。

永安六年，蜀并于魏，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，時論懼其叛亂，乃以牧爲平魏將軍，領武陵太守，往之郡。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，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，屯于赤沙，誘致諸夷邑君，或起應純，又進攻西陽縣，郡中震懼。牧問朝吏曰：「西蜀傾覆，邊境見侵，何以禦之？」皆對曰：「今一縣山險，諸夷阻兵，不可以軍驚擾，驚擾則諸夷盤結。宜以漸安，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。」牧曰：「不然。外境內侵，誑誘人民，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，此救火費速之勢也。」敕外趣嚴，掾史沮議者便行軍法。撫夷將軍高尙說牧曰：「昔潘太常督兵五萬，然後以討五谿夷耳。是時劉氏連和，諸夷率化，今既無往日之援，而郭純已據遷陵，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，尙未見其利也。」牧曰：「非常之事，何得循舊？」卽率所領，晨夜進道，緣山險行，垂二千里，從塞上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，純等散，五谿平。遷公安督、揚武將軍，封都鄉侯，徙濡須督。（一）復以前將軍假節，領武陵太守。卒官。家無餘財，士民思之。子禕嗣，代領兵。（三）

（一）會稽典錄曰：牧之在濡須，深以進取可圖，而不敢陳其策，與侍中東觀令朱育宴，慨然歎息。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，因謂牧曰：「朝廷諸君，以際會坐取高官，享侯功無與比，不肯在人下，見顧者猶以於邑，沉於侯也！」牧笑而

答曰：「卿之所言，未獲我心也。」馬援有言，人當功多而賞薄。吾功不足錄，而見寵已過當，豈以爲恨？國家不深相知，而見害朝人，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。若其不然，當建進取之計，以報所受之恩，不徒自守而已，憤歎以此也。」育復曰：「國家已自知侯，以侯之才，無爲不成。愚謂自可陳所懷。」牧曰：「武安君謂秦王云：『非成業難，得賢難；非得賢難，用之難；非用之難，任之難。』武安君欲爲秦王并兼六國，恐授事而不見任，故先陳此言。秦王既許而不能，卒隕將成之業，賜劍杜郵。今國家知吾，不如秦王之知武安，而害吾者有過范雎。大皇帝時，陸丞相討鄱陽，以二千人授吾，潘太常討武陵，吾又有三千人，而朝廷下議，棄吾於彼，使江渚諸督，不復發兵相繼。蒙國威靈自濟，今日何爲常。向使吾不料時度宜，苟有所陳，至見委以事，不足兵勢，終有敗績之患，何無不成之有？」

〔三〕會稽典錄曰：牧次子盛，亦履恭讓，爲尙書郎。弟徇領兵爲將，拜偏將軍，戍西陵，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，謂宜城、信陵爲建平援，若不先城，敵將先入。盛以施績、留平，智略名將，屢經於彼，無云當城之者，不然徇計。後半年，晉果遣將脩信陵城。晉軍平吳，徇領水軍督，臨陳戰死。

評曰：山越好爲叛亂，難安易動，是以孫權不遑外禦，卑詞魏氏。凡此諸臣，皆克寧內難，綏靜邦域者也。呂岱清恪在公；周魴譎略多奇；鍾離牧蹈長者之規；全琮有當世之才，貴重於時，然不檢姦子，獲譏毀名云。



# 三國志卷六十一

## 吳書十六

### 潘濬陸凱傳第十六

潘濬字承明，武陵漢壽人也。弱冠從宋仲子受學。〔一〕年未三十，荊州牧劉表辟爲部江夏從事。時沙羨長臧穢不脩，濬按殺之，一郡震竦。後爲湘鄉令，治甚有名。劉備領荊州，以濬爲治中從事。備入蜀，留典州事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濬爲人聰察，對問有機理，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。由是知名，爲郡功曹。

孫權殺關羽，并荊土，拜濬輔軍中郎將，授以兵。〔二〕遷奮威將軍，封常遷亭侯。〔三〕權稱尊號，拜爲少府，進封劉陽侯。〔四〕遷太常。五谿蠻夷叛亂盤結，權假濬節，督諸軍討之。信賞必行，法不可干，斬首獲生，蓋以萬數，自是羣蠻衰弱，一方寧靜。〔五〕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權克荊州，將吏悉皆歸附，而濬獨稱疾不見。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，濬伏面著牀席不起，涕泣交橫，哀咽不能自勝。權慰勞與語，呼其字曰：「承明，昔觀丁父，都俘也；武王以爲軍帥；彭仲爽，申俘也；文王以爲令尹。此二人，卿荊國之先賢也，初雖見囚，後皆擢用，爲楚名臣。卿獨不然，未肯降意，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？」

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，濬起下地拜謝。卽以爲治中，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。武陵部從事樊伯誘導諸夷，圖以武陵屬劉備，外白差督萬人往討之。權不聽，特召問濬，濬答：「以五千兵往，足可以擒伯。」權曰：「卿何以輕之？」濬曰：「伯是南陽舊姓，頗能弄脣吻，而實無辯論之才。臣所以知之者，伯昔嘗爲州人設饌，比至日中，食不可得，而十餘自起，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。」權大笑而納其言，卽遣濬將五千往，果斬平之。

〔三〕吳書曰：芮玄卒，濬并領玄兵，屯夏口。玄字文表，丹楊人。父祉，字宣嗣，從孫堅征伐有功，堅薦祉爲九江太守，後轉吳郡，所在有聲。玄兄良，字文鸞，隨孫策平定江東，策以爲會稽東部都尉，卒，玄領良兵，拜奮武中郎將，以功封溧陽侯。權爲子登揀擇淑媛，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，故遂娉玄女爲妃焉。黃武五年卒，權甚愍惜之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權數射雉，濬諫權，權曰：「相與別後，時時覲出耳，不復如往日之時也。」濬曰：「天下未定，萬機務多，射雉非急，弦絕括破，皆能爲害，乞特爲臣故息置之。」濬出，見雉翳故在，乃手自撤壞之。權由是自絕，不復射雉。

〔四〕吳書曰：驃騎將軍步騭屯淠口，求召募諸郡以增兵。權以問濬，濬曰：「豪將在民間，耗亂爲害，加騭有名勢，在所媚，不可聽也。」權從之。中郎將豫章徐宗，有名士也，嘗到京師，與孔融交結，然儒生誕節，部曲寬縱，不奉節度，爲衆作殿，濬遂斬之。其奉法不憚私議，皆此類也。歸義隱蕃，以口辯爲豪傑所善，濬子翥亦與周旋，饋餉之。濬聞大怒，疏責翥曰：「吾受國厚恩，志報以命，爾輩在都，當念恭順，親賢慕善，何故與降虜交，以糧餉之？在遠聞此，心震面熱，惆悵累旬。疏到，急就往使受杖一百，促責所餉。」當時人咸怪濬，而蕃果圖叛誅夷，衆乃歸服。



江表傳曰：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，或有閒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，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，欲有自託之計。旌以啓權，權曰：「承明不爲此也。」卽封旌表以示於濬，而召旌還，免官。

先是，濬與陸遜俱駐武昌，共掌留事，還復故。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，奏按丞相顧雍、左將軍朱據等，皆見禁止。黃門侍郎謝友語次問壹：「顧公事何如？」壹答：「不能佳。」友又問：「若此公免退，誰當代之？」壹未答，友曰：「得無潘太常得之乎？」壹良久曰：「君語近之也。」友謂曰：「潘太常常切齒於君，但道遠無因耳。今日代顧公，恐明日便擊君矣。」壹大懼，遂解散雍事。濬求朝，詣建業，欲盡辭極諫。至，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，濬乃大請百寮，欲因會手刃殺壹，以身當之，爲國除患。壹密聞知，稱疾不行。濬每進見，無不陳壹之姦險也。由此壹寵漸衰，後遂誅戮。權引咎責躬，因諂讓大臣，語在權傳。

赤烏二年，濬卒，子翥嗣。濬女配建昌侯孫慮。(一)

(一) 吳書曰：翥字文龍，拜騎都尉，後代領兵，早卒。翥弟祕，權以姊陳氏女妻之，調湘鄉令。

襄陽記曰：襄陽習溫爲荊州大公平。大公平，今之州都。祕過辭於溫，問曰：「先君昔曰君侯當爲州里議主，今果如其言，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？」溫曰：「無過於君也。」後祕爲尚書僕射，代溫爲公平，甚得州里之譽。

陸凱字敬風，吳郡吳人，丞相遜族子也。黃武初爲永興、諸暨長，所在有治迹，拜建武都

尉，領兵。雖統軍衆，手不釋書。好太玄，論演其意，以筮輒驗。赤烏中，除儋耳太守，討朱崖，斬獲有功，遷爲建武校尉。五鳳二年，討山賊陳毖於零陵，斬毖克捷，拜巴丘督、偏將軍，封都鄉侯，轉爲武昌右都督。與諸將共赴壽春，還，累遷盪魏、綏遠將軍。孫休卽位，拜征北將軍，假節領豫州牧。孫皓立，遷鎮西大將軍，都督巴丘，領荊州牧，進封嘉興侯。孫皓與晉平，使者丁忠自北還，說皓弋陽可襲，凱諫止，語在皓傳。寶鼎元年，遷左丞相。皓性不好人視己，羣臣侍見，皆莫敢近。凱說皓曰：「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，若卒有不虞，不知所赴。」皓聽凱自視。

皓徙都武昌，揚土百姓汭流供給，以爲患苦，又政事多謬，黎元窮匱。凱上疏曰：

臣聞有道之君，以樂樂民；無道之君，以樂樂身。樂民者，其樂彌長；樂身者，不樂而亡。夫民者，國之根也，誠宜重其食，愛其命。民安則君安，民樂則君樂。自頃年以來，君威傷於桀紂，君明闇於姦雄，君惠閉於羣孽。無災而民命盡，無爲而國財空，辜無罪，賞無功，使君有謬誤之愆，天爲作妖。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，困民以求饒，導君於不義，敗政於淫俗，臣竊爲痛心。今鄰國交好，四邊無事，當務息役養士，實其廩庫，以待天時。而更傾動天心，騷擾萬姓，使民不安，大小呼嗟，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。

臣聞吉凶在天，猶影之在形，響之在聲也，形動則影動，形止則影止，此分數乃有所繫，非在口之所進退也。昔秦所以亡天下者，但坐賞輕而罰重，政刑錯亂，民力盡於奢侈，目眩於美色，志濁於財寶，邪臣在位，賢哲隱藏，百姓業業，天下苦之，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。漢所以彊者，躬行誠信，聽諫納賢，惠及負薪，躬請巖穴，廣采博察，以成其謀。此往事之明證也。

近者漢之衰末，三家鼎立，曹失綱紀，晉有其政。又益州危險，兵多精彊，閉門固守，可保萬世，而劉氏與奪乖錯，賞罰失所，君恣意於奢侈，民力竭於不急，是以爲晉所伐，君臣見虞。此目前之明驗也。

臣聞於大理，文不及義，智慧淺劣，無復冀望，竊爲陛下惜天下耳。臣謹奏耳目所聞見，百姓所爲煩苛，刑政所爲錯亂，願陛下息大功，損百役，務寬盪，忽苛政。

又武昌土地，實危險而壅确，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，船泊則沈漂，陵居則峻危，且童謠言：「寧飲建業水，不食武昌魚；寧還建業死，不止武昌居。」臣聞翼星爲變，熒惑作妖，童謠之言，生於天心，乃以安居而比死，足明天意，知民所苦也。

臣聞國無三年之儲，謂之非國，而今無一年之畜，此臣下之責也。而諸公卿位處人上，祿延子孫，曾無致命之節，匡救之術，苟進小利於君，以求容媚，荼毒百姓，不爲

君計也。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，耕種既廢，所在無復輸入，而分一家父子異役，廩食日張，畜積日耗，民有離散之怨，國有露根之漸，而莫之恤也。民力困窮，鬻賣兒子，調賦相仍，日以疲極，所在長吏，不加隱括，加有監官，既不愛民，務行威勢，所在騷擾，更爲煩苛，民苦一端，財力再耗，此爲無益而有損也。願陛下一息此輩，矜哀孤弱，以鎮撫百姓之心。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，鳥獸得離羅網之綱，四方之民繼負而至矣。如此，民可得保，先王之國存焉。

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，五色令人目不明，此無益於政，有損於事者也。自昔先帝時，後宮列女，及諸織絡，數不滿百，米有畜積，貨財有餘。先帝崩後，幼景在位，更改奢侈，不蹈先迹。伏聞織絡及諸徒坐，乃有千數，計其所長，不足爲國財，然坐食官廩，歲歲相承，此爲無益，願陛下料出賦嫁，給與無妻者。如此，上應天心，下合地意，天下幸甚。

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，齊桓取士於車轅，周武取士於負薪，大漢取士於奴僕。明王聖主，取士以賢，不拘卑賤，故其功德洋溢，名流竹素，非求顏色而取好服、捷口、容悅者也。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，位非其人，任非其量，不能輔國匡時，羣黨相扶，害忠隱賢。願陛下簡文武之臣，各勤其官，州牧督將，藩鎮方外，公卿尚書，務脩仁化，上助陛

下，下拯黎民，各盡其忠，拾遺萬一，則康哉之歌作，刑錯之理清。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。

時殿上列將何定、佞巧、便辟，貴幸任事，凱面責定曰：「卿見前後事主不忠，傾亂國政，寧有得以壽終者邪！何以專爲佞邪，穢塵天聽？宜自改厲。不然，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。」定大恨凱，思中傷之，凱終不以爲意，乃心公家，義形於色，表疏皆指事不飾，忠懇內發。

建衡元年，疾病，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，凱陳：「何定不可任用，宜授外任，不宜委以國事。奚熙小吏，建起浦里田，欲復嚴密故迹，亦不可聽。姚信、樓玄、賀邵、張悌、郭連、薛瑩、滕脩及族弟喜，抗，或清白忠勤，或姿才卓茂，皆社稷之楨幹，國家之良輔，願陛下重留神思，訪以時務，各盡其忠，拾遺萬一。」遂卒，時年七十二。

子禕，初爲黃門侍郎，出領部曲，拜偏將軍。凱亡後，入爲太子中庶子。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：「禕體質方剛，器幹彊固，董率之才，魯肅不過。及被召當下，徑還赴都，道由武昌，曾不迴顧，器械軍資，一無所取，在戎果毅，臨財有節。夫夏口，賊之衝要，宜選名將以鎮戍之，臣竊思惟，莫善於禕。」

初，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，加何定譖構非一，旣以重臣，難繩以法，又陸抗時爲大將在疆場，故以計容忍。抗卒後，竟徒凱家於建安。

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，凱與大司馬丁奉、御史大夫丁固謀，因皓謁廟，欲廢皓立孫休子。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，故密語平，平拒而不許，誓以不泄，是以所圖不果。太史郎陳苗奏皓久陰不雨，風氣迴逆，將有陰謀，皓深警懼云。〔一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舊拜廟，選兼大將軍領三千兵爲衛，凱欲因此兵以圖之，令選曹白用丁奉。皓偶不欲，曰：「更選。」凱令執據，雖覲兼，然宜得其人。皓曰：「用留平。」凱令其子禪以謀語平。平素與丁奉有隙，禪未及得宣凱旨，平語禪曰：「聞野豬入丁奉營，此凶徵也。」有喜色。禪乃不敢言，還，因具啓凱，故輟止。

予連從荆、揚來者得凱所諫皓二十事，博問吳人，多云不聞凱有此表。又按其文殊甚切直，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。或以爲凱藏之篋笥，未敢宣行，病困，皓遣董朝省問欲言，因以付之。虛實難明，故不著于篇，然愛其指擿皓事，足爲後戒，故鈔列于凱傳左云。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：「孤動必遵先帝，有何不平？君所諫非也。」又建業宮不利，故避之，而西宮室宇摧朽，須謀移都，何以不可徙乎？」凱上疏曰：

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，陰陽不調，五星失晷，職司不忠，奸黨相扶，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。〔二〕夫王者之興，受之於天，脩之由德，豈在宮乎？而陛下不諮之公輔，便盛意驅馳，六軍流離悲懼，逆犯天地，天地以災，童歌其謠。縱令陛下一身得安，百姓愁勞，何以用治？此不遵先帝一也。

臣聞有國以賢爲本，夏殺龍逢，殷獲伊摯，斯前世之明效，今日之師表也。中常侍王蕃、黃中通理，處朝忠謇，斯社稷之重鎮，大吳之龍逢也，而陛下忿其苦辭，惡其直對，梟之殿堂，屍骸暴棄。邦內傷心，有識悲悼，咸以吳國夫差復存。先帝親賢，陛下反之，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。

臣聞宰相國之柱也，不可不彊，是故漢有蕭、曹之佐，先帝有顧、步之相。而萬、彧、瑣才凡庸之質，昔從家隸，超步紫闥，於咳已豐，於器已溢，而陛下愛其細介，不訪大趣，榮以尊輔，越尙舊臣。賢良憤惋，智士赫咤，是不遵先帝三也。

先帝愛民過於嬰孩，民無妻者以妾妻之，見單衣者以帛給之，枯骨不收而取埋之。而陛下反之，是不遵先帝四也。

昔桀紂滅由妖婦，幽厲亂在嬖妾，先帝鑒之，以爲身戒，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，後房無曠積之女。今中宮萬數，不備嬪嬙，外多鰥夫，女吟於中。風雨逆度，正由此起，是不遵先帝五也。

先帝憂勞萬機，猶懼有失。陛下臨阼以來，遊戲後宮，眩惑婦女，乃令庶事多曠，下吏容姦，是不遵先帝六也。

先帝篤尙朴素，服不純麗，宮無高臺，物不彫飾，故國富民充，姦盜不作。而陛下徵

調州郡，竭民財力，土被玄黃，宮有朱紫，是不遵先帝七也。

先帝外仗顧、陸、朱、張，內近胡綜、薛綜，是以庶績雍熙，邦內清肅。今者外非其任，內非其人，陳聲、曹輔，斗筭小吏，先帝之所棄，而陛下幸之，是不遵先帝八也。

先帝每宴見羣臣，抑損醇醴，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，百寮庶尹，並展所陳。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，懼以不盡之酒。夫酒以成禮，過則敗德，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，是不遵先帝九也。

昔漢之桓、靈，親近宦豎，大失民心。今高通、詹廉、羊度，黃門小人，而陛下賞以重爵，權以戰兵。若江渚有難，烽燧互起，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，是不遵先帝十也。

今宮女曠積，而黃門復走州郡，條牒民女，有錢則舍，無錢則取，怨呼道路，母子死訣，是不遵先帝十一也。

先帝在時，亦養諸王太子，若取乳母，其夫復役，賜與錢財，給其資糧，時遣歸來，視其弱息。今則不然，夫婦生離，夫故作役，兒從後死，家爲空戶，是不遵先帝十二也。

先帝歎曰：「國以民爲本，民以食爲天，衣其次也，三者，孤存之於心。」今則不然，農桑並廢，是不遵先帝十三也。

先帝簡士，不拘卑賤，任之鄉閭，效之於事，舉者不虛，受者不妄。今則不然，浮華



者登，朋黨者進，是不遵先帝十四也。

先帝戰士，不給他役，使春惟知農，秋惟收稻，江渚有事，責其死效。今之戰士，供給衆役，廩賜不贍，是不遵先帝十五也。

夫賞以勸功，罰以禁邪，賞罰不中，則士民散失。今江邊將士，死不見哀，勞不見賞，是不遵先帝十六也。

今在所監司，已爲煩猥，兼有內使，擾亂其中，一民十吏，何以堪命？昔景帝時，交趾反亂，實由茲起，是爲遵景帝之闕，不遵先帝十七也。

夫校事，吏民之仇也。先帝末年，雖有呂壹、錢欽，尋皆誅夷，以謝百姓。今復張立校曹，縱吏言事，是不遵先帝十八也。

先帝時，居官者咸久於其位，然後考績黜陟。今州縣職司，或莅政無幾，便徵召遷轉，迎新送舊，紛紜道路，傷財害民，於是爲甚，是不遵先帝十九也。

先帝每察竟解之奏，常留心推按，是以獄無冤囚，死者吞聲。今則違之，是不遵先帝二十也。

若臣言可錄，藏之盟府；如其虛妄，治臣之罪。願陛下留意。」

〔二〕江表傳載凱此表曰：「臣拜受明詔，心與氣結。陛下何心之難悟，意不聰之甚也！」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皓所行彌暴，凱知其將亡，上表曰：「臣聞惡不可積，過不可長；積惡長過，喪亂之源也。是以古人懼不聞非，故設進善之旌，立敢諫之鼓。武公九十，思聞警戒，詩美其德，士悅其行。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，而有積惡之漸，臣深憂之，此禍兆見矣。故略陳其要，寫盡愚懷。陛下宜克己復禮，述脩前德，不可捐棄臣言，而放奢意。意奢情至，吏日欺民；民離則上不信下，下當疑上，骨肉相克，公子相奔。臣雖愚闇，於天命，以心審之，敗不過二十稔也。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、殷紂，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。臣受國恩，奉朝三世，復以餘年，值遇陛下，不能循俗，與衆沈浮。若比干、伍員，以忠見戮，以正見疑，自謂畢足，無所餘恨，灰身泉壤，無負先帝，願陛下九思，社稷存焉。」初，皓始起宮，凱上表諫，不聽。凱重表曰：「臣聞宮功當起，夙夜反側，是以頻煩上事，往往留中，不見省報，於邑歎息，企想應罷。昨食時，被詔曰：『君所諫，誠是大趣，然未合鄙意，如何？此宮殿不利，宜當避之，乃可以妨勞役，長坐不利宮乎？父之不安，子亦何倚？』臣拜紙詔，伏讀一周，不覺氣結於胸，而涕泣雨集也。臣年已六十九，榮祿已重，於臣過望，復何所冀？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，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，勞苦勤至，白髮生於鬢膚，黃耆被於甲冑。天下始靜，晏駕早崩，自含息之類，能言之倫，無不歔歔，如喪考妣。幼主嗣統，柄在臣下，軍有連征之費，民有彫殘之損。賊臣干政，公家空竭。今疆敵當塗，西州傾覆，孤罷之民，宜當畜養，廣力肆業，以備有虞。且始徙都，屬有軍征，戰士流離，州郡騷擾，而大功復起，徵召四方，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。臣聞爲人主者，攘災以德，除咎以義。故湯遭大旱，身禱桑林，熒惑守心，宋景退殿，是以旱魃銷亡，妖星移舍。今宮室之不利，但當克己復禮，篤湯、宋之至道，愍黎庶之困苦，何憂宮之不安，災之不銷乎？陛下不務脩德，而務築宮室，若德之不脩，行之不貴，雖殷辛之瑤臺，秦皇之阿房，何止而不喪身覆國，宗廟作墟乎？夫興土功，高臺榭，既致水旱，民又多疾，其不疑也？爲父長安，使子無倚，此乃子離於父，臣離於陛下之象也。臣子一離，雖

念克骨，茅茨不翦，復何益焉？是以大皇帝居于南宮，自謂過於阿房。故先朝大臣，以爲宮室宜厚，備衛非常，大皇帝曰：『逆虜游魂，當愛育百姓，何聊趣於不急？』然臣下懇惻，由不獲已，故裁調近郡，苟副衆心，比當就功，猶豫三年。當此之時，寇鈔懾威，不犯我境，師徒奔北，且西阻岷、漢，南州無事，尙猶沖讓，未肯築宮，況陛下危側之世，又乏大皇帝之德，可不慮哉？願陛下留意，臣不虛言。」

胤字敬宗，凱弟也。始爲御史、尙書選曹郎，太子和聞其名，待以殊禮。會全寄、楊竺等阿附魯王霸，與和分爭，陰相譖搆，胤坐收下獄，楚毒備至，終無他辭。(一)

(二)吳錄曰：太子自懼黜廢，而魯王覬覦益甚。權時見楊竺，辟左右而論霸之才，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，宜爲嫡嗣，於是權乃許立焉。有給使伏于牀下，具聞之，以告太子。胤當至武昌，往辭太子，太子不見，而微服至其車上，與共密議，欲令陸遜表諫。既而遜有表極諫，權疑竺泄之，竺辭不服。權使竺出尋其由，竺曰：『頃惟胤西行，必其所道。又遣問遜何由知之，遜言胤所述。召胤考問，胤爲太子隱曰：「楊竺向臣道之。」遂共爲獄。竺不勝痛毒，服是所道。初權疑竺泄之，及服，以爲果然，乃斬竺。』

後爲衡陽督軍都尉。赤烏十一年，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，交部騷動。以胤爲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胤入南界，喻以恩信，務崇招納，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。引軍而南，重宣至誠，遺以財幣。賊帥百餘人，民五萬餘家，深幽不羈，莫不稽顙，交域清泰。就加安南將軍。復討蒼梧建陵賊，破之，前後出兵八千餘人，以充軍用。

永安元年，徵爲西陵督，封都亭侯，後轉(左)(在)虎林。中書丞華覈表薦胤曰：「胤天姿

聰明，才通行絜，昔歷選曹，遺迹可紀。還在交州，奉宣朝恩，流民歸附，海隅肅清。蒼梧、南海，歲有（舊）〔暴〕風瘴氣之害，風則折木，飛砂轉石，氣則霧鬱，飛鳥不經。自胤至州，風氣絕息，商旅平行，民無疾疫，田稼豐稔。州治臨海，海流秋鹹，胤又畜水，民得甘食。惠風橫被，化感人神，遂憑天威，招合遺散。至被詔書當出，民感其恩，以忘戀土，負老攜幼，甘心景從，衆無攜貳，不煩兵衛。自諸將合衆，皆脅之以威，未有如胤結以恩信者也。銜命在州，十有餘年，賓帶殊俗，寶玩所生，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，家無文甲犀象之珍，方之今臣，實難多得。宜在輦轂，股肱王室，以贊唐虞康哉之頌。江邊任輕，不盡其才，虎林選督，堪之者衆。若召還都，寵以上司，則天工畢脩，庶績咸熙矣。」

胤卒，子式嗣，爲柴桑督、揚武將軍。天策元年，與從兄禕俱徙建安。天紀二年，召還建業，復將軍、侯。

評曰：潘濬公清割斷，陸凱忠壯質直，皆節槩梗梗，有大丈夫格業。胤身絜事濟，著稱南土，可謂良牧矣。

# 三國志卷六十二

吳書十七

## 是儀胡綜傳第十七

是儀字子羽，北海營陵人也。本姓氏，初爲縣吏，後仕郡，郡相孔融嘲儀，言「氏」字「民」無上，可改爲「是」，乃遂改焉。〔一〕後依劉繇，避亂江東。繇軍敗，儀徙會稽。

〔二〕徐衆評曰：古之建姓，或以所生，或以官號，或以祖名，皆有義體，以明氏族。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，此先王之典也，所以明本重始，彰示功德，子孫不忘也。今離文析字，橫生忌諱，使儀易姓，忘本誣祖，不亦謬哉！教人易姓，從人改族，融既失之，儀又不得也。

孫權承攝大業，優文徵儀。到見親任，專典機密，拜騎都尉。

呂蒙圖襲關羽，權以問儀，儀善其計，勸權聽之。從討羽，拜忠義校尉。儀陳謝，權令曰：「孤雖非趙簡子，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邪？」

既定荊州，都武昌，拜裨將軍，後封都亭侯，守侍中。欲復授兵，儀自以非材，固辭不受。黃武中，遣儀之皖，就將軍劉邵，欲誘致曹休。休到，大破之，遷偏將軍，入闕省尙書事，

外總平諸官，兼領辭訟，又令教諸公子書學。

大駕東遷，太子登留鎮武昌，使儀輔太子。太子敬之，事先諮詢，然後施行。進封都鄉侯。後從太子還建業，復拜侍中、中執法，平諸官事，領辭訟如舊。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，權怒，收嘉繫獄，悉驗問。時同坐人皆怖畏壹，並言聞之，儀獨云無聞。於是見窮詰累日，詔旨轉厲，羣臣爲之屏息。儀對曰：「今刀鋸已在臣頸，臣何敢爲嘉隱諱，自取夷滅，爲不忠之鬼！顧以聞知當有本末。」據實答問，辭不傾移。權遂舍之，嘉亦得免。〔一〕

〔一〕徐衆評曰：是儀以羈旅異方，客仕吳朝，值讒邪殄行，當嚴毅之威，命縣漏刻，禍急危機，不雷同以害人，不苟免以傷義，可謂忠勇公正之士，雖祁奚之免叔向，慶忌之濟朱雲，何以尚之？忠不諂君，勇不懼讒，公不存私，正不黨邪，資此四德，加之以文敏，崇之以謙約，履之以和順，保傳二宮，存身愛名，不亦宜乎！

蜀相諸葛亮卒，權垂心西州，遣儀使蜀申固盟好。奉使稱意，後拜尚書僕射。

南、魯二宮初立，儀以本職領魯王傳。儀嫌二宮相近切，乃上疏曰：「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，兼資文武，當今之宜，宜鎮四方，爲國藩輔。宣揚德美，廣耀威靈，乃國家之良規，海內所瞻望。但臣言辭鄙野，不能究盡其意。愚以二宮宜有降殺，正上下之序，明教化之本。」書三四上。爲傳盡忠，動輒規諫；事上勤，與人恭。

不治產業，不受施惠，爲屋舍財足自容。鄰家有起大宅者，權出望見，問起大室者誰，左右對曰：「似是儀家也。」權曰：「儀儉，必非也。」問果他家。其見知信如此。

服不精細，食不重膳，拯贍貧困，家無儲畜。權聞之，幸儀舍，求視蔬飯，親嘗之，對之歎息，卽增俸賜，益田宅。儀累辭讓，以恩爲戚。

時時有所進達，未嘗言人之短。權常責儀以不言事，無所是非，儀對曰：「聖主在上，臣下守職，懼於不稱，實不敢以愚管之言，上干天聽。」

事國數十年，未嘗有過。呂壹歷白將相大臣，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，獨無以白儀。權歎曰：「使人盡如是儀，當安用科法爲？」

及寢疾，遺令素棺，斂以時服，務從省約，年八十一卒。

胡綜字偉則，汝南固始人也。少孤，母將避難江東。孫策領會稽太守，綜年十四，爲門下循行，留吳與孫權共讀書。策薨，權爲討虜將軍，以綜爲金曹從事，從討黃祖，拜鄂長。權爲車騎將軍，都京，召綜還，爲書部，與是儀、徐詳俱典軍國密事。劉備下白帝，權以見兵少，使綜料諸縣，得六千人，立解煩兩部，詳領左部，綜領右部督。吳將晉宗叛歸魏，魏以宗爲蘄春太守，去江數百里，數爲寇害。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，生虜得宗，加建武中郎將。

魏拜權爲吳王，封綜、儀、詳皆爲亭侯。

黃武八年夏，黃龍見夏口，於是權稱尊號，因瑞改元。又作黃龍大牙，常在中軍，諸軍進退，視其所向，命綜作賦曰：

乾坤肇立，三才是生。狼弧垂象，實惟兵精。聖人觀法，是效是營，始作器械，爰求厥成。黃、農創代，拓定皇基，上順天心，下息民災。高辛誅共，舜征有苗，啓有甘師，湯有鳴條。周之牧野，漢之垓下，靡不由兵，克定厥緒。明明大吳，實天生德，神武是經，惟皇之極。乃自在昔，黃、虞是祖，越歷五代，繼世在下。應期受命，發迹南土，將恢大繇，革我區夏。乃律天時，制爲神軍，取象太一，五將三門；疾則如電，遲則如雲，進止有度，約而不煩。四靈旣布，黃龍處中，周制日月，實曰太常，桀然特立，六軍所望。仙人在上，鑒觀四方，神實使之，爲國休祥。軍欲轉向，黃龍先移，金鼓不鳴，寂然變施，闇謨若神，可謂祕奇。在昔周室，赤烏銜書，今也大吳，黃龍吐符。合契河洛，動與道俱，天贊人和，僉曰惟休。

蜀聞權踐阼，遣使重申前好。綜爲盟文，文義甚美，語在權傳。

權下都建業，詳、綜並爲侍中，進封鄉侯，兼左右領軍。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，頗見猜疑，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：



其一曰：「天綱弛絕，四海分崩，羣生憔悴，士人播越，兵寇所加，邑無居民，風塵煙火，往往而處，自三代以來，大亂之極，未有若今時者也。臣質志薄，處時無方，繫於土壤，不能翻飛，遂爲曹氏執事戎役，遠處河朔，天衢隔絕，雖望風慕義，思託大命，媿無因緣，得展其志。每往來者，竊聽風化，伏知陛下齊德乾坤，同明日月，神武之姿，受之自然，敷演皇極，流化萬里，自江以南，戶受覆燾。英雄俊傑，上達之士，莫不心歌腹詠，樂在歸附者也。今年六月末，奉聞吉日，龍興踐阼，恢弘大綏，整理天綱，將使遺民，覩見定主。昔武王伐殷，殷民倒戈；高祖誅項，四面楚歌。方之今日，未足以喻。臣質不勝昊天至願，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，及託降叛，閒關求達，其欲所陳，載列于左。」

其二曰：「昔伊尹去夏入商，陳平委楚歸漢，書功竹帛，遺名後世，世主不謂之背誕者，以爲知天命也。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，外託君臣，內如骨肉，恩義綢繆，有合無離，遂受偏方之任，總河北之軍。當此之時，志望高大，永與曹氏同死俱生，惟恐功之不建，事之不成耳。及曹氏之亡，後嗣繼立，幼冲統政，讒言彌興。同儕者以勢相害，異趣者得閒其言，而臣受性簡略，素不下人，視彼數子，意實迫之，此亦臣之過也。遂爲邪議所見構會，招致猜疑，誣臣欲叛。雖識眞者保明其心，世亂讒勝，餘嫌猶在，常懼一旦橫受無辜，憂心孔疚，如履冰炭。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，惠王卽位，疑奪其任，遂去燕之趙，休烈不虧。彼豈欲

二三其德，蓋畏功名不建，而懼禍之將及也。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，託叛南詣，宣達密計。時以倉卒，未敢便有章表，使光口傳而已。以爲天下大歸可見，天意所在，非吳復誰？此方之民，思爲臣妾，延頸舉踵，惟恐兵來之遲耳。若使聖恩少加信納，當以河北承望王師，（疑）〔款〕心赤實，天日是鑒。而光去經年，不聞咳唾，未審此意竟得達不？瞻望長歎，日月以幾，魯望高子，何足以喻！又臣今日見待稍薄，蒼蠅之聲，縣縣不絕，必受此禍，遲速事耳。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，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，不行若此之事，謂光所傳，多虛少實，或謂此中有他消息，不知臣質構譏見疑，恐受大害也。且臣質若有罪之日，自當奔赴鼎鑊，束身待罪，此蓋人臣之宜也。今日無罪，橫見譖毀，將有商鞅、白起之禍。尋惟事勢，去亦宜也。死而弗義，不去何爲！樂毅之出，吳起之走，君子傷其不遇，未有非之者也。願陛下推古況今，不疑怪於臣質也。又念人臣獲罪，當如伍員奉己自效，不當徼幸因事爲利。然今與古，厥勢不同，南北悠遠，江湖隔絕，自不舉事，何得濟免！是以忘志士之節，而思立功之義也。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，非天命所在，政弱刑亂，柄奪於臣，諸將專威於外，各自爲政，莫或同心，士卒衰耗，帑藏空虛，綱紀毀廢，上下並昏，想前後數得降叛，具聞此問。兼弱攻昧，宜應天時，此實陛下進取之秋，是以區區敢獻其計。今若內兵淮、泗，據有下邳，荆、揚二州，聞聲響應，臣從河北席卷而南，形勢一連，根牙永固。關西之兵繫於所衛，青、

徐二州不敢徹守，許、洛餘兵衆不滿萬，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？此誠千載一會之期，可不深思而熟計乎！及臣所在，既自多馬，加以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，驅馬來出，隱度今者，可得三千餘匹。陛下出軍，當投此時，多將騎士來就馬耳。此皆先定所一二知。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，今此間實贏，易可克定，陛下舉動，應者必多。上定洪業，使普天一統，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，此乃天也。若不見納，此亦天也。願陛下思之，不復多陳。」

其三曰：「昔許子遠舍袁就曹，規畫計較，應見納受，遂破袁軍，以定曹業。向使曹氏不信子遠，懷疑猶豫，不決於心，則今天下袁氏有也。願陛下思之。閒聞界上將閻浮、趙楫欲歸大化，唱和不速，以取破亡。今臣款款，遠授其命，若復懷疑，不時舉動，令臣孤絕，受此厚禍，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，不敢復託命陛下矣。願陛下思之。皇天后土，實聞其言。」此文既流行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。

二年，青州人隱蕃歸吳，上書曰：「臣聞紂爲無道，微子先出；高祖寬明，陳平先入。臣年二十二，委棄封域，歸命有道，賴蒙天靈，得自全致。臣至止有日，而主者同之降人，未見精別，使臣微言妙旨，不得上達。於邑三歎，曷惟其已。謹詣闕拜章，乞蒙引見。」權卽召入。蕃謝答問，及陳時務，甚有辭觀。綜時侍坐，權問何如，綜對曰：「蕃上書，大語有似東方朔，巧捷詭辯有似禰衡，而才皆不及。」權又問可堪何官，綜對曰：「未可以治民，且試以

都輦小職。」權以蕃盛論刑獄，用爲廷尉監。左將軍朱據、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，普尤與之親善，常怨歎其屈。後蕃謀叛，事覺伏誅，普見責自殺。據禁止，歷時乃解。拜綜偏將軍，兼左執法，領辭訟。遼東之事，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，權亦大怒，其和協彼此，使之無隙，綜有力焉。

〔一〕吳錄曰：蕃有口才，魏明帝使詐叛如吳，令求作廷尉職，重案大臣以離閒之。旣爲廷尉監，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，常車馬雲集，賓客盈堂。及至事覺，蕃亡走，捕得，考問黨與，蕃無所言。吳主使將入，謂曰：「何乃以肌肉爲人受毒乎？」蕃曰：「孫君，丈夫圖事，豈有無伴！烈士死，不足相牽耳。」遂閉口而死。

〔二〕吳歷曰：權問普：「卿前盛稱蕃，又爲之怨望朝廷，使蕃反叛，皆卿之由。」

性嗜酒，酒後歡呼極意，或推引杯觴，搏擊左右。權愛其才，弗之責也。

凡自權統事，諸文詔策命，鄰國書符，略皆綜之所造也。初以內外多事，特立科，長吏遭喪，皆不得去，而數有犯者。權患之，使朝臣下議。綜議以爲宜定科文，示以大辟，行之一人，其後必絕。遂用綜言，由是奔喪乃斷。

赤烏六年卒，子沖嗣。沖平和有文幹，天紀中爲中書令。〔一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沖後仕晉尙書郎、吳郡太守。

徐詳者字子明，吳郡烏程人也，先綜死。

評曰：是儀、徐詳、胡綜，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。儀清恪貞素，詳數通使命，綜文采  
才用，各見信任，辟之廣夏，其裒掇之佐乎！



# 三國志卷六十三

吳書十八

## 吳範劉惔趙達傳第十八

吳範字文則，會稽上虞人也。以治曆數，知風氣，聞於郡中。舉有道，詣京都，世亂不行。會孫權起於東南，範委身服事，每有災祥，輒推數言狀，其術多效，遂以顯名。

初，權在吳，欲討黃祖，範曰：「今茲少利，不如明年。明年戊子，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。」權遂征祖，卒不能克。明年，軍出，行及尋陽，範見風氣，因詣船賀，催兵急行，至即破祖，祖得夜亡。權恐失之，範曰：「未遠，必生禽祖。」至五更中，果得之。劉表竟死，荊州分割。

及壬辰歲，範又白言：「歲在甲午，劉備當得益州。」後呂岱從蜀還，遇之白帝，說備部衆離落，死亡且半，事必不克。權以難範，範曰：「臣所言者天道也，而岱所見者人事耳。」備卒得蜀。

權與呂蒙謀襲關羽，議之近臣，多曰不可。權以問範，範曰：「得之。」後羽在麥城，使

使請降。權問範曰：「竟當降否？」範曰：「彼有走氣，言降詐耳。」權使潘璋邀其徑路，覘候者還，白羽已去。範曰：「雖去不免。」問其期，曰：「明日日中。」權立表下漏以待之。及中不至，權問其故，範曰：「時尙未正中也。」頃之，有風動帷，範拊手曰：「羽至矣。」須臾，外稱萬歲，傳言得羽。

後權與魏爲好，範曰：「以風氣言之，彼以貌來，其實有謀，宜爲之備。」劉備盛兵西陵，範曰：「後當和親。」終皆如言。其占驗明審如此。

權以範爲騎都尉，領太史令，數從訪問，欲知其決。範祕惜其術，不以至要語權。權由是恨之。〔一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範獨心計，所以見重者術，術亡則身棄矣，故終不言。

初，權爲將軍時，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，亥子之間有大福慶。權曰：「若終如言，以君爲侯。」及立爲吳王，範時侍宴，曰：「昔在吳中，嘗言此事，大王識之邪？」權曰：「有之。」因呼左右，以侯綬帶範。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，輒手推不受。及後論功行封，以範爲都亭侯。詔臨當出，權恚其愛道於己也，削除其名。

範爲人剛直，頗好自稱，然與親故交接有終始。素與魏滕同邑相善。滕嘗有罪，權責怒甚嚴，敢有諫者死，範謂滕曰：「與汝偕死。」滕曰：「死而無益，何用死爲？」範曰：「安能



慮此，坐觀汝邪？」乃髡頭自縛詣門下，使鈴下以聞。鈴下不敢，曰：「必死，不敢白。」範曰：「汝有子邪？」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使汝爲吳範死，子以屬我。」鈴下曰：「諾。」乃排閣入。言未卒，權大怒，欲便投以戟。逡巡走出，範因突入，叩頭流血，言與涕並。良久，權意釋，乃免滕。滕見範謝曰：「父母能生長我，不能免我於死。丈夫相知，如汝足矣，何用多爲！」〔二〕

〔二〕會稽典錄曰：滕字周林，祖父河內太守朗，字少英，列在八俊。滕性剛直，行不苟合，雖遭困逼，終不迴撓。初亦迂策，幾殆，賴太妃救得免，語見妃嬪傳。歷（歷山）（歷陽）、（潘陽）（鄱陽）、山陰三縣令，鄱陽太守。

黃武五年，範病卒。長子先死，少子尚幼，於是業絕。權追思之，募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、趙達者，封千戶侯，卒無所得。〔二〕

〔二〕吳錄曰：範先知其死日，謂權曰：「陛下某日當喪軍師。」權曰：「吾無軍師，焉得喪之？」範曰：「陛下出軍臨敵，須臣言而後行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。」至其日果卒。

臣松之案，範死時，權未稱帝，此云陛下，非也。

劉惔字子仁，平原人也。遭亂避地，客遊廬陵，事孫輔。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。每有水旱寇賊，皆先時處期，無不中者。輔異焉，以爲軍師，軍中咸敬事之，號曰神明。

建安中，孫權在豫章，時有星變，以問惇，惇曰：「災在丹楊。」權曰：「何如？」曰：「客勝主人，到某日當得問。」是時邊鴻作亂，卒如惇言。

惇於諸術皆善，尤明太乙，皆能推演其事，窮盡要妙，著書百餘篇，名儒刁玄稱以爲奇。惇亦寶愛其術，不以告人，故世莫得而明也。

趙達，河南人也。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，用思精密，謂東南有王者氣，可以避難，故脫身渡江。治九宮一算之術，究其微旨，是以能應機立成，對問若神，至計飛蝗，射隱伏，無不中效。或難達曰：「飛者固不可校，誰知其然，此殆妄耳。」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，播之席上，立處其數，驗覆果信。嘗過知故，知故爲之具食。食畢，謂曰：「倉卒乏酒，又無嘉肴，無以敘意，如何？」達因取盤中隻箸，再三從橫之，乃言：「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，又有鹿肉三斤，何以辭無？」時坐有他賓，內得主人情，主人慚曰：「以卿善射有無，欲相試耳，竟效如此。」遂出酒酣飲。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，著空倉中封之，令達算之。達處如數，云：「但有名無實。」其精微若是。

達寶惜其術，自闕澤、殷禮皆名儒善士，親屈節就學，達祕而不告。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，勤苦累年，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，臨當喻語而輒復止。滕他日齎酒具，候顏色，拜跪

而請，達曰：「吾先人得此術，欲圖爲帝王師，至仕來三世，不過太史郎，誠不欲復傳之。且此術微妙，頭乘尾除，一算之法，父子不相語。然以子篤好不倦，今真以相授矣。」飲酒數行，達起取素書兩卷，大如手指，達曰：「當寫讀此，則自解也。吾久廢，不復省之，今欲思論一過，數日當以相與。」滕如期往，至乃陽求索書，驚言失之，云：「女壻昨來，必是渠所竊。」遂從此絕。

初孫權行師征伐，每令達有所推步，皆如其言。權問其法，達終不語，由此見薄，祿位不至。<sup>〔一〕</sup>

<sup>〔一〕</sup>吳書曰：初，權卽尊號，令達算作天子之後，當復幾年？達曰：「高祖建元十二年，陛下倍之。」權大喜，左右稱萬歲。果如達言。

達常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：「當迴算帷幕，不出戶牖以知天道，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，不亦難乎！」閒居無爲，引算自校，乃歎曰：「吾算訖盡某年月日，其終矣。」達妻數見達效，聞而哭泣。達欲弭妻意，乃更步算，言：「向者謬誤耳，尙未也。」後如期死。權聞達有書，求之不得，乃錄問其女，及發棺無所得，法術絕焉。<sup>〔二〕</sup>

<sup>〔二〕</sup>吳錄曰：皇象字休明，廣陵江都人。幼工書。時有張子並、陳梁甫能書。甫恨達，並恨峻，象斟酌其間，甚得其妙，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。嚴武字子卿，衛尉駿再從子也，圍棊莫與爲輩。宋壽占夢，十不失一。曹不興善畫，

權使畫屏風，誤落筆點素，因就以作蠅。既進御，權以爲生蠅，舉手彈之。孤城鄭嫗能相人，及範、惇、達八人，世皆稱妙，謂之八絕云。

晉陽秋曰：吳有葛衡字思眞，明達天官，能爲機巧，作渾天，使地居于中，以機動之，天轉而地止，以上應晷度。

評曰：三子各於其術精矣，其用思妙矣，然君子等役心神，宜於大者遠者，是以有識之士，舍彼而取此也。〔一〕

〔二〕孫盛曰：夫玄覽未然，逆鑒來事，雖裊、竈、梓慎其猶病諸，況術之下此者乎？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，故輕舉濟江。魏承漢緒，受命中畿，達不能豫覩兆萌，而流竄吳越。又不知吝術之鄙，見薄於時，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？昔聖王觀天地之文，以畫八卦之象，故疊、疊成於蓍策，變化形乎六爻，是以三易雖殊，卦繇理一，安有迴轉一籌，可以鉤深測隱，意對逆占，而能遂知來物者乎？流俗好異，妄設神奇，不幸之中，仲尼所棄，是以君子志其大者，無所取諸。

臣松之以爲盛云「君子志其大者，無所取諸」，故評家之旨，非新聲也。其餘所譏，則皆爲非理。自中原酷亂，至于建安，數十年間，生民殆盡，比至小康，皆百死之餘耳。江左雖有兵革，不能如中國之甚也，焉知達不算其安危，知禍有多少，利在東南，以全其身乎？而責不知魏氏將興，流播吳越，在京房之籌，猶不能自免刑戮，況達但以祕術見薄，在悔吝之間乎！古之道術，蓋非一方，探賾之功，豈惟六爻，苟得其要，則可以易而知之矣，迴轉一

籌，胡足怪哉？達之推算，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，何愧于古！而以裨、梓限之，謂達爲妄，非篤論也。

抱朴子曰：時有葛仙公者，每飲酒醉，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臥，竟日乃出。曾從吳主別，到涪州，還遇大風，百官船多沒，仙公船亦沉淪，吳主甚悵悵。明日使人鉤求公船，而登高以望焉。久之，見公步從水上來，衣履不沾，而有酒色。既見而言曰：「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，暫過設酒，忽忽不得，即委之。」又有姚光者，有火術。吳主身臨試之，積荻數千束，使光坐其上，又以數千束荻裹之，因猛風而燔之。荻了盡，謂光當以化爲燼，而光端坐灰中，振衣而起，把一卷書。吳主取其書視之，不能解也。

又曰：吳景帝有疾，求覲視者，得一人。景帝欲試之，乃殺鵝而埋於苑中，架小屋，施牀几，以婦人履履服物著其上，乃使覲視之。告曰：「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，當加賞而即信矣。」竟日盡夕無言，帝推問之急，乃曰：「實不見有鬼，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，所以不即白之，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，當候其真形而定。無復移易，不知何故，不敢不以實上聞。」景帝乃厚賜之。然則鵝死亦有鬼也。

葛洪神仙傳曰：仙人介象，字元則，會稽人，有諸方術。吳主聞之，徵象到武昌，甚敬貴之，稱爲介君，爲起宅，以御帳給之，賜遺前後累千金，從象學蔽形之術。試還後宮，及出殿門，莫有見者。又使象作變化，種瓜菜百果，皆立生可食。吳主共論鱸魚何者最美，象曰：「鱸魚爲上。」吳主曰：「論近道魚耳，此出海中，安可得邪？」象曰：「可得耳。」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塼，汲水滿之，并求鉤。象起餌之，垂綸於塼中。須臾，果得鱸魚。吳主驚喜，問象曰：「可食不？」象曰：「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鱸，安敢取不可食之物！」乃使廚下切之。吳主曰：「聞蜀使來，得蜀薑作齋甚好，恨爾時無此。」象曰：「蜀薑豈不易得，願差所使者，并付直。」吳主指左右一人，以錢五十付之。象書一符，以著青竹杖中，使行人閉目騎杖，杖止，便買薑訖，復閉目。此人承其言騎杖，須臾止，已至成都。

不知是何處，問人，人言是蜀市中，乃買薑。于時吳使張溫先在蜀，既於市中相識，甚驚，便作書寄其家。此人買薑畢，捉書負薑，騎杖閉目，須臾已還到吳，廚下切鱠適了。

臣松之以爲葛洪所記，近爲惑衆，其書文頗行世，故撮取數事，載之篇末也。神仙之術，詎可測量，臣之臆斷，以爲惑衆，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。

# 三國志卷六十四

吳書十九

## 諸葛滕二孫濮陽傳第十九

諸葛恪字元遜，瑾長子也。少知名。〔一〕弱冠拜騎都尉，與顧譚、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，並爲賓友。從中庶子轉爲左輔都尉。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恪少有才名，發藻岐嶷，辯論應機，莫與爲對。權見而奇之，謂瑾曰：「藍田生玉，真不虛也。」

吳錄曰：恪長七尺六寸，少鬚眉，折頰廣額，大口高聲。

恪父瑾面長似驢，孫權大會羣臣，使人牽一驢入，長檢其面，題曰諸葛子瑜。恪跪曰：「乞請筆益兩字。」因聽與筆。恪續其下曰「之驢」。舉坐歡笑，乃以驢賜恪。他日復見，權問恪曰：「卿父與叔父孰賢？」對曰：「臣父爲優。」權問其故，對曰：「臣父知所事，叔父不知，以是爲優。」權又大噓。命恪行酒，至張昭前，昭先有酒色，不肯飲，曰：「此非養老之禮也。」權曰：「卿其能令張公辭屈，乃當飲之耳。」恪難昭曰：「昔師尙父九十，秉旄仗鉞，猶未告老也。今軍旅之事，將軍在後，酒食之事，將軍在先，何謂不養老也？」昭卒無辭，遂

爲盡爵。後蜀使至，羣臣並會，權謂使曰：「此諸葛恪雅好騎乘，還告丞相，爲致好馬。」恪因下謝，權曰：「馬未至而謝何也？」恪對曰：「夫蜀者陛下之外廩，今有恩詔，馬必至也，安敢不謝？」恪之才捷，皆此類也。〔二〕權甚異之，欲試以事，令守節度。節度掌軍糧穀，文書繁猥，非其好也。〔三〕

〔一〕恪別傳曰：權嘗饗蜀使費禪，先逆敕羣臣：「使至，伏食勿起。」禪至，權爲輟食，而羣下不起。禪喟之曰：「鳳皇來翔，騏驎吐哺，驢騾無知，伏食如故。」恪答曰：「爰植梧桐，以待鳳皇，有何燕雀，自稱來翔？何不彈射，使還故鄉！」禪停食餅，索筆作麥賦，恪亦請筆作磨賦，咸稱善焉。權嘗問恪：「頃何以自娛，而更肥澤？」恪對曰：「臣聞富潤屋，德潤身，臣非敢自娛，脩己而已。」又問：「卿何如滕胤？」恪答曰：「登階躡履，臣不如胤；迴籌轉策，胤不如臣。」恪嘗獻權馬，先鏹其耳。范曄時在坐，嘲恪曰：「馬雖大畜，稟氣於天，今殘其耳，豈不傷仁？」恪答曰：「母之於女，恩愛至矣，穿耳附珠，何傷於仁？」太子嘗嘲恪：「諸葛元遜可食馬矢。」恪曰：「願太子食鷄卵。」權曰：「人令卿食馬矢，卿使人食鷄卵何也？」恪曰：「所出同耳。」權大笑。

江表傳曰：曾有白頭鳥集殿前，權曰：「此何鳥也？」恪曰：「白頭翁也。」張昭自以坐中最老，疑恪以鳥戲之，因曰：「恪欺陛下，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，試使恪復求白頭母。」恪曰：「鳥名鸚母，未必有對，試使輔吳復求鸚父。」昭不能答，坐中皆歡笑。

〔三〕江表傳曰：權爲吳王，初置節度官，使典掌軍糧，非漢制也。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，詳死，將用恪。諸葛亮聞恪代詳，書與陸遜曰：「家兄年老，而恪性疎，今使典主糧穀，糧穀軍之要最，僕雖在遠，竊用不安。足下特爲啓至尊轉



之。」遜以白權，卽轉恪領兵。

恪以丹楊山險，民多果勁，雖前發兵，徒得外縣平民而已，其餘深遠，莫能禽盡，屢自求乞爲官出之，三年可得甲士四萬。衆議咸以丹楊地勢險阻，與吳郡、會稽、新都、鄱陽四郡鄰接，周旋數千里，山谷萬重，其幽邃民人，未嘗入城邑，對長吏，皆仗兵野逸，白首於林莽。逋亡宿惡，咸共逃竄。山出銅鐵，自鑄甲兵。俗好武習戰，高尚氣力，其升山赴險，抵突叢棘，若魚之走淵，猿狖之騰木也。時觀閒隙，出爲寇盜，每致兵征伐，尋其窟藏。其戰則蠡至，敗則鳥竄，自前世以來，不能羈也。皆以爲難。恪父瑾聞之，亦以事終不逮，歎曰：「恪不大興吾家，將大赤吾族也。」恪盛陳其必捷。權拜恪撫越將軍，領丹楊太守，授棨戟武騎三百。拜畢，命恪備威儀，作鼓吹，導引歸家，時年三十一。

恪到府，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，令各保其疆界，明立部伍，其從化平民，悉令屯居。乃分內諸將，羅兵幽阻，但繕藩籬，不與交鋒，候其穀稼將熟，輒縱兵芟刈，使無遺種。舊穀既盡，新田不收，平民屯居，略無所入，於是山民飢窮，漸出降首。恪乃復敕下曰：「山民去惡從化，皆當撫慰，徙出外縣，不得嫌疑，有所執拘。」白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，遺舊惡民，困迫暫出，內圖叛逆，伉縛送（言）〔諸〕府。恪以伉違教，遂斬以徇，以狀表上。民聞伉坐執人被戮，知官惟欲出之而已，於是老幼相攜而出，歲期，人數皆如本規。恪自領萬人，餘分給

諸將。

權嘉其功，遣尙書僕射薛綜勞軍。綜先移恪等曰：「山越恃阻，不賓歷世，緩則首鼠，急則狼顧。皇帝赫然，命將西征，神策內授，武師外震。兵不染鏑，甲不沾汗。元惡既梟，種黨歸義，蕩滌山藪，獻戎十萬。野無遺寇，邑罔殘姦。旣埽兇慝，又充軍用。藜藿稂莠，化爲善草。魑魅魍魎，更成虎士。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，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。雖詩美執訊，易嘉折首，周之方召，漢之衛霍，豈足以談？功軼古人，勲超前世。主上歡然，遙用歎息。感四牡之遺典，思飲至之舊章。故遣中臺近官，迎致犒賜，以旌茂功，以慰劬勞。」拜恪威北將軍，封都鄉侯。恪乞率衆佃廬江、皖口，因輕兵襲舒，掩得其民而還。復遠遣斥候，觀相徑要，欲圖壽春，權以爲不可。

赤烏中，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，權方發兵應之，望氣者以爲不利，於是徙恪屯於柴桑。與丞相陸遜書曰：「楊敬叔傳述清論，以爲方今人物彫盡，守德業者不能復幾，宜相左右，更爲輔車，上熙國事，下相珍惜。又疾世俗好相謗毀，使已成之器，中有損累；將進之徒，意不歡笑。聞此喟然，誠獨擊節。愚以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，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，其見異者七十二人，至于子張、子路、子貢等七十之徒，亞聖之德，然猶各有所短，師辟由嘖，賜不受命，豈況下此而無所闕？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爲友，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。加

以當今取士，宜寬於往古，何者？時務從橫，而善人單少，國家職司，常苦不充。苟令性不邪惡，志在陳力，便可獎就，騁其所任。若於小小宜適，私行不足，皆宜闊略，不足縷責。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，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，況其出入者邪？故曰以道望人則難，以人望人則易，賢愚可知。自漢末以來，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，所以更相謗訕，或至於禍，原其本起，非爲大讎，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，而責人專以正義。夫己不如禮，則人不服。責人以正義，則人不堪。內不服其行，外不堪其責，則不得不相怨。相怨一生，則小人得容其閒。得容其閒，則三至之言，浸潤之譖，紛錯交至，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，猶難以自定，況己爲隙，且未能明者乎？是故張、陳至於血刃，蕭、朱不終其好，本由於此而已。夫不舍小過，纖微相責，久乃至於家戶爲怨，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。」恪知遜以此嫌己，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。會遜卒，恪遷大將軍，假節，駐武昌，代遜領荊州事。

久之，權不豫，而太子少，乃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，中書令孫弘領少傅。權疾困，召恪、弘及太常滕胤、將軍呂據、侍中孫峻，屬以後事。「二」

〔二〕吳書曰：權寢疾，議所付託。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，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，可付大事。權嫌恪剛很自用，峻以當今朝臣皆莫及，遂固保之，乃徵恪。後引恪等見臥內，受詔牀下，權詔曰：「吾疾困矣，恐不復相見，諸事一以相委。」恪歔歔流涕曰：「臣等皆受厚恩，當以死奉詔，願陛下安精神，損思慮，無以外事爲念。」權詔有司諸事一統

於恪，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。爲治第館，設陪衛。羣官百司拜揖之儀，各有品敘。諸法令有不便者，條列以聞，權輒聽之。中外翕然，人懷歡欣。

翌日，權薨。弘素與恪不平，懼爲恪所治，祕權死問，欲矯詔除恪。峻以告恪，恪請弘咨事，於坐中誅之，乃發喪制服。與弟公安督融書曰：「今月十六日乙未，大行皇帝委棄萬國，羣下大小，莫不傷悼。至吾父子兄弟，並受殊恩，非徒凡庸之隸，是以悲慟，肝心圯裂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，哀喜交并，不知所措。吾身受顧命，輔相幼主，竊自揆度，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，懼忝丞相輔漢之效，恐損先帝委付之明，是以憂慚惶惶，所慮萬端。且民惡其上，動見瞻觀，何時易哉？今以頑鈍之姿，處保傳之位，艱多智寡，任重謀淺，誰爲脣齒？近漢之世，燕、蓋交遘，有上官之變，以身值此，何敢怡豫邪？又弟所在，與賊犬牙相錯，當於今時整頓軍具，率厲將士，警備過常，念出萬死，無顧一生，以報朝廷，無忝爾先。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，猶恐賊虜聞諱，恣睢寇竊。邊邑諸曹，已別下約敕，所部督將，不得妄委所戍，徑來奔赴。雖懷愴怛不忍之心，公義奪私，伯禽服戎，若苟違戾，非徒小故。以親正疏，古人明戒也。」恪更拜太傅。於是罷視聽，息校官，原逋責，除關稅，事崇恩澤，衆莫不悅。恪每出入，百姓延頸，思見其狀。

初，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，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。後征淮南，敗以內船，由是廢不復。

脩。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，更作大隄，左右結山俠築兩城，各留千人，使全端、留略守之，引軍而還。魏以吳軍入其疆土，恥於受侮，命大將胡遵、諸葛誕等率衆七萬，欲攻圍兩塢，圖壞隄遏。恪興軍四萬，晨夜赴救。遵等敕其諸軍作浮橋度，陳於隄上，分兵攻兩城。城在高峻，不可卒拔。恪遣將軍留贊、呂據、唐咨、丁奉爲前部。時天寒雪，魏諸將會飲，見贊等兵少，而解置鎧甲，不持矛戟。但兜鍪刀楯，裸身緣遏，大笑之，不卽嚴兵。兵得上，便鼓譟亂斫。魏軍驚擾散走，爭渡浮橋，橋壞絕，自投於水，更相蹈藉。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，死者數萬。故叛將韓綜爲魏前軍督，亦斬之。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，資器山積，振旅而歸。進封恪陽都侯，加荆揚州牧，督中外諸軍事，賜金一百斤，馬二百匹，繒布各萬匹。

恪遂有輕敵之心，以十二月戰克，明年春，復欲出軍。〔一〕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，同辭諫恪，恪不聽。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，扶出。

〔二〕漢晉春秋曰：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，令同舉，曰：「古人有言，聖人不能爲時，時至亦不可失也。今敵政在私門，外內猜隔，兵挫於外，而民怨於內，自曹操以來，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。若大舉伐之，使吳攻其東，漢入其西，彼救西則東虛，重東則西輕，以練實之軍，乘虛輕之敵，破之必矣。」維從之。

恪乃著論諭衆意曰：「夫天無二日，土無二王，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，古今

未之有也。昔戰國之時，諸侯自恃兵彊地廣，互有救援，謂此足以傳世，人莫能危。恣情從懷，憚於勞苦，使秦漸得自大，遂以并之，此既然矣。近者劉景升在荊州，有衆十萬，財穀如山，不及曹操尙微，與之力競，坐觀其彊大，吞滅諸袁。北方都定之後，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荊州，當時雖有智者，不能復爲畫計，於是景升兒子，交臂請降，遂爲囚虜。凡敵國欲相吞，卽仇讎欲相除也。有讎而長之，禍不在己，則在後人，不可不爲遠慮也。昔伍子胥曰：『越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二十年之外，吳其爲沼乎！』夫差自恃彊大，聞此邈然，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，至於臨敗悔之，豈有及乎？越小於吳，尙爲吳禍，況其彊大者邪？昔秦但得關西耳，尙以并吞六國，今賊皆得秦、趙、韓、魏、燕、齊九州之地，地悉戎馬之鄉，士林之藪。今以魏比古之秦，土地數倍；以吳與蜀比古六國，不能半之。然今所以能敵之，但以操時兵衆，於今適盡，而後生者未悉長大，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，續自隕斃，其子幼弱，而專彼大任，雖有智計之士，未得施用。當今伐之，是其厄會。聖人急於趨時，誠謂今日。若順衆人之情，懷偷安之計，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，不論魏之終始，而以今日遂輕其後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。自（本）（古）以來，務在產育，今者賊民歲月繁滋，但以尙小，未可得用耳。若復十數年後，其衆必倍於今，而國家勁兵之地，皆已空盡，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。若不早用之，端坐使老，復十數年，略當損半，而見子弟數不足言。若賊衆一倍，而

我兵損半，雖復使伊、管圖之，未可如何。今不達遠慮者，必以此言爲迂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，此固衆人之所迂也。及於難至，然後頓顙，雖有智者，又不能圖。此乃古今所病，非獨一時。昔吳始以伍員爲迂，故難至而不可救。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，故無以詒其子孫。今恪無具臣之才，而受大吳蕭霍之任，智與衆同，思不經遠，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，俛仰年老，而讎敵更彊，欲刎頸謝責，寧有補邪？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，欲務閒息，此不知慮其大危，而愛其小勤者也。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，何不閉關守險，以自娛樂，空出攻楚，身被創痍，介冑生蟣蝨，將士厭困苦，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？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！每覽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，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，未嘗不喟然歎息也。夙夜反側，所慮如此，故聊疏愚言，以達二三君子之末。若一朝隕歿，志畫不立，貴令來世知我所憂，可思於後。」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，然莫敢復難。

丹楊太守聶友素與恪善，書諫恪曰：「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，計未施行。今公輔贊大業，成先帝之志，寇遠自送，將士憑賴威德，出身用命，一旦有非常之功，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！宜且案兵養銳，觀釁而動。今乘此勢，欲復大出，天時未可。而苟任盛意，私心以爲不安。」恪題論後，爲書答友曰：「足下雖有自然之理，然未見大數。熟省此論，可以開悟矣。」於是違衆出軍，大發州郡二十萬衆，百姓騷動，始失人心。

恪意欲曜威淮南，驅略民人，而諸將或難之曰：「今引軍深入，疆場之民，必相率遠遁，恐兵勞而功少，不如止圍新城。新城困，救必至，至而圖之，乃可大獲。」恪從其計，迴軍還圍新城。攻守連月，城不拔。士卒疲勞，因暑飲水，泄下流腫，病者大半，死傷塗地。諸營吏日白病者多，恪以爲詐，欲斬之，自是莫敢言。恪內惟失計，而恥城不下，忿形於色。將軍朱異有所是非，恪怒，立奪其兵。都尉蔡林數陳軍計，恪不能用，策馬奔魏。魏知戰士罷病，乃進救兵。恪引軍而去。士卒傷病，流曳道路，或頓仆坑塹，或見略獲，存亡忿痛，大小呼嗟。而恪晏然自若。出住江渚一月，圖起田於潯陽，詔召相銜，徐乃旋師。由此衆庶失望，而怨黷興矣。

秋八月軍還，陳兵導從，歸入府館。卽召中書令孫嘿，厲聲謂曰：「卿等何敢妄數作詔？」嘿惶懼辭出，因病還家。恪征行之後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，一罷更選，愈治威嚴，多所罪責，當進見者，無不竦息。又改易宿衛，用其親近，復敕兵嚴，欲向青、徐。

孫峻因民之多怨，衆之所嫌，搆恪欲爲變，與亮謀，置酒請恪。恪將見之夜，精爽擾動，通夕不寐。明將盥漱，聞水腥臭，侍者授衣，衣服亦臭。恪怪其故，易衣易水，其臭如初，意惆悵不悅。嚴畢趨出，犬銜引其衣，恪曰：「犬不欲我行乎？」還坐，頃刻乃復起，犬又銜其衣，恪令從者逐犬，遂升車。



初，恪將征淮南，有孝子著縷衣入其閣中，從者白之，令外詰問，孝子曰：「不自覺入。」時中外守備，亦悉不見，衆皆異之。出行之後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。自新城出住東興，有白虹見其船，還拜蔣陵，白虹復繞其車。

及將見，駐車宮門，峻已伏兵於帷中，恐恪不時入，事泄，自出見恪曰：「使君若尊體不安，自可須後，峻當具白主上。」欲以嘗知恪。恪答曰：「當自力入。」散騎常侍張約、朱恩等密書與恪曰：「今日張設非常，疑有他故。」恪省書而去。未出路門，逢太常滕胤，恪曰：「卒腹痛，不任入。」胤不知峻陰計，謂恪曰：「君自行旋未見，今上置酒請君，君已至門，宜當力進。」恪躊躇而還，劍履上殿，謝亮，還坐。設酒，恪疑未飲，峻因曰：「使君病未善平，當有常服藥酒，自可取之。」恪意乃安，別飲所齎酒。胤酒數行，亮還內。峻起如廁，解長衣，著短服，出曰：「有詔收諸葛恪！」胤驚起，拔劍未得，而峻刀交下。張約從旁斫峻，裁傷左手，峻應手斫約，斷右臂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，峻云：「所取者恪也，今已死。」悉令復刃，乃除地更飲。胤

〔二〕吳歷曰：張約、朱恩密疏告恪，恪以示滕胤，胤勸恪還，恪曰：「峻小子何能爲邪！但恐因酒食中人耳。」乃以藥酒入。

孫盛評曰：恪與胤親厚，約等疏，非常大事，勢應示胤，共謀安危。然恪性強梁，加素侮峻，自不信，故入，豈胤微

勸，便爲之冒禍乎？吳歷爲長。

〔三〕吳錄曰：峻提刀稱詔收恪，亮起立曰：「非我所爲！非我所爲！」乳母引亮還內。

吳歷云：峻先引亮入，然後出稱詔。與本傳同。

臣松之以爲峻欲稱詔，宜如本傳及吳歷，不得如吳錄所言。

〔三〕搜神記曰：恪入，已被殺，其妻在室，〔語〕使婢〔語〕曰：「汝何故血臭？」婢曰：「不也。」有頃愈劇，又問婢曰：「汝眼目視瞻，何以不常？」婢蹙然起躍，頭至于棟，攘臂切齒而言曰：「諸葛公乃爲孫峻所殺！」於是大小知恪死矣，而吏兵尋至。

志林曰：初權病篤，召恪輔政。臨去，大司馬呂岱戒之曰：「世方多難，子每事必十思。」恪答曰：「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，夫子曰『再思可矣』，今君令恪十思，明恪之劣也。」岱無以答，當時咸謂之失言。虞喜曰：夫託以天下至重也，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，兼二至而管萬機，能勝之者鮮矣。自非採納羣謀，詢于芻蕘，虛己受人，恆若不足，則功名不成，勳績莫著。況呂侯國之元耆，智度經遠，而甫以十思戒之，而便以示劣見拒，此元遜之疎，乃機神不俱者也。若因十思之義，廣諮當世之務，聞善速於雷動，從諫急於風移，豈得隕首殿堂，死凶豎之刃？世人奇其英辯，造次可觀，而晒呂侯無對爲陋，不思安危終始之慮，是樂春藻之繁華，而忘秋實之甘口也。昔魏人伐蜀，蜀人禦之，精嚴垂發，六軍雲擾，士馬擐甲，羽檄交馳，費禪時爲元帥，荷國任重，而與來敏圍碁，意無厭倦。敏臨別謂禪：「君必能辦賊者也。」言其明略內定，貌無憂色，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，好謀而成者。且蜀爲蕞爾之國，而方向大敵，所規所圖，唯守與戰，何可矜己有餘，晏然無戚？斯乃性之寬簡，不防細微，卒爲降人郭脩所害，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？往聞長寧之甄文偉，今覩元遜之逆呂侯，二事體同，故並而載之，可以鏡誠于後，

永爲世鑒。

先是，童謠曰：「諸葛恪，蘆葦單衣篋鉤落，於何相求成子閣。」成子閣者，反語石子岡也。建業南有長陵，名曰石子岡，葬者依焉。鉤落者，校飾革帶，世謂之鉤絡帶。恪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束其腰，投之於此岡。〔一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恪時年五十一。

恪長子綽，騎都尉，以交關魯王事，權遣付恪，令更教誨，恪鳩殺之。中子疎，長水校尉。少子建，步兵校尉。聞恪誅，車載其母而走。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疎於白都。建得渡江，欲北走魏，行數十里，爲追兵所逮。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，皆夷三族。

初，疎數諫恪，恪不從，常憂懼禍。及亡，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：「臣聞震雷電激，不崇一朝，大風衝發，希有極日，然猶繼以雲雨，因以潤物，是則天地之威，不可經日浹辰，帝王之怒，不宜訖情盡意。臣以狂愚，不知忌諱，敢冒破滅之罪，以邀風雨之會。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，伯叔諸父遭漢祚盡，九州鼎立，分託三方，並履忠勤，熙隆世業。爰及於恪，生長王國，陶育聖化，致名英偉，服事累紀，禍心未萌，先帝委以伊、周之任，屬以萬機之事。恪素性剛愎，矜己陵人，不能敬守神器，穆靜邦內，興功暴師，末期三出，虛耗士民，空竭府藏，專擅國憲，廢易由意，假刑劫衆，大小屏息。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

囑寄之詔，見其奸虐，日月滋甚，將恐蕩搖宇宙，傾危社稷，奮其威怒，精貫昊天，計慮先於神明，智勇百於荆、聶，躬持白刃，梟恪殿堂，勳超朱虛，功越東牟。國之元害，一朝大除，馳首徇示，六軍喜踊，日月增光，風塵不動，斯實宗廟之神靈，天人之同驗也。今恪父子三首，縣市積日，觀者數萬，訾聲成風。國之大刑，無所不震，長老孩幼，無不畢見。人情之於品物，樂極則哀生，見恪貴盛，世莫與貳，身處台輔，中閒歷年，今之誅夷，無異禽獸，觀訖情反，能不慤然！且已死之人，與土壤同域，鑿掘斫刺，無所復加。願聖朝稽則乾坤，怒不極旬，使其鄉邑若故吏民，收以士伍之服，惠以三寸之棺。昔項籍受殯葬之施，韓信獲收斂之恩，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。惟陛下敦三皇之仁，垂哀矜之心，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，復受不已之恩，於以揚聲遐方，沮勸天下，豈不弘哉！昔樂布矯命彭越，臣竊恨之，不先請主上，而專名以肆情，其得不誅，實爲幸耳。今臣不敢章宣愚情，以露天恩，謹伏手書，冒昧陳聞，乞聖朝哀察。」於是亮、峻聽恪故吏斂葬，遂求之於石子岡。(二)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朝臣有乞爲恪立碑以銘其勲績者，博士盛冲以爲不應。孫休曰：「盛夏出軍，士卒傷損，無尺寸之功，不可謂能；受託孤之任，死於豎子之手，不可謂智。」冲議爲是。」遂寢。

始恪退軍還，聶友知其將敗，書與滕胤曰：「當人彊盛，河山可拔，一朝羸縮，人情萬端，言之悲歎。」恪誅後，孫峻忌友，欲以爲鬱林太守，友發病憂死。友字文悌，豫章人也。(二)

〔一〕吳錄曰：友有譽吻，少爲縣吏。虞翻徙交州，縣令使友送之，翻與語而奇焉，爲書與豫章太守謝斐，令以爲功曹。郡時見有功曹，斐見之，問曰：「縣吏聶友，可堪何職？」對曰：「此人縣閒小吏耳，猶可堪曹佐。」斐曰：「論者以爲宜作功曹，君其避之。」乃用爲功曹。使至都，諸葛恪友之。時論謂顧子嘿、子直，其閒無所復容，恪欲以友居其閒，由是知名。後爲將，討儋耳，還拜丹楊太守，年三十三卒。

滕胤字承嗣，北海劇人也。伯父耽，父胄，與劉繇州里通家，以世擾亂，渡江依繇。孫權爲車騎將軍，拜耽右司馬，以寬厚稱，早卒，無嗣。胄善屬文，權待以賓禮，軍國書疏，常令損益潤色之，亦不幸短命。權爲吳王，追錄舊恩，封胤都亭侯。少有節操，美容儀。〔二〕弱冠尙公主。年三十，起家爲丹楊太守，徙吳郡、會稽，所在見稱。〔三〕

〔一〕吳書曰：胤年十二，而孤單癯立，能治身厲行。爲人白皙，威儀可觀。每正朔朝賀脩勤，在位大臣見者，無不歎賞。

〔二〕吳書曰：胤上表陳及時宜，及民間優劣，多所匡弼。權以胤故，增重公主之賜，屢加存問。胤每聽辭訟，斷罪法，察言觀色，務盡情理。人有窮冤悲苦之言，對之流涕。

太元元年，權寢疾，詣都，留爲太常，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。孫亮卽位，加衛將軍。恪將悉衆伐魏，胤諫恪曰：「君以喪代之際，受伊、霍之託，入安本朝，出摧強敵，名聲振於海內，天下莫不震動，萬姓之心，冀得蒙君而息。今猥以勞役之後，興師出征，民疲力屈，

遠主有備。若攻城不克，野略無獲，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。不如案甲息師，觀隙而動。且兵者大事，事以衆濟，衆苟不悅，君獨安之？」恪曰：「諸云不可者，皆不見計算，懷居苟安者也，而子復以爲然，吾何望焉？夫以曹芳闇劣，而政在私門，彼之臣民，固有離心。今吾因國家之資，藉戰勝之威，則何往而不克哉！」以胤爲都下督，掌統留事。胤白日接賓客，夜省文書，或通曉不寐。〔一〕

〔一〕吳書曰：胤寵任彌高，接士愈勤，表奏書疏，皆自經意，不以委下。

孫峻字子遠，孫堅弟靜之曾孫也。靜生嵩。嵩生恭，爲散騎侍郎。恭生峻。少便弓馬，精果膽決。孫權末，徙武衛都尉，爲侍中。權臨薨，受遺輔政，領武衛將軍，故典宿衛，封都鄉侯。既誅諸葛恪，遷丞相大將軍，督中外諸軍事，假節，進封富春侯。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，峻曰：「繇禹罪不相及，滕侯何爲？」峻、胤雖內不沾洽，而外相包容，進胤爵高密侯，共事如前。〔一〕

〔一〕吳錄曰：羣臣上奏，共推峻爲太尉，議胤爲司徒。時有媚峻者，以爲大統宜在公族，若滕胤爲亞公，聲名素重，衆心所附，不可貳也。乃表以峻爲丞相，又不置御史大夫，士人皆失望矣。

峻素無重名，驕矜險害，多所刑殺，百姓囂然。又姦亂宮人，與公主魯班私通。五鳳元

年，吳侯英謀殺峻，英事泄死。

二年，魏將田丘儉、文欽以衆叛，與魏人戰於樂嘉，峻帥驃騎將軍呂據、左將軍留贊襲壽春，會欽敗降，軍還。〔一〕是歲，蜀使來聘，將軍孫儀、〔孫邵、綝、恂〕〔張怡、林恂〕等欲因會殺峻。事泄，儀等自殺，死者數十人，并及公主魯育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留贊字正明，會稽長山人。少爲郡吏，與黃巾賊帥吳桓戰，手斬得桓。贊一足被創，遂屈不伸。然性烈，好讀兵書及三史，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，輒對書獨歎，因呼諸近親謂曰：「今天下擾亂，英豪並起，歷觀前世，富貴非有常人，而我屈躄在閭巷之間，存亡無以異。今欲割引吾足，幸不死而足申，幾復見用，死則已矣。」親戚皆難之。有閒，贊乃以刀自割其筋，血流滂沱，氣絕良久。家人驚怖，亦以旣爾，遂引申其足。足申創愈，以得蹉步。凌統聞之，請與相見，甚奇之，乃表薦贊，遂被試用。累有戰功，稍遷屯騎校尉。時事得失，每常規諫，好直言不阿旨，權以此憚之。諸葛恪征東興，贊爲前部，合戰先陷陳，大敗魏師，遷左將軍。孫峻征淮南，授贊節，拜左護軍。未至壽春，道路病發，峻令贊將軍重先還。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。贊病困，不能整陳，知必敗，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，曰：「吾自爲將，破敵擐旗，未嘗負敗。今病困兵羸，衆寡不敵，汝速去矣，俱死無益於國，適所以快敵耳。」弟子不肯受，拔刀欲斫之，乃去。初，贊爲將，臨敵必先被髮叫天，因抗音而歌，左右應之，畢乃進戰，戰無不克。及敗，歎曰：「吾戰有常術，今病困若此，固命也！」遂被害，時年七十三，衆庶痛惜焉。二子略、平，並爲大將。

峻欲城廣陵，朝臣知其不可城，而畏之莫敢言。唯滕胤諫止，不從，而功竟不就。

其明年，文欽說峻征魏，峻使欽與呂據、車騎〔將軍〕劉纂、鎮南〔將軍〕朱異、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、泗，以圖青、徐。峻與胤至石頭，因餞之，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。據御軍齊整，峻惡之，稱心痛去，遂夢爲諸葛恪所擊，恐懼發病死，時年三十八，以後事付綝。

孫綝字子通，與峻同祖。綝父綽爲安民都尉。綝始爲偏將軍，及峻死，爲侍中武衛將軍，領中外諸軍事，代知朝政。呂據聞之大恐，與諸督將連名，共表薦滕胤爲丞相，綝更以胤爲大司馬，代呂岱駐武昌。據引兵還，使人報胤，欲共廢綝。綝聞之，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，使中使敕文欽、劉纂、唐咨等合衆擊據，遣侍中左將軍華融、中書丞丁晏告胤取據，并喻胤宜速去意。胤自以禍及，因留融、晏，勒兵自衛，召典軍楊崇、將軍孫咨，告以綝爲亂，迫融等使有書難綝。綝不聽，表言胤反，許將軍劉丞以封爵，使率兵騎急攻圍胤。胤又劫融等，使詐詔發兵。融等不從，胤皆殺之。〔一〕胤顏色不變，談笑若常。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，將士見公出，必皆委綝就公。時夜已半，胤恃與據期，又難舉兵向宮，乃約令部曲，說呂侯以在近道，故皆爲胤盡死，無離散者。時大風，比曉，據不至。綝兵大會，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，夷胤三族。〔二〕

〔一〕文士傳曰：華融字德襲，廣陵江都人。祖父避亂，居山陰蕊山下。時皇家亦寓居山陰，吳郡張溫來就象學，欲得



所舍。或告溫曰：「蕊山下有華德，雖年少，美有令志，可舍也。」溫遂止融家，朝夕談講。俄而溫爲選部尚書，乃擢融爲太子庶子，遂知名顯達。融子譚，黃門郎，與融并見害。次子譚，以才辯稱，晉祕書監。

〔三〕臣松之以爲孫綝雖凶虐，與滕胤宿無嫌隙，胤若且順綝意，出鎮武昌，豈徒免當時之禍，仍將永保元吉，而犯機觸害，自取夷滅，悲夫！

綝遷大將軍，假節，封永寧侯，負責倨傲，多行無禮。初，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，峻厚之，至右將軍、無難督，授節蓋，平九官事。綝遇慮薄於峻時，慮怒，與將軍王惇謀殺綝。綝殺惇，慮服藥死。

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，保城請降。吳遣文欽、唐咨、全端、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。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，欽等突圍入城。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。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，爲文欽勢。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，異敗退，爲泰所追，死傷二千人。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鏤里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、黎斐等五萬人攻魏，留輜重於都陸。異屯黎漿，遣將軍任度、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，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，築偃月壘。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，軍卻退就高。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。苞、泰攻異，異敗歸，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，盡焚異資糧。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，異不從，綝斬之於鏤里，而遣弟恩救，會誕敗引還。綝旣不能拔出誕，而喪敗士衆，自戮名將，莫不怨之。

綝以孫亮始親政事，多所難問，甚懼。還建業，稱疾不朝，築室于朱雀橋南，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，弟武衛將軍恩、偏將軍幹、長水校尉闔分屯諸營，欲以專朝自固。亮內嫌綝，乃推魯育見殺本末，責怒虎林督朱熊、熊弟外部督朱損、匡正孫峻，乃令丁奉殺熊於虎林，殺損於建業。綝入諫不從，亮遂與公主魯班、太常全尚、將軍劉承議誅綝。亮妃，綝從姊妹也，以其謀告綝。綝率衆夜襲全尚，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，遂圍宮。<sup>(一)</sup>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，召羣司議曰：「少帝荒病昏亂，不可以處大位，承宗廟，以告先帝廢之。諸君若有不同者，下異議。」皆震怖，曰：「唯將軍令。」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，以亮罪狀班告遠近。尚書桓彝不肯署名，綝怒殺之。<sup>(二)</sup>

<sup>(一)</sup>江表傳曰：亮召全尚、息黃門侍郎紀密，曰：「孫綝專勢，輕小於孤。孤見敕之，使速上岸，爲唐咨等作援，而留湖中，不上岸一步。又委罪朱異，擅殺功臣，不先表聞。築第橋南，不復朝見。此爲自在，無復所畏，不可久忍。今規取之，卿父作中軍都督，使密嚴整士馬，孤當自出臨橋，帥宿衛虎騎，左右無難一時圍之。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，不得舉手，正爾自得之。卿去，但當使密耳。卿宣詔語卿父，勿令卿母知之，女人既不曉大事，且綝同堂姊，邂逅泄漏，誤孤非小也。」紀承詔，以告尚，尚無遠慮，以語紀母。母使人密語綝。綝夜發嚴兵廢亮，比明，兵已圍宮。亮大怒，上馬，帶韃執弓欲出，曰：「孤大皇帝之適子，在位已五年，誰敢不從者？」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，乃不得出，歎咤二日不食，罵其妻曰：「爾父憤憤，敗我大事！」又呼紀，紀曰：「臣父奉詔不謹，負上，無面目復見。」因自殺。

孫盛曰：亮傳稱亮少聰慧，勢當先與紀謀，不先令妻知也。江表傳說漏泄有由，於事爲詳矣。

〔三〕漢晉春秋曰：麴，魏尙書令階之弟。

吳錄曰：晉武帝問薛瑩吳之名臣，瑩對稱麴有忠貞之節。

典軍施正勸、綝徵立琅邪王休，綝從之，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：「綝以薄才，見授大任，不能輔導陛下。頃月以來，多所造立，親近劉承，悅於美色，發吏民婦女，料其好者，留於宮內，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，習之苑中，連日續夜，大小呼嗟，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，以作戲具。朱據先帝舊臣，子男熊、損皆承父之基，以忠義自立，昔殺小主，自是大主所創，帝不復精其本末，便殺熊、損，諫不見用，諸下莫不側息。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，成以金銀，師工晝夜不息。太常全尙，累世受恩，不能督諸宗親，而全端等委城就魏。尙位過重，曾無一言以諫陛下，而與敵往來，使傳國消息，懼必傾危社稷。推案舊典，運集大王，輒以今月二十七日擒尙斬承。以帝爲會稽王，遣楷奉迎。百寮喁喁，立住道側。」

綝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，徙尙於零陵，遷公主於豫章。綝意彌溢，侮慢民神，遂燒大橋頭、伍子胥廟，又壞浮屠祠，斬道人。休既卽位，稱草莽臣，詣闕上書曰：「臣伏自省，才非幹國，因緣肺腑，位極人臣，傷錦敗駕，罪負彰露，尋愆惟闕，夙夜憂懼。臣聞天命裴謚，必就有德，是以幽厲失度，周宣中興，陛下聖德，纂承大統，宜得良輔，以協雍熙，雖堯之盛，猶求稷」

契之佐，以協明聖之德。古人有言：『陳力就列，不能者止。』臣雖自展竭，無益庶政，謹上印綬節鉞，退還田里，以避賢路。」休引見慰喻。又下詔曰：「朕以不德，守藩于外，值茲際會，羣公卿士，暨于朕躬，以奉宗廟。朕用憮然，若涉淵冰。大將軍忠計內發，扶危定傾，安康社稷，功勳赫然。昔漢孝宣踐阼，霍光尊顯，褒德賞功，古今之通義也。其以大將軍爲丞相、荊州牧，食五縣。」恩爲御史大夫、衛將軍，據右將軍，皆縣侯。幹雜號將軍、亭侯。闔亦封亭侯。綝一門五侯，皆典禁兵，權傾人主，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。

綝奉牛酒詣休，休不受，齎詣左將軍張布；酒酣，出怨言曰：「初廢少主時，多勸吾自爲之者。吾以陛下賢明，故迎之。帝非我不立，今上禮見拒，是與凡臣無異，當復改圖耳。」布以言聞休，休銜之，恐其有變，數加賞賜，又復加恩侍中，與綝分省文書。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，休執以付綝，綝殺之，由是愈懼，因孟宗求出屯武昌，休許焉，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，皆令裝載，所取武庫兵器，咸令給與。」將軍魏邈說休曰：「綝居外必有變」，武衛士施朔又告「綝欲反有徵」。休密問張布，布與丁奉謀於會殺綝。

〔一〕吳歷曰：綝求中書兩郎，典知荊州諸軍事，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，休特聽之，其所請求，一皆給與。

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，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，綝聞之，不悅。夜大風發木揚沙，綝益恐。戊辰腊會，綝稱疾。休彊起之，使者十餘輩，綝不得已，將入，衆止焉。綝曰：「國家屢

有命，不可辭。可豫整兵，令府內起火，因是可得速還。」遂入，尋而火起，綝求出，休曰：「外兵自多，不足煩丞相也。」綝起離席，奉布目左右縛之。綝叩首曰：「願徙交州。」休曰：「卿何以不徙滕胤、呂據？」綝復曰：「願沒爲官奴。」休曰：「何不以胤、據爲奴乎！」遂斬之。以綝首令其衆曰：「諸與綝同謀皆赦。」放仗者五千人。闔乘船欲北降，追殺之。夷三族。發孫峻棺，取其印綬，斲其木而埋之，以殺魯育等故也。

綝死時年二十八。休恥與峻、綝同族，特除其屬籍，稱之曰故峻、故綝云。休又下詔曰：「諸葛恪、滕胤、呂據蓋以無罪爲峻、綝兄弟所見殘害，可爲痛心，促皆改葬，各爲祭奠。其懼恪等事見遠徙者，一切召還。」

濮陽興字子元，陳留人也。父逸，漢末避亂江東，官至長沙太守。「興少有士名，孫權時除上虞令，稍遷至尚書左曹，以五官中郎將使蜀，還爲會稽太守。時琅邪王休居會稽，興深與相結。及休卽位，徵興爲太常衛將軍、平軍國事，封外黃侯。」

（一）逸事見陸瑁傳。

永安三年，都尉嚴密建丹楊湖田，作浦里塘。詔百官會議，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，唯興以爲可成。遂會諸兵民就作，功傭之費不可勝數，士卒死亡，或自賊殺，百姓大怨之。

興遷爲丞相，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，邦內失望。

七年七月，休薨。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，乃勸興、布，於是興、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。皓既踐阼，加興侍郎，領青州牧。俄彧譖興、布追悔前事。十一（年）八月朔入朝，皓因收興、布，徙廣州，道追殺之，夷三族。

評曰：諸葛恪才氣幹略，邦人所稱，然驕且吝，周公無觀，況在於恪？矜己陵人，能無敗乎！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，則悔吝不至，何尤禍之有哉？滕胤厲脩士操，遵蹈規矩，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，必危之理也。峻、綝凶豎盈溢，固無足論者。濮陽興身居宰輔，慮不經國，協張布之邪，納萬彧之說，誅夷其宜矣。

# 三國志卷六十五

吳書二十

## 王樓賀韋華傳第二十

王蕃字永元，廬江人也。博覽多聞，兼通術藝。始爲尚書郎，去官。孫休卽位，與賀邵、薛瑩、虞汜俱爲散騎中常侍，皆加駙馬都尉。時論清之。遣使至蜀，蜀人稱焉，還爲夏口監軍。

孫皓初，復入爲常侍，與萬彧同官。彧與皓有舊，俗士挾侵，謂蕃自輕。又中書丞陳聲、皓之嬖臣，數譖毀蕃。蕃體氣高亮，不能承顏順指，時或忤意，積以見責。

甘露二年，丁忠使晉還，皓大會羣臣，蕃沈醉頓伏，皓疑而不悅，舉蕃出外。頃之請還，酒亦不解。蕃性有威嚴，行止自若，皓大怒，呵左右於殿下斬之。衛將軍滕牧、征西將軍留平請，不能得。〔一〕

〔二〕江表傳曰：皓用巫史之言，謂建業宮不利，乃西巡武昌，仍有遷都之意，恐羣臣不從，乃大請會，賜將吏。問蕃「射不主皮，爲力不同科，其義云何」？蕃思惟未答，卽於殿上斬蕃。出登來山，使親近將〔跳〕〔擲〕蕃首，作虎跳狼

爭咋齧之，頭皆碎壞，欲以示威，使衆不敢犯也。此與本傳不同。

吳錄曰：皓每於會，因酒酣，輒令侍臣嘲謔公卿，以爲笑樂。萬彧既爲左丞相，蕃嘲彧曰：「魚潛於淵，出水煦沫。何則？物有本性，不可橫處非分也。」彧出自谿谷，羊質虎皮，虛受光赫之寵，跨越三九之位，大馬猶能識養，將何以報厚施乎？」彧曰：「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，造父之門無驚蹇之質，蕃上誣明選，下訕楨幹，何傷於日月，適多見其不知量耳。」

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，皓爲大會，於會中殺蕃，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，彧時尙未爲丞相，至秋乃爲相耳。吳錄所言爲乖互不同。

丞相陸凱上疏曰：「常侍王蕃黃中通理，知天知物，處朝忠蹇，斯社稷之重鎮，大吳之龍逢也。昔事景皇，納言左右，景皇欽嘉，歎爲異倫。而陛下忿其苦辭，惡其直對，梟之殿堂，尸骸暴棄，郡內傷心，有識悲悼。」其痛蕃如此。蕃死時年三十九，皓徙蕃家屬廣州。二弟著、延皆作佳器，郭馬起事，不爲馬用，見害。

樓玄字承先，沛郡蘄人也。孫休時爲監農御史。孫皓卽位，與王蕃、郭連、萬彧俱爲散騎中常侍，出爲會稽太守，入爲大司農。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，彧陳親密近識，宜用好人，皓因敕有司，求忠清之士，以應其選，遂用玄爲宮下鎮禁中候，主殿中事。玄從九卿持刀侍衛，正身率衆，奉法而行，應對切直，數忤皓意，漸見責怒。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，



駐共耳語大笑，謗訕政事，遂被詔詰責，送付廣州。

東觀令華覈上疏曰：「臣竊以治國之體，其猶治家。主田野者，皆宜良信。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，爲作維綱，衆事乃理。」論語曰：『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！恭己正南面而已。』言所任得其人，故優游而自逸也。今海內未定，天下多事，事無大小，皆當關聞，動經御坐，勞損聖慮。陛下旣垂意博古，綜極藝文，加勤心好道，隨節致氣，宜得閒靜以展神思，呼翕清淳，與天同極。臣夙夜思惟，諸吏之中，任幹之事，足委仗者，無勝於樓玄。玄清忠奉公，冠冕當世，衆服其操，無與爭先。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，忠者惟正道而履之，如玄之性，終始可保，乞陛下赦玄前愆，使得自新，擢之宰司，責其後效，使爲官擇人，隨才授任，則舜之恭己，近亦可得。」皓疾玄名聲，復徙玄及子據，付交趾將張奕，使以戰自效，陰別敕奕令殺之。據到交趾，病死。玄一身隨奕討賊，持刀步涉，見奕輒拜，奕未忍殺。會奕暴卒，玄殯斂奕，於器中見敕書，還便自殺。」

〔一〕江表傳曰：皓遣將張奕追賜玄鳩，奕以玄賢者，不忍卽宣詔致藥，玄陰知之，謂奕曰：「當早告玄，玄何惜邪？」卽服藥死。

臣松之以玄之清高，必不以安危易操，無緣驟拜張奕，以虧其節。且禍機旣發，豈百拜所免？江表傳所言，於理爲長。

賀邵字興伯，會稽山陰人也。孫休卽位，從中郎爲散騎中常侍，出爲吳郡太守。孫皓時，入爲左典軍，遷中書令，領太子太傅。

〔一〕吳書曰：邵，賀齊之孫，景之子。

皓兇暴驕矜，政事日弊。邵上疏諫曰：

古之聖王，所以潛處重闈之內而知萬里之情，垂拱衽席之上，明照八極之際者，任賢之功也。陛下以至德淑姿，統承皇業，宜率身履道，恭奉神器，旌賢表善，以康庶政。自頃年以來，朝列紛錯，眞僞相貿，上下空任，文武曠位，外無山嶽之鎮，內無拾遺之臣；佞諛之徒拊翼天飛，干弄朝威，盜竊榮利，而忠良排墜，信臣被害。是以正士摧方，而庸臣苟媚，先意承旨，各希時趣，人執反理之評，士吐詭道之論，遂使清流變濁，忠臣結舌。陛下處九天之上，隱百重之室，言出風靡，令行景從，親洽寵媚之臣，日聞順意之辭，將謂此輩實賢，而天下已平也。臣心所不安，敢不以聞。

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，荒亂之主樂聞其譽；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，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。是以古之人君，捐讓以進賢，虛己以求過，譬天位於乘犇，以虎尾爲警戒。至於陛下，嚴刑法以禁直辭，黜善士以逆諫臣，眩耀毀譽之實，沈淪近習之言。昔

高宗思佐，夢寐得賢，而陛下求之如忘，忽之如遺。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，才任輔弼，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。近鴻臚葛奚，先帝舊臣，偶有逆迕，昏醉之言耳，三爵之後，禮所不諱，陛下猥發雷霆，謂之輕慢，飲之醇酒，中毒隕命。自是之後，海內悼心，朝臣失圖，仕者以退爲幸，居者以出爲福，誠非所以保光洪緒，熙隆道化也。

又何定本趨走小人，僕隸之下，身無錙銖之行，能無鷹犬之用，而陛下愛其佞媚，假其威柄，使定恃寵放恣，自擅威福，口正國議，手弄天機，上虧日月之明，下塞君子之路。夫小人求入，必進姦利，定閒妄興事役，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，結置山陵，芟夷林莽，殫其九野之獸，聚於重圍之內，上無益時之分，下有損耗之費。而兵士罷於運送，人力竭於驅逐，老弱飢凍，大小怨歎。臣竊觀天變，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，四時逆節，日食地震，中夏隕霜，參之典籍，皆陰氣陵陽，小人弄勢之所致也。臣嘗覽書傳，驗諸行事，災祥之應，所爲寒慄。昔高宗脩己以消鼎雉之異，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，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誚，下追二君攘災之道，遠覽前代任賢之功，近寤今日謬授之失，清澄朝位，旌敍俊乂，放退佞邪，抑奪姦勢，如是之輩，一勿復用，廣延淹滯，容受直辭，祇承乾指，敬奉先業，則大化光敷，天人望塞也。

傳曰：「國之興也，視民如赤子；其亡也，以民爲草芥。」陛下昔韜神光，潛德東夏，

以聖哲茂姿，龍飛應天，四海延頸，八方拭目，以成康之化，必隆於旦夕也。自登位以來，法禁轉苛，賦調益繁；中宮內豎，分布州郡，橫興事役，競造姦利；百姓罹杼軸之困，黎民罷無已之求，老幼飢寒，家戶菜色，而所在長吏，迫畏罪負，嚴法峻刑，苦民求辦。是以人力不堪，家戶離散，呼嗟之聲，感傷和氣。又江邊戍兵，遠當以拓土廣境，近當以守界備難，宜特優育，以待有事，而徵發賦調，煙至雲集，衣不全裋褐，食不贍朝夕，出當鋒鏑之難，入抱無聊之感。是以父子相棄，叛者成行。願陛下寬賦除煩，振恤窮乏，省諸不急，盪禁約法，則海內樂業，大化普洽。夫民者國之本，食者民之命也，今國無一年之儲，家無經月之畜，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。內有離曠之怨，外有損耗之費，使庫廩空於無用，士民飢於糟糠。

又北敵注目，伺國盛衰，陛下不恃己之威德，而怙敵之不來，忽四海之困窮，而輕虜之不爲難，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。昔大皇帝勤身苦體，創基南夏，割據江山，拓土萬里，雖承天贊，實由人力也。餘慶遺祚，至於陛下，陛下宜勉崇德器，以光前烈，愛民養士，保全先軌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，輕難得之大業，忘天下之不振，替興衰之巨變哉？臣聞否泰無常，吉凶由人，長江之限不可久恃，苟我不守，一葦可航也。昔秦建皇帝之號，據殽函之阻，德化不脩，法政苛酷，毒流生民，忠臣杜口，是以一夫大呼，社稷傾覆。

近劉氏據三關之險，守重山之固，可謂金城石室，萬世之業，任授失賢，一朝喪沒，君臣係頸，共爲羈僕。此當世之明鑒，目前之炯戒也。願陛下遠考前事，近鑒世變，豐基彊本，割情從道，則成康之治興，而聖祖之祚隆矣。

書奏，皓深恨之。邵奉公貞正，親近所憚。乃共譖邵與樓玄謗毀國事，俱被詰責。玄見送南州，邵原復職。後邵中惡風，口不能言，去職數月，皓疑其託疾，收付酒藏，掠考千所，邵卒無一語，竟見殺害，家屬徙臨海。并下詔誅玄子孫，是歲天冊元年也，邵年四十九。〔一〕

〔一〕邵子循，字彥先。

虞預晉書曰：循丁家禍，流放海濱，吳平，還鄉里。節操高厲，童叟不羣，言行舉動，必以禮讓。好學博聞，尤善三禮。舉秀才，除陽羨、武康令。顧榮、陸機、陸雲表薦循曰：「伏見吳興、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，才鑒清遠，服膺道素，風操凝峻，歷踐三城，刑政肅穆，守職下縣，編名凡萃，出自新邦，朝無知己，恪居遐外，志不自營，年時倏忽，而邈無階緒，實州黨愚智所爲悵然。臣等並以凡才，累授飾進，被服恩澤，忝豫朝末，知良士後時，而守局無言，懼有蔽賢之咎，是以不勝愚管，謹冒死表聞。」久之，召爲太子舍人。石冰破揚州，循亦合衆，事平，杜門不出。陳敏作亂，以循爲丹楊內史，循稱疾固辭，敏不敢逼。于時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，惟循與同郡朱誕不挂賊網。後除吳國內史，不就。元皇帝爲鎮東將軍，請循爲軍司馬，帝爲晉王，以循爲中書令，固讓不受，轉太常，領太子太傅。時朝廷初建，動有疑議，宗廟制度皆循所定，朝野諮詢，爲一時儒宗。年六十，太興二年卒。追贈司空，諡曰穆。循諸所著論，並傳於世。子隰，臨海太守。

韋曜字弘嗣，吳郡雲陽人也。〔一〕少好學，能屬文，從丞相掾，除西安令，還爲尙書郎，遷太子中庶子。

〔一〕曜本名昭，史爲晉諱，改之。

時蔡穎亦在東宮，性好博奕，太子和以爲無益，命曜論之。其辭曰：

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，疾沒世而名不稱，故曰學如不及，猶恐失之。是以古之志士，悼年齒之流邁，而懼名稱之不立也，故勉精厲操，晨興夜寐，不遑寧息，經之以歲月，累之以日力，若甯越之勤，董生之篤，漸漬德義之淵，棲遲道藝之域。且以西伯之聖，姬公之才，猶有日昃待旦之勞，故能隆興周道，垂名億載，況在臣庶，而可以已乎？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，皆有累積殊異之迹，勞身苦體，契闊勤思，平居不墮其業，窮困不易其素，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，而黃霸受道於囿圃，終有榮顯之福，以成不朽之名。故山甫勤於夙夜，而吳漢不離公門，豈有游惰哉？

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，好翫博奕，廢事棄業，忘寢與食，窮日盡明，繼以脂燭。當其臨局交爭，雌雄未決，專精銳意，心勞體倦，人事曠而不脩，賓旅闕而不接，雖有太牢之饌，韶夏之樂，不暇存也。至或賭及衣物，徙棊易行，廉恥之意弛，而忿戾之色發，然

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，所務不過方罫之間，勝敵無封爵之賞，獲地無兼土之實。技非六藝，用非經國；立身者不階其術，徵選者不由其道。求之於戰陳，則非孫、吳之倫也；考之於道藝，則非孔氏之門也；以變詐爲務，則非忠信之事也；以劫殺爲名，則非仁者之意也；而空妨日廢業，終無補益。是何異設木而擊之，置石而投之哉！且君子之居室也，勤身以致養，其在朝也，竭命以納忠，臨事且猶盱食，而何博弈之足耽？夫然，故孝友之行立，貞純之名彰也。

方今大吳受命，海內未平，聖朝乾乾，務在得人，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，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，百行兼苞，文武並驚，博選良才，旌簡髦俊，設程試之科，垂金爵之賞，誠千載之嘉會，百世之良遇也。當世之士，宜勉思至道，愛功惜力，以佐明時，使名書史籍，勲在盟府，乃君子之上務，當今之先急也。

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？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？袞龍之服，金石之樂，足以兼棊局而貿博弈矣。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於詩書，是有顏、閔之志也；用之於智計，是有良、平之思也；用之於資貨，是有猗頓之富也；用之於射御，是有將帥之備也。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。

和廢後，爲黃門侍郎。孫亮卽位，諸葛恪輔政，表曜爲太史令，撰吳書，華覈、薛瑩等皆

與參同。孫休踐阼，爲中書郎、博士祭酒。命曜依劉向故事，校定衆書。又欲延曜侍講，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，事行多玷，憚曜侍講儒士，又性精確，懼以古今警戒休意，固爭不可。休深恨布，語在休傳。然曜竟止不入。

孫皓卽位，封高陵亭侯，遷中書僕射，職省，爲侍中，常領左國史。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。皓以問曜，曜答曰：「此人家筐篋中物耳。」又皓欲爲父和作紀，曜執以和不登帝位，宜名爲傳。如是者非一，漸見責怒。曜益憂懼，自陳衰老，求去侍、史二官，乞欲成所造書，以從業別有所付，皓終不聽。時有疾病，醫藥監護，持之愈急。

皓每饗宴，無不竟日，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，雖不悉入口，皆澆灌取盡。曜素飲酒不過二升，初見禮異時，常爲裁減，或密賜茶薺以當酒，至於寵衰，更見偏彊，輒以爲罪。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，以嘲弄侵克，發摘私短以爲歡。時有愆過，或誤犯皓諱，輒見收縛，至於誅戮。曜以爲外相毀傷，內長尤恨，使不濟濟，非佳事也，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。皓以爲不承用詔命，意不忠盡，遂積前後嫌忿，收曜付獄，是歲鳳皇二年也。

曜因獄吏上辭曰：「囚荷恩見哀，無與爲比，曾無芒砀有以上報，孤辱恩寵，自陷極罪。念當灰滅，長棄黃泉，愚情悽悽，竊有所懷，貪令上聞。囚昔見世閒有古曆注，其所紀載既多虛無，在書籍者亦復錯謬。囚尋按傳記，考合異同，采摭耳目所及，以作洞紀，起自庖犧，



至于秦、漢，凡爲三卷，當起黃武以來，別作一卷，事尙未成。又見劉熙所作釋名，信多佳者，然物類衆多，難得詳究，故時有得失，而爵位之事，又有非是。愚以官爵，今之所急，不宜乖誤。囚自忘至微，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，欲表上之。新寫始畢，會以無狀，幽囚待命，泯沒之日，恨不上聞，謹以先死列狀，乞上言祕府，於外料取，呈內以聞。追懼淺蔽，不合天聽，抱怖雀息，乞垂哀省。」

曜冀以此求免，而皓更怪其書之垢，故又以詰曜。曜對曰：「囚撰此書，實欲表上，懼有誤謬，數數省讀，不覺點污。被問寒戰，形氣訥吃。謹追辭叩頭五百下，兩手自搏。」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：「曜運值千載，特蒙哀識，以其儒學，得與史官，貂蟬內侍，承合天問，聖朝仁篤，慎終追遠，迎神之際，垂涕敕曜。曜愚惑不達，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，而拘繫史官，使聖趣不敘，至行不彰，實曜愚蔽當死之罪。然臣懷懷，見曜自少勤學，雖老不倦，探綜墳典，溫故知新，及意所經識，古今行事，外吏之中少過曜者。昔李陵爲漢將，軍敗不還而降匈奴，司馬遷不加疾惡，爲陵遊說，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，欲使畢成所撰，忍不加誅，書卒成立，垂之無窮。今曜在吳，亦漢之史遷也。伏見前後符瑞彰著，神指天應，繼出累見，一統之期，庶不復久。事平之後，當觀時設制，三王不相因禮，五帝不相沿樂，質文殊塗，損益異體，宜得曜輩依準古義，有所改立。漢氏承秦，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儀，曜之才學亦漢通

之次也。又吳書雖已有頭角，敘贊未述。昔班固作漢書，文辭典雅，後劉珍、劉毅等作漢記，遠不及固，敘傳尤劣。今吳書當垂千載，編次諸史，後之才士論次善惡，非得良才如曜者，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。如臣頑蔽，誠非其人。曜年已七十，餘數無幾，乞赦其一等之罪，爲終身徒，使成書業，永足傳示，垂之百世。謹通進表，叩頭百下。」皓不許，遂誅曜，徙其家零陵。子隆，亦有文學也。

華覈字永先，吳郡武進人也。始爲上虞尉、典農都尉，以文學入爲祕府郎，遷中書丞。蜀爲魏所并，覈詣宮門發表曰：「閒聞賊衆蟻聚向西境，西境艱險，謂當無虞。定聞陸抗表至，成都不守，臣主播越，社稷傾覆。昔衛爲翟所滅而桓公存之，今道里長遠，不可救振，失委附之土，棄貢獻之國，臣以草芥，竊懷不寧。陛下聖仁，恩澤遠撫，卒聞如此，必垂哀悼。臣不勝忡悵之情，謹拜表以聞。」

孫皓卽位，封徐陵亭侯。寶鼎二年，皓更營新宮，制度弘廣，飾以珠玉，所費甚多。是時盛夏興工，農守並廢，覈上疏諫曰：

臣聞漢文之世，九州晏然，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，歸劉氏之寬仁，省役約法，與之更始，分王子弟以藩漢室，當此之時，皆以爲泰山之安，無窮之基也。至於賈誼，獨以爲

可痛哭及流涕者三，可爲長嘆息者六，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，火未及然而謂之安。其後變亂，皆如其言。臣雖下愚，不識大倫，竊以曩時之事，揆今之勢。

誼曰復數年閒，諸王方剛，漢之傅相稱疾罷歸，欲以此爲治，雖堯舜不能安。今大敵據九州之地，有大半之衆，習攻戰之餘術，乘戎馬之舊勢，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，其猶楚漢勢不兩立，非徒漢之諸王淮南、濟北而已。誼之所欲痛哭，比今爲緩，抱火臥薪之喻，於今而急。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，察今勢之如此，故廣開農桑之業，積不訾之儲，恤民重役，務養戰士，是以大小感恩，各思竭命。斯運未至，早棄萬國。自是之後，彊臣專政，上詭天時，下違衆議，亡安存之本，邀一時之利，數興軍旅，傾竭府藏，兵勞民困，無時獲安。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，哀苦之餘民耳。遂使軍資空匱，倉廩不實，布帛之賜，寒暑不周，重以失業，家戶不贍。而北積穀養民，專心向東，無復他警。蜀爲西藩，土地險固，加承先主統御之術，謂其守御足以長久，不圖一朝奄至傾覆。唇亡齒寒，古人所懼。交州諸郡，國之南土，交趾、九真二郡已沒，日南孤危，存亡難保，合浦以北，民皆搖動，因連避役，多有離叛，而備戍減少，威鎮轉輕，常恐呼吸復有變故。昔海虜窺東縣，多得離民，地習海行，狃於往年，鈔盜無日，今胸背有嫌，首尾多

難，乃國朝之厄會也。誠宜住建立之役，先備豫之計，勉墾殖之業，爲饑乏之救。惟恐農時將過，東作向晚，有事之日，整嚴未辦。若舍此急，盡力功作，卒有風塵不虞之變，當委版築之役，應烽燧之急，驅怨苦之衆，赴白刃之難，此乃大敵所因爲資也。如但固守，曠日持久，則軍糧必乏，不待接刃，而戰士已困矣。

昔太戊之時，桑穀生庭，懼而脩德，怪消殷興。熒惑守心，宋以爲災，景公下從瞽史之言，而熒惑退舍，景公延年。夫脩德於身而感異類，言發於口而通神明，臣以愚蔽，誤忝近署，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，仰慚俯愧，無所投處。退伏思惟，熒惑桑穀之異，天示二主，至如他餘錙介之妖，近是門庭小神所爲，驗之天地，無有他變，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，明珠既覲，白雀繼見，萬億之祚，實靈所挺，以九域爲宅，天下爲家，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。又今之宮室，先帝所營，卜土立基，非爲不祥。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，若大功畢竟，輿駕遷住，門行之神，皆當轉移，猶恐長久未必勝舊。屢遷不可，留則有嫌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爲憂灼也。臣省月令，季夏之月，不可以興土功，不可以會諸侯，不可以起兵動衆，舉大事必有大殃。今雖諸侯不會，諸侯之軍與會無異。六月戊己，土行正王，旣不可犯，加又農月，時不可失。昔魯隱公夏城中丘，春秋書之，垂爲後戒。今築宮爲長世之洪基，而犯天地之大禁，襲春秋之所書，廢敬授之上務，臣以愚

管，竊所未安。

又恐所召離民，或有不<sub>レ</sub>至，討之則廢役興事，不討則日月滋<sub>レ</sub>慢〔蔓〕。若悉並到，大衆聚會，希無疾病。且人心安則念善，苦則怨叛。江南精兵，北土所難，欲以十卒當東一人。天下未定，深可憂惜之。如此宮成，死叛五千，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，若到萬人，則倍益十萬，病者有死亡之損，叛者傳不善之語，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。今當角力中原，以定彊弱，正於際會，彼益我損，加以勞困，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。

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，曰國非其國，安寧之世戒備如此，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。今雖頗種殖，閒者大水沈沒，其餘存者當須耘穫，而長吏怖期，上方諸郡，身涉山林，盡力伐材，廢農棄務，士民妻孥羸小，墾殖又薄，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。州郡見米，當待有事，冗食之衆，仰官供濟。若上下空乏，運漕不供，而北敵犯疆，使周、召更生，良、平復出，不能爲陛下計明矣。臣聞君明者臣忠，主聖者臣直，是以懷懷，昧犯天威，乞垂哀省。

書奏，皓不納。後遷東觀令，領右國史，覈上疏辭讓，皓答曰：「得表，以東觀儒林之府，當講校文藝，處定疑難，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，乞更選英賢。聞之，以卿研精墳典，博覽多聞，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。當飛翰騁藻，光贊時事，以越楊、班、張、蔡之疇，怪乃謙光，

厚自菲薄，宜勉脩所職，以邁先賢，勿復紛紛。」

時倉廩無儲，世俗滋侈，覈上疏曰：「今寇虜充斥，征伐未已，居無積年之儲，出無應敵之畜，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。夫財穀所生，皆出於民，趨時務農，國之上急。而都下諸官，所掌別異，各自下調，不計民力，輒與近期。長吏畏罪，晝夜催民，委舍佃事，遑赴會日，定送到都，或蘊積不用，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。到秋收月，督其限入，奪其播殖之時，而責其今年之稅，如有逋懸，則籍沒財物，故家戶貧困，衣食不足。宜暫息衆役，專心農桑，古人稱一夫不耕，或受其飢，一女不織，或受其寒，是以先王治國，惟農是務。軍興以來，已向百載，農人廢南畝之務，女工停機杼之業。推此揆之，則蔬食而長飢，薄衣而履冰者，固不少矣。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。一謂求其爲己勞也，求其爲己死也。三謂飢者能食之，勞者能息之，有功者能賞之。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，則怨心生而功不建。今帑藏不實，民勞役猥，主之二求已備，民之三望未報。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，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，爲味者口之奇，文繡者身之飾也。今事多而役繁，民貧而俗奢，百工作無用之器，婦人爲綺靡之飾，不勤麻枲，並繡文黼黻，轉相倣效，恥獨無有。兵民之家，猶復逐俗，內無儋石之儲，而出有綾綺之服，至於富賈商販之家，重以金銀，奢恣尤甚。天下未平，百姓不贍，宜一生民之原，豐穀帛之業，而棄功於浮華之巧，妨日於侈靡之事，上無尊

卑等級之差，下有耗財物力之損。今吏士之家，少無子女，多者三四，少者一二，通令戶有一女，十萬家則十萬人，人織績一歲一束，則十萬束矣。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，數年之間，布帛必積。恣民五色，惟所服用，但禁綺繡無益之飾。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，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，五采之飾，足以麗矣。若極粉黛，窮盛服，未必無醜婦；廢華采，去文繡，未必無美人也。若實如論，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，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？此救乏之上務，富國之本業也，使管、晏復生，無以易此。漢之文、景，承平繼統，天下已定，四方無虞，猶以彫文之傷農事，錦繡之害女紅，開富國之利，杜飢寒之本。況今六合分乖，豺狼充路，兵不離疆，甲不解帶，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，充府藏之積哉？」

皓以覈年老，敕令草表，覈不敢。又敕作草文，停立待之。覈爲文曰：「咨覈小臣，草芥凡庸。遭眷值聖，受恩特隆。越從朽壤，蟬蛻朝中。熙光紫闥，青璫是憑。嵒挹清露，沐浴凱風。效無絲毫，負闕山崇。滋潤含垢，恩貸累重。穢質被榮，局命得融。欲報罔極，委之皇穹。聖恩雨注，哀棄其尤。猥命草對，潤被下愚。不敢違敕，懼速罪誅。冒承詔命，魂逝形留。」

覈前後陳便宜，及貢薦良能，解釋罪過，書百餘上，皆有補益，文多不悉載。天冊元年以微譴免，數歲卒。曜、覈所論事章疏，咸傳於世也。

評曰：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，弘博多通；樓玄清白節操，才理條暢；賀邵厲志高潔，機理清要；韋曜篤學好古，博見羣籍，有記述之才。胡沖以爲玄、邵、蕃一時清妙，略無優劣。必不得已，玄宜在先，邵當次之。華覈文賦之才，有過於曜，而典誥不及也。予觀覈數獻良規，期於自盡，庶幾忠臣矣。然此數子，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，強死其理，得免爲幸耳。



## 上三國志注表

臣松之言：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，鑒遠則物無遺照。雖盡性窮微，深不可識，至於緒餘所寄，則必接乎麤迹。是以體備之量，猶曰好察邇言。畜德之厚，在於多識往行。伏惟陛下道該淵極，神超妙物，暉光日新，郁哉彌盛。雖一貫墳典，怡心玄蹟，猶復降懷近代，博觀興廢。將以總括前蹤，貽誨來世。

臣前被詔，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。壽書銓敍可觀，事多審正。誠遊覽之苑囿，近世之嘉史。然失在於略，時有所脫漏。臣奉旨尋詳，務在周悉。上搜舊聞，傍撫遺逸。按三國雖歷年不遠，而事關漢、晉。首尾所涉，出入百載。注記紛錯，每多舛互。其壽所不載，事宜存錄者，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。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，或出事本異，疑不能判，並皆抄內以備異聞。若乃紕繆顯然，言不附理，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。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，頗以愚意有所論辯。自就撰集，已垂期月。寫校始訖，謹封上呈。

竊惟績事以衆色成文，蜜蠶以兼采爲味，故能使絢素有章，甘踰本質。臣寔頑乏，顧慙二物。雖自罄勵，分絕藻績，既謝淮南食時之敏，又微狂簡斐然之作。淹留無成，祇穢翰墨，不足以上酬聖旨，少塞愆責。愧懼之深，若墜淵谷。謹拜表以聞，隨用流汗。臣松之誠

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。

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，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。

##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

三國志六十五卷，晉陳壽撰，宋裴松之注。壽事蹟具晉書本傳，松之事蹟具宋書本傳。凡魏志三十卷，蜀志十五卷，吳志二十卷。其書以魏爲正統，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始立異議。自朱子以來，無不是鑿齒而非壽。然以理而論，壽之謬萬萬無辭；以勢而論，則鑿齒帝漢順而易，壽欲帝漢逆而難。蓋鑿齒時晉已南渡，其事有類乎蜀，爲偏安者爭正統，此孚於當代之論者也。壽則身爲晉武之臣，而晉武承魏之統，僞魏是僞晉矣。其能行於當代哉？此猶宋太祖篡立近於魏，而北漢、南唐蹟近於蜀，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僞魏。高宗以後，偏安江左，近於蜀，而中原魏地全入於金，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。此皆當論其世，未可以一格繩也。惟其誤沿史記周、秦本紀之例，不託始於魏文，而託始曹操，實不及魏書敘記之得體，是則誠可已不已耳。

宋元嘉中，裴松之受詔爲注，所注雜引諸書，亦時下己意。綜其大致約有六端：一曰引諸家之論，以辨是非；一曰參諸書之說，以核譌異；一曰傳所有之事，詳其委曲；一曰傳所無之事，補其闕佚；一曰傳所有之人，詳其生平；一曰傳所無之人，附以同類。其中往往嗜奇愛博，頗傷蕪雜。如袁紹傳中之胡母班，本因爲董卓使紹而見，乃注曰「班嘗見太山」

府君及河伯，事在搜神記，語多不載，斯已贅矣。鍾繇傳中乃引陸氏異林一條，載繇與鬼婦狎昵事；蔣濟傳中引列異傳一條，載濟子死爲泰山伍伯，迎孫阿爲泰山令事；此類鑿空語怪，凡十餘處，悉與本事無關，而深於史法有礙，殊爲瑕類。又其初意似亦欲如應劭之注漢書，考究訓詁，引證故實。故於魏志武帝紀沮授字則注「沮音蒞」，獷平字則引續漢書郡國志注「獷平縣名屬漁陽」，甬道字則引漢書「高祖二年與楚戰築甬道」，贅旒字則引公羊傳，先正字則引文侯之命，釋位字則引左傳，致屈字則引詩，綏爰字、率俾字、昏作字則皆引書，糾虔天刑字則引國語。至蜀志卻正傳釋誨一篇，句句引古事爲注至連數簡。又如彭義傳之革不訓老，華佗傳之剪本似專，秦宓傳之棘革異文，少帝紀之叟更異字，亦閒有所辨證，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。然如蜀志廖立傳首忽注其姓曰補救切，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繼字之類，亦閒有之。蓋欲爲之而未竟，又惜所已成，不欲刪棄，故或詳或略，或有或無，亦頗爲例不純。然網羅繁富，凡六朝舊籍今所不傳者，尙一一見其匡略。又多首尾完具，不似酈道元水經注、李善文選注皆剪裁割裂之文。故考證之家，取材不竭，轉相引據者，反多於陳壽本書焉。

## 華陽國志陳壽傳

陳壽字承祚，巴西安漢人也。少受學於散騎常侍譙周，治尚書、三傳，銳精史、漢，聰警敏識，屬文富豔。初應州命衛將軍主簿、東觀祕書郎、散騎黃門侍郎。大同後察孝廉，爲本郡中正。

益部自建武後，蜀郡鄭伯邑、太尉趙彥信及漢中陳申伯、祝元靈、廣漢王文表皆以博學洽聞，作巴蜀耆舊傳。壽以爲不足經遠，乃并巴、漢撰爲益部耆舊傳十篇。散騎常侍文立表呈其傳，武帝善之，再爲著作郎。吳平後，壽乃鳩合三國史，著魏、吳、蜀三書六十五篇，號三國志，又著古國志五十篇，品藻典雅，中書監荀勗、令張華深愛之，以班固、史遷不足方也。出爲平陽侯相。華又表令次定諸葛亮故事集爲二十四篇，時壽良亦集，故頗不同。復入爲著作郎。鎮南將軍杜預表爲散騎侍郎，詔曰：「昨適用蜀人壽良具員，且可以爲侍御史。」上官司論七篇，依據典故，議所因革。又上釋諱、廣國論。華表令兼中書郎，而壽魏志有失勗意，勗不欲其處內，表爲長廣太守。繼母遺令不附葬，以是見譏。數歲，除太子中庶子。太子轉徙後，再兼散騎常侍。惠帝謂司空張華曰：「壽才宜眞，不足久兼也。」華表欲登

九卿，會受誅，忠賢排擯，壽遂卒洛下，位望不充其才，當時冤之。

兄子符，字長信，亦有文才，繼壽著作佐郎，上廉令。符弟莅，字叔度，梁州別駕，驃騎將軍齊王辟掾，卒洛下。莅從弟階，字達芝，州主簿，察孝廉，褒中令、永昌西部都尉、建寧興古太守。皆辭章粲麗，馳名當世。凡壽所述作二百餘篇，符、莅、階各數十篇。一州先達及華夏文士多爲作傳，大較如此。

時梓潼李驤叔龍亦雋逸器，知名當世，舉秀才，尚書郎，拜建平太守，以疾辭不就，意在州里，除廣漢太守。初與壽齊望，又相昵友，后與壽情好攜隙，還相誣攻，有識以是短之。

## 晉書陳壽傳

陳壽字承祚，巴西安漢人也。少好學，師事同郡譙周。仕蜀爲觀閣令史，宦人黃皓專弄威權，大臣皆曲意附之，壽獨不爲之屈，由是屢被譴黜。

遭父喪，有疾，使婢丸藥，客往見之，鄉黨以爲貶議；及蜀平，坐是沉滯者累年。司空張華愛其才，以壽雖不遠嫌，原情不至貶廢，舉爲孝廉，除佐著作郎，出補陽平令。撰蜀相諸葛亮集，奏之，除著作郎，領本郡中正。撰魏、吳、蜀三國志，凡六十五篇，時人稱其善敘事，有良史之才。夏侯湛時著魏書，見壽所作，便壞己書而罷。張華深善之，謂壽曰：「當以晉書相付耳。」其爲時所重如此。或云丁儀、丁廙有盛名於魏，壽謂其子曰：「可覓千斛米見與，當爲尊公作佳傳。」丁不與之，竟不爲立傳。壽父爲馬謖參軍，謖爲諸葛亮所誅，壽父亦坐被髡，諸葛瞻又輕壽，壽爲亮立傳謂「亮將略非長，無應敵之才」，言「瞻惟工書，名過其實」。議者以此少之。

張華將舉壽爲中書郎，荀勗忌華而疾壽，遂諷吏部，遷壽爲長廣太守。辭母老不就。杜預將之鎮，復薦之於帝，宜補黃散，由是授御史治書，以母憂去職。母遺言令葬洛陽，壽遵其志。又坐不以母歸葬，竟被貶議。初，譙周嘗謂壽曰：「卿必以才學成名，當被損折，亦非

不幸也，宜深愼之。」壽至此再致廢辱，皆如周言。後數歲，起爲太子中庶子，未拜。元康七年病卒，時年六十五。

梁州大中正尙書郎范頴等上表曰：「昔漢武帝詔曰『司馬相如病甚，可遣悉取其書』，使者得其遺書，言封禪事，天子異焉。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，辭多勸誠，明乎得失，有益風化。雖文豔不若相如，而質直過之。願垂採錄。」於是詔下河南尹、洛陽令就家寫其書。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、益都耆舊傳十篇，餘文章傳於世。



## 宋書裴松之傳

裴松之字世期，河東聞喜人也。祖昧，光祿大夫。父珪正，員外郎。松之年八歲，學通論語、毛詩。博覽墳籍，立身簡素。年二十，拜殿中將軍。此官直衛左右，晉孝武太元中，革選名家以參顧問，始用琅邪王茂之、會稽謝輅，皆南北之望。舅庾楷在江陵，欲得松之西上，除新野太守，以事難不行，拜員外散騎侍郎。義熙初，爲吳興故鄣令。在縣有績，入爲尙書祠部郎。

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，上表陳之曰：「碑銘之作，以明示後昆，自非殊功異德，無以允應茲典，大者道動光遠，世所宗推；其次節行高妙，遺烈可紀。若乃亮采登庸，績用顯著，敷化所莅，惠訓融遠，述詠所寄，有賴鐫勒。非斯族也，則幾乎僭黷矣。俗敝僞興，華煩已久。是以孔惺之銘，行是人非；蔡邕制文，每有愧色。而自時厥後，其流彌多。預有臣吏，必爲建立。勒銘寡取信之實，刊石成虛僞之常，真假相蒙，殆使合美者不貴。但論其功費，又不可稱，不加禁裁，其敝無已。以爲諸欲立碑者，宜悉令言上，爲朝議所許，然後聽之。庶可以防遏無徵，顯彰茂實，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，則義信於仰止，道孚於來葉。」由是並斷。高祖北伐，領司州刺史，以松之爲州主簿，轉治中從事史。既克洛陽，高祖勅之曰：

「裴松之廊廟之才，不宜久尸邊務，今召爲世子洗馬，與殷景仁同，可令知之。」于時議立五廟樂，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同。除零陵內史，徵爲國子博士。

太祖元嘉三年，誅司徒徐羨之等，分遣大使巡行天下。通直散騎常侍袁淑、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揚州，尙書三公郎陸子眞、起部甄法崇使荊州，員外散騎常侍范雒、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，前尙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，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，冗從僕射車宗使青、兗州，松之使湘州，尙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雒州，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，員外散騎常侍李耽之使廣州，郎中殷斌使梁州、南秦州，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，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，並兼散騎常侍。班宣詔書曰：「昔王者巡功，羣后述職，不然則有存省之禮，聘覲之規，所以觀民立政，命事考績，上下偕通，遐邇咸被，故能功昭長世，道歷遠年。朕以寡闇，屬承洪業，夤畏在位，昧于治道，夕惕惟憂，如臨淵谷，懼國俗陵頽，民風凋僞，胥厲違和，水旱傷業，雖勤躬庶事，思弘攸宜，而機務惟殷，顧循多闕，政刑乖謬，未獲具聞。豈誠素弗孚，使羣心莫盡，納隍之愧，在予一人。以歲時多難，王道未壹，卜征之禮，廢而未脩，眷被氓庶，無忘欽恤。今使兼散騎常侍淦等申令四方，周行郡邑，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，申述至誠，廣詢治要，觀察吏政，訪求民隱，旌舉操行，存問所疾，禮俗得失，一依周典，每各爲書，還具條奏，俾朕昭然若親覽焉。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，無惰乃力！其有咨謀遠圖，謹

言中誠，陳之使者，無或隱遺。方將敬納良規，以補其闕，勉哉勗之，稱朕意焉！」

松之反使，奏曰：「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，君德以廣運爲極。古先哲后，因心溥被。是以文思在躬，則時雖自洽，禮行江漢，而美化斯遠。故能垂大哉之休詠，廓造周之盛則。伏惟陛下神叡玄通，道契曠代，冕旒華堂，垂心八表，咨敬敷之未純，慮明揚之靡暢，清問下民，哀此鰥寡，渙焉大號，周爰四達，遠猷形於雅誥，惠訓播乎遐陬。是故率土仰詠，重譯咸說，莫不謳吟踊躍，式銘皇風，或有扶老攜幼，稱歡路左。誠由亭毒旣流，故忘其自至，千載一時，於是乎在。臣謬蒙銓任，忝廁顯列，猥以短乏，思純八表，無以宣暢聖旨，肅明風化，黜陟無序，搜揚寡聞，慙懼屏營，不知所措。奉二十四條，謹隨事爲牒。伏見癸卯詔書，禮俗得失，一依周典，每各爲書還具條奏，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。」松之甚得奉使之義，論者美之。轉中書侍郎、司冀二州大中正。

上使注陳壽三國志，松之鳩集傳記，增廣異聞，旣成，奏上。上善之，曰：「此爲不朽矣。」出爲永嘉太守，勤恤百姓，吏民便之。入補通直，爲常侍，復領二州大中正，尋出爲南琅邪太守。十四年，致仕，拜中散大夫，尋領國子博士，進大中大夫，博士如故。續何承天國史，未及撰述，二十八年卒，時年八十。

子駟，南中郎參軍。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，駟注司馬遷史記，並行於世。



# 校記

頁	卷	校
一	一	曹瞞傳曰 何焯據太平御覽增
四	一	眞 何焯據資治通鑑改
一五	一	追 何焯據太平御覽增
二一	一	子遠 從翁同書說
二五	一	遣 從何焯錢大昕說增
三〇	一	孟玉 據後漢書徐璆傳改
三一	一	勒書 何焯據書苑菁華改
三三	一	子桓 從何焯沈家本說
三八	一	算于 據文選三五李善注改
四〇	一	王 從何焯陳景雲趙一清說刪
四五	一	允 從趙一清說改
四七	一	而 意改

校記

四七 一 衍 據文館詞林六九五改

四七 一 不 據錢儀吉說刪

四七 一 袖 從文館詞林六九五改(下同)

五一 一 東里袞 據三少帝紀及通鑑六八改

五四 一 崔鈞 從陳景雲說

五七 二 十三年 從趙一清說

六〇 二 日 從何焯說

六一 二 十月 從盧文弨潘眉等說

六七 二 火撲 從何焯說

七〇 二 於時 從趙一清說

七〇 二 詩 據宋書符瑞志改

七四 二 高陵 據隸釋改

七四 二 德服 據隸釋改

七四 二 著 據隸釋改

七四 二 邦民心之繫於魏 據隸釋補

	七四	二	衫裘 從何焯胡玉縉說
	七五	二	覬 從趙一清說改
	七五	二	十 盧文弨據宋書刪
	七八	二	春 從何焯說刪
	七九	二	計孝 據資治通鑑六九胡注改
	八一	二	於 從何焯說刪
	八三	二	雲翹 從潘眉說
	八三	二	文始 從潘眉說
	八三	二	大韶 從潘眉說
	八六	二	思慕過唐 據藝文類聚一三
	九三	三	質任 據三國志辨誤上
	九五	三	志 從何焯說改
	一〇〇	三	敗 從何焯說增
	一〇二	三	逮 據吳勉學刊本改
校記	一〇六	三	大吉 從何焯說

一〇九 三 右 趙一清據衛臻傳及宋書百官志改

一〇九 三 章斌 從周壽昌侯康說

一二〇 四 徐他 據許褚傳改

一二三 四 書云 各本均誤

一二四 四 州泰 從陳景雲說改

一二七 四 鞞頭 從潘眉說

一二八 四 之 從潘眉說

一二九 四 臣毓 據三國志辨誤上

一二九 四 臣袤 據三國志辨誤上

一二九 四 臣楨 從潘眉說

一二九 四 臣閣 從潘眉翁同書說

一三〇 四 郃陽 據后妃傳改

一三一 四 袤 從潘眉說

一三二 四 戊寅 從沈家本說

一三三 四 安風津 從趙一清潘眉說



一三六	四	雲 殿本考證據太平御覽增
一三八	四	上洛 據宋書符瑞志
一四四	四	卿等 從資治通鑑七七胡三省說
一四七	四	前詔 從潘眉沈家本說
一四八	四	燕覲之敬 據禮文王世子
一五三	四	長 據北堂書鈔衣冠部中及開元占經一一三增
一五八	五	敬侯 從錢大昭說
一六一	五	叡 原書避明帝諱作「諱」
一六二	五	世妃 從陳景雲說
一六二	五	享祀 從陳景雲說
一七五	六	張咨 據孫堅傳及後漢書董卓傳改
一七七	六	今 從何焯說改
一七七	六	東下 從陳景雲說
一八一	六	支胡 從何焯說
一八五	六	討 何焯據冊府元龜增

一九四 六 左髭 從何焯潘眉等說

一九五 六 沮授 從陳景雲說改

一九六 六 竭 從何焯沈家本說刪

一九七 六 身首 據文選四四增

二〇〇 六 說文 從趙一清說

二〇二 六 九月至二月 據通鑑考異改

二〇三 六 太公 據郝經續後漢書九改

二〇三 六 事 據郝經續後漢書九刪

二〇四 六 我 從李慈銘說增

二〇五 六 屠各 從陳景雲說改

二〇六 六 子 從何焯說改

二一一 六 公緒 從陳景雲錢大昭說改

二一四 六 中平 從陳景雲說改

二二〇 七 奮武 據宋書百官志改

二二三 七 封丘 從錢大昭說改

二二六	七	引還 從何焯說刪
二二六	七	術 從殿本考證說
二二七	七	當自首 從何焯說
二三五	七	則 據後漢書臧洪傳注增
二四五	八	子 從何焯說刪
二五三	八	位 從錢大昕說刪
二五九	八	收 從陳景雲說改
二六三	八	凌統 盧弼云二字未詳
二六四	八	歸降 從沈家本說
二六四	八	杜濬 據武帝紀及資治通鑑六七改
二六八	九	擊破呂布軍 從盧弼說刪
二六九	九	及 衍文
二七一	九	捨 據通鑑六七增
二七九	九	休督 從陳景雲說改
二八六	九	爲念 從何焯說刪

二九三 九 媚 從陳景雲說改

三〇一 九 爲□ 從盧弼說

三〇三 九 故 從何焯說刪

三〇三 九 某守雖後 何焯據太平御覽增

三〇四 九 彥緯 從錢大昕說

三〇五 九 意 從何焯說改

三一〇 一〇 晉文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 據後漢書荀彧傳及資治通鑑六二增

三一〇 一〇 東京榛蕪 據後漢書荀彧傳及資治通鑑六二增

三一二 一〇 鼓史 從何焯說

三一二 一〇 練布 從何焯錢儀吉說

三一二 一〇 注 據三國志辨誤上增

三一五 一〇 守善 從何焯說改

三一六 一〇 輝 據三國志辨誤上改

三二六 一〇 萬 從何焯說刪

三四二 一一 受 從何焯說改

三四五 一 耳 從何焯說增

三四九 一 母 據晉書王裒傳改

三五四 一 二宮 據三國志辨誤上

三七九 一 偉 從何焯說改

三八七 一 調 據殿本考證

三九〇 一 百官名 從何焯沈家本說改

三九五 一 尸主事之臣 拘音荀 幽地 此漢書注文刻者誤入

三九五 一 子孫 據漢書郊祀志刪

四〇〇 一 常侍 從陳景雲說改

四〇六 一 要召 從何焯說

四〇六 一 陳羣 據三國志辨誤上改

四〇六 一 王弘 據三國志辨誤上改

四〇六 一 不可得而親 從陳景雲說增

四〇六 一 郟 從何焯說改

四〇七 一 朗 從沈家本說增

四一〇 一三 弟子 從錢大昭說增

四一〇 一三 肄 從趙一清說改

四一九 一三 良夫 從潘眉說改

四二一 一三 文通 據殿本考證

四二八 一四 地 從何焯說改

四三四 一四 自 從何焯說刪

四六三 一五 茄陂 據太平御覽二五六改

四六九 一五 子仲 從何焯說

四六九 一五 志 從何焯說刪

四七二 一五 討 據武帝紀及夏侯淵傳增

四七三 一五 富 從何焯說刪

四七三 一五 爲 從盧弼說刪

四七七 一五 宣王 據三國志辨誤上

四八六 一五 騎馳 從何焯說改

四八六 一五 几陽 從潘眉說

四八九	一六	募百姓……田官 何焯據太平御覽增
五〇六	一六	無 何焯據太平御覽刪
五〇七	一六	步涉詣許從該 何焯據後漢書改
五一〇	一六	解后 從吳承仕親齋讀書記說
五二二	一七	辟 從趙一清說刪
五三七	一八	公 從陳景雲說刪
五四〇	一八	襄賁 從趙一清說改
五四一	一八	少頃 從何焯說
五四三	一八	進封 據三國志辨誤上
五四三	一八	封 據三國志辨誤上刪
五四四	一八	步去 從何焯說
五五〇	一八	艾 從何焯錢大昭說刪
五五一	一八	衡愴 據殿本考證
五五二	一八	樂涓 從梁章鉅說
五五八	一九	以 據殿本考證

五六六 一九 固 據文選三七五臣注刪

五七七 一九 豈能興難 據三國志辨誤上增

五八六 二〇 今 從何焯說改

五八七 二〇 青龍 從錢大昕說增

五九三 二〇 歲 據史記秦始皇紀改

六〇五 二一 加 從何焯說增

六〇七 二一 五官將 從李慈銘說改

六一七 二一 異 據宋書禮志增

六二四 二一 方 從何焯說刪

六二五 二一 隱 據裴注引戰略刪

六三六 二二 由 據資治通鑑七二刪

六四〇 二二 輶輜 據資治通鑑七六改

六五一 二二 聰 據諸葛誕傳注改

六五二 二二 高 從潘眉說刪

六五三 二二 胡 從梁章鉅說刪



六五五 二三 檢 從錢大昭說改

六五七 二三 离 從梁章鉅說

六五七 二三 道 據三國志辨誤上改

六五八 二三 徐孟玉 據後漢書徐璆傳改

六六一 二三 肇 從趙一清說刪

六七〇 二三 與 從陳景雲說

六七三 二三 要 據殿本考證

六八三 二四 菅 從沈欽韓說改

六八八 二四 仿 從趙一清說改

七一〇 二五 也 據漢書五行志刪

七一四 二五 禪 從何焯錢大昕說改

七一五 二五 大府掌九賦之財 從殿本考證及梁章鉅說

七一六 二五 下夷 從何焯說改

七一九 二五 扞 從沈家本說改

七二九 二六 祠 從趙一清說增

七二九 二六

賂 從何焯說增

七三五 二六

西州 據三國志辨誤上改

七六六 二八

伯 據殿本考證說刪

八〇六 二九

不 從何焯說刪

八〇六 二九

然後 從潘眉說

八〇六 二九

左驥 據三國志辨誤上

八一九 二九

何 據世說規箴篇改

八一九 二九

無 從世說規箴篇增

八三一 三〇

漠南 據殿本考證(下同)

八三四 三〇

難 從沈家本說刪

八三五 三〇

抑 據殿本考證

八三五 三〇

阿羅槃 據田丘儉傳改

八三六 三〇

由 據殿本考證刪

八三七 三〇

百 據後漢書鮮卑傳增

八三七 三〇

曼栢 據後漢書鮮卑傳改

八三七	三〇	平	據後漢書鮮卑傳增
八三八	三〇	東	據後漢書鮮卑傳改
八三八	三〇	濊	據後漢書鮮卑傳改
八三八	三〇	熹平	據後漢書鮮卑傳
八四二	三〇	以	從何焯說改
八四五	三〇	熹平	從盧弼說
八四六	三〇	建武	從盧弼說
八四七	三〇	國	據後漢書東夷傳刪
八四八	三〇	目	據後漢書東夷傳改
八四八	三〇	準	據裴注引魏略及後漢書東夷傳改
八四八	三〇	句	據後漢書東夷傳改
八五〇	三〇	收	從何焯說改
八五一	三〇	辰	據殿本考證刪
八五一	三〇	來	據殿本考證刪
八五三	三〇	辰	從沈家本說增

八五三	三〇	弁軍彌國	從沈家本說刪
八五三	三〇	馬延國	從沈家本說刪
八五八	三〇	本	從盧弼說改
八五八	三〇	廣魏郡	從梁章鉅說改
八五九	三〇	皮山國	據漢書西域傳上
八六五	三一	會	從張燾說刪
八六六	三一	至止	從潘眉說
八六六	三一	益州	從張燾說
八六六	三一	素	從何焯說刪
八六六	三一	家兵	據華陽國志五
八六七	三一	叔子	據華陽國志五
八六七	三一	聞	從盧弼說刪
八六八	三一	數爲	殿本考證據通鑑增
八六九	三一	驢	從何焯說
八七〇	三一	劉先	潘眉據劉表傳改

八七八 三二 吳巨 潘眉據吳志士燮薛綜等傳改(下同)

八七九 三二 之 從何焯說刪

八七九 三二 復 從何焯說

八八一 三二 資實 據華陽國志五

八八三 三二 邵 從盧弼說增

八八四 三二 領 從梁章鉅李慈銘說

八八八 三二 黃柱 據蕭常續後漢書一下

八九三 三三 爲 趙一清據元版改

八九五 三三 焚如 從錢儀吉說

八九九 三三 河關 據殿本考證

九一二 三五 猖蹶 據資治通鑑六五

九一九 三五 聽 據文選三七改

九二一 三五 若無興德之言則 錢儀吉據董允傳增

九二四 三五 東伐 據殿本考證

九二四 三五 忿 據資治通鑑七一改

九三一	三五	六年	從何焯說
九三三	三五	二	從何焯說刪
九三九	三六	軍	據殿本考證說刪
九四一	三六	傳	據孫權傳楊戲傳刪
九四一	三六	自	據通志改
九四四	三六	右	從錢大昕說刪
九四五	三六	十三	從侯康說
九五七	三七	右	從錢大昕說刪
九六〇	三七	位	從何焯說改
九六一	三七	克之	從何焯說
九六八	三八	廿有二子	從李慈銘說
九六八	三八	緩	何焯據冊府元龜改
九六八	三八	其	從李慈銘說
九六八	三八	詔旨	從何焯說
九六九	三八	居	從潘眉說刪

九七五 三八

肸 據文選四改

九七六 三八

篆龍 從何焯說

九八〇 三九

劉先 據劉表傳注

九八八 三九

軍 從朱邦衡說刪

九九二 四〇

爲新城郡以 據通鑑六九增

九九四 四〇

員鄉侯 從趙一清說

九九七 四〇

李邵 從趙一清李慈銘說(下同)

九九七 四〇

先帝 從劉咸炘說

一〇〇〇 四〇

情狹 從何焯說

一〇〇二 四〇

卒 從潘眉說刪

一〇〇三 四〇

攬 據資治通鑑七二改

一〇一〇 四一

巫 從沈欽韓說

一〇一四 四一

陌下 從趙一清說

一〇一四 四一

去 據資治通鑑六八改

一〇一五 四一

辭曰 據太平御覽二六一

一〇一五	四一	難復	據太平御覽二六一
一〇一五	四一	爲之	據太平御覽二六一
一〇一六	四一	末乃	據三國志辨誤中改
一〇一九	四二	主公	從朱邦衡說刪
一〇二四	四二	疑	從李慈銘說刪
一〇二四	四二	亦可	從李慈銘說
一〇二五	四二	夫	從李慈銘說刪
一〇二六	四二	主上	從沈家本說
一〇二六	四二	方	從何焯說刪
一〇二六	四二	射	從趙一清說刪
一〇二七	四二	射	從趙一清說刪
一〇三〇	四二	受之	據資治通鑑七八
一〇三三	四二	書	從潘眉說刪
一〇三五	四二	披	何焯據冊府元龜改
一〇三八	四二	里	據淮南子道應訓刪



一〇五二	四三	安上	從錢大昕說
一〇五三	四三	姊	從潘眉說刪
一〇五四	四三	民夷	據太平御覽二四〇改
一〇六三	四四	叵復	從何焯說
一〇六四	四四	河關	從何焯說
一〇六八	四四	如升	從胡三省顧炎武說
一〇七三	四五	大	從錢大昕說刪
一〇七四	四五	聖仁	從何焯說
一〇八五	四五	南	從謝鍾英說刪
一〇八七	四五	飛	據三國志辨誤中
一〇九四	四六	三十六方	從何焯惠棟說
一〇九九	四六	葵園	據後漢書董卓傳資治通鑑五八改
一一〇二	四六	東屯橫江津	從趙一清說
一一〇三	四六	同	從何焯說刪
一一〇五	四六	然	從陳景雲說

一一〇七 四六 始 從何焯說

一一〇七 四六 乃 從何焯說

一一〇八 四六 狼 從何焯潘眉說刪

一一一二 四六 且 從李光地說

一一一六 四七 會稽 據資治通鑑六四注刪

一一二四 四七 魏 從朱邦衡說增

一一三二 四七 丁孚 從趙一清說

一一三八 四七 百 從潘眉說增

一一四〇 四七 王宮 據資治通鑑七二刪

一一四六 四七 將軍 從錢大昭說增(下一一五三頁一一六一頁一四四六頁同)

一一五一 四八 建興元年 從何焯錢大昕說增

一一五二 四八 改明年元 據三國志辨誤下

一一五三 四八 據 從趙一清說增

一一五三 四八 永寧侯 據孫琳傳

一一五六 四八 據 據孫琳傳

一二六一	四八	貲財 據郝經續後漢書五一
一二六九	四八	晉賊 從趙一清說
一二七一	四八	改明年元 據三國志辨誤下
一二七五	四八	巨先 從陳景雲說
一二八三	四九	大夫 從沈家本說刪
一二八五	四九	命 據資治通鑑六一刪
一二九〇	四九	乃 何焯據冊府元龜改
一二九二	四九	消 據太平廣記十二改
一二九七	五〇	仕 從何焯說刪
一二九八	五〇	于 從錢儀吉說刪
一二九八	五〇	醴陵侯 從錢大昭說
一二九九	五〇	孫 從何焯說刪(下同)
一二〇〇	五〇	尙 從盧弼說刪
一二〇八	五一	黃初 從顧炎武錢大昕說刪
一二〇九	五一	聖臺 據郝經續後漢書五三

一二一三 五一 違 從何焯說

一二一四 五一 全權 疑當作「全翊」

一二一七 五一 夔 從趙一清說

一二二四 五二 半州 據三國志辨誤下

一二三〇 五二 秦晃 從錢大昕說

一二三九 五二 選曹尙書 何焯據太平御覽增

一二四〇 五二 一 從錢大昭說刪

一二四五 五三 離 據資治通鑑七一改

一二四七 五三 曰 從何焯說刪

一二五〇 五三 將 從何焯說增

一二五二 五三 所服 從何焯說

一二五二 五三 輒 據冊府元龜

一二五三 五三 能 從何焯說刪

一二六〇 五四 卒 據殿本考證改

一二六〇 五四 宮亭 從趙一清說

一二六一	五四	閒	從李光地說改
一二七五	五四	鄉	從盧弼說改
一二七七	五四	孫皎	從朱邦衡說改
一二七八	五四	令	據文義改
一二八七	五五	津	從盧弼說刪
一二八九	五五	從	據三國志辨誤下改
一二九七	五五	罔	從李光地說
一三〇〇	五五	巫	從錢大昕說改
一三〇一	五五	都鄉侯	據三國志辨誤下
一三〇三	五六	吳郡	從潘眉說改
一三〇六	五六	圍	從錢儀吉說增
一三〇七	五六	魏書	據三國志辨誤下
一三〇八	五六	卒	據三國志辨誤下改
一三一二	五六	憲	從錢大昕說改
一三一五	五六	膽定	從盧弼說

一三三八 五七 歆 從楊通說改

一三一九 五七 此說爲勝也 據文義改

一三二一 五七 大農 據古寫本

一三二一 五七 手 據古寫本刪

一三二一 五七 邪 據古寫本改

一三二六 五七 桓文林 從侯康李慈銘說改

一三二六 五七 鄮 從陳景雲錢大昕說改

一三二六 五七 翟素 從李慈銘說改

一三二八 五七 存 據古寫本改

一三二九 五七 逼厄 據古寫本

一三二九 五七 不永 據古寫本

一三二九 五七 大農 據古寫本

一三三〇 五七 以 據古寫本刪

一三三〇 五七 丕 據古寫本改

一三三〇 五七 凶煩 據古寫本

一三三〇	五七	入	據古寫本刪
一三四九	五八	非	據殿本考證
一三六〇	五八	主	據資治通鑑八〇改
一三六八	五九	諸葛壹	據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改
一三七一	五九	生	據宋書禮志刪
一三七一	五九	同母	據羣書治要二八刪
一三七七	六〇	廣漢	據蜀志周羣傳後漢書楊厚傳改
一三七七	六〇	帝	從何焯說刪
一三七八	六〇	大潭	從何焯說刪
一三七八	六〇	二	據文義改
一三七八	六〇	塹	從何焯說
一四〇九	六一	在	據三國志辨誤下改
一四一〇	六一	暴風	何焯據冊府元龜改
一四一六	六二	款	何焯據冊府元龜改
一四二三	六三	歷陽鄱陽	從潘眉說

一四三一 六四 諸 據郝經續後漢書六三

一四三六 六四 古 據通志改

一四四〇 六四 語使婢 從楊通說

一四四五 六四 張怡林恂 據孫亮傳及資治通鑑七六改

一四五二 六四 月 據三嗣主傳改

一四五三 六五 擲 據資治通鑑七九改

一四六七 六五 蔓 據羣書治要二八改



